

# 被日寇 囚繫半載記

著 石 研 王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R73.5

活生

被日寇囚繫半載記

王研石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

被日寇囚繫半載記

實價國幣捌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王 研 石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金華  
 香港 南鄭 南昌 天水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月初版(漢)

# 前記

民國二十一年，東北三省——其時熱河猶在我手——既已淪陷，日本氣燄如「方張之寇」，着着進行偽「滿洲國」計劃，對有志之士，刪刈惟慮不盡。四月初李頓爵士，領導國聯調查團一行團員赴東北調查，已故上海申報名記者戈公振，上海新聞報名記者顧執中二君隨行，到瀋陽時被阻深入，二君竟函我，努力工作。其時我居哈爾濱，任當地國際協報總編輯職，兼充申報、新聞報、天津益世報駐哈記者。津滬同業消息上聯絡最多。東北陷落後，關內外通信，只恃哈爾濱一無線電台，而哈爾濱發出的新聞，中國報人只我一人。所發消息，殊爲國人重視。我個人自幼長成於東北，耳濡目接，無非毗鄰者所予的刺戟，生於多難與憂患的國家，愛邦、愛種的意志，不覺培植日固。日本既暴力攫據東北，思想少違者，鮮不硜硜自保。我則基於「愛邦愛種」之念，對一己的安危，漫不考慮，每日工作，惟力是求。初不知日方早已偵伺，欲得我而甘心也。迨戈顧二君被阻於瀋陽，抵函於我，同時天津益世報經理劉君豁軒，亦電我盡量供給調查團活動消

息，兩函一電，皆遭哈爾濱日本憲兵隊檢出，於是捕禁我心乃決定。二十一年四月七日正午，我方由電報局交涉電報迅速拍發事甫畢，歸道裏麵包街四十號寓所。坐猶未定，一碧油汽車插日本國旗駛抵我門前停止，我由窗內外望，心中一動，私忖此車來得蹊蹺，或者日方遣人捕我乎？正忖度間，門鈴忽大響，家人惶急告我，謂有兩西裝日人叩門，老母尤爲駭賦，令我由後戶潛逃。我半生以來，不懂「趨吉避凶，明哲保身」之義，祇覺「成仁成義」，古人能爲，今人何獨不能，況我一已逃避，老母家小又將如何？因不以母意爲然，逕自啓門延二人入。二人詢王先生在家否？我告以「我卽是」，並詰其是否日本憲兵隊所派來？二人頗訝我之先知，遂逕承彼等是日本憲兵總隊憲兵，奉命邀我赴東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一談，——時管理處長爲華人，該機關隸東省特別區長官公署下，猶仍舊制，——恐我不信，特出示其便衣證章。我未作猶豫，著好外衣，卽隨之往，老母聞知，甚爲惶駭，掣我衣襟阻我往，我安慰母親數語，謂去去不妨事，掉首不顧而出。二日人左右夾持，置我於汽車中，駛赴管理處，既到地點，不許我下車，其中一人入內，似有所稟白，約歷一刻，引二人出，同鑽入車廂，命車復駛，一逕到秦家崗日本憲兵總隊部內，令我住於憲兵補助隊守衛室中。

我自被禁後，內外消息隔絕，每日除聽些盤旋天空之飛機聲外，別無所聞。拘押至第九日，日人將我帶至一室訊問，指我有「抗日反滿行爲，作不利於日方軍事行動宣傳，且有暗示與舊吉軍攻入哈埠，對日僑大屠殺企圖。」我當時已存拚却此生之意，據理與辯不少怯餒。訊至中間，日人外出，似有所稟白，室內祇餘一繙譯。其人低聲告我「姓李名××，本朝鮮人，舊隸獨立黨，一向活動於吉邊延吉一帶，曾充延吉朝鮮人主辦的民聲報總編輯，以謀復故國，奔走號呼，前後被日方逮捕四五次，最近一次，爲民二十年，經多數朝鮮民會担保，始逮一死，但仍軟禁不放，逼爲哈爾濱憲兵隊工作。并告我，吾儕雖國籍不同，志趣則一，今子被繫，和吾曩昔被繫情節相類，最好口風放軟一些，切勿過亢過強，不然牠們囚禁你不放，你雖有天般才幹，也無所用施。」我細味其言，頗近情理，察其詞意，也非欺譎。迨後日人入室續訊，我口風略改，僞作愚騷，果訊詰未久即畢。其後又八日，復將我提出訊問，究詰我與關內各報通信聯絡之事，仍指我爲頑梗抗日反滿者。向我恫嚇，云須北滿軍事結束後，方能釋放。我反復辯爭，歷一小時久，日人態度似轉緩和，然猶追問我有無何項文件，如報告材料之類，將供給國聯調查團？其實當我被逮的前兩週，我已搜集材料甚多，恐家中藏匿不便，特送存於駐哈×國總領事館華文祕書童君××

處，擬俟國聯調查團抵哈時，我潛到×國領事館訪見，便中將我搜集的材料貢獻。詎事未諧，我竟被捕，使我計劃未獲實現。日人究訊及此，我吃一驚，深懼渠輩已獲得我準備的材料，但我表面故示鎮靜，告以無有，追詰數四，我均堅決答覆以「無有」。是日訊問約一時半才畢。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早十時，復將我提出，逕告我「隊長已許可釋放我」，唯須遵守三個條件，當即出示一鉛筆書就的甘結，開列條件是：一，由釋放的第二日起，每天須到憲兵隊一次，至憲兵隊許可不必再來時，為止。二，不得發表此次被捕經過。三，不得再爲抗日反「滿」宣傳。其中并註有担保人增子固姓名。——我被禁後，家人百端營救，至第七日，始知我被禁地址，時增子固以前清遺老資格，爲日方所眷顧派充偽「滿」參議院參議，與我誼屬兼李親，故我家人嘗挽其担保。——我因有朝鮮人李××前次忠告，深覺不獲得自由，任何圖謀也難望就，甘結內所示第二三兩條，抽象廣泛，我逕承諾。對第一條用意不明，乃詰其緣故。日人告我，此是短時間辦法，并非永久的，設經憲兵隊考察你行爲確無違反於第二三兩條後，到相當時期，即可取消。我至此忽恍悟，日人必係恐我設法逃脫，乘國聯調查團猶未離開東北，追蹤前往報告，供給一般材料，——時調查團一部團員赴黑龍江省境調查，一部團員赴瀋，——我不得已，也承諾之。於是完成



按斗箕等手續，至是日午前十一時得出憲兵隊。計由被捕迄釋放，在押共十八日。出門後以手撫摸頭面鬚髮鬢，衣履垢污，自顧昂藏之軀，亦一大國國民，今竟遭寇讎無端的囚繫，「國未亡，而等於亡，族未奴，而身先奴」，瞻念前後，不禁翹望雲天，發一浩嘆。抵家後，老母兄妹妻小諸人，環立一室，見我囚形垢面之狀，均泣下數行，我亦爲之黯然久之。

我被禁十八日，每天度日如年，衷心如焚，有時尚不能忍置「自我自利」觀念。——是年我三十歲——克制與堅忍功夫，不能貫徹，對於事態的觀察，也缺乏較爲明透通達的識見，因之結果雖只短短十八日，却如被禁數年。在押中每聞天空飛機軋軋聲，則發妄想，默望飛機失事，跌落憲兵隊屋宇上，炸燬全樓，我雖身如糞粉，死亦無憾。此殆人於危難中，求生不得，轉而求死之恆情也。經此一度艱險後，頂髮忽白，精神也不如昔。詎日人因我自由後，思想并無變換，仍不容我，監視我甚嚴，使我雖被釋放，精神、思想依然受桎梏焉。其後復有第二三四次的風險，欲復將我收捕，經我設法掙脫。

第二次的風險，是我被釋後兩月，我猶冒險向滬津各報拍發電報，所取消息，由我明告日方謂係根據日本東方社電——即現今日本聯合社的前身——原稿先經日本憲兵隊檢查，再由我透電

報局拍發，此種辦法，是我獲得自由時，據理爭得者。我的用心，無非珍惜此關內外一線消息途徑，不忍令其斷絕，致時日一久，關內同胞，視關外的淪陷，等於燕越肥瘠，漠不關心。拍發電報，在於刺激國人，「頑強獨立」，共挽救危難的邦家而已。電文原稿送與日本憲兵隊檢查，加蓋圖章，然後附同譯文再送往電報局拍發。唯我所譯出的電碼，與原稿並不相同，譬如「吉林省垣遭義勇軍三千圍攻，日軍迎戰，傷亡甚眾。」電碼固照此繙譯，原稿則作「舊吉軍在吉省垣附近被日軍擊退，棄屍多具。」此蓋知日方絕無逐碼檢譯工夫，而以漢文騙過，如此行之一月，忽爲日方查覺，發覺原因，係因我的電報，由哈爾濱無線電台發出，電台中人，經我聯絡，雖有日人駐局檢查，亦不爲洩漏。電報發出後，以係明碼，遂同廣播，凡津滬京平各地報館，裝有無線電收報機者，皆可收到。因消息的珍貴，莫不煌煌大字刊出，致爲各地駐在日領注意，紛紛剪裁下去，寄往哈爾濱日本憲兵隊，囑咐搜索消息的來源。有一天哈爾濱日領館機關報哈爾濱日日新聞以大字登出一條新聞，標題爲「哈爾濱國際協報記者王研石強頑反滿抗日，憲兵隊檢束取調中」（按「檢束取調」意義，應作「看押調查」解釋）。——我閱讀後，覺得不妙，正尋思應付辦法，是日即接日本憲兵隊通知，令於翌日午前十時到秦家崗總隊部聽候問話。我此際雖明知危險

萬分，但猶不敢作逃想，因我被釋後未久，我寓所對面，即成立一憲兵分遣隊，其中由曹長以迄補助隊，無不識我。我無形中早在彼等監視線內，實無術可以脫身。翌早我逕往憲兵隊，并告囑家人，謂午後我如不歸，定屬再度被押，家下可不必想法營救，聽其自然可也。家人自老母以下，聞之莫不淒惶。我到憲兵隊後，仍與日人辯爭，謂電稿均經過彼方檢查蓋章，且電局內復有日人檢查，其得放過，自係被認為無忤於日方，否則何不扣留？日人理屈，最後命我不得再為關內通訊工作，無論電報通信，皆須斷絕，我無奈承諾之。至是日午後二時許，始釋我歸，到家時，老母等人，正繞室徬徨，計無所出見我安然回來，均驚喜交集也。

二十一年秋九月日軍既佔有東北各重要城市，漸肆兵力於吉黑沿邊，昔日之吉黑軍莫不化整為零，散在各地，採游擊方略。其中聲勢較大者，自為馬占山，李杜兩將軍所領導的兩枝。東北三千萬民衆，對祖國的復土抗戰希望既絕，唯有寄其最後一線盼禱於馬李二氏。日方欲斷絕東北民衆此種希望，乃集結兵力，先圍攻馬占山將軍部隊。安古鎮一役——在海倫巴彥兩縣間——合陸空軍之力，包圍馬軍，滿擬一舉殲滅，詎馬將軍卒率騎士三百餘突圍宵走。戰後日軍指揮官田中於亂屍中尋得一具，指即馬氏，列舉三點，證馬已陣亡，三點為：一，死者著中將制服，二，

死者蓋有八字鬚，三，死者攜有一大皮篋，內貯黑龍江廣信公司大宗鈔票，並精緻鴉片煙具一套，專差馳驛，奏凱報捷。關東軍聞報，大舉慶賀，軍部且褒獎團中。各地日特務機關及憲兵隊，皆發新聞，誇述其事，強制各報披登，歷一星期不斷。我覺日方所據報三點，既不足為馬氏陣嚴信徵，而馬為東北抗日義軍靈魂，果遭不測，亦不便鋪張消息，為敵宣傳。因此我決定不為披登。國際協報為北滿言論重鎮，擁有多數讀者，向為一般所信仰，此報既不刊載，人遂視該項消息是日方虛構。以是遭哈爾濱日特務機關大忌。某日派副機關長原田大尉，訪東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長王瑞華，要求立即下令查封國際協報，並將我逮捕，管理處通知我，我知事已至此，存亡絕續，端在我有無應付辦法。乃逕赴日特務機關晤其主持宣傳事責的日人遠藤，親面後遠藤氣勢汹汹，指我以「巧妙方法」編輯國際協報，意存煽惑民衆，陰行抗日，并有與舊吉黑軍秘密聯絡，作其宣傳機關嫌疑。當時并取出剪報一冊，悉係貼剪二月來國際協報登載消息，逐條向我詰詢，斷章取義，謂我抗日反滿思想甚濃。最後則歸結於安古鎮消息，曠目擴聲詰我一星期以來，始終不肯登刊之故？我則處以鎮靜，告以國際協報屬於營業性質，登一消息，必持審慎，「少涉恍惚，寧缺勿濫」，馬占山之死訊，日方宣傳的三點，證為確實。依國際協報同人研究，則覺飄渺

第一點，死者著中將制服，認即是馬氏，我等則疑馬如果真著制服，必爲上將制服，因渠昇任黑龍江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照理須上將制服方宜。目今中日雙方作戰，僅屬衝突性質，馬氏所部又屬遊動性質，既非正式國際宣戰，渠自無戎服齊整，立於陣頭，供日方轟炸標的之理。第二三點，蓄有八字鬚，攜大宗鈔票及鴉片煙具者，愈不能即認作馬氏無疑，蓋此二種物事非馬氏獨有之特徵也。國際協報恃營業收入以維持，自須慎重刊登消息。倘特務機關必欲查封國際協報督逮捕我，以示重懲，我個人自不便爲一己安危辯護。唯國際協報是二三百職工「抱殘守缺」生命源泉，設因查封而使二三百人失業，增加社會不安因素，其罪責非我所敢負。我當日發語極多，口沫橫飛，已忘却身在何地，對語者何人矣。由此一席辯爭，遠藤竟爲氣折，反勸我勿過燥急，特務機關可允許國際協報繼續出版，並取消逮捕我命令，暫用「以觀後效」辦法，不究治此次過失。我是日由午後一時赴特務機關，晚五時許方歸報館，館內同人正跽足望我歸來，聞我述及交涉經過，始如釋重負焉。

二十二年秋七月，國際協報因刊登新聞，結怨於僞「滿」吉林憲兵隊哈爾濱中隊。其隊長鄒某藉僞滿黑龍江省長孫其昌次子失蹤事，密訴我於哈爾濱日本憲兵隊，謂我與義勇軍勾結，將係

子綁架隱匿，勒索鉅款爲軍費。日憲兵隊遂於某日拂曉，包圍國際協報館，挨室搜索，館役奔至我家報告，我急著衣馳往。時日憲兵隊搜索已畢，一無所得，業經解圍歸去。我覺此事件若不辦理清楚，糾紛不能算了。乃不顧一切，逕赴日憲兵隊投案，面見其特高系主任人員，要求將我扣押，施行調查，待有結果，證明孫子的失蹤，與我無關時再釋放我。并告以我係國際協報主編人，任何責任，由我負擔，苟無涉全體館員事，無須小題大作，勞師動衆，包圍報館，加以搜索。否則全館工人百餘名，不明真相，發生流血慘劇，豈非遺憾。日人以我敢來投首，作此強硬要求，信我必屬無關，溫語致歉，囑即回館，告辭職工，切勿恐慌。我辦理此項交涉時，忽發現一最使我駭懼事件。蓋與我談話的日人，正檢查案頭一堆信件，其信件均是我所發寄，報告不利於日軍消息於津滬各報，日人皆自郵局檢獲者。先是我自二十一年被日憲兵隊強制停止關內各報通信聯絡後，我終不甘自餒，過相當時期，我得與哈爾濱某英商洋行接洽，煩其代爲轉信，該洋行對我言決以祕密方法傳遞信件於我指定地點，且擔保絕無危險，亦絕不致爲日人發覺。詎我試辦未及二月，是日竟無意中於憲兵隊內獲見我的信件，悉爲日方檢獲，因知某英商洋行語我者，皆欺我之談也。我歸來，心頗不安，籌思至再，想得一法，即以搜索報館事爲題目，擬一函，仍申我

觀面所述的請求，要其將我拘押，施以調查，勿累及閱館人員不安。原函由報館中人代繕，送往憲兵隊，意在使日人見我函後，以爲我筆跡如此，不致疑其所檢出的信件，是我所發者矣。函去後，數日無何消息，我始放心，此一厄危我遂倖免，事後思及，猶不寒而慄也。

民國二十二年冬十月二十一日，我因受天津益世報聘，離哈來關內。我之所以離開可愛的第二故鄉，——哈爾濱——實因日方始終認我思想與其政策抵牾，主編國際協報，有不妥協，不服從，陰蘊巧妙「排日反滿」的宗旨。日文滿洲日日新聞——滿鐵所辦——發行的××雜誌，不斷刊登我祕密結黨，陰行抗日文字。致日方調查我行動，監視國際協報較前愈嚴。且散播統制新聞紙減少發行機關，歸併國際協報於親日嫡系報紙消息。我認爲如不離開，恐將由我一己關係或許斷送國際協報生命；故忍痛挈眷化裝潛行。初意關內情形，當愈於關外，精神上或不致受何過分刺戟。乃足踏山海關後，睹唐東一帶民氣的泄沓，敵勢的烈張，與士大夫的萎靡，外力的煎迫，無不使人失望。時日俄爲中東路讓買問題，國交正惡，華北人士尙無人注意其事。我乃爲文刊登於滬新聞報，津益世報。以唐東情形爲楔機，旁及日蘇關係的影響於我者，發爲喚呼之論。同事暨相識者，皆目我爲狂癡，謂我來自關外受刺戟過深，神經過敏，好爲聳聽之論，意違詞誇，杞

人憂天耳。我則舉「九一八」前，安奉鐵路沿線情形，以證外力深入，將啓侵略之漸爲說，——  
九一八前兩週，萬鮮案發，我嘗銜申新益世報館命赴萬寶山，朝鮮京城平壤等地調查，道出安奉  
線，見敵勢的厚植，禍伏於肘腋，嘗於調查記內，附帶報告，一般咸認我憂慮過早。未幾一九一  
八」事發，人始重我先見。萬鮮案調查記，曾由益世報印編萬鮮案實錄單行本發行——人均竊笑  
我言多語過。其後我覺徒作此說，空亂人意，且被目爲顛狂，與其多言無補，不若躬自努力。我  
既仍擔任申新兩報記者，唯有自勉，着眼於華北外交問題，盡量採訪日方的活動新聞，供給兩報  
，藉以促國人注意。二十四年華北何梅協定締成，僞自治運動發生，形勢日非，所謂經濟開發，  
政權明朗化諸說雜生，國人漸知華北嚴重，咸移其目光，注視局勢的推移。復因中日關係複雜化  
，研究解決者，悉認須先華北入手。於是有華北問題研究者出現。我的職務，爲報告新聞，該區  
又屬此等地帶，見聞較多，報告亦繁，除報章登載時間性之電報通信外，並每週以「公敢」「大  
際」兩筆名成系統述寫，供申報週刊載登。一得之愚，芻蕘之獻，謬荷少數人引爲參閱資料，政  
府×部亦以通訊責任見託，我不意拉雜文字，竟獲多方青睞，被研究華北問題者引爲同志，於是  
更不敢懈怠。搜集此種消息漸多，牽涉方面遂廣。文字在求寫實，語不擇詞，冥冥中結怨之處亦



多。其遭日方的嫉視，較爲尤甚。朋儕見我縱筆寫作，每爲我憂慮，勸我宜少斂鋒芒，文字應求含蓄，我亦知繼此發表遭忌消息，一朝事變陡生，將難自保，顧一方感覺責任所係，一方復覺國民義務，不應旁貸，以是遂有蘆溝橋戰事發生，再遭日憲兵隊囚繫半載之禍。

我於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晨六時被捕，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釋出，計日被禁一百六十三天，論月恰爲半年。此次被逮，以我平日工作而言，固早在料中，二十四年冬津市因僞自治運動發生，宵小漢奸，羣出活動，平日我攻訐此輩體無完膚，一旦渠等得勢，自不能容我。卽此輩無意對我報復，恐日方亦不將我放鬆。故彼時嘗預囑家人，倘我失蹤，或被日憲兵隊捉去，務須持以鎮靜，在可能範圍內營救，否則聽其處置可耳。彼時我書就一函，爲我被捉後，通知滬報者，茲特檢出，並錄於後，用知我此番遭禁，以我個人預測，猶遲二年也。原函如次：

××先生台鑒：

石不幸遭津日軍部逮捕，此固早爲意料中事，唯自信除從事於新聞事業外，向未參加任何活動，此次被逮，在我無保障之國民，自難抵抗，唯有聽其自然而已。此間工作，已

預託××二君暫代，目前祇有維持消息不斷，重要者不漏。預計至多三月，當可獲釋，逾期無望。

尊處可另派人負責，手此敬候

撰安！

王研石頓首 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預留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被釋歸家後，檢閱我被捕後各方來函慰問我家屬，及海內同文同業營救文電，使我萬分感激涕零。在押半載，得自由後，重觀社會，亂離之餘，恍如另一世界，唯身體雖獲自由，精神上仍受監閉，每一着想，則不欲偷生。第思際此國家存亡絕續之交，又覺凡我民衆，應盡有財輸財有力輸力義務，我精力未衰，年事尚壯，其我輸力之時歟？構思至此，不禁握拳透爪矣。

此一冊子，所紀均留置所內事，在押期中，既無紙筆可得隨時逐日記寫，且以監視殊嚴，事實亦不許我如此做去，日後乃不得不憑記憶力追紀。冊子既爲我所寫，自然以我爲中心，此或不脫置我過重之處。後呂雉殺高祖寵姬戚姬，斷其四肢，投之宮苑內，名爲「人彘」，我被禁後

，其情形正復如此，所差者祇四肢未爲割斷，故遂以「人彘」名此小冊子。

我寫此小冊子意義，敢自矢非爲一己吹播，溯自中日戰發，死難殉職豪烈之壯士，執戈禦侮抗戰之健兒，不知幾十百萬，似我被禁半年，事跡既屬平凡，經過亦無奇特，何須縷述。第以作奴作囚，非身歷其境，遭遇其事者，未必道盡其詳，「人彘」兼收當時在押的一般人情況，其中可痛可泣髮指眦裂者正復不少，以我爲中心而表彰之，俾國人知國亡後，爲奴爲囚之不易，略有所警惕，未始不無貢獻也。倘此小冊子得流傳後世，目爲「亡國奴」日記亦無不可。

前節二十七年二月五日草於天津，時在獲釋後一個月又七日。

# 本紀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今日天氣晴，早七時剛過，就爲電話吵醒，草草盥漱畢，隻身赴東站看由朝鮮開到的日軍情形，見第一二兩月台軍需品山積。票房東偏木柵欄被拆毀一段，日兵直開載重汽車進月台，裝運軍火等品。車站內外滿佈日方正規軍，義勇隊，在鄉軍人，對出入華人，投以兇惡目光，使人望見，分外不安。客車被擠至月台一角停放，旅客上下車，須多走半里。七時五十分有關東軍裝甲車一列，由關外開到站，停於第五道路軌，車上載有日兵二百餘名，下車休息，在天津日國防婦人會婦女卅餘名，趨前慰勞，并送清涼飲料，我佇看四十餘分鐘始離站。

午後二時，得各方消息，知北平情形尙安，大紅門衝突停止，經將午前情形，歸納爲一簡略報告，發電報告滬報館。連日疲勞，復因每晚祇睡三數小時，精神頗患不繼，乃到法租界龍泉澡塘匆匆沐浴一次。浴罷賃汽車一部赴進德社及某處訪問大局消息，得知今日午後一時，情形已轉

緩和，宋哲元偕陳覺生——北寧路局長——曾赴日租界偕行社拜會新任華北日駐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爲初步正面接洽。我覺此項報道，有速達館方必要，遂便道過電報局，發一急電。事畢路過英租界，覓尋空房，蓋由事變發生，我總覺時局嚴重，因華北日軍少壯派，近方唱出「九一八」第二之說，其欲分裂華北使不得中央化心正亟。此次事件，恐將擴大，如戰事爆發，北平城垣高厚，西苑南苑各駐重兵，倘指揮得法，足以抗戰一月。天津逼近海口，門口洞敞，堂奧畢現，又有日租界關係，必將首先陷落。我爲未雨綢繆，有遷入租界，免臨事張皇，通信聯絡被切斷危險。我平日主張，最反對住租界，嘗對友儕言，有租界的都市，固可托庇外人，設無租界區域，又當若何？友儕則目我爲固執，均謂君未逢變亂，不知其痛苦，苟亂事爆發，當知君說爲不可靠。近數日時局豹變，我漸覺我一向的主張，有些不妥，所以急求遷地。不意英法租界內空房大都租賃一空，雖間有一二所未租出的，看看多不合意，尋覓許久，悵然歸家。

晚間工作特別忙碌，氣壓甚低，頗苦悶熱。一行工作，一行拭汗。九時後得知今日旁晚河北區郵務管理局曾去有便衣日人十數名，稱係天津日憲兵隊派來者，要求明日日起，派員駐局檢查來往信件，防止抗日活動。以手槍逼華副郵務長黃家德承諾，并誠其不得將此事宣傳於外。我聞得

後，急以電話覓黃詢問，得悉的屬實在，乃電滬館詳述其事，發電後自村時局情勢，仍不許樂觀，我儕工作，今後恐將遭遇非常困難。我又聯想及連日館方寄我的報紙，均未收到，此中或不無漢奸代爲扣留，送往日憲兵隊檢查，如此我恐有被捕危險。思至此，決定於工作完畢，赴租界旅館暫避。夜飯十點方吃，吃飯時爲前項思潮所繁繫，私念今晚得在家下用飯，明朝或許吃不着家飯，而被囚於日憲兵隊中矣。我妻見我怏怏，詢我何故，我不願說出，使其不安，以無事告之。

十九日早一時，得知宋哲元專車已備妥，定十九日晨七時左右回平，我恐發電被扣，乃叫南京長途電話，與分館通話，由分館轉告滬館，此種辦法，我已試辦兩次，尙覺方便。今日叫號後，候無多時即接通，心尤爲慰。夜三時得平方長途電話，曉大紅門復有衝突，幸未幾即停。三時半東馬路有日兵約千餘人通過，目的似開北平，人馬叫囂，夜靜時遠聞數里，我復發一簡單急電報告於館。至四時許，未接何項新消息，惟電話甚忙，多係友人來詢問時局情勢，及請我推測中日關係前途者，我殊感疲於接談。

我恐懼被捕的幻想，仍未祛懷，因檢出有關信札，自行投於室外爐內，燃火柴焚燬之，家人睡中見天井內火光，羣起驚詢，我告以無事。四時半，體力極疲，躊躇刻許，自己寬解，日方即

或捕我，不至於明日即實行，因入室就寢，頭甫着枕，即酣然入睡。

##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今日天晴，早六時我正酣睡中，忽爲敲門聲驚醒。開門見係我包車夫張大，告我有本地面警察局中人，欲見我有事接洽。我覺不妙，即披衣下樓接見。來人共四名，一著灰布長衫的，身體瘦小，兩眼灼灼似賊，又一穿白夏布長衫的，襟角掛一徽章。另一穿青長衫胖子、及警察一名，則把守門外。灰衫的見我下樓，問我是否王先生？我告以是。灰衫人謂彼等係天津警察局偵緝隊第三隊偵緝員，奉局長李文田命，請我到局談話。我知渠所說皆屬誑語，躊躇是否應隨其往。擬叫偵緝第三隊電話，詢該隊喬隊長知否此事？蓋欲藉此延宕時間，俾我家人皆起，知我被捕。灰衫人恐我真叫電話，忙阻我道：「不必叫電話了，叫通了也沒用。」我由其語意揆知彼輩所稱：「奉警察局之命請我談話」更屬騙我。

時我母兩弟及我妻均已驚起，詢我何事？我告以日本憲兵隊已派人來捕我，警察局對此舉已予同意。灰衫人聞我逕道出渠輩所自，頗露驚訝，恐我有拒捕意，連番催我速行。我乃從容着好

衣履，披一羅衫，一壁囑我妻爲取錢數十元，備在押中零用。我并故意揚警告我妻，將我被捕消息，傳告同業，家下無須驚慌，可直赴日租界日本憲兵隊探詢我下落；凡我工作，覓人代理，并電告館方，派人接替。灰衣人見我囑告家人，復催我速行。我妻及二弟褻衣阻我，經我叱退。出門後，已預有汽車一部停候，三便衣人乃挾我登車，行未數武，當時特二區警察派出所巡官已得報，舉手攔住汽車，要灰衣人等赴特二區掛號。於是汽車改途駛赴特二區，到區公署，灰衣人下車入內掛號，我由其他二人挾持候於車內不許動。候之許久，灰衣人與一四旬男子，蓄有短髭者同出，短髭者詢我姓名年籍，筆之於冊，然後揮手令行。我當時本有心躍出車外，奔入特二區公署，要求見其主任曹樸——曹爲曹汝霖子——拒往日憲兵隊，又一轉念，此輩既許日方越境捕我，自無外交上對等抗衡力量，我入內要求，適自增其辱，因打消此念，聽車開行。灰衣人坐於司機旁，指揮汽車循萬國橋經法租界，越新壽街，屈折多時，達日租界春日街日本在天津憲兵總隊部。我雖居天津多年，對日本憲兵總隊部所在地，猶未前知，今日方曉其地址，總隊部門外堆積沙袋，佈有電網，有武裝日兵荷槍鵠立，警戒殊嚴，此殆與我廿一年在哈爾濱被捕時，所見憲兵隊情形正復相仿，下車後灰衣人領我入隊部左偏一弄堂，進入一小院內，見一日人稟白，少作數



語，復又將我領出，入總部內傍門一小屋中暫候。

小屋內坐有三數日人，閱讀報章，見我入室，均抬頭作窺視。未幾復來一日人，穿藍嘸嘸西裝，短小極不稱體，頭纏一條面巾，兩目睛光外睜，望人時，睛內紅絲脈張，充分顯示其兇狠殘暴無賴浪人之狀。趨至我前，盤詢我姓名，授我以紙筆，令我書姓名年籍電話號碼。我書就，其人持閱一遍，以目示意另一長面孔日人，該人令我解開衣襟，脫掉靴襪，搜索我週身，將我所帶鈔洋四十三元八角，懷錶一隻，日記冊一本，悉皆搜去，交另一日人點明無訛，裝入一紙袋內封存，旋由壁間取下鑰匙一串，引我轉入後樓，啓開一拘留室柵門，推我於內。時爲早六時五十分。我由此遂開始渡獄中生活矣。

我被禁居的拘留室，作長方形，係位於樓下，寬約四尺半，長約七尺。地板上，舖有日本製涼蓆一方寬約三尺半，長約五尺，蓆外則舖有軍用毯一條，裏左角置有馬桶一個，右角則堆有棉被一床，室內光線不足，黑暗異帝，雖在白晝，亦燃電燈，牆壁泥污斑剝唾洩殆遍。且縱橫刻畫許多字跡，屋頂蛛網塵灰懸絡滿是，蒼蠅如蠶豆般大，闔室亂飛，嗡嗡之聲，使人聞之，倍增煩惱。馬桶氣味充滿一室，觸人鼻端作辛辣般惡臭。門端木柵，每根方形粗有四五吋，密密豎立，

兩根的距離所留祇有一指大小，柵門上下各開一方孔，爲傳遞飲食處。由屋內外望，可見對面的廚房，及天井中反射的陽光。柵外另有樓門一道，以在夏日，故經常敞開，空氣遂得少少流通。

此中先拘有兩人，一人年約四十向外，頂髮已禿，坐於傍近柵門處。一人則是胖子，年亦四十許，見我入室，各投以悲憫目光。胖子且移動其肥軀，讓出尺許地，俾我坐下。我遂坐於裏端靠馬桶處。每一呼吸，則「阿莫尼亞」味直達肺管中，幾將隔宿食物嘔出。送我入室的日人，臨去厲聲告我，不得與他人談話，我因默坐靜察拘所內外物事，兼及同押的兩人形態。

室內壁間高粘一「留置犯心得」，蓋卽所謂拘留所內章程是也。其中凡列九條，如「不得許可，不許晝間偃臥。不得許可，不許帶進飲食。平日起床後，衣服須整齊，態度須嚴肅。不得與同室在押人談話。室內清潔須注意維持等等。」此與我哈爾濱被禁時所見章程相同。

約歷十餘分鐘。靠柵欄坐的禿頂人發話，小語問我由何處捕來，因爲何事，我略告以所自。胖子亦略致詢問。我亦反詰二人被捕事因，拘押日數，并何姓名。

禿頂的告我姓名佟興周，原遼寧瀋陽人，曾於「九一八」後爲義勇軍團長，爲瀋陽日憲兵隊逮捕，禁閉多日，得多家環保不死。家鄉不獲安居，遠來關內，因人介紹，加入東亞協會——漢

奸鄭萬瞻與日人小日相所組織，專作各特殊活動，與曹安協會同爲日方在津僞自治運動機關——并得人介紹，爲茂川特務機關及憲兵總隊部軍曹田中担任情報工作。蘆溝橋事變發生，田中囑其刺探天津當局動靜，伊則因岳母病故，忙於喪葬，兩日未曾覆命。田中疑其洩漏日方機密於我方，迭次遣人將伊覓來，在八日前之晚夕，伊應召前來，由數日人盤詰；責其未能盡心工作，伊少事辯駁，愈攪日人怒，當晚即將伊囚禁，迄今猶未審訊。伊談述時，頗露懊惱意，謂日人多疑，強不講理，每月工作督促極嚴，而予代價，僅區區十五元。家下死人，本事出非常，竟不許料理，猶復責令工作，真正不拿人當人。

胖子告我，姓名張××，原天津人，曾爲日人開設的常磐旅館汽車司機，兩年前辭事，現在日租界新旅社樓上設一鴉片烟館，因其長兄脾氣不好，得罪同業混名小曲的，小曲與憲兵隊中華特務某熟識，藉目下時局緊張機會，誣伊明設鴉片館，暗爲天津保安司令部作諜報機關，刺探日軍祕密，報告於我方。伊被拘已六日，尙未訊問，伊述說時，唉聲不已，且怨恨伊長兄不置。

我因今日起床過早，復經過此次事變，精神殊委頓，遂依壁假寐，馬桶氣味雖濃，亦不暇計矣。

此室內三人，佟有一腕錶，藉知晷刻，在前被押的犯人，遺有暖水瓶一隻，筷子一雙，單和服一件，汽枕一隻。此外尚有軍用毯兩條，則不知是屬誰矣。

十一時三刻，囚糧送到，由二中國僕役提來。每人燴餅一碗，小饅首四個，鹹菜少許，一份由柵孔送進。佟因坐於柵旁，渠即擔當接取之任。因送囚糧，得知隔壁猶有一室，其中羈押二人。內一人年事似稍高，因每間數分鐘，即聞其痰嗽聲也。

盛食物碗器極醜，所謂燴餅，僅係用白水煮大餅條加入豆角肥肉絲少許。我只食饅首兩個，燴餅送與佟吃。張似被禁數日，肝火尚旺，亦不能多吃，唯懇求送飯兩僕役，給些開水或冷水飲用。佟則被押較久，肝火略降，食慾漸增，連進燴餅一碗半，饅首三個。

午後天氣轉熱，室內空氣，漸不足用，柵門雖有罅隙，并無冷風吹進，悶坐於中，既覺馬桶氣味蒸薰，襲人鼻端欲死；同時復因蒼蠅飛集，更使人分外苦熱。佟張均敞開衣襟，各持一黑垢手巾拭汗。我亦脫却羅衫，翻捲襯褂衣袖以取涼。三人六目，悉注視對面廚房內僕役往來取汲冰鎮飲料而呈垂涎之態。張則不時取暖水瓶吸飲開水。

下午一時一刻，一便衣日人，長身戴眼鏡，來柵門外喚我。我應聲後，其人取出鑰匙開門，

令我外出，復將柵門關鎖，探懷取出單手鐐，鐐我右手，牽我出門。過大街時，恐爲人見，以手巾障住手鐐，引我到隔壁跨院。其地卽我早間來時，曾一度入內之處。院內爲二樓二底房屋，長身日人令我進入一小室，室內有二日人，併兩椅於一處，仰臥其上，大睡午覺。長身日人將其喚醒，略有訊詰。復入隔壁與一日人說話。其人似亦在午睡，被喚醒後，頗不耐談話。長身日人與其交換意見多時，出至外室，對我佇立躊躇。少選隔壁的日人出來，我方知其人卽是清晨詢我姓名兩日監視形似浪人者。渠望我移時，對長身日人似有指示，長身者乃復將我牽出，送回押所。修張觀其人去遠，問我訊問經過，我告以所遇，兩人亦莫明其故。

下午二時半，長身日人復來捉我，仍鐐我右手，將我牽至前樓，到第四層樓梯旁止步，另有一西裝多髻矮子日人在候。臨時搭一桌三椅於樓梯旁隙地，長身日人令我坐下，渠坐我對面，矮子坐橫頭，取出鉛筆紙張，邊記邊向我詢問。首先問我姓名，年歲，籍貫，出身，經歷，住址。我一一答覆。由矮子繙譯成日語，長身的，記於紙上。此段問畢，遂開始正式訊詰。

日人問，你知道因什麼被捕嗎？

我答：不知道，我想也許你們接到報告，說我有不利於你們的行爲，因之將我捕來調查。

問：你担任申新報特派員幾年了？

答：十五年了。

問：你管些什麼消息？

答：軍事、政治、外交，所有天津區內的凡屬新聞一類的皆須報告。

問：你們同事共幾人？

答：只我一人，另外有助手二名，他們只負些繙譯電報責任。

問：你被捕以後，你的責任歸誰來負？

答：我不曉得，據想華北情形正在緊張，報館自然要派人前來的。

問：你說實話，你的事將歸誰作？

答：那我不知道，派遣繼任人是報館當局的責任，我怎能預先曉得。

問：你說了實話，可以放你。

答：這就是實話，報館人員很多，絕不會因我一人被你們捕逮而中斷消息。也不會派遣任何

繼任人，使我預先知道。

問：天津新聞界你認識誰？

答：認識的人很多，差不多全都認識。

問：你最近最可靠的朋友是誰？

答：這很難說，最近最可靠的很多。

問至此長身日人故作癡狀，逼我「你說你說，淨是些什麼人？」我道：「我奉告你們一句話，你們今天將我捕來，已足使天津新聞界震駭，不滿意你們這種舉動。申新兩報駐天津記者祇是我一人，我被逮以後，由何人來代替我的工作，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你們不必恐懼我的朋友代替我的工作，報館方面也未必如此的辦。假使欲藉我爲由，逮捕我的朋友，或大捕天津新聞記者，這事滿可不必。若真如此，勢將激起中國全國輿論界對你們的反感。」矮子日人中國語很好，對我所說，均聽得清楚，待我說畢，勃然作色道：「誰告述你我們要捕你朋友了？誰又告述你我們要大捕天津中國新聞記者了？」我道：「你們如果沒這種意思豈不甚好，但我希望真能如此。」長身日人聞我與矮子辯論，不明意義，忙詢矮子原因，經矮子告知，亦對我怒視，我夷然不爲動。蓋我此時已置自身利害於度外。少停長身的取出一名單，上列天津全市新聞記者姓名甚多，令

我指示誰是我朋友。我告以這些都是我朋友，長身的謂，「你那來這些朋友？」我道：「新聞記者交游既廣，焉能無許多朋友？不但新聞界中朋友多，新聞界以外的各界亦頗多是朋友。不只中國新聞記者多是朋友，你們日本新聞記者也有多人，是我的朋友。新聞記者是不分國際的，朋友自然要多。」長身的聽我說來，瞠目直視，無詞可詰。沉思許久，與矮子作數語，即匆匆下樓，我意其或尋取刑具，對我將加刑訊。未幾赤手而返，復與矮子交換意見，矮子亦急遽下樓。此時長身者對我作獠視，我佯作未見，舉首向窗外眺望，約五分鐘，矮子又空手回來，頻出其手帕拭汗。我對此二人張致情狀，莫測其意，長身坐我對面，注視歷數分鐘不少瞬，忽繼續盤訊：

問：你說你沒有什麼不利於日方行動，那是空口白話，沒人信的，須得提供證據出來。——

按我并未說過此類語。

答：我沒有什麼證據，可以供你們研究，你們如果對我有懷疑處，儘可調查好了。

問：那樣說是不中用的，你担任上海申新報天津特派員，消息聯絡，應用什麼方法？

答：電報而外，則是通信。

問：那麼發電報和通信沒有原稿留存麼？你如能將那些原稿交出，經過我們研究，證明你沒



有什麼不利於日方處，始能釋放你。

答：并沒留存原稿，可檢閱中新報章好了，我發出消息，除供給報章披登，別無祕密或隱瞞處。

問：這不對罷？申新兩報和日本的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每日新聞相等，你既擔任牠們的特派員，能夠馬馬虎虎的做事，關於一段消息發生，且有繼續性的，不留原稿，供下次參考嗎？那麼下次拍發電報通信有何根據呢？

答：新聞報道，在求聯絡迅速，一事發生，立即發電或發通信，文意祇求明通，不是作文章須得起稿。事實上，時間、空間均不容有起稿機會。關於繼續性的新聞，除緊要的略留記事外，大體全憑個人腦力記憶。

問：你的腦力，怎能記憶那許多？簡直是扯謊。

答：你們不信的話，可以調查。

問：你發的電報，有什麼和原稿同樣的東西留存麼？

答：那就是電報局留存的電報底稿，你們可以去看。

問：這是廢話，中國電報局能那樣准我們看麼？

答：那我就不曉得了，你們既能越界逮捕中國人，怎不能到中國電報局索閱電稿呢？

我答此語時，長身的聽我口氣強硬，極端惱怒，起身於屋角，取過劈刺用的軍用竹劍，惡狠狠向我頭頂劈下，我瞪目視之，不稍懼怯，劍落我頭頂上，忽一頓挫，輕輕抽擊一下，同時長身的厲聲喝我「快說實話」。我不動。少停續問：

問：除向電報局查閱你的電稿外，還有別的方法麼？你說實話，能爽快現出原稿來，你可以早得自由。

答：沒有別的方法。釋放不釋放，我現在從未考慮，你們憲兵隊設如講理，當然可以早放我的。

訊至此，時間已歷二小時，因天氣炎熱，彼此均汗透衫褲，長身備與矮子磋商些時，遂終止訊問，將我仍還押。我歸留置所索閱修腕錶，恰爲午後四時五十分。

修向我探詢訊問經過，我約略告與。修以經驗口吻謂我：日人今日兩次將你提訊，其意蓋恐你的朋友接替你的工作，申新兩報消息仍然不斷，結果他們捕你，還未能達到封鎖新聞，切斷聯

絡目的。否則不會今日捕來，今日就訊的。我細味其言頗是。

晚飯六時送到，由一便衣日人監視兩中國僕役傳遞，除關於飲食上說話外，其他言語皆不能通。張不餓只渴，向僕役索開水一暖瓶，冷水三大碗。我除吃饅首一個，餅湯少許，亦祇飲水止飢渴。

晚七時天井內有日人沐浴，踽踽大木桶傍，以膠皮管沖洗，心中極爲羨慕。因拘留室內入晚空氣愈悶塞，汗出如瀉，雖敞襟露懷，仍不少減溽熱，妄想此際如能沐浴一下，當如何清爽，無如事實已不能矣。

蚊虫不停侵襲，着體卽墳起一塊，經熱汗浸蝕，發癢更甚。瞪目至過夜一時，溫度稍減，始倦極睡下。室小人多，兩足屈曲，有時支放壁間，轉側爲苦，今而始知蝸蟻之居，非身歷其境者，不知其痛苦也。

今日旁午聞我母我妻在前樓說話聲音，測知彼等必已遵我囑咐，逕來此處探詢我下落。

##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今日天氣晴，早間陽光卽發其炎威，留置室逐漸悶熱。我晨七時醒覺，因宵來兩腿蜷屈，身

體疲勞未祛，八時許復昏然入睡。十時再醒，佟張則已坐興，默寄其被釋希望。蓋每人均一分一秒如渡歲月，衷心憂鬱不勝其愁苦也。

旁午氣候益酷熱，時正夏歷二伏初，雖不動轉，汗出亦如瀉，脊背倚靠板壁數分鐘，即印一溼影。我與佟均將長袴及襪子剝掉，裸脛赤足而坐，仍極患熱。張則體肥，作吳牛之喘哮，昨晚所留貯的熱水冷水皆飲了，尤以張不時鯨吸，渴下最多。此際缺水，感覺口渴，盼中國僕役走來，要些水喝。但此地規例，不到送飯時不予水，不到送水時，中國僕役不敢走來，因懼憲兵發覺，疑有別項作用。盼至十一時三刻，午飯送到，每人湯麵一碗，做的極壞，張盡半器，我僅少啜湯汁，佟則不足，併我的也吃下。

隔壁一人時常咳嗽，測其聲音，年約五十餘。其人與佟熟識，見無日人來，則敲壁與佟交換談話。另一人則始終無聲響，料係浸於愁苦中。佟今日與我談話較多，以我曾居瀋陽數年，彼此由談話中得知渠與我猶有戚誼。

張則唉聲不絕，我勸慰之，伊則大發牢騷，自謂賣鴉片的犯何罪，亦爲捕來，我又非抗日的。我笑謂：「因汝賣鴉片，不幹好營生，種因得果，恰應受此罪，汝何怨何尤之有。」張默然，

唯不久復向我絮叨，述其與小曲結仇，其兄開罪於人，致伊被陷害之由。此均爲伊昨日向我述過的，我殊不耐聽。佟謂我：「他來了七天，每天向人講他的事兩三遍，實令人厭聞。你看罷，由今日起，他將向你絮叨了。」我聞之笑而不言。

據佟說：隔壁兩人，一名孫寶山，係日租界新明大戲院華竹綢緞莊財東，法租界新中央戲院，及六國飯店皆渠與人合股所開設。擁資約二十萬，被捕已十一日，猶未訊問。原因則約爲渠曾充孫殿英駐津辦事處長，并與石友三具有關係，平日爲人稜角較多，不無結怨於宵小之處，此次時局緊張，有人藉機造作謠言，指渠爲石孫祕密招募便衣隊，十一日前之晚間，經其熟人在新明戲院內騙出，預有便衣日憲兵數名駛一汽車候於門外，將其推於車內裝來，渠被捕後終日殊愁苦也。另一名邱寶山係候家后寶生戲園經理，亦因與日憲兵隊中走狗華人袁某結仇，遭其誣入日租界，在福仙池澡塘捕來，指爲天津市政府新組便衣隊首領。押禁已三日，被捕來之日，略詢一過，渠較孫尤愁慮，故終日不發一語，飲食不嚥，晝夜昏臥。

午後熱更甚，馬桶氣味濃重，每小便時，木蓋甫一掀開，則臭氣上騰，兩目幾不能啓視，張好吐痰，不時掀開馬桶，我與佟制止之，要其減少掀啓次數。

四時許一日人來，向其索得手紙一疊。與修分作兩份，持爲招風之扇。晚飯六時一刻送到，爲白米乾飯一碗，雞蛋湯一小碗，我泡食之，用盡，此爲兩日來第一頓飽餐，骯髒與否，不暇計矣。

晚七時仍觀天井中日人洗浴，自撫胸脊，汗流不止，泥垢漸多，愈生豔羨的心。

晚八時有兩日人著便衣，來隔號室外點名，將邱喚出，黑影中望見邱係一長子，我與修測渠或係有朋友來保出。未幾兩日人又送一一人入隔號，昏黑中，莫辨其面目。待日人去後，我敲壁詢該人姓名，據答名周謙，現充市教育局書記，因赴友人處閒坐，被日憲兵隊特務捕來，渠本無事，係受誤會。我詢以外邊消息如何？宋哲元是否返平？蓋擬以宋返平否，推測時局前途也。周則所答殊模糊，頗爲失望。

懲於今日午前的缺水，我與修對張戒嚴，不許其任意吸飲，昇渠一暖瓶熱水，另留三碗，我與修用。

夜間仍苦蚊咬，難以入睡，踣踞欄前以鼻就其隙，呼吸空氣，藉以止熱。十時後修張均入睡，隔號亦起磨聲，我依壁枯坐，不禁竊笑，兩年來我依人作嫁，終日爲採訪新聞粟六，嘗發奇想

，苟坐獄半年，得一讀書自省機會，略獲休息，亦大好事，不意今竟成事實。雖被禁閉期限，難以預知，但日人絕不會輕易釋我，若如哈爾濱僅禁十八日之事，恐妄想矣。思至此塵慮盡除，心反泰慰，坐至十二時半方睡下。睡中雖汗流頸背，不管矣。

##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今晨小雨，炎威少殺，旁午放晴，火傘高張，氣壓愈低，留置室內，如同蒸籠，熱不可耐。我與修張均并上身短衣剝掉，三人皆打赤背，祇求減熱，不計其他。但酷熱之襲人，與時俱增，我因髮長，汗出頂上，濕溽過久，竟生痱子，爲汗浸潤，癢不可當。晚間立起，在尺寸地活動肢體，詎室小人多，熱氣上騰，空間尤感悶塞。無已權仍坐下，手中紙捲，不停揮動，以招來少許風涼。但馬桶氣味充塞一室，空氣不震蕩猶可，一經扇動，吸入鼻管者；無非「阿莫尼亞」，使人聞之，直欲暈厥。我與修惟祝室內人數得以減少，或者熱度少殺，因張係一胖者，體溫外散，終日唉嘆聲不絕，增人不快，盼渠早得釋出，不知張盼自由之心，較我二人尤甚也。

隔室之周謙，今早忽被提出，送入後院拘押，原來之邱，并未釋放，又與一學生裝束名曹振

華的，自後室提來，禁於隔室。由修與邱交換談話中，得知後院尚有兩留置室，禁閉共五六人，邱昨日住過之留置室，面積較我等所住的爲大，且以面臨天井，空氣亦較流通，我聞之頗爲羨慕，深願能將我提往後院拘押。

隔柵望見對面廚房，見廚夫煎炙肉排，香味傳入留置室，我與修均爲之垂涎，我笑謂：而今方知作「籠中鳥」爲「饑嘴貓」之苦，諺云「眼不見心不饑」信乎然也。修則自矢云：「倘得釋出，首先沐浴剪髮，繼則到一飯館大吃一頓，以解十數日來饑癢。」

午後四時許，僕役以膠皮管在院中灑水，地上沖積成潦，患熱心理對之略減。

隔號之孫，今午前十一時許被提出，我得望見其人，是一五十許胖子。午後四時許猶未歸，修測其必已被釋，我亦如斯想。我來此三日，覺吾等被拘留者，不患提訊，在患被禁不睬，因提訊卽有獲釋希望，不訊，只好聽其監閉，精神上不免略感無從捉摸之苦耳。晚六時許孫忽歸，仍押於隔號，唯其精神已呈頹唐，步履亦顯艱難。入室後卽噤聲不已，揆其必係不克支持，已倒臥矣。修俟無人來時，詢以所苦，據云今日被提出訊問，究結其與石友三、孫殿英關係，渠對以在昔固有往來，近年渠營商業，形跡已疎。又詰渠爲石孫招便衣像情形，渠辯白其無，日人不信



，將其放倒地上，胸部置椅一把，一日人坐其上，不使轉側，另一日人提石灰水兩壺向其鼻孔倒灌，渠暈厥兩次，死而復甦。甦醒後復詢，渠仍如前供，日人反復窮詰，除午飯略休息外，其餘時間，時訊時輟，或默察其神色，或突然向其發冷問，迄晚方畢。孫述時自云心中發熱，勢將嘔血，佟慰藉之。入夜孫痰喘大作，嚙聲愈厲，我爲所擾。并蚊虫吮噬，不能入睡。

今晚中國僕役來送飯時，無日人跟隨，佟託一于姓者爲其向友人處傳一信，轉告其家屬設法營救。我在席下尋得前人——被押者——遺留鉛筆半段，匆遽間於手紙上寫數語，并註明地名，以五元脚力的代價，煩于向我家下通一信，告我母放心，我無恙，及被押處所。于似不善於爲此，收我字條時驚懼色形諸於外，我頗担心。

室小人多，馬桶又置於旁，腹脹雖欲排洩，殊有當人前爲之難爲情概，晚夜俟佟張睡倒，試行便解，詎馬桶蘊藏便溺日久，腐臭結成毒氛，微一踣踞，則冲入肛門作奇痛，此爲平生未經過之痛苦，寧忍腹脹而罷。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今日仍小雨，約半時許放晴，我上身已滿生痱子，自頸以下，胸前紅斑殆遍，奇癢難熬，以手向腋背微搓，汗垢即蘇蘇下，晝間無事，則不停搓擦，殆行汗浴矣。望見廚房內日本僕役鑿冰，配製飲料，笑語佟曰：「苟此時彼等出售其冰製清涼飲料，雖二元一盃，我亦願購飲數盃。」今日未到九時，貯水即竭，口燥喉渴至極，佟張更甚。隔號孫以昨日受刑故，思水尤急，佟伏於柵側，向外間行走日人籲呼，求賜水飲，均置不睬。且有數人聞呼叱罵，我甚憤激，勸佟寧渴死勿再乞憐。佟不聽，終爲其呼喊來一日本僕役，惟云開水沒有，要冷水尚可，我等此時已不顧水的冷熱，及飲冷水易生病，惟求其給予。其人以大鐵壺提來兩壺，分與我等，我室暖壺與碗皆爲貯滿，每人鯨吸一大碗，口渴始減，今日我方知「飢猶可挨，渴實難當」也。

已數日未盥漱，口腔食穢腐臭，蓬頭垢面，赤背跣足，自顧直一道地囚犯。緬想昔在哈爾濱被囚時，食宿尚優於此，被禁數日，我家中卽已尋知，每日可得送進食物二次，憲兵隊中僕役售賣汽水等清涼飲料，我可隨意購飲。身畔錢物，猶未搜出，此次則不然，受苦竟倍於上次矣。

午飯時宋姓僕役乘送飲食之便，偷遞進一字條，係我家所寫，告我外邊營救情形，及滬館向各方交涉狀況，所說均過於樂觀，殆不曉憲兵隊內情，及下手處也。我對此不甚注意，唯以消息

獲通，我母親以下諸人，得知我下落，乃一慰也。

靜中縱觀四壁，見前人所刻劃字跡，中有刻記「已來四十七日」者，「烟癮慶祝戒除」者，「開始念佛」者，由以證知在我以前，此室已禁中國人許多，其羈留日期，大都一月以上。

旁午張被提出，仍疑其釋放，蓋渠一鴉片烟窟主人，事態既非嚴重，自有一訊被釋之望。張出室後，室內減少一人，空氣立覺鬆動。我與佟乃祝其被釋，勿再歸返。詎午後二時許，張嗒然歸，詢其經過，對以日人已知其所爲何事，追訊渠與天津保安司令部聯絡情形，告以「不供不行，彼等已調查清楚。」渠業承認與保安司令部謝副官往來，但謝來時專爲吸烟，與其同來者每二三人，有何祕密工作則不知。我與佟均責其不應如此說，因牽涉過廣，而本來并無此等工作，結果反自陷入不利。張則不以爲然，云日人已完全調查清楚，我不說不行。我則謂，日人所說，殆屬詭語，似爾事件，何須調查，爾竟不禁恟嚇，亂說一番，致爾本應今日釋放，終則須多押數日。張聞之悔極欲哭，我見其愚蠢可憫，特慰藉之。

今日早晚各有日憲兵來柵外，向內探視，以手掩鼻，惡室內臭味，我於彼輩去後謂佟云：汝知「入鮑魚之市」之句乎？我輩今殆作鮑魚矣。

修以被禁旬餘日，殊呈焦急煩惱狀，絮絮與我道家事，罵其妻無能，不能煩人疏通，又後悔爲日人驅使，賺少許錢，負無限責任。又謂日人終似蛇蝎，不可共處，好疑多忌，爲其工作者，戰戰兢兢，稍不慎禍害即尋之。我乘間曉以大義，并圖民族思想，修甚爲感動。

夜十時貯水飲盡，口渴欲死，修張皆不能睡，三人皆汗出如瀉，張目外望，冀有人前來，向其要求。但有多人出入廚房，對我等呼喚伴作不聞，與修熟識的日人岩田聽修呼喊索水，竟翻臉大罵，修頗羞惡，我復乘間諷勸，冀其真個悔過遷善。是夜竟缺水供飲。

##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日天晴，隔夜喉渴，晨間轉甚，盼水如望瓊漿。九時後，幸得昨日的日本僕役走過門前，由修向其哀求，仍灌冷水兩鐵壺，分給兩室，大家得水飲後，如旱苗逢雨，精神爲之一快。

十時許，隔號的孫寶山復被提出，因傷在內腑，猶未痊愈，行走時樞僕，其痛楚從可誰知。修謂以光景測斷，渠本日或有被釋希望，我云：「但願如此」。張見孫提出誤認爲即釋放，大爲焦急，痛罵其兄長惹禍不已，我與修均不睬伊。

我仍寫一字條，囑家下速遷居於租界，以免變亂時禍害，并告以我甚安無須掛念，能覓人代理我工作，勿使消息斷絕，用候報館派人接替最佳。我意目今時局嚴重萬分，華北一時一刻的變化均關係我國家運命，申新兩報委其訪事責任於我，在我所負者殊重。頃我被逮，致令消息斷絕，未免憾事。故必須在館方未派人接替前，勿使報道切斷，情形隔閡。午間于姓僕役來送飯，我囑無日人在，偷偷遞與，尤其送到時自我家復取脚力五元。佟亦乘便託帶出一字條。張不識字，堅懇我爲書一字條，亦以五元代價，煩于僕役送致其家，囑其家人煩友營救。我厭其人，且以其營生下賤，此輩祇知利己，國家社會觀念，罔存於懷，早出獄一日，徒使社會多一蠹魚活動，拒絕其請。張竟哀求弗已，繼以大哭，我不忍，痛數之後，爲寫之。

旁午見後院拘禁者，陸續被提出數人，是否釋放不知。

我畏熱無聊，則醇皮簧消永晝，對被禁失却自由，何日釋放，了無芥蒂。我想以我被拘，及爲日人嫉視原因而言，自較一般被押諸人爲重，若佟邱張諸輩，有何不了，日方猶未肯釋放，我則當然須被禁較久。

今日午飯爲炸醬麵，粗劣不堪，晚飯仍爲燴餅加饅首，兩飯我各進半器，食慾較前數日已增

進。自村警聞人言：坐獄之囚，初時因憂鬱火旺，飲食難以下嚥，拘禁既久，肝火略降，食慾乃充進。普通情形，均變爲老饕，每飯具兼人之量，我今日觀修進食的狼虎，覺此說的屬實在，逆料不久我將自行體驗證實之矣。

午後四時許，孫父歸來，情形愈狼狽，修向其詢問，謂今日仍遭究訊，復聞其爲石孫招便衣隊情形，云石孫各有鉅款存伊處，孫否認，致又被灌冷水一巨壺，吃木棒一頓，肩膀均負傷甚重，胸膈受水灌注，發熱益劇，我與修均安慰之。

馬桶已滿，呼喊半日，始經修喚來一熟識日人姓木村的，啓門令僕役傾倒。

今夜溽熱，輾轉不能成寐，張身體發射出汗臭，中人欲嘔，連同馬桶氣味，吸入鼻孔，愈覺其苦。夜興時發覺一奇事，蓋我生殖器尖端忽生三數紅泡，不知何時竟已潰瘍，流出膿水，發爲奇癢。我百思莫解其故，意謂花柳病，則我固未嘗作狎邪遊也，斯真咄咄怪事矣。

（以上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寫竣，時在天津。）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今日晴，早七時許，太陽即已發其炎威，存水又罄，懣於昨日討水的困難，大家唯有強抑喉渴，惟引領盼至午飯時僕役順便送水。

隔號的孫傷勢痛楚，呻吟不已，沉寂裏增人若干煩惱，我無已乃尋些閒話，與佟胡聊，藉以混此永晝。十時許張復被提出，佟測渠前日供述支離，今日或將受刑，我則不作如此想，認渠無關重要，亦許有被釋之望。十一時許，張安然歸，入室後不斷頓足，云本日日人已允將其釋放，且已照像留存，因其兄所覓保人未到，致復將其還押，言時仍罵其兄不置，佟嗤之以鼻，張則不覺。

據張謂曾見後院在押的兩人被提訊，其中一人在隔室審訊，遭二三日人大打，捉楚聲如擂鼓，受刑者慘號甚戾，伊聞之毛骨悚然，渠還押時尚在敲扑中，業已刑訊二時以上矣。佟聞之爲之愀然，我則覺此非奇跡，因日人根本即視我僑華人如豬狗，我無強國保護，凡爲其逮來者，不死之亦屬萬幸，受刑乃淺階耳。

午飯時宋姓僕役，偷傳人我二字條，係我家人所來，云已收見我字條，家下正設法營救，同

午飯時宋姓僕役，偷傳入我一字條，係我家人所來，云已收見我字條，家下正設法營救，同業多人且因我事赴市府要求交涉，市府已允爲辦理。并告我滬報館及滬記者會電宋哲元促其對日方抗議，宋覆電慨允。我覺家人言過其實，且過於易視此事，我事除我自行抗爭掙扎外，殆無二法。唯所云同業營救，及滬館，滬記者會努力交涉一節，自顧渺小如我，竟得各方如斯關切，雖死何憾。思索至此，精神大振，心愈寬慰。

午後一時二十分，上次訊我的長身日人前來提我，仍以手銬加我右腕，牽我由後院出，轉入隔弄小院內，引我入一小室，此院我已到三次矣。室內中央設一小桌，我初來時所見督目窮兇的一日本浪人，踞坐其間，一華人著夏布長衫坐於次。長身者將我手銬解下，退坐隔室，督目窮兇的日人注視我多時，命我坐其對面，取紙寫「聽取書」三字於上，然後起始訊我。

此爲我被捕後，第二次的訊問，最初詢我年籍，家屬，出身，職業，掘根刨底，搜索靡遺。我因有二十一年哈爾濱被捕情事，唯虛照直述說，或不免多出麻煩，除年歲出身外，對任事經歷，避詞答之。問答各詞如次：

問：你由何時起始担任申新兩報特派員？



答：民國十三年起始。

問：怎樣發生關係？

答：自行荐引。

問：初派駐何地？月薪若干？何時調駐天津？

答：先在濟南，月薪八元。民國十七年調駐哈爾濱，十九年仍調回濟南，民二十二年來天津。

問：你的採訪新聞範圍，屬於那類？

答：軍事、政治、外交、社會一般事件，足可供為新聞資料的，均屬於採訪責任內。

問：對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行動，及日本在華北的外交動態，亦要採訪麼？

答：當然要採訪的。中日問題，為兩國智能之士，多年研究所不能解決的，尤是華北局勢的演變，關係兩國未來的國交調整甚大，我自須盡量搜集，供給報館。非單要注意駐屯軍行動，及外交動態。

問：你通訊方法如何？

問：你通訊方法如何？

答：電報而外，兼發長篇通信，這和你們大阪朝日，東京日日等新聞紙一般駐外特派員工作方法相同。

問：除此兩種方法外，沒有別的方法麼？

答：沒有。

問：你同事共有幾人？

答：正當責任，祇我一人，此外猶有助手二人，他們僅負些繙譯電報等不重要工作。

問：華北的抗日新聞，都是你所發出麼？

答：凡是申新兩報所刊載天津電報，通信，如冠有專電特函等字樣的，即係我所發寄。

問：你知道你因為什麼被捕麼？

答：我不知道，我想或許你們接到一種人報告，講我有不利於你們行動的事，你們特捕我前來。我既已失却自由，你們憲兵隊如果存有公理，自須加以調查，事情明白後，亦得放

我。我對因什麼被捕一節，并沒放慮。

答：那我怎能知道，估料必是接近你們憲兵隊的人。

問：和你有同樣工作，是那幾人？

答：你問的意思我不明白，如果指担任申新報特派員而言，那僅是我一名，如果指担任外埠報紙特派員，共有幾人而言，則人位很多，一時說他不清。

問：你說實話，申新兩報所載抗日新聞，尙有別人發寄的沒有？

答：我已經說過，担任兩報特派員的只我一人，專電則由我發，特函亦係我寫，此外報館容或採登外稿，那是屬普通投稿之類。

聞至此，怒目的日本浪人，停筆不書，頻頻以手撐繫其頭上面巾，兩目向我瞪視，兇光睒睒，愈露其狠惡狀態，少停復問。我以天熱，汗出如雨，口乾舌燥，因謂如果訊問我未完，須給我水喝。怒目浪人即喚中國僕役，爲我送冷水一盃。我甫沾唇，浪人忽警告我，冷水不可喝，喝了肚子要痛。我道：冷熱不管它，我在留置室內，你們不給水喝，求冷水潤喉，亦不可得，此時何計冷熱。浪人少嫻華語，聞之殊赧愧，回首與隔壁的長身日人說話，似對留置室飲料，有所商榷。浪人俟我飲水畢復訊：

問：你能說出那些投稿人姓名麼？

答：我說他不出，因為那些人是與報館編輯部直接發生的關係，豈容我一駐外特派員知道。

浪人見我隱避，怒道：「申報所載，均是抗日消息，尤其平津所發去電報通信，無一種非屬排日挑戰者。」我亦大聲辯駁道：「申報全館職工五百餘人，主持編輯事務的，有編輯部，消息的剔取，不是我一特派員所能左右。報館經營有它宗旨和立場，是否排日抗日自有編輯部主持，你們不能將全館五百餘人的責任，整個移置我的肩上。而且北平另有特派員工作，他的行為宗旨若何？更不干我事。」浪人見我抗辯，厲聲道：「我說的祇是天津特派員，仇日行為最甚。」我仍大聲道：「天津的責任，歸我負，我人在這，你們願怎樣處分，聽憑辦理好了。」浪人又道：「我們這裏訂閱申報，你的妨害中日邦交，和抗日報道，逐日瀏覽，早已詳悉。」我道：「能這樣再好沒有，我只知爲新聞而工作，爲報館供給消息，抗日排日與否，非我所知。你們既備有申報，請檢查好了。」浪人道：「不必再檢查，全都知道。」我道：「既全知道，聽憑如何辦我好了。」問至此浪人燃紙烟吸之，并出至外室休息，我仍索水飲以潤喉，時已訊問約二時許。約歷五分鐘浪人復就座，對我擲視。

問：你想向我們報告的人是誰？

問：你說實話罷，你還有什麼工作？

答：我不懂你問的意義，我已經說了實話，我除新聞記者外，別無工作。

問：不問你新聞記者的事，問你新聞記者以外的事。

答：新聞記者以外的事，是些什麼事？我不明白，你說的範圍太大。

問：你真不明白麼？別裝糊塗，快說，不說我們可有辦法——意是勸刑。

答：沒有別的工作，沒有什麼說的，有辦法請辦好了。

問：你是真不說麼？

答：沒有什麼可說的，你要我說些什麼？

問：你不說不行，我們全已明白了。

答：你們既然全已明白，何必我再來說，我人在這裏，我已經說過，任憑你們辦好了，你動

刑好了。

問：（浪人愈露其猙獰形狀，由座位躍起，一足踏椅上，兩手據案窺我面孔覷視，氣咻咻然，作欲披頰勢。我自被捕，早已置生死於度外，自村生此社會，有知以來，即受盡寇讎

欺凌，與其爲奴而生，曷若抗爭以死。宋儒修明理學，以氣節砥礪天下士，我國際此內憂外患煎迫，漢奸迭出，皆理學未昌明之故，我躬藐小，死生事微，氣節事大。我應始終不屈，任其處置死可也。我死無足重輕，但至少亦使寇讎曉我黃帝子孫，非盡屬奴顏婢膝，搖尾乞憐之輩焉。）

你不說是不行的，——浪人作此語時擴聲眇視。

答：你動刑好了。

問：你們同夥工作的，已有兩人被捕，你不說實話不行。

答：既然有兩人被捕，將他們提出來對質好了。——其實我爲中央某部所兼辦工作，同事者五六人，浪人訊至此時，我幾疑果有其事，但我咬定牙關，不少懼怯，存心天大禍災，我一人當之。——

問：不必提出對質，全已問明白了。

答：那你們可以落案了，你們可以隨便寫，我簽字罷。

問：胡說。我們隨便寫，你不招認行麼？

答：這有什麼不行，我沒有的事，你們一再逼我說，要我說些什麼呢？還不如你們隨便寫好供詞，我簽字簡便。

問：你是不說的呀？

答：沒什麼說的，動刑，我是如此說。殺頭，我是如此說。槍斃，我也是如此說。我不明白，我是一個新聞記者，你們爲何要叫我供我的責任以外所沒有的事，未免令人憤慨。

問：勸你還是實說的好。

答：你們日本人的口號，對中國人要具雅量，莫非這些逼問的行爲，是對一個新聞記者而有雅量麼？爲什麼要逼一個新聞記者說他所未曾有的事呢？

浪人聞此語，顏色較霽。此時陽光入戶，彼此均汗流滿面，浪人悻悻出室，在外間擲棍弄棒，如尋刑具，我仍如常鎮靜。三分鐘後，浪人入室，面色更透狼戾，以命令口吻謂我：「你說罷。」充繙譯的華人亦從旁勸我「快說罷，不說沒完啊」。我道：「你們逼我說的，是不是說我除開新聞記者職務，另有什麼祕密工作？」——其實我早已曉得浪人意求在此。「浪人道：「我們調查明白，你給中央通消息，担任情報工作。」我聞之冷笑道：「由這一點足證你們所得報告

不確。我是一名新聞記者，而且是十五年始終繼續不改職業的新聞記者。我只知道賺錢吃飯，養活一家八口，其他不是我所知道的。現在有三點可以反證我無其事，第一：我非國民黨員，我是一個職業新聞記者，與中央政府任何人向無關係。中央如有這類工作，不會委我。我亦非藍衣社員，更無參加祕密工作機會。第二：我如担任此項工作，我豈不知置身於安全區域，最低限度，我家應當移住英法租界，結果你們自不能隨便捕來。我既非愚蠢，當然不肯負有祕密工作責任，住在特二區，一任機關的敗露。中國人雖三尺童子，亦知你們憲兵隊對付華人的手段殘酷。被捕來的，絕沒好果，活人進來，死屍出去。我莫非幹祕密工作住特二區等死麼？第三：我假使有這種工作，而仍在特二區住，六天之前，你們派人去捕，我要抵抗的，我至少要開槍拒捕，不能服服貼貼聽你們捕來。我是國民黨員，藍衣社員，我就直認『是。』何用其隱避，但我根本不是，你們要我怎樣說法？」

浪人聽我辯論畢，氣勢稍平，少選強詞道：「你們這種工作的人，住在那裏都有，不一定都住租界。」我道：「人非至愚，絕不肯辦祕密工作，而自處於險地的。」訊至此浪人又休息，頻出巾拭汗。適室內來有日人數名，目我與浪人談話，態度倔強，均呈其忿忿欲敲扑我一番而甘心



之意。并有一人，似爲浪人獻策，浪人未置可否。

又過數分鐘，浪人不假翻譯，以筆書「愛國的志士」五字示我，我隨後仰首正色大聲道：「這我承認，我愛國。我自信我的愛國，與你們日本人的愛國，沒有什麼分別。你們日本人知道愛你們的日本國，我是中國人也知道愛我的中國。」浪人不聞我作此豪語，立易爲起敬之色，續在紙上寫：「愛國卽是抗日。」我道：「這是曲解，世界上有五十多國，英國人民知道愛英國，美國人民知道愛美國，莫非他們都是抗日麼？」浪人聞後又寫道：「你因爲什麼要愛國？」我道：「這意義很簡明，我希望我國家富強，我們知道需要一個富強國家來保護我們。假使我們國家富強，則人人可得安理生業。似我這十五年始終從事於一的新聞記者，由於國家保護，自可循序發展，不會受外力的欺凌。六天以前你們也不會將我隨便捕來。卽使因誤會而捕來，也只能拘禁數小時，趕快將我釋放，最後還得向我們政府道歉。再進一步解釋，我作的好端端的事，蘆溝橋事件發生，報館因我勤勞，自會加薪獎勵我，你們突將我捕來，使我失業，成績盡毀。我當然愈覺我們應有強國保護爲對。」浪人聞之，色愈沮。思索有頃問道：「你愛國就只是這麼簡單麼？」我答：「自然這是天經地義道理，希望有富強國家保護，個人不受非理勢力壓迫，有固定職業，

賺錢吃飯。」我作此回答時，充繙譯的華人——我測知此人爲趙錫鈞，充憲兵隊爪牙多年，陷害華人已無數，——聞之頗受感動，親爲我滿水一盃，令我飲下。

浪人繼又以筆寫數字示我，視之爲「抗日頭兒」。我笑道，「承你們過於抬愛，極端重視我，以此頭銜相加，可惜中國人沒人曉得我如此重要，否則我早可飛黃騰達。不至充十五年窮新聞記者了。」浪人又寫：「頑梗」二字示我，我不答。

浪人旋謂：你知道外邊現在情形怎樣了？我道：「我被禁已六日，情形如何？我不曉得。」

浪人道：「已經和平了。」我答：「中國人最愛和平，能和平豈非東亞之福」。浪人道：「你知道爲什麼和平的？」我對：「不知道。」浪人道：「因爲你是抗日頭，將你捕來就和平了。」我聞言突起立以掌拍胸抗聲道：「能這樣，豈非好事。我如果真是中日和平的障礙，請快把我槍斃好了。」浪人道：「槍斃你沒什麼益處。」我道：「松井石根所倡大亞細亞主義，我們原則贊同，但方式殊有研究必要，中國人酷望和平，豈不願東亞無事。」浪人不答，以筆代口寫道：「你是逆用此說。」我不辯。

浪人又向我注視多時道：你不說實話，是不放你的，還得押你。我大聲對曰：「我已說過，

人在這裏，處分隨便，押一年，二年，隨你們意好了。」浪人不語，我道：「我來此已六天，我母年歲甚大，不知我下落，你們日本人以孝行當先，我要求給我家人通信，告我母親我在此處，免老人掛念。再有你們得許我家下送飯，留置所室小人多，空氣不流通，每天缺水喝應請改善。」浪人道：「你母親已來過了，知道你在此地。飯食不能准送，水如不夠喝，可以囑咐他們多給。」言時以桌上手巾一條付我，并道：「留置所小人多，沒有法子，給你這條手巾可以拭汗。」我拒絕。浪人又使我至後室水龍頭旁洗臉，我受訊大半日，汗綠頰流，因在激辯中，已忘却酷熱，此刻一經提醒，頓感瘁子奇痛，乃如其指示大洗頭面。在後室洗面時，望見浪人與其他日人竊議，并翹大指，意殆許我倔強，我不禁慚忤，百感交集矣。

洗畢，浪人令我吸香烟，我拒用。停數分鐘，令一日人將我送回留置所，歸時竟未加手鐐。入室視修腕錶已午後六時廿分，計今日受訊歷五小時，坐定迴思，猶覺當時情形可怖，未遭刑掠，真屬徼天之倖也。

倭問我審問經過，我告以大致，渠亦爲之咋舌稱險不置。渠謂：「以像貌言，訊子之浪人，定是憲兵曹長蒔苗，此人爲憲兵分隊特高系主任，現調總隊負責，兇狠毒辣，兼而有之，學問亦

不差，訊究最詳，殆無一人可獲完膚於其前者，憲兵隊中有五殿閣羅目，今子倖脫渠手，可慶越過一關矣。」

晚間小雨，未幾即停，八時忽柵門開啓，送進一三十許壯漢，我令其坐於我旁。未幾隔號亦送進一人，恍惚中見其入甚胖。我室此際共住四人，擠軋得愈無轉側地，空氣缺乏，熱愈不可耐。我與佟唯嘆「倒霉。」

新來的告我姓名王振海，河南彰德人，業棉花棧走街，與同業來津兜攬生意，住友人蘇月亭處。友因時局緊張，由日租界遷居英租界。今日鑒於時局緩和，復自英租界遷回日租界。友人所居，適在海光寺日軍司令部對過，伊飯後在門外乘涼，并向海光寺兵營眺望，詎忽來日兵多名，將伊與蘇及另一同伴少年繫來，伊等不悉爲何故，意或日兵欲佔住其友人房屋，無地安插彼等，特送來此處暫居者。我道：「恐情節未必如此簡單，汝等在海光寺門前偷窺，焉知不啓日方之疑，或者認汝輩爲軍事間諜而加逮捕也。」王聞之默然不語。隔壁新收之人，入室後即倒臥，軋聲隨之大作。孫等以室小亦感擁擠，隔壁與佟談話，徒喚奈何。

我詢王以外邊情形，王則渾然不知，僅謂日租界情形殊亂。其人狀貌赳赳，頗類武夫，我疑

爲廿九軍中人，試以詢之，但笑不答。入夜真無法睡倒，既擠且熱，迄晨三時氣溫少涼，方朦朧一覺。

## 七月廿五日 星期日

今日晴，十時許，張被提出，我斷定伊必釋放矣，迄晚未歸，果不出我所測。我室雖仍三人，但去一胖子，空氣鬆動許多。

被禁僅七日，竟嚙饑不了，無事時遙矚對過廚房烹調菜餚，空嚙唾涎，默想倘得釋出，決先沐浴於澡塘，大吃於飯館。

午後望見天井來往不斷武裝憲兵，侈告我，此均非天津服務的，推測當屬新自他處調來者。我因此頗懸揣時局前途，危難尙多。

隔號的曹振華與我說話，詢我姓名職業，我告知後，曹驚呼謂：「先生卽申報週刊的公啟先生麼？我常讀先生大作，先生可說最熟諳華北情形的，我們學校有幾位先生，時常選先生作品，令我們爲研究時局參攷，幾位先生，均憾不知先生真姓名。」渠告我渠係一窮苦學生，早孤，姊

妹兄弟共八人，渠居第二，最長爲女兒，適人後賦此離，均依母過活。家貧生計甚艱，由燕善機關廣仁堂救濟，撥該堂房屋居其全家。渠年十九，廣仁堂出資送其就學於市立師範，已昇爲後期師範學生。自幼愛好文學，有暇則成小品文投諸各報，獵少許稿酬，供個人筆紙費。前日與友人周謙在家閒談，有久別友人以電話煩廣仁堂轉知伊，邀在南門外會面。周本欲歸，經伊堅約其同往一晤。到南門外大街，正尋覓間，忽見道旁停一汽車，有二便衣華人遮道阻去路，詢伊姓名，伊直告後，二人云奉警察局命，邀伊前往談話，伊詢何故？云到後即知。周疑係匪類架綁，進前阻攔，遂一併爲拖入汽車，送來此地，拘押三日，未加訊問，猶不知緣何被捕。家下以伊失蹤，老母不知將若何焦急也。言下歛歔。我急安慰之，告以勿恐，并囑其於審訊時，切莫驚慌，務要鎮靜應對。復指示其主要應對各點，免遭榜掠，曹唯唯聽之。

有頃曹又敲壁問我，可否於審問時，要求准伊悔過，爲憲兵隊担任一工作？我立阻其續講，告以「汝是中國一有爲青年，切莫生此奴隸思想。具此一念，既爲日人所卑視，且日人果應汝請求，汝能爲彼方幹何工作？設果獲得工作，殘害同類安否？問心安否？總之既已被捕，只好於不卑不亢中求一活路，千萬須去掉『臨難苟免』心理也。」曹大爲感動，連稱是，是。我於勸曹後

，不禁悲抑，覺近今青年，胆識大都欠錘鍊，遇禍唯求倖免，勇於赴難，置一己利害不顧，拼死爭種族光榮，存國格人格者能有幾人，無怪夫「漢奸」輩出不窮，我於曹言重寄其所感矣。

除與修等談話外，仍哼皮簧消暑。午後天熱更熾，今日爲二伏正中，我所著襯衫均發鹹滴，致不能再着體。午飯後偶一移動所枕毛毯，發現虱子數枚，爬行甚速，修告我壁角堆置的棉被，虱子已滿，無術可除盡。

午前十一時許王振海被提出，午後二時許送回，歸時步履欹斜，面色如蠟，全失去昨日豐彩。進門後卽倒臥，我詢其所苦？伊解衣示我，則兩肩兩胯，棍棒傷累累，青紫斑斑，不忍卒睹，背後則爲香火灼傷殆遍，肉血焦黑，模糊一片。我急取紙數張，爲其貼附創上。午間我預爲留得榆餅一碗，防其受刑後腹內空虛，支持不住，此刻卽取出令其勉強食下，然後囑其安臥勿動，庶免創傷潰亂擴大。

晚飯仍勸王少進，唯渠已精神頹敗，祇喚渴而不呼餓，我與修索來開水一暖瓶，悉昇其飲用。入夜伊呻吟不已，據云因被灌水甚多，胸腔發熱，傷勢轉痛，呼吸均感困難，我勸其勿愁苦，安臥靜養。

隔號的蘇月亭，午後二時許被提出，彼於其同伴王振海的受刑，猶不及知，此人迄夜未歸，不悉何故？

夜間既苦蚊蚋吮咬，室內悶熱，復因王呻吟轉側，致終宵未寐，拂曉少有風涼，乃得交睫。

##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今晨小雨移時，遽感涼爽，旁午放晴。王傷勢轉劇，左臂不能上伸，胸腔愈益苦悶，脊背灼傷處，一夜受蚊虫吮咬，皆已潰爛，膿血膠和，痛楚不堪，且發出焦臭之味，嗅之爲嘔，我與修均勸其側臥勿動。

王於呻吟中述昨日受刑經過，據云：「日人疑其是軍事間諜，來自河南，刺探華北日軍移動消息，堅令其供述受何人派遣？同來幾人？並河南南駐軍情形。渠對以不知，稱係受彰德一棉花棧委派，來津兜攬生意，日人不信，以刑逼之。三四人將其捆縛手足，置於地上，胸際置一椅，一日人坐其上，使不得轉動。一人以數丈長粗如兒臂膠皮管，一端接龍頭上，一端以手執之，向其鼻孔灌注，歷數十分鐘方止。渠被灌絕氣者數次，均爲日人以水噴醒。後復以香火向胸背灼燙，



三門人掄木棒更番大打，終因伊無供且受重傷，不能再用酷刑方還押。我聞之心爲痛疚，唯有慰伊靜養而已。

夜間仍缺乏水飲，王則以傷痛，尤感燥渴，僉伏柵側，冀其熟識之日人岩田走來，向其索水。俟之許久，方瞥見其來，但僉一呼喊時，岩田則掉頭不顧，逕往廚房中自取汽水飲用，似對吾等故示其自由享受者。飲畢癡笑而去，僉瞭然頽臥，我等乃又乾渴一夜。

##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日晴，熱酷於往日，我等皆作吳牛的哮喘，晨間欲向外間走過之日人乞求水飲，但隔柵望見出入諸人，均呈忙碌，我告僉：「無須喊叫，恐要求亦無人睬，大家只好忍耐至午飯時再飲。」午時于姓僕役來送飯，偷告我等：今日新到憲兵及步隊極多，廚房甚忙，多備五十人飯。街上新開到日軍殆滿，各日本機關，均爲備飲食，此間廚房所備沸水，皆供彼輩飲，廚子華人尙某，不准渠動用，渠只好給大家冷水喝。我等連日飲冷水已慣，且無一人患腹痛瀉痢的，聞于言，惟求其多提數壺來，俾大家喝它一飽，有餘卽以飯碗暖壺分盛備用。

晚飯時，仍無沸水飲，僕役逕以冷水分給大家。飯後忽一長面孔日兵來，令將室內存碗，篋子悉數交出，隔號亦然。佟乘其不見，偷藏一碗於身後，蓋因碗內猶盛有水，不忍因碗之交出，致令水缺斷也。日兵去後，佟問我此舉係何意？我道：「據想或恐我等利用碗篋爲工具，實行剽壁偷逃耳。」佟亦恍悟。

夜間不寐，佟爲我講一故事，據云：「渠二年前與家人負氣，自瀋陽來津，舉目無親，所攜資斧用罄，衣物典賣無遺。時在盛夏，所著祇短衫褲一襲，每日爲節用，晝夜徜徉於馬路，遇疲憊極時，卽費數十銅元往浴塘沐浴休息。後輾轉識得一花會局，求得一席地爲棲身所。同居十數人，有落魄之商賈，失時的政客，皆窮蹙萬分，一錢莫名，日惟賴花會局主人佈施兩餐以苟延耳。居無何，渠囊資只餘四角，而夏去秋來，天氣漸冷，自度祇此寥寥之數，何以渡秋，愁苦之下，頓生拙志，決意翌日投海河以死。夜間因腹急如廁，踴躍甫定，忽覺有物向其臀後噓氣。初不之覺，厥後漸劇，尙認爲風勢使然，乃掉轉方向以避之，詎噓氣仍然。自忖世說有鬼，或因渠萌短見，死期在邇，鬼來戲侮耶？心旣疑訝，未逮畢事，卽快然歸室。因事涉怪誕，恐遭人訕笑，遂亦不言。坐未久，室門忽豁然開，一著旗袍截髮婦人步履從容，直造渠側而坐。闔室中人，均

未入睡，目擊婦人之來，猶疑渠有奇遇，所歡特尋至也。渠則因所居樓上寓有蕩婦洪太太者，晝伏夜出，營皮肉生涯，渠則向未睹面，疑卽其人。乃却坐正色告之曰：『我窮愁潦倒，兩餐尙仰諸人，安有此閒情致與汝狎耶？』婦人聞之不語，但吃吃笑。渠愈不耐，遽下逐客令。婦人忽莊容謂之曰：爾勿以儂爲路柳，來供攀折者，似爾儕一堆窮骨頭，擲溝洫，供犬啃，亦將不顧，況儂人乎？儂知爾輩中有人，已屈山窮水盡之日，翌晨恐有數人將逐波臣爲伍，儂特憐之，不忍其飢渴，來爲一援手耳。此間花會局，明日將出某會，可罄爾輩所有，爲孤注之擲，博勝，猶可爲也，何如婦人孺子態，遽萌死念也。言下目侈及一胡某，兩人均爲之慚慙，少瞬婦人忽不見，亦不知何時出。衆至此方大駭，是日胡某亦以一籌莫展，天氣漸涼，久依花會局非計，存心投河而死。與渠所決者不約而同，均未嘗與人道及。衆中有人，頗認渠活見鬼，將不久於人世，勸渠曷媼婦人言背城借一，與其有餘而死，莫若空空而去。未幾樓上蕩婦洪太太者歸，衆中有識之者，與道此笑話。洪立排衆議，出資六角，合渠所餘之四角，共爲一元之數，力勸渠尋繹婦人所言，試姑一賭，渠亦覺遲早死耳，不賭留此區區阿堵何用。遂一賭洪意，翌日共賭『紅春』一門。揭曉後果獲勝，同室成爲歡慶，置酒煮肉共快饑吻。其後渠續賭月餘，凡目所見，耳所接，卽繹爲

打會之門類，連戰皆捷，博勝至七千元，更衣易履，置辦行囊，驟非昔之寒窘相矣，同室者亦多得沾潤，渠除寄家下數千元外，以其餘資，在津經濟，始漸獲與各方交游。花會局則以渠博故，竟至不支而倒閉。」我聞後大笑，謂：「汝故神其說乎？信有之乎，我願求富貴於其中矣。」

##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今晨小雨，近午放晴，午後復陰，終日氣壓甚低，小室內殊感悶塞之苦。

王振海傷勢疼痛稍減，究係年富體壯關係，較之隔號孫寶山受刑數日，傷猶未痊，自難同日語也。

今日所見憲兵，均更易爲全武裝，情形較前兩日尤緊張，我默村或係時局發生變化，中日戰禍難以避免歟？不禁爲國是惴惴。

我與佟言：「近兩月華北日駐屯軍少壯派，頗有尋隙挑釁之意，此緣我中央力量漸達於華北，華北當局不敢爲滅裂魯莽自我向外之舉。華北少壯派日軍人予取予求，不似前此之如意，遂認爲華北當局傾向中央，對日態度強化。今次蘆溝橋事件，本意在爲恫嚇，俾華北當局有所悚懼，

仍歸依其明朝化旗幟下，復遂其壓迫慾望。乃事件鬧大，至非出兵不可，在華北當局，宋哲元既失其重心力，在日駐屯軍高級幹部，亦無其控縱能力，結果非抵於中日全面衝突不可。大戰倘不幸爆發，我雖孱弱，顧此爲民族存亡，國脈斷續關頭，一靈未泯者，自當頑強奮立，必死赴之，是勝負之數，未可分也。」

修告我：「蕭溝橋戰起，此地日本憲兵，均極恐慌，其原負有偵諜工作者；悉不敢出日租界一步。大部出重價僱漢奸代爲刺探消息，某夜憲兵隊得一報告，謂天津保安隊，將於今夜襲取日租界。於是隊長以下，咸皆惶惶，隊部門前沙袋高堆如山，并張電網。全體憲兵武裝出動，守兩晝夜，後知我無其意，始撤防備。我與憲兵隊略有關係，得知其外強中乾的恐慌，其向畏日人如虎者，不知此中情形，猶爲敵張目，認其具有準備，一切無恐，是真可殺者也。」

修又爲我言：「日本憲兵隊編制與我相同，每大隊——亦稱總隊——分三中隊，每中隊分五班，每班十二名。其中曹長所率之班二，——按曹長等我國軍中的上士——。軍曹所率之班二——軍曹等我軍中的中士——。伍長所率之班一——伍長等我軍中的下士——。正式憲兵而外，爲辦事關係，另自步兵隊內選拔一中隊士兵輔助一切，名爲憲兵補助隊。補助隊之責任，僅受憲兵

指揮，辦警衛戍守，逮捕搜查工作，無單獨對外行動之權能。」此與我二十一年在哈爾濱被捕時所聞於日憲兵者正同。

晚飯向係六時左右送到，至遲不逾六時半，詎今晚候至八時許，猶無信息。我自來因嘴饞，在外間時，衣住二者，可不講求，唯吃飯絕不馬虎。被拘後，日食增餅與淡飯，甚感其苦，故每飯只用少許，今日雖時間稍脫，尚不覺餓，其餘諸人則飢腸雷鳴，已不耐久候。修乃告奮勇，伏於柵門，向外間張望，迄八時半，方見一日人來天井沐浴，溼乃大喊「餓啦」；「吃飯的沒有」，其人聞之，復詢問明白，乃喚來一日人，囑附數語，至九時方送到，每人乾飯一碗，雞蛋湯一碗。

送飯時于姓僕役偷告我等，外間殊嚴重，遍街盡是便衣特務，渠等出入亦不便。再深探詢，則似有顧慮，匆匆置碗盞，不答而去。我對修等謂：「以于所言推測，大局恐至最後階段矣。」

夜間天井內，沐浴的日人絕少，出入者亦無幾人，靜中間前樓憲兵辦公室內電話頻傳，似與各方聯絡甚忙。

##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今晨二時正，睡夢中爲前樓人聲雜沓所攪醒，坐起向外張望，見所有憲兵與補助隊，皆形態緊張，武裝齊整。樓上原有部隊，攜持武器而下，皮靴踏扶梯，響聲如雷。包伙食之日本酒保，亦爲喚起，忙於煮水，供員兵等水壺灌用。忙亂至二時二十分鐘始寂靜，揆度均已出發矣。二時二十五分，忽聞機關槍聲如爆豆，測其方向，當在日租界南市間。二時三十分後間有步槍聲，夜靜中極爲清晰。隔號及我室中人，皆夢中驚覺，咸屏息傾聽。孫寶山與佟小語，交換談話，均謂「壞了」，「時局已不得了，兩方開火了。」我則囑附大家要小心，切莫發生意外，因戰事爆發，我等生命握於敵人手，死之殆如捏斃一臭虫焉。衆咸爲然，兩室毫無聲音，惟皆血脈奮張，注意槍聲遠近，而推斷戰況情形。

三時整，槍聲愈密，機關槍連續不絕，諦聽之，似均爲日租界所發射，中國地內則頗沉寂。街上載重汽車往來急駛，懸揣必係日方輸送隊伍及軍火者。四時左右，槍聲時斷時續，已若前之緊密。五時許落小雨，地上已呈泥濘。少時有一部憲兵歸來，均已易著水靴，頭面滿是泥垢。

我等正全神注視傾聽中，忽見蒔苗全武裝——即訊我的日本憲兵曹長，我目之爲浪人者——，繫一人來，繩剪二背，其人著睡衣，趿拖鞋，年廿許，如在寢處間被捕者。日人岩田持留置所鑰匙隨至，即啓我室柵門。擬將其人推入。蒔苗令少俟，即於門外，檢查其人身體，取其身畔小草囊，就燈下翻視。其人意不捨，欲索回，且高呼那裏邊是我的槍。遭岩田用力披頰一記，剝去其睡衣，僅爲留著短衫裾，推入室內。其人待蒔苗等去後，問我「渠之小草囊中貯金戒兩枚，鈔券六十元，是否被沒收？」我方悟適聞渠所云之一槍，實是錢之誤。乃對以爾當前的問題，應捨財保命要緊，命能保住，錢尙可返。其人語。

六時左右，槍聲仍不停，遠方似有砲聲，歸來的憲兵，又復出動，時雨勢已止。

新來的人，不耐朝寒，兼因受驚過分，瑟縮弗已。我令其坐於我與王振海間。詢以外間情形，及被捕原因？其人口音不粵不閩，方言殊難懂。自謂廣東人，我則疑爲台灣產。據云：「渠住日租界三餘里，樓下爲日本特務機關支部，渠在日租界耕餘里一海貨店做事，經理日人，出資設業者係其兄。渠名周漢雄，年廿二歲，因海貨店狹隘，無存宿地，渠特在三餘里租房一間爲自己宿舍。今晨五時睡夢中爲槍聲驚覺，未著衣履，奔出探視，竟被捕來。所居亦遭檢查，當時渠在



門外，檢查者祇一人在內，無人監視渠，渠本可逃逸，但意未能決，終爲逮來。言際露悔意。我因其係海貨店員，當爲走私中奸販，鄙其所業，不願有何勸導，任其嗟嘆。

嗣其人又告我：「昨晚外間情形即緊張，九時後英法日意各租界均關鐵門，斷絕交通，中國地則戒嚴放哨。十時後萬國橋拉起，由各方奔租界內避難者極多，謠言殊熾。傳津保安隊將攻日租界，今早二時槍聲，當係開火矣。」繼又言：「昨日各報發行號外，廿九軍於廿八日乘雨收復廊坊豐台，戰況激烈，日軍死傷甚多，平津交通已斷。」我因諸人艱聞其人的言語，乃爲之轉述，衆皆歡悅，認係我戰捷先聲。我則慮廿九軍兵力散漫，倉卒不能集中，勝則難守，敗則不可收拾矣。

午刻槍炮聲漸稀，天則未放晴。十二時半飯又未來，僇與衆人復不耐飢，仍伏柵間喊叫，逾多時來一人，問明原因後，令酒保爲送剩飯團冷菜少許。飯團每人二個，約合乾飯兩盅，冷菜則係憲兵等所食餘，每室一大碗。我等飢餓中，不復選擇，捧啜盡淨。

午後一時半，砲聲轉劇，測聽多是日租界向河北發射者，有時難以激烈機關槍聲，建築物坍塌聲，我知戰事已劇，繫念時局前途之心亦愈甚。

午後二時許，憲兵歸來者，多塵頭土臉，疲憊不堪，我因冥想戰況，必已非常激烈。三時後微聞廚房中有人言，南市衛生池已中砲起火，東車站業成瓦礫場，我心如碎。

下午四時許，復落小雨，雨中炮聲間歇，五時許雨止仍未晴，遙聞東北方炮聲轉急，估料東車站間必仍在激戰中。

晚上八時廿分，于宋僕役始送飯來，日本酒保在後監視。仍爲飯團，每人一個，較午間爲大，多係冷飯團成，無菜，每人給鹹黃瓜半條，我因憂心時局，僅用少許，餘分給佟王食之。

夜間遠方有槍聲，我注意外間動靜，精神特別興奮，佟等則已睡矣。

##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今晨五時方交睫，外間槍聲雖若斷若續，因方向捉摸不出，亦已不聽。七時整聞飛機聲甚厲，往復經過憲兵隊屋頂，飛行甚低，屋瓦皆爲振動，兩室內被囚人皆爲驚醒。附近炮聲大作，似發生空陸呼應戰鬥，我不禁爲我軍捏把汗。

孫實山敲壁請我推測大局情形。我謂：「若以昨日新來的人——指周漢雄言——所談，似華

北戰事已爆發，我既收復豐台，廊坊，敵遭敗衄，必將增援反攻。倘廿九軍能分出兵力，不待敵援軍至，沿通昌大道，追敵迄於豐區外，則北平，豐台，廊坊猶可固守。同時能有軍隊沿京津路開津，協馬廠駐軍進據軍糧城，扼敵軍南來之路。天津保安隊悉其全力，以海光寺爲目的，進攻日租界，則事尙可爲。苟冀東保安隊張慶餘，張硯田部反正，師出塘沽，唐山，切斷敵後繼部隊聯絡，中央軍三日內出動，沿津浦平漢兩路北，以長辛店，馬廠，靜海爲後勁重鎮，敵雖悉衆來攻，須費相當力量。計不出此，若徒逞一時憤激，收復豐台，廊坊，使敵從容退却，厚集援軍，挾空軍呼應之力反撲，恐兩地仍將不守。兩地如失，北平陷於裸立，津平且失聯絡。無論天津戰事，由於何方發動，終恐我計劃欠周，勝既難守，敗尤足慮。設津方我主持軍事者，能孤軍行險，一鼓作氣，於今日出全力攻日租界，取其海光寺大本營，掘敵之根據，則敵因受動搖，聯絡切斷，於軍事行動上，我尙可搶一先著，計若失此，其結果不堪問矣。」

我又告孫等：「以我等切身利害言之，戰事既發，日租界倘爲我軍迅速收復，遮斷敵海河陳塘莊間退路，敵被迫退往法英租界，爲國際軍隊繳械，僑民未遑悉退，則敵自不敢對我等下手，我等自可望爲我軍救出。如我軍行動遲緩，容敵沿海河退却，僑民亦爲保護出境，則戰敗之餘，

必任意殺戮華人以洩忿，我等性命，殆等於螻蟻，兇多吉少。倘戰況於我不利，不幸我遭敗衄，敵亦必虐遇我等以出氣。戰事緊張，既無人顧及我等在禁中生活，是缺食缺水，移挪監閉處所等意外痛苦，均恐不免。最不幸或有移往海光寺敵司令部，視同俘虜拘禁的危虞。此種情事苟如出現，敵無暇處理我輩，我等須準備起碼三個月監閉的堅忍。預料敵必須將戰事推至山東平原，察緘晉半入其掌握，華北偽明朗化政權出現，一般政權歸其卵翼，暫时的地方歸於平靖，覺我輩無甚能爲，且其時亦有暇從事於舊案的整理，我等始有被釋之望。在最近將來，正恐有非我等想像的苦痛臨加，但敢斷言，我等若力持堅忍鎮靜之志，總有掙脫之日，因敵猶未具死我等之心也。唯以民族國家立場言，我等宜祈求我軍之大勝，雖因軍事關係，不及收復日租界，致我等遭敵殺害，則我等精神固未嘗死，將伴此頁戰史而俱光輝。假使敵勢甚強，戰線推至德州以南，容其偽政權成立，於我國家民族前途，稅外債諸端，影響實鉅。我等即或倖獲免死，試問偷生於敵鐵蹄下，尙有喘息機會歟？」孫等聞之，皆認爲然。

午後一時許，飛機往來愈頻，每間二三分鐘，即有一二架經過屋頂，窗櫺均受震盪發響，遙聞遠方飛機昇高俯衝迅速聲音，揆度必係投彈，——民廿年「九一八」事發，江橋抗戰之役，我

爲隨軍記者，習聞飛機聲音，故可測知其動靜——我深恨不能生得兩翅，一睹外邊情形，并於此時一發揮我天職的功能，憤極時以拳搗壁，俟等詢以故，我唯苦笑對之。

飛機聲迄晚七時許日薄黃昏始停。我忖度今日所聞者，必均係敵方所有，從可測知我被炸毀破壞之區域定多矣。入夜槍聲仍時作時輟。憲兵歸來者祇一部，未幾仍出動。

晚八時送飯團來，每人一個，殆已成例，另給剩菜一碗，廚子尙某送菜時言，外間購何物亦不可能，菜蔬斷絕，只好請諸位將就。宋僕役送水時言：「中國方面打的很壞，保安隊均敗退，我正進食，驟聞此語，頂上如遭重物錘擊，轟然一聲，失却知覺，半晌始復常態，擲下餘食，悵然無語。迄夜心如刀絞，不能入睡，每聞槍聲，如彈中我胸，我此時唯憾我何不聾愚冥頑，則少受刺戟也。」

（以上獲自由後，二十七年三月七日寫竣，時在天津。）

##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今晨天氣驟變，小雨初止，氣候涼爽，拂曉即聞隆隆炮聲，由近漸遠，我疑係我軍反攻。

十時一刻憲兵大部歸來，軍服皆徧泥污，頗呈其狼狽狀。

十時廿分，有憲兵軍曹一名，來啓柵門，喚出二人，佟周均瑟縮不動，我乃拉王振海同出。至前樓見憲兵甚多，忙亂異常，一憲兵狀貌殊獐惡，昇我肥皂一塊，令竚立少候。旋彼等略有計議，復將我等領回，令佟周二入亦出，并囑我等各攜衣物。我被催迫，襪子、手巾、手紙皆未及取出。一憲兵以長繩一條，將我等四人雙手綑紮，驅至門外，登一載重汽車，車高不可上，倚一木梯，我四人如登山履崖，小心翼翼而上。嗣有武裝憲兵補助隊四名亦上車，環立我等前後，即令車駛行，車出春日街北端，轉宮島街西馳。路上咸有日兵放哨，幾絕行人，殆已充滿戰時戒備。佟等皆以爲必遭不幸，戰慄無人色。我則斷定不係送赴前方服役，卽是移地禁押，故不驚慌。車行五分鐘，至宮島街北端，折入香取街，停於一門前，視之門懸憲兵寮木牌，我愈知係移地羈押矣。我等下車時，押解的憲兵，因解綁急切不開，順手披每人頰一下，我亦不免。當時受辱，幾欲倒撞車下，方一動轉，卽爲一兵牽臂拖我入院。院內爲樓房一所，其最下一層爲地室，我等既被驅入內，室內黑暗，陰霉之氣甚重，雖在晝間，亦燃電炬。有留置室三，外間二，內間一，中已禁有數人，惟室尙寬敞，不似總隊部的湫隘。二憲兵踞坐一木案上點名，既畢，施行身體搜

查，手巾、腰帶、褲吊帶，皆爲取去。然後令至天井中一水龍頭前沖洗身體。我等被押多日，汗垢叢積，頭身殆徧，對此尙覺相宜。沖洗畢，啓柵門，推我入最外的一室，嗣將我喚出，闢入最內的一室，吊褲帶還我，鞋子則被留於外。我入室未久，續聞孫邱諸人亦提來，均令沖洗身體後，推入外室，我室則陸續推進四人，周漢雄在內。此室原禁有一人，年三十許，著藍嘍嘰西裝，至此共爲六人。室較最外間者爲大，縱二丈五，寬一丈五，地爲水門汀砌成，濕溽未乾，鋪中國炕蓆六領，掀蓆視之，則猶多泥屑。後窗二，及通隔壁之門二，均爲磚砌死，泥垢之痕尙新，從而知此間當屬新闢創者。木柵門以細木製做，不若總部留置所堅牢，所留空隙亦大，空氣尙可流通。實則室大人少，且在地下。自來陰寒，空氣當然足用。

我以地過潮濕，乃告知同室五人，將近門處之二蓆牽合於一處，疊二領蓆於一處，略隔濕氣，此舉因監視兵未在爲之，故未出麻煩。

未幾有一憲兵來點名，我知最先被拘於此室著藍嘍嘰西裝者姓寧。餘五人爲周謙、邵冠祥、段福成、周漢雄與我。

寧爲海光寺日軍司令部汽車司機人，周爲市教局書記，邵係河北省立水產學校學生，段係王

振海、蘇月亭同伴，乃一印刷工人。

此間有憲兵補助隊監視，每逾一小時更易一人，不斷往來巡視，禁止留置人談話，偃臥。我等談話惟俟監視者不在，或聞得步履聲，即行輟斷，待其去後方續談。然有數兵，穿著日本式膠底水靴，行路毫無聲響，棚外空室，昏黑如晦，故其何時走來，不易覺察，若爲監視兵瞥見偃臥，或談話，則厲聲叱詔，以是大家咸皆小心。

嘗謂：「此地罪實不好受，來此僅一晝夜，即不可耐，晨間監視兵來喚醒，則須枯坐一日，不許倒臥，晚間來命睡覺，倒臥後即不許起坐。渠昨日午後被禁，今午前坐起，頃已腰背痠痛，衆聞之僉面面相覷。」我則謂：「此恐係虐遇之漸，以後說不定另有何項花頭，來折磨我輩，要須我輩『逆來順受』，堅忍奮鬥也。」

嘗以充日軍部汽車夫故，與一日監視兵甚熟，其腕錶、手巾，得以發還。

大概係心理作用，我等枯坐未久，即均感腰酸背痛，急思倒臥一下，藉資休息，但恐爲監視兵所見，最後疲倦已極，遂成不顧利害，頹然偃臥，雖困極亦不敢入睡，因留此耳目并用，以窺聽外間聲響，俾於監視兵走來前興起，此種苦痛，今日初嘗，實不好受。



早十時，我等由總隊部提來，迄午後四時，猶未給食，僅於二時四時，給兩次半沸水飲用。其第二次送水的爲一小眼睛兵士，狀貌蠻橫，另一著西裝襯衫日人，估係軍屬者隨之。由柵門小孔向內遞水，孔小碗大，半側而入，每人說明准飲一碗，實則接到手時酒已多半，到喉的只少半碗。軍屬的日人少明華語，教唆小眼睛日兵，故意捉弄我等，接水時須作出日本的跪式，并須必恭必敬，否則不予。段周皆以不纏，連作數次，始獲遞進，此誠「奇恥大辱」，我學生不能忘之。我想，現值交戰期間，我等在其軍事佔領區域，且爲其拘繫於此，無術抗衡，倘我獲脫絆羈出籠之日，不盡我力以報復之，非夫也。

晚六時四十分，即有一兵來傳呼睡覺，我等已危坐半日，腰痛難當，得休息機會，心爲一慰，大家均紛紛倒臥。此地既無氈毯之類，可供鋪枕，地復潮濕不堪，不得已乃擇乾爽處共同擠軋於一角。復由甯出主義，將蘆蓆一端略捲，權充耳枕。乍倒臥時，肢體舒適，疲勞方減，頗爲快意。但十數分鐘後，地上水門汀潮氣蒸騰，濕冷侵入腰背，而蘆蓆作枕。折裂處刺頸額作奇痛，漸不可耐，此時反願起坐，第以監視兵不斷走來，遂不能爲之。我默想古人所謂「寢苦枕塊」，「臥薪嘗胆」當不是過矣。

寧邵諸人以一日未得食，腹中雷鳴，轉側難寐。我則一心作遐想，反不知饑餓。至八時許，寧等實不能耐，俟一日兵走來，向其要求食物，該兵竟作滑稽刁狡口吻，謂：「餓一天不要緊，明日多給，」寧等再有申說，則不睬。

夜十時許，小眼睛的日兵值勤，寧少諳日語，復向其要求，該兵尋思半晌，始走去。約十餘分鐘以鐵盆盛來冷飯及鍋巴之類少許，喚我等起立，如軍隊的檢閱一行列焉，注視多時，方逐一遞進一捧。接收時仍令如飲水狀，作日本的跪式，口中猶須道出「謝」字，所爲少不合制，即不予。我接得一份，因受刺戟過深，羞惱不食，分與邵周段吃掉。諸人得此少許食物，僅當「十分之一」飽，慮再要求必討無趣，惟有忍飢倒臥，聽其腸鳴不已。外間留置室，無一人諳日語，沾我室之惠，亦得享給食給水之利，但多因接收方式未符，遭小眼睛日兵叱罵，并以皮靴踢柵門「砰！砰！」作響以恫嚇。

午後六時許即倒臥，長夜迢迢，睡醒數次，詢之寧，則僅過夜一時，諸人均筋骨疼痛，翻來覆去，難再入睡，同時樓上皮鞋聲，釘木箱聲，移物聲，談話聲，雜然并作，終宵不停，更使人難以靜臥，彼此咸伺監視兵未在，偷起略坐片刻。一般心理，皆盼晨光速臨，得以起坐。斯真「

活地獄」的罪過，我只有堅忍克制之矣。

## 八月一日 星期日

今早六時，即爲日兵喚醒，一宵偃臥，筋骨痠痛，起坐時，幾疑腰斷。坐起未久，則又覺難耐，我等乃乘日兵在外面梭巡，復倒臥休息，朦朧中，時時驚起，蓋於監視者前來也。

室內黑暗，祇有一線陽光，透入外間，難辨陰晴，九時許日兵啓柵門，令我等中的一人，出外傾倒馬桶，邵告奮勇而往，歸後謂外間仍未大晴，馬桶傾倒時，有日兵持槍緊隨，不准沖刷，故仍多臭味。

據邵默默外間存放的靴鞋，共二十雙，我等因測知被禁於此間人數約二十名左右。

十時許有一日兵，尙覺和善，爲各室送水飲，不似小眼睛日兵的苛虐。昨日大家祇食少許冷飯，此刻已有多人飢腸轆轆，飲水一盃後，愈餓不可耐，寧爲之倡，向日兵索食，答以候候送來，但迄午後二時猶無消息。

邵係江蘇宜興人，遠來北方求學，與周謙、曹振華等友善，年雖二十二歲，猶一未經世故青

年。渠被捕係因與人辦一海風雜誌，內多抗日宣傳文字。渠本今夏卒業，定於七月二十一日，乘海艦南旋，在就道前一小時，經天津市警察局捕去，押禁一日，取得口供，二十二日竟解送日憲兵隊，當日略致詢詰，即行收押。在憲兵總隊部時拘在後院，故我未之前見。渠雖拘留只十數日，業已耳聾失聰，鎮日唯咳嘆不止，與周謙絮絮討論其前途，至愁苦時即潸然落淚。周謙年少渠一歲，尙屬開拓，時時慰藉之。

此間數人，以我識見較多，對我咸致其恭敬，邵、周（謙）且習知我在申週筆名，讀過我文字，較餘人更致敬佩。我則勸解諸人，爲剖析本次戰爭原理，與民族利害，告諸人勿置一己利害之念過重，宜明乎個人生死事小，國家存亡事大之義。

寧述其被禁原因，云「渠在日軍司令部充汽車司機十餘年，平日小心翼翼，二十九日晚以津變陡起，牽掛家小，托人代班，歸家照料。翌日晨返司令部上班，以交通隔斷，被阻數小時，比到部時誤數小時，致啓日人之疑。指渠係向保安隊報告消息，圖不利於日軍，當晚審訊後收押，真正冤枉。」我謂：「汝若不供日方驅使，焉有此禍，須知日人如蛇蝎，不可共處，汝雖自命爲誠篤，亦難免其猜疑，豺狼口邊求食，終有遭吞噬之日，今你所遭，由以證明我非妄語矣。」寧

不勝羞慚。自云倘獲釋放，決設法擺脫之。

寧談外間情形，謂「平津我軍戰況皆不利，聞已退却。但未去遠。中央軍傳已北上，到何地不甚悉。南開大中小學校，河北市府，南市衛生池老車站，皆遭日機炸毀，情形至慘。各租界戒嚴，無通行證不得通過。法英意租界避難的露立街頭，擁擠雜沓至爲不堪。外國軍隊皆武裝出動，租界與租界間沙袋電網滿佈，一切未脫嚴重。」我聞之愀然。

我等所禁處，地極僻靜，除偶一聞得附近街衢汽車來往馳駛聲外，他則無聞，外間是否仍在戰鬥，不得而知，我對此甚感苦悶。

午後五時許，猶無食物送來，我雖覺腹空需食，祇以縈念大局情形，渾忘甚餓，寧、邵、段諸人，則飢疲欲死，有監視兵走過時，卽由寧發言，向其要求，但均設詞支吾。六時半又令睡覺，我等告以尙未得食，監視兵則謂：「慢慢的有」。我等腹內無食，焉能睡着，且因水門汀地面坑坎不平，軀幹觸及蟻筍，痛徹萬分，仰望一燈孤懸，電火磷磷，愈覺此間慘苦有過於所謂地獄矣。

夜十一時許，方迷惘中，小眼睛日兵突至，提熱水一桶，冷飯半筐，分給大家，給水給飯方

式，一如昨日，須蹲跪俯伏，致其恭順，每人所得約合半盅，而鍋巴則居多半。寧等饑火燒腸，咸捧食一光。我食少許，餘分給諸人。內有鍋巴一小塊，焦黑不可食，取置席側，將投之馬桶內，轉念得食的不易，欲爲復止。

夜間樓上聲響交作，仍終宵不停，耳鼓幾爲震聾。

## 八月二日 星期一

今晨六時一刻，即被一日兵踢門喚起，留置室內早寒，我乃著我羅衫取暖。此一件長衫夜則捲疊作枕，晨興前則覆體當被，直成我唯一恩物，但以地氣潮濕，已發膩滴。

我等因被喚醒過早，仍師昨日故智，偵知監視兵不在，乘間倒臥，少取休息。大家今日惴惴然以挨餓是慮，蓋昨日經過二十五小時，始獲得半盅冷飯，昨夜即已腹內空虛，今日若再延挨二十餘小時，將有數人不支，邵、寧晨間即呼餓得「頭暈眼花」，我亦覺腸鳴不已。大家晤對無聊，則小聲談話，用破沉寂。以挨餓故，談話範圍，乃始終不離「吃」的問題，某處燒餅滷肉香，某處煎餅油條好；談至興會處，均不覺口涎下垂。邵則示我袴腰，以食不獲飽，數日間已瘦損半

闕，寧則哀呼，謂任何罪皆可受，唯不給飯吃，未免太無人道。我謂此之所謂吃飯難，日本不因人口過剩，爲一吃飯問題，不致與我開釁。

邵飢餓中，仍不忘其前途，頗詢我，憲兵隊既將其捕來，何不審訊？我告以目前在戰事緊張當中，安有餘暇來處訊我輩，唯我斷汝絕無生命危險，暫寬愁思爲上。邵仍請我推測其前途不休，我因其耳聾，解答費力，且恐講話聲音過大，遭監視兵干涉，略示落漠，渠誤爲前途無望，竟至下淚。

我責邵曰：「你是中國有望青年，未來中國的主人翁，國人方寄其將來無窮希望於爾等。你既受過中等教育，當明乎此次戰爭的意義，與夫此次戰鬥關係我國存亡的重大。你既未能執戈禦侮，殺敵致果，則亦應爲中國青年存些體面，何竟若婦人孺子的啼泣；小苦猶不能受，犧牲性命胡能談到。且你流淚吞泣，既增一己苦惱，並使閤室中人，睹你情況，爲之不歡。因一己不甘忍受痛苦，轉致大家愁煩，業屬不當。若因流淚，而冀激發日人同情心，遽行釋你，尅爲妄想。故我勸你應忍受痛苦，努力掙扎，卽或不然，縱死於此間，有何大不了事耶？」邵默然。

我又對周謙等講此次戰爭意義，及未來情勢的觀測。大意與前數日爲孫寶山諸人言者同。我

并告諸人，平津既落敵手，則兩市民衆二百五十餘萬，至少有五分三以上遭重大損失，有業的失業，有職的失職。甚或昔日富商大賈，今則一文莫名。以平津各機關言，工作人員拋家失業的更不在少。再進而言之，將來戰區推展，被禍地方增多，老百姓家產蕩然，流離失所，其苦痛，當較我等坐獄爲尤甚。我等果能由此處着想，似此類當前苦痛，乃受國際戰爭所賜予，我等爲國民的，不可避免的磨難。澄心寡慮，自能泰然。今日起始，我與諸位約，任何一人，值愁悶時，應自寬自解，勿當衆咳嗽嘆氣，擾亂人意，增人不快也。周等聽舉，連稱「謹如教」。

旁午周出外傾倒馬桶，歸謂天未晴，恐落雨。

午刻小眼睛日兵值勤，提水一桶來，逐室分給，大家對此等施予，祇感其苛虐，因接水時手續繁縟，受辱過多也。寧向要求食物，渠云不久可送來，今日將給兩次。唯至午後三時尚無信。

我今日方覺飢火中燒的難挨，腸胃作響，口腔頗出酸津，額上汗發如豆大，實無計出。回顧坐蓆旁，尚有昨日遺下焦黑鍋巴一小塊，受蚊蠅吮吸，業已作腐，不顧污穢，取而嚙之，少殺飢火。



午後五時許，日兵送來食物，每人飯團一個，約合一飯碗，鍋巴冷飯均攪於內，我食少許，餘分與段、邵。諸人誤信小眼睛日兵的話，認夜間將再給飯食一次，豈知並無其事，六時二十分，令睡下，偃臥中諸人猶冀送飯來，候至十一時無動靜，方各絕望。

此地一般人通病，均患便秘症，每人均腹脹不通，一屆真個排洩時，雖竭盡九牛力量，糞亦不下。

我前此在總部所發現生殖器包皮潰爛病，刻略見好，因何致之，迄今猶百思不解。夜間樓上響聲尤厲，十二時後即醒，難再入睡。

## 八月二日 星期二

今晨五時半即爲喚起，監視兵對於我等愈施其虐待，起睡時間，直任意爲之矣。我等只好仍前辦法，偷自倒臥休息。

早九時前，大家通例，均無精神，殆因睡眠不足故耳，因之談話亦少。

午刻我開始向寧學日語，寧本僅懂極淺單句，何能教人，我爲應急，及顧慮長期被禁，寧

若先我釋放，則有時須向日兵交涉事物，不懂其語言，至感不便，特就應用單字習之。邵曾習日文略通字母，及極少字句，渠亦參加學習。

我在壁上劃記月日及曜日，因之有感於「山中無日歷，歲暮不知寒」句。

午後我與大家講故事，以破沉寂，並祛邵、周等苦惱，有時雜以笑話，寧、段、周諸人一時頓忘所苦，唯邵以耳聾，難以聽得，獨自悶損弗已。

寧告我：田代確於蘆溝橋事發後急火交攻遽死，屍體焚化後已運歸國。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調回國，繼任聞爲兒玉中將，不久即來。

段述其被判經過云：「被捕後的翌日，即爲提出，追問其來津所事？渠告以來買印刷機器。詢其攜錢若干？答五十元。又詢其受河南何軍派遣來作間諜，並河南駐軍番號地點？渠對以無其事，關於軍旅事，渠係一工人，不得其詳。日人怪其欺瞞，四人輪流以木棒，竹劍大打，所擊處均爲要害。致胸脅兩膀兩膝，皆負重傷。後並將其網綁，兩日人施其擅絞術，大捧特捧，渠當時頭目暈眩，不辨方向，氣結幾死。日人逮其少甦，又將其放倒，以木椅置其胸上，一人坐之，防其轉側，一人則用膠皮管向鼻孔灌水，昏死兩次方罷。最後則綁坐一椅間，取冰一塊，令其抱持

。又一日人剝下其衣褲，用一「冰棍」，——以冰製成之圓棍，長約六寸，內合香料顏色，爲夏日清涼食料——向其生殖器播弄，故意打趣戲侮，謂「給你的孩子吃罷」。由午前十一時審訊，受刑殆徧，至午後六時方回押，渠因實無間諜工作，故始終未承認。

衆聞之咸爲變色，我笑云：「唱蹦蹦戲有句謂：『涼水澆頭懷抱冰』，今你所受的，恰此之謂，」衆爲之展顏。

午後四時，總部內于姓僕役來送飯，每人熟飯團二個，煮海帶兩小紮，飯團海帶皆係新製的，猶透熱氣，四日來當以此次給予的食物爲優。我食一團，邵、段等不足用，並我所餘者吃盡。于姓僕役且提水一桶，分送三室，儘諸人飲夠。

周漢雄只著一套短衫袴，畏寒瑟縮，邵脫其西服外套衣之。

午後六時三刻被令睡下，我腰胯痠痛，仰臥半小時，方略好轉。

## 八月四日 星期三

今晨二時許降雨，睡夢中凍醒，以羅衫緊裹周身，究不能却寒。靜中細聆蕭蕭夜雨，緬想前

方我將士，拖泥帶水，與敵周旋，際此雨夜，斥候尤須緊飭，其所受辛苦，當非我人意想到者。輿念於此，頓感戰禍之慘。牆外蟬鳴，宛似天籟，在此獄中聞之，使人倍增忪怛。

今早以雨故，至七時方經一兵喚令坐起。監視兵中似有二人爲頭目，每晨則來探視我等動靜，態度極其蠻強。視我等不若豬狗，即起立一舒動肢體。亦遭其叱詔不許。另有二三監視兵。態度少好。值其勤務時，監視少鬆，否則我等終日恐即動轉亦不得自由。

邵、周（謙）、周（漢雄），均向我問應對之計，準備提訊時對答日人。我一爲之指示，令其各自參詳。周漢雄突謂：「王先生，我這樣說如何？倘問我時，我說我不愛國，我也不是共產黨。我若愛國，則不能在走私洋行作事。」我笑而糾正之曰：「你爲個人打算，早出去一日，固可隨便供述，但不可逕自講出你不愛國的話。你不愛國，由你說出在走私洋行做事一語，已足以證明，事實業經夠恥辱了，再若講出『不愛國』的話，良心能不愧怍？且日人放你與否？不在乎你能說『不愛國』一句話也。」周被我指斥，兩頰飛紅。

我因周漢雄之言，頗有所感，遂與諸人泛講愛國與職業等條理，我謂：「一人皆知，中國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不是國民黨一黨的中國，不是蔣委員長他一人的中國。我們愛國

，是盡我們本能本分去愛，最低限度是守紀律，守秩序，擁護領袖。譬如我們有個富強國家，則我們不至於被寇讎這樣的凌辱，受今次的監禁。再換言之，敵人亦不敢在我們領土主權所在地，任意捕我等囚我等，此種義理，至爲淺顯易明，所憾無人肯服膺，肯去做耳。」

一般人因昨日飯團給二個，妄想今日或將給兩次，則不至挨餓，但至午後四時未送來，於是又皆飢腸雷鳴矣。

午後四時半，聞外間柵門鎖鑰開啓聲，及喚提人犯聲，我室諸人，均凝神屏息靜聽，默察何人被提出，藉推斷個人的運命。提人的僅在外室傳呼，未到我室，迨人聲俱杳，大家又頹然失望。五時半忽一日人來我室前，喚出甯、周（漢雄）二人，兩人既驚且喜，匆匆隨去，至晚未歸，殆已釋放。邵睹甯、周之被釋，又復快然。我告以甯係日軍司令部汽車司機，周係走私商販，此兩人與我等情節不同，不關重要，自然要放。若我等至少須打疊起精神，準備三個月起碼的禁閉，邵認受罪期日，果不幸如我所言者，未免太已悠長，頗有其何能耐之意。

午後六時，日兵送飯團來，每人一個，半已腐臭，不得已吃一些即分贈與人。

八月五日 星期四

連日起睡，大致在早晚六七時間，腰腿雖痛，只好忍受之，我室既餘四人，頓顯寂靜。我見邵、段不時愁苦，特尋些話頭閒聊，兼爲之說些笑話。邵被我誘致，亦爲大家說些水產學校實習漁撈，製做罐頭故事。

午刻我乘監視兵不在起立活動身體，不意虛火上衝，頭目暈眩，幾於跌仆。閉目移時方愈，究不悉此種虛火，是因腹饑不飽所致，抑係久不起立活動所致。

靜坐時，以手撫摸頷下，鬚鬚鬢，已長出三四分，自忖此時狀貌，蓬頭垢面，鬚髯戟張，捋袖跣足，形神憔悴，友朋覩面，恐已不我識矣。

昨日自寤走後，我室既無時計，遂渡此摸索時日，所可略測晷刻者，一爲柵門牆壁白堊反射的一絲光線，一爲正午日租界局的汽笛。

約在近午，憲兵送來一人，年約五旬，著白熟羅長衫，繩剪二背，入室前，所著皮鞋，所繫腰帶，皆爲監視兵勒令脫解，留置外廂。

監視兵詢其姓名，對以「王金標」。我忽憶一年前天津市公安局偵緝總隊長卽此姓名，或卽其人歟？待其坐定試詢之果然。

小眼睛日兵送水來，王（金標）以新來，不諳一切，接取時大遭呵斥，王體似簸糠，伏柵門前不敢仰視。日兵逕以熱水一碗，澆其頭上，如醍醐灌頂，淋漓滿項背。終且未獲給予。日兵去後，王熱淚盈眶，對我言：「我年已五十，壽已中等，與其受此類活罪，莫若早死。」我勸其平心忍耐。

約在午後二時許，王被提出，又過二時久返回，滿面愁苦，兩頰赤腫，告我等渠遭刑訊，臀部負棒傷甚重，兩頰則爲披腫，灌水一壺，胸腔刻作痛不已。言下聲額欲哭，我指段事告渠謂：「此室受刑的猶有重於汝者，既遭逮捕，一切看開些，徒事愁苦，無益也。」

今日飯團，仍爲一個，由宋姓僕役送來，約在五時許給予，晚間一兵給水一次，如此人生，又過一日。

周極欲知外間情形，向王探詢，王頻搖其頭，不直接作答。我以近來經驗獲知，凡係新捕來的，均愁眉纏結，祇就心其生死，受刑，被押日期等問題，方寸中爲恐懼心理充滿，除向人探聽

有關於拘禁期內諸事例外，十九願靜坐尋思，不願與人交談身外各事。比押禁日久，自覺無聊，始能略有傾吐，今王亦然。故我勸周少向其絮聒，待其沉靜後再詢詰之可也。

晚間王向我探問此地規例，我一告之，并就今日日兵向渠頭上澆水事，囑其俟後，凡事當心。

## 八月六日 星期五

宵來降雨，今晨猶蕭蕭不止，牆外的雨聲與秋蟬鳴聲相應和，使人愈爲苦惱。室內水門汀地，受天氣影響，發出濕霉氣，所坐處衣袴皆現潮濕，兼以坐起時久，脊椎骨與尻骨尖，較昔尤痛。今日方知，「如坐針氈」滋味，殆不是過。

早間外面兩留置室，不時鎖鑰響曉，柵門啓閉，料係有人進出，苦於無法探視，心殊煩悶。王來一日，卽已不耐，顛呼「不如死去」。我云「倘得早死，亦大快事，第寇難意在令我等嘗活地獄味道，未必聽我等遂意的死。」

王默唸經祈禱，我笑謂：「斯真「急時抱佛脚矣」，王大慚。」



王自述被捕原因，謂渠向充冀東政府參議，事變後通州保安隊張現田率部反正，殷汝耕逃往北平，真實下落不知。保安隊殺通州日韓僑男女老幼三百餘口，致與日軍結大怨。池宗墨被日方派充繼任冀東長官，代殷收拾局面，移政府於唐山。渠係奉令送一函於天津某方，前日自唐山來，昨日到日租界須磨街投信，爲日憲兵隊捕來。昨日審訊，指渠與張硯田有關，參與張反正計劃。渠實無其事，日人不信，乃遭捶毆。」王述畢嘆曰：「我五十歲人了，前年於天津公安局解職後，被藍衣社嫌疑，已爲日憲兵隊拘禁六十天，所幸彼時待遇尚好，准家下送飯，換洗衣服。且可讀書，但受罪業已不少，今復被捕，除一死外，不翼生還矣。」

我聞王言，曉其已參加漢奸集團活動鄙其行爲，不復向其慰藉。

張硯田爲五十一軍于學忠舊部，被陷於冀東區內，迫不獲已，參加殷逆偽組織，固早料其得機必有作爲，茲聞王言，果不負我人平日期待也。

王少透外間情形，云：「平津我軍均退却，附近無戰事。日軍開進涿州，向二十九軍追擊。天津市內被炸毀處甚多，東車站一帶遭砲火破壞尤甚。天津已成立治安維持會。平津交通未復，唐山天津間前日方通車，然僅屬臨時的。渠由津東站到英租界住所。沿途所見皆由日軍警戒。萬

國橋通行困難，一端日兵檢查，一端則由法租界巡捕搜查，路上行人稀少，景氣更淒涼嚴重。豐台日軍反攻之役，二十九軍師長趙登禹，參謀長佟麟閣戰死。宋哲元、馮治安、秦德純等，退據保定，宋哲元已通電下野，委其軍政權於馮治安。」

我聞此消息，不快久之。王詢我姓名，職業，我姑以某書局職員王○○對之，蓋不喜其爲人，亦不願其曉我本來面目。

午後約在四時許，憲兵送來一日人，年卅許，祇著一連褲襯衣，自肘至膝以外皆裸露。其人被推入室，兩目奮張，對柵外送彼此的憲兵，瞪視以迄於去，坐下後猶氣結多時，不能作語。

新來的日人與王漸通問答，以指代口，就牆壁間書字傳意，我知其人姓井上，係偽冀東政府秦皇島走私品查緝所主任，亦因保安隊反正，被日人目爲彼國的「日奸」，捕來押禁，衣物均爲剝下，僅爲留貼身褻衣一襲。渠在總隊部押禁已五日，今日不知何故將其轉押至此。

晚間飯團仍一個，有焦臭味，且多半冷腐。雨勢未停。

八月七日 星期六

今晨仍小雨霏霏。昨夜迄今晨，頗透涼意，我與周、邵、段等四人，咸係「赤腳大仙」，坐起時固無所覺，入夜則寒生足下，我則以羅衫緊裹，略以祛寒。

王與井上絮絮談張硯田反正，及通州軍變當日情形。井上則謂殷汝耕業已被捕，經解到津日軍憲兵隊拘押，王詢其何以知之？對係得之傳聞。

王告我：「津各報皆已停刊，祇天津益世報獨出版，每份售三四角，報販均藏之袖管兜售，考宋哲元馮治安諸人消息，係渠聞益世報而知。」井上對王言：「日軍已到保定，」我不之信。我詢王天津市公安局長是何人？王對不知。我謂：「以平時巴結日方的情形言，料必屬劉玉書」——劉在程克充津市長時，任津公安局長，此人巴結日軍部甚力——。王不答，揆其意，似默許我料對矣。

午後王忽發感慨之論，謂此次戰事，證以往例，中國終必屈服言和，不過華北老百姓受苦耳。我糾正其錯誤道：「以你觀察，何以知其必和？」王云：「觀於濟南慘案，長城事件，淞滬之役，那次其結果不如是？中國豈有抗戰能力？早晚還不得屈辱？」我道：「你自云五十歲，可以死了。前昨兩日，我聽你說此話，尚覺你過於頹廢，五十歲在西人中正係有爲之年，何能遽言

死。今日聽你說話，覺你思想偏激，且已沒伍，活殊無用，不死而何？」王聞言面紅耳赤，反詰我云：「以大才，對此次戰事，作何觀測？」我知其語含譏諷，但欲戳透此輩小漢好的蒙心油脂，佯作不覺，爲之解釋云：「今次戰端起因，係由於日本欲明朗化華北而未遂。何謂明朗化？若在冀東漢奸言之，是在打倒一黨執政的國民黨，實行東亞兩大國提攜，依附日本而重新建設一政權。亦即所謂華北自治者是。若在日本言之，是欲假華北明朗化口號，而劃成第二個中『滿』緩衝地帶，建設第二個非武裝區域。」此非武裝區域，『包括五省之大，試問中國版圖能有幾何？能任令敵人一而再，再而三於我領土內實行割裂主義。退一步言之！即使我承認敵方要求，誰能担保敵方誅求已鑿，不再要求第三第四個『非武裝區』。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爲存其民族，國脈，一再容忍退讓，要亦有一限度。倘至被逼無路，存亡關頭，亦只好不顧一切而犧牲。自去年西安事變以還，全國含血之倫，莫不漸具國家思想。以往執政者，固可不顧民意，任意屈辱，保持個人權利。今日倘有人於此，冒國人的大不韙，敢於締結喪權辱國條約者，是爲全國的公敵，結果必遭民衆的抨擊，喪失其地位。蘆溝橋事件初發，全國民衆激昂緊張，即其事例。而今戰端既開，殺敵陷壘者，自爲民衆愛戴，退後言和者，當遭共棄。若漢奸輩，則因別具肺肝，以不得

意於政治舞台，謬爲消沉民氣之說，不能以中國人目之矣。以我瞻望，中國雖戰至不可收拾的敗局，亦恐無人敢大胆出來倡和，締此城下之盟。蓋今日世界，我不努力圖存，地球上將無此一國。你猶以爲今日之戰，無異於昔時，空喊幾天抗戰口號，終至屈膝媾和，是則昧於事理矣。王聆畢氣折。

今日以天陰晦，棚外牆壁反射的光線不見，除午笛聞得外，其餘時間，咸於冥案中渡過。

馬桶忽滲漏，尿流滿地，氣味甚濃，使我想起數日前在總隊部被禁時，觸鼻頭暈之馬桶味矣。

飯團仍爲一個，約六時送來，日來挨餓已慣，總之不死即活，聽之而已。

## 八月八日 星期日

今早段出外倒馬桶，歸後報告於衆：天已放晴。

早六時許聞天空飛機飛行甚頻，默想附郭間必有戰事，或者中央援軍開到，向津市反攻，想至此精神一振。

王謂：「我老了，今生自有記憶以來，一天太平日子未過，不如死了乾淨。」我道：「你們儘作些違反向心力的事情，國家焉能太平，你又焉能過太平日子？」王不服氣道：「我前半生何嘗作壞事，近來參加一種政體，也不過因爲中國沒好首領，氣憤而出此。」我道：「你又錯了，聽你說話，是不滿意現在的中國領袖。中國近幾年內亂不已，十九都爲一般人懷此心理，以爲某也不配當領袖，某也應當打倒，打倒他，我來幹，或者打倒他，捧某人來幹。試問他不行的去處何在？我行的去處何在？某人的去處又何在？細加比較，則可知他的『不行』，正是我的『不行』，也就某的『不行』。我不是國民黨，我不是替國民黨和蔣委員長張目，我也不是崇拜英雄論的。但我覺得國民黨弄不好中國，蔣委員長不配爲中國領袖，則現時誰又配爲領袖？什麼黨可以領導民衆？復興中國？殷汝耕配爲領袖麼？大亞細亞主義，大同主義，王道主義，可以爲中國復興的主義，可以用爲結成政黨領導民衆麼？恐怕你也未必云然。所以我勸你老兄還是平心想想，少作些減少復興民族運動的壞事，則日後自有太平歲月過。」王無詞以辯。

近午有日憲兵同一便衣人來，提王出去，便衣人似非憲兵隊中人，觀憲兵未見，與王領首示意，至晚王未回，想已釋放。

邵談：「渠被禁總部時，室內三人，其中一人尹姓，係一洋車夫。盧溝橋事起，憲兵隊急於覓漢奸充偵探工作，有人荐尹於該隊，令化裝赴宛平刺探我方軍隊虛實，尹不敢往，後爲日方查知，將其逮捕，拘押九日，提訊兩次，一次除灌水外，以巨槌擊其頭顱，顛門爲裂，流血數碗，昏厥三四小時，始甦。一次以皮鞭痛抽，兩脅無完膚，一息僅屬，日人以其已死，委之地上，逾時得甦。當日匍匐歸留置室，偃臥數日，方可動轉，迄渠移押此地之前一日，其人方經原荐主保出。」我道：「無知愚氓，枉顧利害，誤爲日人可親，供其驅使，應受此教訓，不足恤也。」

井上漸與我等以手代口，書漢字談話，所談爲中國飲食等項。

晚間兩日兵來柵門前，向我及段索長衫一檢查，我不悉其何意，與之，至夜未還。

## 八月九日 星期一

今晨愈透涼意，我的羅衫被日兵索去檢查未還，致我於早四時即凍醒。井上臂脛悉露於外，冷益甚，頗罵「憲兵隊無人道的同情。」

地氣潮濕，蚊蚋漸生，雖在書間，亦不時襲來。我等無事，則從事於殺蚊工作。

井上以木屑書字於牆上，視之則係詈天津日憲兵總隊長藤井無人道正義，蹂躪人權等語。殆因被禁數日，氣忿不出之故。渠又與我談，渠被捕原因。「蓋渠充偽冀東政府秦皇島查緝所主任，藤井則與部下包庇走私，偷漏偽冀東查驗費，渠曾破獲數次，且當將其事詳於藤井上憲，藤井因以獲譴，彼此結怨。此刻保安隊反正，藤井乃乘機陷害，云渠與謀，將其捕來收押，衣服并亦剝下，極其虐待能事，渠自度須被禁三個月，似此種挾怨報復行爲，蹂躪人權，渠謂苟有自由之日，必訴諸公理。」我謂：「誰說日本軍人正直無欺，以你事爲證，當知『天下烏鴉一般黑也。』井上受我譏諷，頗悔失言。」

十時許日兵送還我及段的長衫，并向我致謝意，我檢視我衣，已滿是泥污，我恍悟昨夜日兵索去我等衣衫，非爲檢查，殆供化裝之用，所以此刻還我等時順便言謝也。

午刻饑餓難挨，竭力忍耐，至萬分難忍時，則尋些語頭，和諸人閒談，藉以忘餓。我恐被長期拘禁，不諳日語，有時不便，故就應用應急之詞句，與井上交換學習，井上固少懂華語，渠亦因無聊之故，對此贊同者也。

約近午後四時許，日兵送來溫水一次，每人飲得少許，略壓饑火。



午後約在六時許，宋姓僕役，送來飯團，既冷且臭，直不能吃，我與井上各略噉數口，即贈與他人。段、邵等則不管冷臭與否，吞嚙盡光。

我見監視送飯的日兵，係昨夜向我借長衫之人，知面目比較和善，乃要求渠轉陳於總隊部，准我等支用各個存在隊部的錢，買購食品，否則須日給飯團兩次，菜蔬少許，若冷臭飯團，莫如不給。我要求時，操不完全的日語，僅能達意，井上則由旁補充，該日兵領首，允爲代陳。此爲我自被禁後，初度向日監視兵直接辦交涉也。

夜間，我等已倒臥，忽柵門啓開，日憲兵數人，送來一日本老人，衣帶，皮靴，照例被剝脫置於門外。該老人入室後，坐於我右側，須臾覺坐席潮濕，翻視我臥處，鋪疊雙蓆，且覺乾爽，以命令口吻，令我挪開一位，俾渠坐臥。我告以「我被禁已廿二天，自遭拘留於斯，即坐臥於此處，爾今日新來，無權令我讓地位於爾。俾爾先我被拘，我於今日方來，則我亦不能強汝讓出臥蓆與我，」該老人理屈不言。

約十時許，小眼睛的日兵值班，隔柵門詢問「誰是新來的？」時日本老人正坐馬桶，未即應對。小眼睛日兵連問數聲，方由井上代答。小眼睛日兵疑日本老人輕視渠，大怒，啓門入內，力

披該老人頰兩記，清脆震耳，迄該老人鞠躬服罪方叱罵而出。我於此頓覺日軍人氣燄凌礫，有似我國軍閥擾攘時代軍人的氣勢，任意欺凌編氓者也。

（以上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寫於天津）

以上「前紀」及「本紀」（由七月十八日，迄八月九日，）均係獲得自由後，寫於天津，逃來漢口時，藏於餅乾盒內，過塘沽，烟台，戰戰兢兢，唯慮發覺。及今思之，猶有餘悸也。以下則爲來漢口後繼續追紀。

## 八月十日 星期二

今日仍未放晴，留置室後牆，因連日陰雨，已透潮濕，早六時許被喚起後，彼此晤對，每人均滿懷苦鬱，默坐無言。

約八時許，小眼睛日兵上班，立於柵門外向內窺視，對昨日禁閉的日本老人觀望最久，似對其昨夜未能恭順應對事，猶未忍置。日本老人則俯首至臆，不敢仰視。許久小眼睛日兵見無覺可尋方去。

日本老人與井上談話，涉及戰事，至得意處，睨我作鄙夷笑。我覺此種精神上所予之難堪，較任何爲甚，避其目光，僞作不覺。日本老人竟不放鬆我，操不純粹華語，用一種輕蔑口吻道：「喂！你們中國打敗了，宋哲元跑啦，保定完啦！濟南完啦！北平天津統統的完啦。日本兵大大的有，日本飛機大大的有。」我冷笑道：「我明白，我早已知道。」井上亦滿面狡猾得意，對我輕侮道：「你是抗日的，你不能放的，憲兵隊要押你半年罷，戰事完了，你的出去的有啦！」我覺有糾正此輩膚淺日人錯誤觀念必要，乃以字代言，書字於席上闡導之，告以：「中日此次戰爭，不同往次，以往是衝突，是局部的戰事，容易解決，此次是全面衝突，中國人爲爭『民族的存亡，國脈的斷續，』要通國民衆團結，抗戰到底。戰事非短時間所能解決，至少要一年以上。此次開戰，最初三個月，日本要佔優勢，甚至中國丟了山東、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三個月以後，中國要佔優勢了，因爲抗戰日久，中國的力量，越發堅固，軍隊的經驗也越多。日本空軍海軍固較中國爲優，但中國土地廣大，戰綫展開，日本空軍既不能收多大效果，中國要放棄沿海各省，日本的海軍亦等無用。三個月後，國際情形，亦許有何變化發生，因中日戰爭，或者難免掀起遠東大戰。華北向爲日貨最大銷場，戰事發生，商場停頓，城鎮毀壞，民衆流亡失所，顧命不暇

，豈有購買日貨之力，是此次戰端開後，日本經濟實業，皆蒙鉅大損害。戰事假如延長，日本經濟首要崩潰，最後勝負，殊難預斷。」井上及日老人瞠目無語。我知此一番講話，已征服此「妄自尊大」之兩日人心理矣，爲之一快。

日老人睡一宵溼地，卽患腹瀉，我基於人道觀念，令段移一席乾地，囑日老人坐其外側。日老人對我稱謝不置。

同是日人，井上則體力不能支持，乘監視兵不在，卽倒臥休息。日老人腹雖痛，仍疊股而坐，毫不动摇。

旁午忽聞最外間留置室中，有人高呼我姓名，我趨至柵門旁，側耳諦聽，覺聲音甚熟，測知監視兵必不在，乃大聲詢其人姓名？方知是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君。渠恐我聽不清晰，復高聲告我渠係在特三區萬國橋附近被捕來者，拘押已五日，已訊過一次，捕渠理由，亦爲抗日。渠反詢我情況如何？我告以尙安。談至此門外皮靴聲漸近，知監視兵已來，急打斷話頭。歸坐後靜思，此次戰事爆發，平津陷落，從業於新聞紙的報人，被捕者將非在少，髯公君，我固知之矣，其非我所知，禁閉於他處者，難保無我的熟識人也，心頗怏怏。

午後二時許，憲兵監視中國僕役，送來飯團，唯無日老人份。井上吃少許即擬贈予段，日老人佛然變色，責井上何無邦人情誼，彼猶無食，何不贈伊？於是井上復將飯團取回，改予日老人，渠始無言。

靜坐中間外間留置室，有人似患重病，呻吟聲極大。日監視兵不斷叱其起坐，禁止倒臥，另聞修等代爲懇求寬許之聲，則不曉何人染病矣。旁晚一窮兇極惡的上等兵——測其係此間監視兵頭目——植勤，來往巡視不停，外間留置室似有人犯規睡覺，爲其所見，大聲叱咤，并聞取鑰匙開門聲，我室諸人均屏息傾聽。果未幾聞得捶扑聲，被責者哀呼聲，懇求饒恕聲，歷時許久，方聞得鎖門聲，閤柵門聲，始知停止敲擊，大家至此，方長吁一口氣。未幾最外一間留置室，似亦有人違規倒臥，爲日兵開門進內大打，被打人慘號之聲甚戾，我等聞之，均愀然變色，悲痛萬分。

晚六時許睡下，正朦朧中忽爲日兵踢門喚醒。正不知何故？少時則見兩中國僕役，提一鐵桶熱飯團，另一鐵盆內盛馬凌薯增豆角的蔬菜，放於門外，每室給菜兩碗，每人飯團一個。自七月三十日以來，已十一日，每日祇給食物一次，且無菜蔬等品佐食，今晚特別贈予，在我等囚人視

之，不啻盛饌，均迅速吞下，食入腹中，僅足三分飽，反悔吃得太快，未能細細咀嚼飯菜香甜滋味。甫吃畢，每人給溫水一碗，飲畢的人，即被令倒臥，時則汗津猶遍體焉。

夜間爲樓上聲音所擾，睡不寧靜，惡夢殊多。午夜覺醒，思潮起伏，至爲煩惱。此時樓上留聲機聲音傳出，更闌人靜，分外清晰，覺「人在天上，我在地獄」，苦樂的情形，懸殊有如此者，恨急至欲躍起破門，與倭仇一拚。是夜輾轉至翌早四時許方入睡。

###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今早大雨，睡夢中因兩足寒涼而凍醒。水門汀地潮濕氣上昇，腰部以下，爲濕氣所侵，濕濡至不可耐。頭枕蘆蓆，無論仰臥側臥，皆覺後腦及耳根作奇痛，延挨至六時許被喚起，坐聽秋虫鳴於牆外，蟋鳴於屋角，燈光之下，周視在押諸人，髮鬚蝟長，垢面赤足，倍增淒惻。

屋角因陰雨連綿，已滲入潦水，蒼蠅蚊蚋蝟集，繁衍漸多，我等羣力撲殺，牆壁上縱橫滿是蚊蚋屍體。雖如是，仍不能減少什之一，靜坐未逾數分鐘，即遭吮吸攻腫多處矣。遙聞隔壁手掌擊壁聲不絕，估料亦在從事此種工作中。

懲於昨日隔號因白晝睡覺之被打，雖身體疲憊，不敢倒臥。勉強依壁假寐，未幾入睡。睡中頭部失却支持力，垂於肩際，身軀亦不覺顫縮，迨歷刻許醒轉，頸項幾不能轉動，臀部以久坐不動，亦已麻木，少一欠伸，痛楚如同椎刺，逾時始少愈。

周謙、邵冠祥、井上均疲憊倒臥，此時因外間雨聲浙瀝，監視憲兵復着水靴，出入脚步放輕，毫無聲響，在諸人均未注意時，監視兵突至，叱咤一聲，有如霹靂，周、邵、井上急爬起已不及。監視兵氣急敗壞般奔出，少頃偕另一兵至，啓門入室，用力踢周、邵、井上三人，并以槍托擊三人頭部，井上告以「渠是日本人」，該兵頓住手，唯對周、邵二人，仍痛擊數下，方悻悻然罵不絕口而出。邵、周被打，淚盈於眶，我雖萬分悲憫，奈找不出一語可資慰藉，祇寄以同情目光而已。

我室諸人，因、周、邵井上的被打，遂皆不敢倒臥，偏是心理作祟，愈不准睡，愈想倒臥。彼此坐久，咸懣懣無生氣，在此室外雨聲如注，室內一燈如豆，真不辨是何況味。

旁午聞外間兩室柵門開啓，喚人外出，默數約六七名，并聞得呼劉髯公之名，我深盼劉獲釋放，渠可爲我家下傳遞一信，蓋戰事發生後，我家老幼，遭逢亂離，猶不曉情形如何？我六旬餘

老母，一方爲牽掛我的安危，一方爲耽心戰亂，憂心必定如焚，設得劉傳一消息，亦可上慰老人也。

午後二時送來飯團，每室并給刺菜一碗，業已腐臭發酵，大家飢不暇擇，吃牠乾淨。

下午雨勢時落時輟，室內陰霉氣益重，呼吸漸不可耐，牆角滲漉的水愈多。

周生虱子，似頗多，無事則剝掉衣服尋找，時聞其咯噎咯噎聲，使人聞之膚起鷄粟。日老人不願看，制止周尋捉，周不聽。

晚八時許仍每人給飯團一個，佐以日本鹹蘿蔔一片，由昨日起，日給飯團兩個，殆已成定例。我室諸人均謝我前日交涉之功。

睡倒後，靜聞蟬鳴，又鬧心緒，挨遲至午夜方睡着。

## 八月十一日 星期四

今早微晴。晨興後，聞外室病人啾聲不已，且不止一人，我意必係孫寶山因傷勢轉劇而病倒，囑段於倒馬桶時一爲留意。但段歸來，謂日兵催促快走，未能窺明。

九時許戴眼鏡的長身日憲兵，——初次提訊我的，故對其面貌認識最清——來我室，向內探



視，未幾走去，於隔壁提走數人。旁午隔壁似行消毒工作，日本僕役偕中國工人數名在內打掃，許久方畢。

自顧身體，已消瘦許多，尤以兩腿筋肉鬆懈，已失却壯健姿態。西裝褲未被禁前袴腰恰好扣環腰際，今則肥大不復可體，略一緊束，則寬餘半尺。以手撫摸兩頰，亦無復肌肉，思及一國破家亡身作囚一事，不由黯然。

飯團午後三時許送來；新陳飯合作而成，體積較前爲大，仍給冷菜一碗，我吃極少，分其餘於邵、周、段三人。午後五時許復送飯團，吃畢令即睡下。諸人猶未睡穩，突聞外室革履聲雜沓，并聞啓柵門聲，旋有兩人被送入我室，一人身高，頭髮蓬蓬連鬚鬚滿嘴臉，一人面清癯，身瘦小，髮作螭屈形。兩人入室，我令坐於我右側，面清癯者與邵冠祥打招呼。我俟憲兵不在，詢其姓名，周謙代答，面清癯者姓名邵遜伯，原充南開中學圖書館員，亦係七月十九早捕來，一直被禁迄今尚未訊問。連鬚鬚者姓名邱寶山，爲侯家后寶生戲園經理，係先我一日被捕來。邱在總部時，押禁於我隔壁，彼此均知姓名，並未晤面之難友也。一經提及，分外親近。

邱告我渠被押在隔壁，同室共七人，有二十九軍被俘的排長朱姓一名，士兵李某一名，另外

三人，則爲段福成同鄉的蘇月亭，新天津報社汽車夫姚元太，及殷汝耕的妻弟井上，——殷妻係日婦，——今因姚元太患霍亂病甚重，憲兵特行隔離，將伊與邵改押於此室。餘人則送入外間；唯井上則帶往總隊部，是否即釋放不可知。邵——遜伯——言外間留置室較小，但頗乾爽，且因臨近房門，透入光線，可得覘得陰晴。此外尤有特別優點，即消息比較靈通，凡最外間及此一間室內人犯出進，悉能望見，不似此一間僻在一角，一切消息不通。我等聞之，殊生羨意。邱告我姚元太被禁係受其主人所累，日人并未搜彼，故伊身邊猶存有二十餘元錢，并報紙一份。聞姚談，外邊情形甚亂，各租界非通行證不得通過。我們軍隊在滄洲一帶。天津市河北等地貧民肆意搶劫，有許多地方爲貧民搶光。

邱又謂：「渠昨日曾借姚錢一元懇日憲兵許買大餅吃，因日來雖日給飯團兩個，仍不足十之三飽，飢餓難忍，擬買大餅充飢，但錢爲日兵取去，云爲存起，結果大餅則未買得。」

今夜因邱、邵——遜伯——的來，并傳入許多我等願聞的消息，我室空氣，轉呈活躍，井上亦藉知隔室尚禁有其族弟。故談至深更方各入睡。

邱睡時鼾聲甚大，我時爲擾醒，終以疲極，略醒復睡。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早仍大雨，起坐時掀簾視地上，因後牆雨水滲入，已呈濡濕，而近牆處，水浸較久，呈泥漬狀。大家均就心雨勢不止，則室內必滲聚漸多，至於不能坐臥，默祝天氣放晴。

段好吐唾，每於日老人身後向外唾痰，頗惹日老人的不快，最後一次日老人竟瞪目怒視，罵段「××蛋」，「媽拉個皮」等語，我大怒，加以干涉，告以「在此室內，無論中國人日本人，皆屬留置犯，照留置室規章，不許有吵嘴罵人情事。段如有妨害公共衛生行爲，只可進行勸告，如其不聽，可報告憲兵，汝不能擺出日本人氣勢，對中國人亂罵，且具有日本留置犯身份優於華人意。」「日老人厲聲謂：「我罵的是他——指段——」「沒有罵你，你爲何說話？」我道：「他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罵中國人卽不許，你如再罵，我卽報告憲兵制裁你。」日老人盛氣道：「你報告罷，我不怕。」此時同室的邱、邵、邵、周等人，皆勸我勿抗爭，因爲日本人終歸偏袒日本人，爭執結果，是我們無利的。我大聲道：「我們被禁此地，其原因爲抗日，他們——指日人——被禁原因，自屬被憲兵隊認爲妨礙其本國軍事政治行動的，在日憲兵隊心目中，已不

認他們是日本的好人，我們和這種壞人爭理，有何畏懼。我們禁居此地，受盡憲兵隊的虐待，業已夠了，焉能再受他們這種壞的日本人侮辱。」井上初時見我爭論，頗有不平色，陰擬助日老人。至此氣折，日老人亦聽懂我語，爲之怯餒。竟半懇求式對我道：「我罵一次，下次不罵了。」

我道：「你能不再罵，我們當然不爲你報告於憲兵。」此一幕爭論，日老人遂爲我屈服。少時憲兵巡視到來，日老人告以此室有人任意吐唾，不講衛生，請求制止。憲兵乃向大眾宣告，務要保持清潔。當日老人與憲兵講話時，邱等疑其對我有何誣陷，爲我捏把汗，我料定日老人不敢出此，後釋明其意，果無隻字涉及我與其爭論事。

近午日老人被捉走，井上告我該老人係犯偷竊軍用糧秣嫌疑，未必即釋放，或轉送警察署羈押。

今日室內空氣頗翕如，憲兵巡視鬆懈，大家低聲談話講故事殊歡，邱告我「渠被捕係受漢奸袁某陷害，渠以私仇與袁結怨已久，唯表面則無裂痕。七月十八日袁派人邀渠至日租界福仙池談話，渠未假思索即往，見面未交數語，渠心覺不安，作別下樓。詎樓梯畔預伏有便衣憲兵數名，攔阻詢問姓名，不容分辯即捕來。到憲兵隊略訊一遍，曾問渠家財若干？渠對以向無積蓄，因此

被類數下。自彼時禁閉後，迄今未訊問，渠自分到此後絕無生還望，故有數日憂愁不食，今日日食，覺死則死耳，不進飲食，適自尋苦吃，所以放懷飲食。奈食量甚大，日給飯團極小，餓的耳聾眼花。最奇一事，即被禁以來，今已二十四五天，竟未一次大便。」邱又談：「渠自小受苦，曾積資開一錢莊，以目不識丁，遭賤房拐騙而歇業，今設寶生戲園鋪口，安分生理，孰又料到災出意外？」邱談話時，頻以手撫摸其左膝，膝蓋骨以下，黏以白紙，血透紙背，殷紅至不忍睹。我詢以故？對以因昨日犯規倒臥，爲一兵大打，膝骨則踢傷，脛骨露出，恐成殘廢。我因其言，忽想起昨日外間憲兵毆人事，深爲悲鬱。

邵——遜伯——告我：「渠充南開中學圖書館員已數年，七月十九日早六時，正在學校宿舍睡覺，忽來兩便衣華人，云奉警察第一分局命，請其往講話，渠隨之行，不料竟到春日街憲兵總隊部。初來時，除詢問姓名年籍，搜索身體後，即未詳訊，一直押禁迄今，不知有被釋之望否。」

邵——遜伯——雖係南開圖書館員，知識甚低，邱則係「下里巴人」，斯二人蓋均昧於事理，國際情形，戰爭起源，我如「生公說法」，復就以前對王金標孫寶山等談者，略爲講述一些，期其曉然於民族鬥爭的義理，中日戰事的趨勢。

午後三時送來飯團，并冷菜。吃畢彼此講笑話故事，以遣煩惱。井上有時則大談其「吃經」，對中國菜餚極盡其食歷。

午後四時，忽聞外室人聲雜沓，并鑰匙聲響，不明何意，旋見數名憲兵綁送來形似工人的二名，啓柵門推入我室內。兩人入內後，驟帶來一股奇臭，中人頭痛。乃令其坐於一角，以示隔離。唯氣味充溢一室，久而不散。我室今日已住九人，除濕地不能坐臥處外，頗呈擁擠。

新來兩人一姓王，是油漆工人，住河東大王莊，數日前行經郭莊子遭日兵捕來，指渠天津事變時，曾搶日軍郭莊子糧秣場。一姓李係北平雙合盛啤酒廠工人，因北平事變，擬逃津暫避，在津郊被捕，指爲軍事間諜。兩人均僅略訊。即禁押於海光寺兵營內。在彼處被禁的約十餘名，飲食無人給予，有時祇給冷飯少許，不給水喝，有時并飯亦不給。曾有四日大家斷絕飲食。飢渴至於垂斃。留置室在兵營後進一倉庫內，牆壁高厚，盡十餘人力量呼喊，日兵亦不來看，有時即使喊來；略詢即去，終無何結果。留置室小人多，擠得通身汗出如雨，且不能倒臥。有數人實在飢渴難挨，乃合力以破碗剗開後牆，越獄逃走。牆外則係水沼，不善泅水的被溺幾斃。夜間海光寺軍營，有軍犬逃狩，聞聲狂吠，追逐，有數人遭日軍及軍犬追獲，得脫逃的不過三四人。李則係

逃至中途而被捕回的。凡被捕回的，日兵則綁於木桿上，嗾犬狂噬，或以皮鞭痛打，有數人被擊重傷，不能起立，李則指示其袴，已破損不堪，言是當夜被打及遭犬撕毀者。王并令其脫衣出示傷痕，兩脅兩肩已無完膚，我等聞見後，皆不寒而慄。

晚八時送來飯團。惟每人給水半盂，被催快喝，水熱燙口，衆人咸一頭大汗，少飲些許而罷。

夜間狂風雨。一覺醒來，覺有人行於水中，其聲特異。開目視之，則見新來的王蹲於牆角周身淋漓，如落湯鷄。水由衣角滴答而下，流滿地上。我詢以故？對以牆外滲水已多，蓆下沖積寸許，渠在睡中爲浸醒。我揭蘆蓆視之，果汪洋一片，瀦水甚多。邱所臥處亦有雨水緣壁流來，但猶未浸透蘆蓆。我乃囑王臥於邵周腳後，螻蟻如蛇，勉強倒身，蓋免憲兵的無禮叱罵也。

## 八月十四日 星期六

今晨雨勢仍未止，早四時許，邱被水浸醒，衣褲盡濕，見王避於邵周腳後，大致不滿，咎其爲何不將其喚醒，我極力爲之解說始已。邵周因不能伸足而臥，驅王他移，我亦加以勸說而罷。

挨至起坐時，我等方向憲兵說明室內瀰水，不可坐臥，要求准我等淘乾。彼形似班長的兇惡憲兵，滿含怒意，啓柵門遞進一鐵箕，令淘水於馬桶內，渠則戴一防毒面具，在門次監視。我等乃通力合作，淘乾積水，傾於外面。隔壁兩間，似亦進水，乘間亦要求淘出。遙聞鐵箕觸地聲，水注馬桶嘩喇一聲，經久方畢，想兩室進入雨水，必較我室尤多。

王談「河東郭莊子，原有日軍倉庫，堆積米麵甚多，天津戰起，保安隊奮勇進攻東車站，日兵不支敗退。郭莊子倉庫米麵未及移搬，附近貧民遂乘機搶取，未半日即光。七月三十一日，日軍反攻得手，以大砲向郭莊子方面猛轟，「良莠不分，屋宇皆平，」事後復在附近放卡，邏捕行人，強指爲搶倉庫犯。又談：「東車站秩序甚亂，市街滿屬日兵，行人通過特三區，特二區，金湯橋，爲避危險，悉購日旗。現有一種人作投機營業，專作紙旗，繪以日徽，利市三倍。但持旗者過多，爲日兵及朝鮮人所遇，即行撕毀，對持旗者拳腳交加。橫受毆辱者不可數。英法租界仍關鐵柵門，無通行證不得通過，地方情形極亂，警察局長爲劉玉書，因舊警察局於七月三十日爲日飛機炸毀，目前暫於特二區袁家大樓辦公。警察皆徒手，佩新符號。各街巷搶案日有數十百起，入夜更甚。河北一帶居戶，皆不能免，「警察雖知，無力維持。晚八時許即戒嚴，除有要事者



外，殆無人敢出門也。」

我問以外間有無戰事？王不能作確答，祇云聽得我方軍隊，現在楊柳青，馬廠一帶，以近郊雨水甚大，積潦數尺，卽日東局子飛機場亦被溼，無法通行，故與日兵對峙中。

今日大家仍談故事及軼聞，以消磨時光，邱爲講其梨園中軼事，頗有趣，彼此精神不疲，渾忘坐久的苦矣。

午間少晴，聞得飛機聲，我自被禁於此地，已多日未聞得此聲，冥想或者戰事轉緊？我軍自楊柳青攻進乎？思至此殊爲興奮。

飯團午後二時許送來，小而且腐，并鹹菜，剩餚亦無，勉進少許。新來的王李似在海光寺忍飢已久，得食時，吞嚥甚狼虎。

地氣翻潮，坐未久衣褲盡濕，我的一件羅衫，月來作枕當被，污穢殆徧，白已變灰，襯衫亦汗垢充盈，失却本來顏色。顧視其餘諸人，所著衣褲，亦無不垢污充積，行鐵不堪。

六時許送來飯團，并給冷王瓜片一碗，九人圍坐一起而食，至爲擁擠，王則爭先撥得一些，放於破紙上自往一旁而吃。我正手捧飯團，感慨養生之際。忽聞「咯噔」一響，如有人吃着沙粒

，舉首尋覓聲音所自，則見王下顎拖垂，涎涎流淌，以手指口，「呀呀」對我呼叫。我問何故？王勉強對以「下巴掉了」。我大驚，急與眾人聚視，見王以手托擊，二目流淚，業不能作清楚言語。時監視憲兵猶在門外，乃挽井上代爲聲述，祈求派醫救治。不料憲兵聞後，反認爲奇事，呼來同儕，俯於柵門內窺，皆大笑不已。小眼睛憲兵則告以「無妨事，睡覺就好了。」似班長的兇惡憲兵，則令吾等爲王揉托，云一小時後即可按上。其餘各兵，七言八語，悉屬戲侮。時王已痛得額汗滾滾，哼聲不已。我處此環境，悲憤填膺。逕代王要求，速覓醫治療。并脫下我結婚的指環，懇其准許典質，用爲醫藥費。我并煩井上爲說明：「中國理髮師」長於此種醫療術，如能覓一人前來，所費一二元即可醫好。憲兵等不許，云時候已晚，無法尋覓。如該隊軍醫前來，可爲治療，否則須俟明早十一時前後，再爲找一「理髮師」來。小眼睛憲兵，堅令我等爲之揉按，并作許多姿式，令我等彷徨。邵冠祥小語告我：「王先生，我學過水產，曾看見許多魚下顎骨，係有一環狀鈎，如能端正上去，即可按好。」我道：「你既明白，不妨試試，」於是邵令王仰臥於地上，自邀周謙協助，兩手力端王的下顎，王大呼疼痛，邵手軟，力爲之緩。復又勉強按數次，均告失敗。我恐強行按揉，或出其他毛病，勸邵住手，邵赧然歸坐。時王流涎愈多，兩顎紅腫，哼

聲不斷，我等爲此煩惱空氣籠罩，皆愁皺雙眉。王以痛極，跪伏柵門次，冀憲兵垂憐，爲喚醫治。適兇狠的憲兵班長值勤，大聲叱罵，勒令睡下。王不得已，乃茹痛歸臥，一宿呻吟不已，聞以午夜雨聲，愈令人加倍憂鬱。今夜我一宵竟以刺戟過分，目未交睫。

## 八月十五日 星期日

今晨雨勢未止，牆角復滲入雨水盈寸。外間兩留置室在今早三時許即因雨水滲入過多，均被浸醒，呼喊憲兵准許淘水。經過許多時間交涉，及受了許多詈罵，方得一兵之准許，開門送進鉢箕，仍令向馬桶內傾倒。但不准出外傾倒馬桶。我室亦乘間要求，照例於淘乾後，不管地上潮濕與否，即被強令睡倒。濕氣上蒸，週身皆是水潤，苦不可言，明知任何要求，必不獲許，亦只好輾轉泥濘中挨盼天明。

王拖垂下顎，口涎流注一地，痛楚之狀，爲之凄然，姑令其以手自揉，但渠畏動，只有苦臉相望。

早七時始被喚起，今日天雨，地上又濕，可惡的日憲兵，知我等臥於濕地不耐，盼望早得坐

起，竟故意捉弄，使我等多受一小時濕濡的罪。大家坐起後，咸衣袴濕透，如在水內取出者矣。牆外雨絲風片，虫鳴不停。附近街道中，時有載重汽車通過，泥水飛濺之聲，連朝雨勢如何？想像中可略得之。

邱告段，與段同時被捕的蘇月亭，前在憲兵總隊部與彼——邱——禁於一室，其後被提訊，當晚未歸。日前忽又送入彼一室禁閉。據蘇自云：「當日被提訊，指係河南駐屯的中央軍間諜，窺雖力辯，日人不信。遭灌煤油盪水兩大鐵壺，頭部亦為打破出血，兩肋皆受棒傷不能轉移，刑訊歷三數小時方住手，是晚送往海光寺禁押。彼處禁有中國人六名，中有三人，已被禁半年餘，髮長披肩，類如女子，在彼禁閉六日，不知因何又將其轉解此處？」邱又告段：「蘇月亭，王振海，與你——段——，三人本為一案，乃供訴人各一詞，遭日人疑，均不免被打。」段一廿餘歲少年，僅具高小知識，經驗缺乏，得邱轉述蘇月亭情形，悲苦欲啼。

近午我囑王逕向憲兵要求，實行昨日諾言，為找中國「理髮師」治療窺下顎，王跪於柵門向憲兵哀懇，則遭叱罵，厲聲道：「不管」。王至此絕望，只有以手托擊，時呻吟其苦痛的淒聲。

井上午刻被提出，逾一時許送回，已衣著整齊，不復袒裸。據其告我：「憲兵分隊長池上少佐已昇調，新任隊長未來。池上與渠有舊，代向藤井總隊長關說，限其明日離開華北回國，二年內不得再來作何事業。衣服則發還，渠實不願回國，因回國即失業，將無以爲生。」渠言及失業時，已眼圈紅潤，欲哭矣。我覺此次日軍闕對我無端侵略，致其僑民遭受鉅大損失，結怨於民，窮兵黷武，殆自速其覆亡也。

三時許飯團送來，雖係冷飯做成，但大於往日一倍，并給剩菜半碗，邱、邵等今日得吃少半飽。王以下顎未按好，祇能飲水少許，飯不得進，其應得之一份，爲邵等所分吃。

邱偷告我：「蘇月亭，王振海實是販毒者，段爲蘇螟蛉子，確是印刷工人。此三人由河南彰德來，本意購毒，藏於段所買的印刷機器內，運回彰德圖利。被憲兵隊捕來，不敢直供，恐解往中國法院，按律槍決。故詭詞以供，說是棉花搗客，詞不一致，遭日人痛打。彼於蘇談話中得此證明，恐此三人再度提訊，不說實話，仍得被打。」

晚七時送來飯團，已較午間送來的小二倍，兩次平均，其量仍如平時，日人算盤甚精，絕不肯使吾等少得安慰。今晚總隊部日本酒保及中國廚子均來，看我等如豬食物形狀爲樂。所給冷菜

，盡是殘湯，廚子自柵門孔隙以手抓潑，碗小不能容，流滿地上，我等人人咸淋漓滿手。宋姓僕役送進沸水，每人半碗，滾燙不能立時飲下。憲兵與日本酒保均催促「快喝」。而中國廚子尙某，尤爲可惡，較憲兵催促更急，并說許多不中聽話，如「快喝，快喝，這不是在你們家裏呢，喝大碗茶，有人侍候，」等語。我怒急瞋目視之，伊略有愧怍，始閃過一旁不再說話。

沸水飲下，通身是汗，衣袴水濕未乾，又被汗透，真不成其衣袴矣。憲兵迫即睡下，沒奈何，只好不顧濕汗而臥。今夜情況如此，豈能闔目？吁！

##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今早雨停，段外出倒馬桶歸來講，陰霉甚重；恐午後仍將落雨，大家迴顧坐位潮濕，聞言後咸爲之怏怏。

牆角滲入雨水又積寸許，蚊蚋漸次繁殖。吮人肌膚作奇癢，少不留意，即不知何時何處墳起一塊。馬桶油漆與臭味混和，另發一股奇臭。且不曉何時滲漏，流尿滿地，與滲入的雨水間和，室內大部竟汪洋一片，大小便均得涉水而赴之，致每人兩脚泥污不堪。我的衣袴，汗膩潮濕，發

出臭味，略一俯首，則衝入鼻觀，默思此際之我，直如一腐臭鹹魚矣。

忽聞飛機聲甚急，往復經過屋頂，大家均屏息以聽，認爲附郊必有戰事，或係王所言，我在近郊的軍隊已進攻歟？

十時許忽柵門開啓，一便衣憲兵頭目，指揮四五名補助憲兵，在門外監視，喚我等出室，并囑各攜帶衣物。我猶認爲牆角滲水，係騰出屋子修理。詎在門外站立少頃，即爲分別關入外間兩留置室。邱、邵、冠祥！井上、李、王五人，關於最外一間。我與周、段、邵、遜伯！則關入中間的一室。我甫僂僂鑽入室內，即嗅得一極強烈辛臭氣味，衝入腦海中，人殆欲暈厥。此室預禁有十一人，面積僅及我等所居的留置室五分三大。默度至多長祇丈五，寬祇丈二，容十一人，已屬毫無隙地。後窗砌死，只一柵門孔隙可通空氣，室內空氣已患缺乏，呼吸者悉爲炭氣。突增我等四人，愈感擁擠苦熱。勉強擠得尺許地坐下，忽聞有人呼「王先生」，尋視之，方見牆角蹲居一人，面色如臘，慄慄若垂斃者。細辨多時，始知是新天津報館汽車司機姚元太。我因常坐該報汽車，故渠識我。當時頗驚相遇，詢其被捕經過。姚告我：「係開車送其社長——劉警公——到法租界辦事，經過特三區，遭日本憲兵攔截，沒說什麼，即押至春日街憲兵總隊。渠與其社長分

禁於兩處，數日前送來此地拘押，前日曾患腹痢病，呻吟兩日，今已略痊。」我至此始曉日前聞得隔壁病人呼痛苦聲，乃姚也。我詢劉髻公何在？姚謂：渠被禁於此後，得知其社長押在隔壁——最外的一間——前數日見其被提走，不知是釋放？抑係改押別處？我道：「劉如被釋，汝自無事，亦可望放還了。」

坐未久即頭痛欲裂，想係養氣缺乏，室小人多空氣不流通故。默察同室的人，除姚外，見赤背而形削骨立，具鴉片老槍資格的七人之多，其中有兩人年事約五十外，咳嗽不已，若不久於人世者。七人之外，則有兩少年，一似工人，一似學生，另外一人約四十許，「獐頭鼠目」，着西裝，服飾較為整齊，對人不敢作平視，如有愧怍行爲，疑人見其肺肝者。我覺此室諸人，只此一名特別，陰注意其舉措。但自我入室，餘人皆與我談話，此人則避於一隅，不聲不響，唯對他人談話，則矚留意，斯愈足啓我疑矣。

姚元太對我言：「渠係八月五日開車送其社長赴法租界途中被捕者，故八月五日以前外邊情形，尚屬詳悉。中央社已停止發稿，大公報，商報并北平世界日報，晨報等悉停刊。天津廬報則呈露其隱匿多年的面目，受華北日軍部指揮，大登敵方消息。益世報猶發行，日僅出半張，悉載



戰訊，每份賣價隨報販之意索討，有時索至一元一份。但遭日方大忌，報販如爲查獲，卽人報一同投擲海河內，逐流飄去，死者不少。然利之所在，人咸趨之，仍有不畏死者偷賣。新天津報已縮至八開版，蓋以紙料來源缺乏，不得不如此故。」姚并云：「渠尙攜有該報一份，被捕後未遭搜出，」我索閱一過，知外間情形，至爲紊亂，同時藉悉我軍尙未去遠，日前所聞於王，我軍在楊柳青、馬廠之事，的屬實在。覺平津雖陷於敵手，我軍作戰能力仍然緊聚，不若聞於王金標、井上諸人消息之壞也。心甚安慰。

頭痛甚，不能再耐，值窮兇的憲兵出勤，我向其聲明：「此室甚小，拘禁人多，無法睡下，空氣亦殊惡濁，要求仍還押我等於原室，并告以此室有兩病人，如發生傳染性疫症，殊爲危險，」凡此數語，皆日來向井上學得者，今日試用，雖發言不正確，居然爲兇惡的憲兵聽懂。伊沉思有頃，喚來日本僕役，對我等傳譯，詢明何人患病，後送來一鐵盒，令吐痰於內，俾送往醫院化驗。關於室小人多一節，則云沒有法子。此室有二特點，卽一，可望見內外兩室提送犯人情形，二，可由地上窺見留置室外屋反射的光線，用覘陰晴。另外則闔室諸人有一共同仰望的恩物，係姚帶一懷錶，雖物極老舊，第指示晷刻殊準確，大家得以時詢鐘點。此均較我先居住的裏間留置

室爲優者。

午後二時一刻，送來飯團，佐以鹹菜少許。我乘憲兵未在側，偷詢送飯于姓僕役，外間情形如何？于謂：「情形很緊，各租界鐵門仍關，祇有一道留爲交通，往來各租界的，無通行證不許可。憲兵隊則殊忙，中國軍隊似在楊柳青馬廠一帶。」我猶欲詢問，憲兵忽來，遂中止偷談。迨憲兵及送飯僕役去後，我乃將所聞的，轉告於衆，咸露興奮之色，以爲獲救即在眉睫矣。

午後三時許，憲兵多名，送來犯人八九名，內有著白色中山裝，及西服襯衫西裝袴，形似學生者五六人，均送往最裏間留置室，我至此方悟，我等被提押於此室，則係騰空裏間收押新犯人也。

新收押犯人，不若昔時對我等的嚴厲，祇檢查腰間什物。襪子、手巾可以帶進。

姚偷告我此室羈押諸人的職業及姓氏，赤背的七人，是前直魯軍師長馬廷福舊部，均徐州籍。其中一五旬許骨瘦如柴，蓄有八字鬚，鴉片烟容最甚的名張俊卿，曾充團長。另一五旬許咳嗽不已的姓劉，曾充軍醫處長。一四旬許長子，時常咳聲不絕的姓張，曾充連長。一五旬許不時搥胸擊股的姓孟，曾充軍法處長。一四旬許兩眼紅腫的姓張，曾充書記官。一靠柵門坐，牙齒露出

外的姓何，曾充連長，一六旬許前頂已禿，精神健旺，爲六人冠的姓郭，是馬廷福公館廚子。除此七人外一害眼病形似工人的姓管，原是報販，因在日租界偷賣大公報被捕。一形似學生，年僅十八九歲操廣東口音的姓林，係法租界廣源泰廣貨店店員，其蜷縮牆角，獐頭鼠目，自稱無錫人而實則福建籍的姓張，係僑冀東政府職員。姚并耳語我，此人已被提出一次，遭日人大打，兩股青紫，頃猶不能動轉。其人似知我在注意伊，俛首佯爲不曉。

此室後牆因連日大雨滲漏，蓆已半濕，十五人擁擠一起，至不可耐，我乃發動，將蓆子重新調開，安排臥次，并囑諸人，勿當門而坐，以便空氣少得流通，幸諸人均從我意。調排坐位後，略覺鬆動。

充團長的張俊卿時發肝氣，睹憲兵未來，即開口大罵，謂：「一刀一槍死在前敵，亦不爲屈，偏生倒霉，被拘於此，動不得也，不知何時死活，倘中央軍攻來，踏日租界爲齏粉，我等卽或死了，亦云無憾，較此活受罪尙強。」充連長之兩張，則阻充團長的張說話，彼此發生爭論，充軍醫處長的劉，充軍法處長的孟，以及廚子郭，書記官張皆加入戰團，吵雜不休，我則從中排解，禁渠等高聲辯爭，以免招得憲兵前來，叱罵一頓。

林姓店員名星，自云係山東海陽人，我認姚斷伊係廣東人非誤。據其告我：「渠於十三日被捕，是日渠因奉店主人命，到東車站領取行李，歸時經萬國橋受阻，乃改於特三區碼頭搭渡船過河，一行猶有一同夥，到碼頭時被日憲兵隊檢查，認為形跡可疑，同夥潛逸，渠遭逮捕，拘至警察署，該署有日憲兵多人辦公，略加訊問，指渠有共黨嫌疑，問渠許多有關共黨主義的話，渠皆不曉。是夜禁於該處。因無留置室，只令在門後蹲踞，入夜見日憲兵捕來三名婦女，裝束艱小戶人家，日兵極力戲侮，復強將三婦女衣服剝掉，赤身露體蹲於門旁，任日兵的撫捫。後半夜且帶往樓上，不知作何侮辱，迨翌早方逐下樓，三婦女已狼狽不堪，面無人色，兩目紅腫，淚痕未乾。是晚渠被提押至此，迄被送解時，三婦女猶未釋放。」我不忍卒聽，阻其再談。

林星又言：「在特三區拘禁時，偷閱案頭日報，見載有日軍已向上海進攻，浦江虹口發生激戰消息，并閱見我軍在平漢路長辛店一帶反攻甚力的新聞。」我問後對眾言：「日方此次攻擾上海，殆欲牽掣我華北兵力，此次全面戰事既起，我為圖存，必出通國之力以赴之，其向來國內存有的政見黨見，為「敵愾同仇」所驅，勢必蠲除，是日本此次的侵略，無疑鞭撻我人走上團結禦侮的途徑矣。」

晚七時許送來飯團，并給豆腐菜兩大碗，十五人分爲二個小組，爭食一空。僕役送來沸水，每人半碗，碗少人多，挨次飲之，時候甚長，日憲兵乃提來冷水一桶，令僕役將沸水攪入，和成微溫，逼快飲下。飲畢即須睡倒。十五人乃如豬仔，肩背相擁、勉強倒下，兩腿不得直伸，彼此咸皆蜷屈。各個擠軋得汗流似雨，衣袴本來不乾，經此濕濡，殆若水中撈出者矣。此種情形，使我憶起兩旬前在春日街總隊部被禁的苦，闔睛滌慮，不敢再想。

馬桶氣味濃重，設有人便解，一掀桶蓋，臭氣散播，經久不去，以於少裏面的人，嗅入鼻觀的更屬辛烈。

張俊卿等一案七人，咸脫得精光，以減縛熱。小鎮江一報販管是鎮江人，我以此呼之，一顛頭恰放於張俊卿臀後，兩人每一欠伸，則頭臀衝突，發生爭執，我即須排解，免遭憲兵叱罵。充連長之長子張，及軍法處長孟，鴉片烟癮難挨，睡地又不舒適，輾轉不已，口內復頻呼「唉呀！我的娘啊！」僞冀東小漢好的張，時發劇烈的紅聲，聲巨如雷，時須推之醒。是夜我竟爲此數人所擾，并地氣潮濕，睡處狹小，酷熱異常，汗流不止等數事，難以閉目。姚亦如此，兩人睡不穩，乃低聲談話，姚告我許多有關劉髻公君被捕原因，及前後結怨於人之處，我聞之深有所感，

覺一人處世，「行方立正，一固屬要則，而應接事物，亦得爲對手者留一迴旋地位，否則」一朝「反噬」，「禍不旋踵」矣。

過夜三時許氣溫少涼，方得矇矓一覺，睡未久，復以擠熱流汗而醒，斯真苦痛也。

##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早晴，午刻小雨。昨夜我僅得睡一小時，被喚起後，頭暈腦脹，自忖我須竭力掙扎，切勿染病，否則病倒之後，苦痛尤多也。

憲兵以消毒水撒於外室，旋啓柵門入我等留置室向牆角澆撒，撒後略減臭味。

十時許六七名憲兵，解來犯人九名，內中數名，猶著灰軍服，均綑綁甚緊，在外室搜翻身體，一憲兵用刺刀背遍敲九人頭顱，而此九人雖被痛擊，并不畏縮，依然顯示其倔強不屈之色。一日人繙譯詢諸人姓名，指其一人問是否排長階級？其人逕承「是」。旋諸人被強制脫掉靴襪，送入裏進留置室禁押。我與衆人揣測此九人不是廿九軍士兵，卽是保安隊遭俘虜來者，深爲之危。

姚告我：「天津戰事發生，河北河東民衆逃難，數十萬人，扶老攜幼欲奔入租界，但萬國橋

既拉起，法當局禁人境，義租界亦恐界內人多，特在東西兩端佈電網，派步哨嚴密警戒。有露立一二晝夜不去，希望得通入租界者。晝間炎威高漲，任其炙晒，夜間落雨，任其淋漓，老幼哭號之聲，婦女怨嗟之語，喧囂一片。義當局恐難民突入，曾以消防水龍沖射，難民老幼跌仆傾躓滿街，情景尤爲淒慘。特二區以毗連義租界，亦滿街滿巷盡是難民，人行便道亦無隙地，紊亂程度，無以復加。米麵及菜蔬價飛漲，且不易購求。四鄉交通斷絕，所有仰給於民間的物事，悉無來源。義租界通行證逐日更換，其想通過該界以轉入法英租界的極端困難。除租界外各街商肆咸停，路靜人稀，車馬并少。戰後之荒涼景象，殆未少去。八月一二三日，日機往復於河北，及南開轟炸，硝烟起處，繼以巨響，棟折樑崩，牆倒屋塌，雜以一片男女老幼哭聲，慘不忍聞。難民在河北大街逃難者，有時則遭日機低飛之掃射，津市府附近死傷尤多。市府數十年建築，璀璨命煥，悉於七月卅一日一剎那間，爲日機炸成瓦礫場，府內衛士多名，不及逃避，亦死於殘暴的日人轟炸下。最緊張之日，海河傍電纜被炸毀，全市電話不通，致租界以外情形如何？祇憑傳述，迄渠八月五日被捕來時，猶只三四兩局少數電話可通。」

我對在押諸人解釋此次戰爭意義，勸諸人勿爲一己利害想，終日憂慮本身自由否？應知戰爭

爆發，流離失所，毀家失業的，何止百數十萬，所受痛苦，恐甚於我輩。此爲國際戰爭時期，吾等爲國民的必不可免之一段痛苦，人人不可存倖脫之心，以冀苟安苟免。即使吾等倖得苟免，獲了自由，試問國家，社會遭敵蹂躪破壞如此，我等尚有從容謀業，安理生計之暇乎？我等在此受罪，其未被捕的廣大民衆，亦在那裏茹苦，而前敵將士執戈禦侮，所受之斷脰喪元，馴至缺殘肢體，成爲廢人的痛苦，較我等尤厲，僅味道略異耳。我等能於此去處想，則自可心神交泰矣。衆聞之咸敬服。我不圖作囚於此，竟作生公之說法，可笑亦復可愧。

我又謂：「國人咸知爲敵作僥，傾覆祖國的漢奸可殺，我則覺不可一概而論，漢奸亦分『甘心』、『脅迫』、『生計』三種，凡人皆要吃飯，『漢奸』亦要吃飯。苟其無特別野心，認賊作父之行爲，受脅迫不得已而作漢奸，或迫於生計，不得已而作漢奸，均可跡其行爲，『誅其心而原其行』，網開一面予以自新之路。爲漢奸的，亦應撫衷自問，同是皇華胄裔，生計若有一線道路，何苦作人走狗，自絕於國人，遭世人的唾罵，累及祖宗兒女親戚朋友不得翻身。既已落陷阱，遇有機會，就應自拔，洗去污名，重新作人，是亦『懸崖勒馬』『自出深淵』之策也。」我此一番說話，意在對曾充漢奸的張言，爲其開一條路，冀其有所悔悟。果然收效，張聞之初則面紅



耳赤，如坐針氈，嗣則面色轉平，而有愧色，終則流露感激之表情矣。

午後二時三刻送來飯團，無菜。每人給鹽少許，溫水一碗，鹽則佐飯食之，水則潤喉。

午後四時日兵點查各室人數，外室聞報稱共十五人，我室十五人，裏室十七人，總共此地三留置室，已囚四十七人。

我每坐近張俊卿等七人時，即覺有奇臭入鼻，深訝其故，因詢姚元太。張俊卿聞之！長吁道：「我告你吧，這是我們七個人和小鎮江的事，畢生不能忘記。我們八個人同住日租界須磨街馬廷福師長處候事。八月四日晚間十時許，忽有日憲兵廿餘人，將師長公館包圍，進內搜索。因師長早已離津，眷屬亦以事變他遷，祇我等八人居於彼處，遂被捕來。先押於春日街憲兵總隊，分禁於兩室。各個均手銬加腕，有的一人獨銬，有的兩人合戴一銬。被禁五六日，晝夜危坐不敢少動，若一轉動，則手銬自動收緊，箍得手腕如斷。兩人合戴一銬，更不可單獨行動，一人蹲踞便溺，一人則亦須隨往作勢，一人起立接取飲食，一人亦須前往。至第五日，渠與充軍醫處長的劉被提出訊問，指爲受馬師長命令，在津潛伏，將乘機率便衣隊響應中央軍，奪佔日租界。并令供出馬師長處所，同謀者何人？告以實情，辯無其事，不爲聽取，三四人以皮鞭木棒敲撲，打至暈

厥，以實無其事，難以供述始回押。言至此渠示我以渠及劉的傷痕，雖已十餘日，仍青紫斑斑，清晰可辨，想見當日遭捶扑之劇。張又言：「渠等於被訊後，被送至海光寺兵營禁押，囚於倉庫內的新築留置室，寬僅四呎半，長約七呎的斗室，囚渠等八人外，復益以小鎮江於內。九人擠在一處，動轉皆無餘隙，彼此爭搶柵門傍坐，以通風呼吸。室小人多，天氣繙熱，終日滿頭滿身大汗，彼此以汗洗浴，無法擦抹身體，則撕毀衣袴作手巾。四五日不給水飲，三四日給一次乾飯團，向監視兵索水，即遭大罵。九人渴得眼紅耳聾，實出無奈，乃溺尿飲之解渴。渴時多，溺時少，其後尿已成珍貴飲料，彼此自靳，不肯互相通融。室內無馬桶，大便無地去遺，遂癩於破衣袴內，裹放柵門外，爲日兵所見，即逼令取回。後來無法，乃癩於鞋子內，自後窗櫃孔塞出。孔小鞋大，淋漓滿窗，臭愈不可聞矣。被禁於該處第五日，同事孫小亭者，以體肥乾渴，擠熱發病，突然暴卒。死後渠等呼喊監視兵報告，經久不至，勢急所至，不顧一切，擲物將外間玻璃窗擊碎，俾喊聲透出，約歷三小時，方喚來一兵，告以故，該兵狡笑，謂死一二個人沒什麼，都死了也不要緊。渠等聞之心如刀剗，竭力哀請，該兵始爲轉報，迄晚方蘆蓆一領，蓆袋兩條，將死屍裹出。當晚因死一人，日兵少覺待遇過酷，略給水飲，并有飯吃。翌日即送至此間禁押。到此地時，

曾被勒令於天井中以冷水沖洗身體，但草草沖洗，焉能盡祛臭味，至今遂奇臭仍在。」我等聞之，爲之變額自危，覺此數人所遭遇，甚於我等也。

六時三刻吃一小飯團，鹹菜少許，并飲溫水半碗。被逼睡下。汗出如津，喘息皆窒。蚊蚋乘間活動，手不停揮，猶不能驅去此么魔小醜，週身殆悉成被襲擊之所。張一漢奸一呼聲雷動，張一連長一孟叟喲不絕，我又準備瞪目終宵矣。

## 八月十九日 星期四

昨日午後落雨，入夜未止，今早雖晴，後牆已滲入雨水，所幸無多，大家均默禱切勿再降雨，否則一室十五人，迴旋無地，其不將爲泥豬歟？

早九時外間留置室送來兩新人，默計該室已十七人，恐較我室尤擠。

空氣不流通，呼吸困難，人人爭往柵門旁坐，但監視兵看見，卽疑爲有破柵門圖逃意，叱令退後。十時許有許多士兵前來，俯柵門觀看，嗅得惡味，頰呼「臭臭」，卽急跑開，大概憲兵因聞得此語，特啓柵門徧洒消毒水，惡臭稍減。

小鎮江煩我代向憲兵解釋，渠是報販，與張俊卿等無關，莫將其混在彼等一起。我詢「何以處至於此？」渠言：「自渠被捕，即與張等押在一起，由總隊部迄海光寺，由海光寺迄於此地，始終名單列在一紙。張等原來八人，已死其一，今渠被押解一處，恐憲兵誤將渠算在張等八人以內，致拘禁許久不放。」我道：「想不至如此，汝勿過慮。」小鎮江仍嘵嘵不休，我叱止之。

裏間留置室有兩人提出，午後一時許方送回，看見步履欹斜，想必受刑。我每看見此種情形，則頭顱如挺擊一次，今日復然。

小鎮江困憊擬倒臥，我勸其掙扎。張漢奸亦不許其臥，小鎮江不服，并倫詈云：「你不配說我，我雖是報販，并不低氣，你則是冀東漢奸，不如我甚。」張大窘，我急叱止之。默想人之行為，操守，必須砥礪，倘有可資式法，社會自有公論，亦自有人肯敬服。是則操守，名節豈可不自愛護哉？

午後一時半，有兩便衣憲兵入室點名，我室則我列第一名，斯真老囚資格矣。於點名時，我知張漢奸本來姓名何復述，渠僞稱張姓，似猶不欲人曉其真面目也。點畢轉入他室查點。

午後二時半，飯團送來，大小不勻，先遞進的最小，我室經我約束，爲維持秩序，免遭無謂

叱罵，連日來接取飯團及水碗，以坐次爲順序，不許亂動，亂搶。我向來於最後接取。今日應充連長露齒唇外的張先接，渠見飯團甚小，拒不肯接，惹得監視兵大怒，力踢柵門，大聲詈罵，并忿令僕役中止分給，逕提飯簍去他室。我等恐憲兵一怒，不再送給，皆對張抱怨。張亦後悔。幸不久該兵仍監視僕役送來，我恐怕張仍遲遲不肯接，乃首先接入，以次及於他人，日兵遂無話可說。

我乘于姓僕役送水來時，借姚錢一元，偷塞于手，囑爲購幾份報紙或號外，於下次送飲食時，悄悄遞來，于允之。詎晚間送飲食者易爲宋姓僕役，于則未來，我大失望。趁接水之便，我詢宋外間情形若何？宋謂各租界仍在封鎖，交通非持通行證不可。河北河東秩序未復，情形頗亂。擬再詢問，宋已提水桶而去。

大家因擠軋過甚，均彼此盼望釋出幾名，以便少得鬆動。

今夜我被擠不能入睡，汗流徧體，偷自坐起數次，以衣襟拭汗，聽得監視兵腳步聲響少近，急忙倒臥。睡不穩則多思慮，一念及被囚於此，生還無日，值此亂離，家人星散。卽或倖免走失，生計亦屬問題。想至此時，不由心胆俱碎。忽轉念中日戰事發生，其死於無情砲火下的將士，

豈在少數。誰非人子？誰無父母妻小？誰無田園廬墓？一旦捐軀盡命，其父母妻子生計又當如何？我一知識份子，猶臨難圖苟免，甯無愧怍？一時私慾與大義交戰於懷，終因良心克制，壓服私慾。儘往大處遠處去想，一己安危利害，完全拋開，心神寧穩，不覺貼然入睡矣。

##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今日晴，早九時小眼睛日兵來。啓柵門倒馬桶。探首內望多時，指定何復述前往，何兩腿受棒傷猶未愈，踉蹌提桶而去，歸時小眼日兵似嫌其行路過緩，順手披頰一記，何低聲操日語有所哀懇，同室者皆未留意，我於是知何嫺日語，特胆小不敢說耳。遂打定主意，今後如與其長禁一室，必設法利用之，以爲大家謀便利。故當何歸坐時，我即告大家，渠嫺熟日語，倘衆如有事，不妨託其一爲繙譯，何聞我言，兩目上翻，欲辯不能，祇避坐一隅，生其悶氣。

林星於早九時被提出，我等眼見其雙手被銬，爲一憲兵牽去。午後三時方歸，進門時，兩腿沉重，舉步困難。面色如臘，嘴唇皆青。白帆布西裝袴，滾濺皆污，西裝藍色襯衫，亦爲水濺濕透。落坐之時，以兩腿傷重不能屈曲，幾乎傾墮。周謙、邵遜伯坐近於渠，合力攙扶，方咬緊牙

關，勉強坐下。我待憲兵已去，詢其所苦？林解下衣袴相示，則徧體青紫，而以後背，兩腿，兩膀，及手脚背爲甚。血淤皮綻，腫高寸許，手脚不復聽用，左頰被擊亦紅腫殊高，夾耳根起，指痕宛然，使人一見，萬分惻恤，直欲對此無辜青年抱頭一哭，方稱快也。我囑林勿動，并將午刻預留的飯團取出，令其少食，以充實體力，抵抗傷痛。林少吃數口，卽棄置，頰呼口渴欲死，懇我代爲索水，我以一月來經驗，知凡受傷過重的，思飲水尤急。乃硬却頭皮向監視兵索討，監視兵厲聲叱責，謂「林不是好人，如果好人，絕不會被刑，壞人被刑，應當不給水喝。」天乎！林果真不是好人歟？抑日本人所說中國的好人，當作別解歟？！

今晚于姓僕役送飯團來，遞我一塊鹹菜，約及半個胡桃大，告我日方監視嚴，報紙無法遞進。我不能爭，玩視手內一小方鹹菜，的覺可笑。姚知我意，因道：「你勿傷感，劉社長——聶公——曾聲腰間所有之八元錢，囑于宋兩僕役爲買大餅及手紙，結果祇買得幾匹草紙，并鹹菜一塊，計值總共不到一元，其餘聞爲日本僕役與于宋等三人朋分。你給一元買得骰子般大一塊鹹菜，亦屬不壞了。」我聞之但有苦笑。

留置室內無手紙，向日兵索討，每次給四五張，大家珍貴而用，好在此地，飲食既少，

大便亦稀見，手紙尙不患缺乏。

我小便潰瘍病，今已略好，近經細想，已得其潰瘍之由。蓋馬桶經久不沖刷，積污成菌，蹲踞大便時，一不當心，小便觸及桶緣，沾得垢穢，遂致潰破。自今以後凡坐馬桶時，猶須特別留意。

已兩日未給剩菜吃，每日兩個飯團，佐鹽少許。

晚六時三刻睡下，林呻吟不絕，且喚口渴，我見上次借我長衫的憲兵值勤，較易說話，爲求得溫水一碗飲下，少減燥痛。

張俊卿與小鎮江，邵與張連長——長子！夜間爲爭睡地發生衝突，我強制四人均勻地位，始各無語。事後我想我在此地，殆是中國舊監獄之囚頭矣，無乃可笑。

夜間沉思寡慮，地位雖極擁擠，汗雖汨汨下流，竟安然睡下。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今日晴，由晨間即聞得附近街衢汽車馳駛聲不斷，莫測其故。



林傷勢轉重，青紫者變爲青黑。後脊背皮綻處皆已潰亂，血液滴嗒藍襯衫已印透。兩手不能舉伸，兩腳着地費力。一宵折騰，面頰頓呈憔悴。我詢以昨日被訊情形？林謂：「日人所追問的一點，即指渠爲共黨，逼其供出同黨所在？潛伏平津的若干人？渠告以是廣貨店店員，日人不信。又因在渠行囊內搜出蔣委員長造像，復又疑渠係担任國民黨祕密工作者，拷問愈烈。渠實無其事，雖辯不聽，先遭二日人以皮鞭痛抽，嗣改用木棒，後又以膠皮管灌冷水，歷一小時，痛極吼叫，乃日人毆擊愈急，至無氣息，方住手。甦醒後送回此地，不知以後復訊否？」我勸其勿惶恐，如再被提訊，總宜鎮靜勿慌張，前後供述詞要一律，莫自相矛盾，否則啓其疑惑，不免仍被毆擊。

放置留置室外的靴鞋，早已凌亂，不辨誰的丟失，誰的存在，其中較好的皮鞋數雙，則爲日本僕役偷取去，故現在三間留置犯共四十七人，所餘靴鞋不足三十雙。我的白紗鞋，已泥污成灰色；大概因尺寸較小，不合於用，尙棄置一旁。我望見我鞋，復生感慨，蓋鞋已脫離我一足下關係三週矣。——由總隊解至此間時，曾一着用！

午刻張團長，劉軍醫處長被提出，其同夥五人，咸甚不安，深懼兩人復遭拷問，受刑不過，

胡說亂道，牽累餘人亦被拷訊。未幾兩人平安回來，五人爭詢經過，張、劉謂被提出後，未去總隊部，只令立於此地天井中候命，嗣有一矮子日人，操華語問伊等有無舖保？對以無。又問假如釋放伊等，以後作何生理？是否仍居天津？對以苟得放還，即離開天津，歸徐州家鄉株守田園，不再作何事業。日人允轉達於上峯，代爲說項，隨即還押。其餘五人問後，有慮及張、劉應對不恰，不能即釋者，亦有歸咎說回家鄉一語不對者。七言八語，爭執起來，我又極力制止，告以先莫爭論，俟一二日看看動靜，再有何批評不遲，諸人方罷爭執。

我移禁此室之初，曾因張——團長——劉——軍醫處長——咯血，疑爲肺病，向日監視兵交涉還押我於原室，日兵不允，遞進一鉄盒囑張劉咯血於內以便化驗。乃劉竟利用此鐵盒，晝爲貯水器，夜則作耳枕，有時則監菜飯於中，數日來未咯一口血，可氣復可笑。

小鎮江再懇我向日憲兵聲明，渠係報販，無關於張俊卿等一案，我叱其愚賤，置諸不理。

今日午後于姓僕役送飯剛來，我偷問外間情形如何？于祇云交通未復，各租界仍戒備，對戰事不提。宋姓僕役來送水，我詢以外間有無戰事？對以中國軍已退馬廠，日軍新開到甚多，我聞之又爲不快久之。

夜十時衆已入睡，忽日繙譯矮子偕三名憲兵補助轍來，開我室柵門，點名喚出張俊卿等七人，小鎮江亦在內，嗣在外室逐一詢問姓名年歲職業，詢到小鎮江知其是報販，與張等無關，復將其推回室內。張等七人則令憲兵押解而去，七人靴鞋，均在海光寺禁閉時，用以癩屎擲掉，今夜釋放，則每人就外間存放的鞋子堆中挑選較新的穿走，我室諸人，眼巴巴望見自己的鞋子被穿去，不能制止，咸滿懷憤怒，目送此七個赤背露體人，得意而去。

我對小鎮江深致誇贊，許其有先見之明，日人果不出渠所料，誤認渠是張俊卿等一案犯人。

十時一刻狂風雨，留置室內後牆突入水，蘆蓆飄起，小鎮江被浸醒，大家急將蓆子移開，并喊來憲兵報告，時爲小眼睛日兵值勤，厭我等的麻煩，罵後，開門送入一鉄箕，逼大家速將水淘淨。我室頃餘八人，合力淘取，何邵林姚四人動作少遲，遭日兵每人披頰一記，打得顛邊紅起，四人受辱，皆淚承於睫。水淘淨，被逼鋪好蓆子，立時睡下，我等遂睡於濕地上，濕氣蒸薰肌膚，輾轉難寐，只有咬緊牙關忍受之。隔室亦進水，要求淘出，淘淨後，約亦被逼睡在濕地矣。

數日來我等憂慮三間留置室已患人滿，不能再來新犯，及盼望放出數人，以資鬆動問題，今幸盼到，尋思及此，略爲寬慰。

##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今日晴，五時三刻，即爲植勤憲兵喚起，每晚蚊虫吮噬，地氣潮濕，不能成寐，祇此拂曉時間，彌足珍貴，蚊蚋一霄光景業已吮飽，停止攻襲，氣溫亦似略低，大家得以酣睡。但每值睡得香甜時，即爲高聲喚醒，人人婆婆兩眼，精神猶疲，至爲難過，祇因不許再睡，亦只好強打精神而坐。此室不如裏間的一點，即接近房門太近，憲兵來時，爬起不及，易爲所見，故不敢偷睡。

早九時小鎮江被提出大約釋放。

今晨憲兵補助隊均服裝齊整，留置室外間屋宇，督飭僕役洒掃淨潔。十一時許，忽來有新的補助隊數名，由似班長的舊補助隊引導檢閱各室，十一時起，即易新來的憲兵補助隊值勤。新兵比較和靄，管理亦鬆，我等見其情形似不熟習，得漸敢放胆半倚半靠而臥，新兵雖見，不作表示。且有數兵自動提來水壺，詢問要水否？我等至午後殆已完全證實此地監視兵已新舊交代矣。

午後二時四十分送來飯團，佐以少許鹹菜，新兵看我等食用，激於人道的同情，似覺被押的人可憐，有多人踰踞柵外，面露悲憫色。僕役送水來時，一任大家從容飲用，不少催促，反是僕

役不耐久候，逼令快喝。

今日室內只剩七人，坐臥處較前寬敞，空氣亦獲流通，憲兵補助隊又不兇惡，精神身體所受苦痛略見減少，大家縱談無忌，唯不敢高聲耳。

我自移至香取街拘禁，經過戰亂，六十三歲老母及細小等，情況如何，靜極之候，不免牽掛；極思與家下通一信息，以慰老人。晚間宋姓僕役送飲食來，我偷詢其可否爲我家下送一信，我仍出代價五元，宋漫應之，但云外間尙戒嚴，出入租界搜索殊嚴，不好傳遞，基於我的祈求，姑一試之。我告以手頭無鉛筆，囑其明日帶來一枝，容我寫好交伊。

今夜八時猶未傳呼睡覺，已較平日遲一時半，我料知新兵或不明規章，舊兵倉卒開走，未曾交代，我等殆須反客爲主，自行作例予新兵看，於是關照大家在八時一刻倒睡。一兵看見我們睡倒，并未發話，轉到其他兩室，命亦睡下，我聽得清楚，覺我所料未誤。

今夜睡地寬敞，人少減熱，馬桶氣味亦輕，竟能睡熟。夜長多夢，所夢多不離開吃豐盛饌席範圍。想五臟委屈多日，在那發揮幻想也。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今早微陰，醒來時視姚鐵已六時三刻，在往日，早爲喚起，大家多日以來，成爲習慣，到晨六時後即自動驚覺，準備起坐，今日以不來呼喊，只有再睡。延至八時，雖見監視兵有時出進，對我等不甚注意，亦不知喚起。諸人咸臥睡時久，腰痠背痛，仰臥地上談話。我料定新來憲兵仍屬未明規例，與不曉傳命睡覺情形相同。遂作主張，囑大家自動起坐，并令段高聲告知裏外兩間留置室，同時坐起，乘新兵一切懵然，爲創一規例，免得以後睡興過早，精神疲憊之苦。迨監視兵入室巡視，看見各室留置犯已坐起，認爲一向如此，并無何說。

旁午小雨霏霏，監視兵不能出立天井中，遂在外室梭巡，一兵每過我等的留置室時，則偷向室內覷視，似查我等終日作何動作。有數兵間一二小時即送來開水，詢衆要否？目下天氣陰寒，食物復少，各個已不似以前數日需水的切急，唯既已送來，不便竣拒，恐拂其意，他日一旦需水飲時，要求困難，大家因隨便接飲一些。今日腹內竟覺水多食少，咕嚕作響矣。

林究竟年少體健，受傷如彼之慘重，三二日來，背上結痂，手足腫漸消，起坐略似平時。

我見憲兵不在，伏於柵門詢問外間留置室有無新來人？及脫掉下顎的李現狀如何？邱實山答話，「告我李已釋放，在被放的前一夜，睡覺中間，不覺如何翻身湊巧，下顎已咯瞪合筍，完好如初，闔室中人，皆爲稱異。」又云：「該室前兩日送來一清華助教孫君，對外間情形熟習，渠可告君以一切。」我因與孫通話，孫操魯音，據云：「南口戰事甚激烈，車站歸日軍手，我扼守山頭，日軍猛撲，攻擊多日，死傷慘重，截至十八日，渠由北平來津時，日軍猶未得手。平漢線我軍守良鄉。宋部二十九軍集結保定。良鄉以南，保定以北我兵力殊厚，敵未敢進攻。上海戰事，我極佔優勢，虹口日軍敗退，我軍驅逐敵軍於滬郊外，日方增援，頃在浦東大戰。」談至此外間皮靴聲響漸近，彼此咸聞得，乃各退坐。

我就聞於孫者與衆研究戰情，并爲諸人闡解我國抗戰意義。我道：「蘆溝橋戰事之起因，迄於目前的局勢，實出日軍閥料外。日方少壯派軍人，原擬師甘故智，不費兵矢，可攫得理想中的華北明顯化地域權利，控制華北五省軍政權，而達成其割裂中國本部土地目的。華北少壯派軍人，亦認爲中國往例，不禁恫嚇，祇須虛張聲勢，藉端發難，即可討得實惠。焉知我民族團結禦侮之志，不甘再任宰割之心，由九一八忍辱以來，無日無時不在發奮。日軍閥誤認我民族精神渙散

猶昔，敢行再度的侮辱，是逼迫我，打罵我，驅逐我，壓制我，使我民族退路是死，抗戰是生，我那得不上一致，萬眾一心，爲求生存而與之搏鬥。今者戰端方開，我小試其鋒，使敵不敢復具倖致心理，並知此龐大民族非可一再厚侮者也。我等被禁於此，不幸至於瘦死，倘抗戰勝利，國而有望，民族復興，亦無憾焉。故我勸諸位宜由此遠大處想，爲民族國家想，爲子孫想，勿爲一己安危生死繁慮不休，方不愧國民也。」

我爲此話時，何復述頗受感動，湊近我前，向我攀談，與我研究戰情及日本國內戰時情勢，我雖鄙其人，但因其天良猶未盡泯，可以激發，稍與其周旋。

我爲注意外間消息，及我方戰情，再借姚錢兩元，候晚間宋姓王姓兩僕役送飯團來時偷予之，爲買通信路之賄賂。對付此種人，實不得不如此。

午後六時許，落雨，兩日其解來一着白汗褂，青呢褲三旬許男子，推入我室，褲帶鞋子留於外。其人入室後，我令座於姚側。憲兵去後，其人突詢姚「這裏給飯吃給水喝否？」及一切規例，姚一一告之。我詢其人何項職業？因何被捕？據云：「姓名楚重三，現充津五分局警察，今午日憲兵到派出所見其所長，指名索架，謂有事請協助。渠匆匆隨來，不意到憲兵隊後，被剝去制



服，腰袋內所攜錢鏰，亦爲扣留。日人詢彼是否曾充天津保安隊？參加七·卅的天津戰事？攻擊日軍？渠雖充過保安隊，但二年前已退伍，改充五分局警察，七·卅戰事自無參加資格。據此說明，日人不信，以木棒皮鞭不分頭腦大打。渠言時脫衣褲示我等以傷痕，兩肩以下，兩膝以上，傷痕殆遍，血涔涔流。渠又繼云：「日人愈打，使我心愈憤激，咬緊牙關，不承認曾預七·卅戰事。被毆扑多時，日人見無供述，始停手，一兩目紅督的日人——按卽蒔苗——突出手槍向渠腦準，作欲射擊狀，仍恫嚇其說實話。並騙渠云：如能供出七·卅，參加戰事抗日的保安隊五名，經彼等捕獲，則可恢復渠的自由。渠告以漫說供出五人，卽一名亦無有。日人復問打你痛否？你爲何不哭？渠不答。嗣爲送至此地。渠家人猶不知渠被禁於此也。」我覺其人尙有幾分骨氣，加以安慰，兼告以此地過去情形，一般規矩。

夜間小雨，室內殊寒，裏羅衫於足下而睡。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今晨晴，早八時許，監視兵不來喚起，我等仍自動坐起，其有體力不支的，則照舊偃臥，監

視兵雖見，以爲向例如斯，竟不干涉，有數人則放胆睡熟。此爲七月三十日以後稀有的自由也。

楚談：「滬戰我極佔優勢，空軍活動亦力，日前曾有我機炸日旗艦出雲舉，雖未炸沉，但敵艦受傷甚重。津東局子日飛機場水深數尺，自韓柳墅迄楊柳青、滄州、靜海運河水漫溢，平地深約二三尺，軍隊行動皆受阻礙。我軍聞已退至馬廠。外間消息憾不靈通，大報除日方的庸報外，小報則均變更態度，替敵人講話，使人閱之髮指。近來有一種號外發行，均係聽自南京無線電廣播消息，種類殊多，所傳亦不一致。」楚又談：「七月三十日保安隊發動時，曾計劃以一大隊攻東局子日飛機場，投以火種，擬焚燬停放該場的飛機，及炸燬格納庫，但因隊伍不能前後聯絡，遂爲日軍所覺，出以突擊而遭失敗，否則津市不致被日機轟炸如是之慘。」

十時許一兵提水一巨壺，挨室問要否？說話時聲音粗笨，面貌亦似蠻橫，我陰關照諸人，對此兵須特別留心，恐日後大家一不小心，將吃其虧。

裏外兩室，進出犯人四五名，新來的多著長衫，服飾類是政學界者，苦於不得機會一問。

今日午後三時，及午後七時，兩次送來的飯團，每人僅給鹹菜一小片，我等已兩日未得剩菜

餓食矣。

七時半憲兵數名，解來一年約二十許高大青年，頭髮甚長，綑綁甚緊，兩手被銬，口內復勒一繩，若馬之銜環，衣扣亦均敞開，形狀至爲狼狽，憲兵在柵外搜索移時，僅將繩綁解下，雙手仍銬，推入我室。我令其坐於楚側。八時奉命睡下，我見憲兵未在，詢其姓名？被捕原因？答「姓名趙新，係東北鳳城籍，在平弘達高中讀書，因事變來津訪友，二十二日行至特三區碼頭，遭偽警局偵緝員檢查，因發現渠所攜小包袱內，有黃色短褲一條，疑渠爲義勇軍，捕入偽警察局，押在偽偵緝總隊。該地拘押人犯甚多，數人合居一室，內有吸毒犯二三名，終日嘔吐狼藉，渠實不能耐，今早擬跳樓逃逸，爲保安隊發見擒回，加以手銬。旋爲日憲兵送來此處，日人并未訊彼。」我因渠是學生，特加安慰。

趙新復告我：「由北平來津時，平東站津東站檢查極嚴，有日憲兵監視漢奸爲之，少涉形跡可疑的卽捕去。北平到天津短短一段路途，須走十二三小時，沿途各大站均有日兵檢查，遇着學生及類似軍警服裝的卽捕去。」嗣又告我外間戰事消息，我等談話時，爲避監視兵查覺，均僞爲睡熟狀，以臂障面，耳目并用，以防監視兵叱詈。趙雙手不能掙動，懼手銬箍緊，轉側亦不敢大意，厥狀殊苦。

十一時後方入睡，今日我室共禁九人矣。我頗慮人數再增，恢復十五人擠軋時候之苦。

##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今日晴，早九時姚外出傾倒馬桶，歸來告衆人，謂天井內坐有日兵數十名，揆其形狀，似新開到者。倒馬桶時有監視兵二名。一則司啓門之責，一則在天井內持槍監視，但較前一班監視兵少鬆，馬桶傾倒後，可以洗沖，減少臭氣。

何似對我表示好感，每向我閒話平津掌故。

楚傷勢愈紅腫，痛苦加甚，唯仍強自支持，不哼不響，殊有丈夫骨氣。林傷勢漸愈，手脚浮腫益消。

十時許有數名憲兵來外室提人，監視兵未在，渠巡視各室，見所謂留置犯多半偃臥，立時大怒，將監視兵喚來痛斥，意似斥其監視鬆懈，不知約束犯人，維持秩序。監視兵諾諾唯唯，憲兵去後，監視兵即到各室柵外查視，見有倒臥的即厲聲喚起，并操不完全華語叮囑云：「睡覺的不行。」十一時更換我等所認爲蠻橫兇暴的監視兵值勤，查視頗嚴，我等再倚壁假寐則不許矣。

午刻易一面目和善的一等兵植勤，不斷在我室外梭巡，旋立近柵門，詢我室內誰會講日本語，何操日語答之。監視兵乃詢何職業姓名，何時捕來？嗣渠談云：「渠等係廿二日調來此地，前一班監視兵匆匆交代而去，渠等對此地情形悉不明瞭。」繼問何「憲兵伍長，幾日來查一次？留置犯一日給飲食幾次？」何告以「伍長何時來，無一定。留置犯日給飯團二次，水則無一定次數。」該兵因何日語嫻熟，頗有敬意，詢畢業何校？何告以「日本商船學校」卒業。姚等乘何與該兵攀談漸熟，託何轉爲要求，准我等自己出錢，購買少許大餅充飢。何轉述後，該兵搖首，笑而不許。

午後三時，及七時，送來飯團，附有剩菜。趙鋼絲在手，不能夾取，我特分給一部，令其自食。餘八人則圍坐一起，在互相約束下，作有秩序的吃。

宋僕役送水來時，偷遞我一段鉛筆，我視之，既未削尖，且復細短。似一枝鉛筆，折斷一端者，急藏於褲管內。

夜不成寐，與何偷談。何述其被捕，及通州事件經過云：「七月廿八日夜半，張硯田率所部保安隊舉事，分兵圍攻冀東政府，財、建、民、教諸廳。并旬圍殷汝耕住宅，將殷捉得，載於汽

車內，押赴北平。一方則圍攻通州日兵營，通州特務機關。由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以下男女僑民，朝鮮男女老幼三百餘名口，悉皆殺斃。雖五六個月嬰孩亦不免，此亦係平日怨毒過深，一朝發洩，不克制止之行動也。二十九日，日飛機來轟炸城廂內外，炸燬甚重，平民死者無數，張硯田、張慶餘兩部空陸受敵，失却聯絡，向平西北退却。殷汝耕爲五百餘保安隊簇擁，先避於通州關帝廟，受日機低空飛炸及機槍掃射，幾瀕於死。旋又沿平通路退北平，途中均遭日軍日機襲擊，迄三十日早一時許，方到達西便門。時城內二十九軍已退却，該隊大隊長覓張慶餘、張硯田等不見，且亦不獲晤冀察首腦人，孤軍陷於絕地，乃穿城而至永定門車站。時張慶餘的副官在隊，保安隊大隊長與其協議應取辦法，集議於站，久而不決。殷遂乘間哀懇，求逮其一死，願担保收編該隊，并先發一批費用。該隊處此歧途，尤其懇求。縱殷隨從進城，覓來其友人日領館副領某氏，在站談判，往返磋商至三十日早七時，方一切決定。保安隊發得一批費用，由日軍部派人點驗帶去改編。殷得坐車進入北平，入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居住。僑民廳長張仁鑫，僑建廳長王廈材，僑外交處主任林志銘，僑保安處長劉宗紀，僑稽查處長劉友惠及何，均漸由通州隻身逃來。大家方慶死裏得生。不料八月一日，得駐平日憲兵隊長派人來邀，謂戰事吃緊，東交民巷，恐

亦將波及，駐屯軍部牽墨伊等安全，特請到憲兵隊暫避，俾緊急時便於保護。殷等信而不疑，當夜隨往，分住隊長曹長之室，頗蒙優待，以爲此後可無危險。乃八月五日之夜，忽憲兵隊長派人請渠——何——及劉友惠說話，兩人晤日隊長時，見其面色迥異，態度嚴厲。逕云：「通州日僑被殺，保安隊變亂事件，案情嚴重，憲兵隊認有調查必要，暫請兩位屈尊，到下邊住幾天再說。」

渠與劉聞聽，似冷水澆頭，知分辯無益，遂被憲兵帶至樓下留置室。入室後見林志銘已預先被囚於內，見渠兩人來，彼此默然。旋窺見王廈材，張仁蠡，劉宗紀等皆被推入對面留置室，因知隨殷同來諸人，無一倖脫。後又得憲兵告知殷亦被禁於後室，兩差役并遭囚繫。在平囚禁四日，每日給飯團三次，每次兩個，鹹菜少許。水尚可足用，監視兵因渠等懂日語，無過分刁難。有時給蚊香，令燃着驅蚊。有時給香煙吸，低聲談話，白晝睡覺，猶有自由。至八月八日渠與劉友惠被提出，由憲兵細繫，押至平東站登運兵列車，露立餐風雨達八小時，載至天津，送入憲兵總隊。初與劉禁於一室，翌日渠被提出，由薛苗——憲兵曹長——審訊。問渠姓名，渠供何復述，薛苗不信，強指渠名何剛之，係冀東政府參議，煽惑保安隊舉事。渠極口呼冤不聽，由四五日人輪流灌水，及以木棒皮鞭大打，兩臂兩膀皆受重傷不能起立。當日以受刑過重，暈厥不能言語。被

送至此處拘禁。八月十日復遭提出，仍然指渠卽是何剛之，大打不休。幸虧渠嫻日語，被打時力辯不停。蒔苗漸覺情節有異，忽將殷妾美雲——北平一妓女，殷僭號後納爲妾，通州事起，時在天津日租界須磨街僞冀市辦事處居住，亦遭日憲兵監視。——捉來，令伊指認。美雲告以：「渠實名何復述，爲殷機要祕書，并非參議何剛之。蒔苗至此始無言，中止用刑，送渠回押。渠被禁迄今，未再提訊。通州事起，渠與老妻隻身逃出，受驚之餘，復受繯純之苦，實覺人生乏味，不如一死完了。倘得生出此門，決遠投海角，剃度爲僧，不再於此塵世中與混矣。」渠又謂：「此爲通州事件真相，及其親歷親觀者，肺腑之言，因先生以精誠化人，特掬實奉告。」我覺其語出真誠，且似悔於以往行跡，不忍再有何誅訐之言，略慰藉之。

今夜輾轉至十一時方入睡。何每夜鼾聲極大，擾入清睡，渠又臥處傍我，使我無處避匿。每於朦朧中爲其鼾聲驚覺，則須推其翻身，但渠一轉側，鼾聲復起，是殆無可如何之事也。

##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今日晴，但氣候少寒，凡在此室赤足者，均患冷。每晨柵門孔隙吹入寒風，卽均爲凍醒。以



前人人爭搶柵門旁地位坐臥，藉以取涼，今則人人爭向裏移，咸欲避開柵門以取暖。僅旬日間，情形相反如此。

今早六時起，隔壁似有工人工作，運用斧斤，鑿剝牆壁，叮叮之聲，不斷傳來，室內對面講話，皆不能聞，不曉所爲何故？

我詢趙新以弘達中學校事，渠所答皆錯誤，我覺渠或屬別有隱情，冒充弘達學生，因警告渠：「倘日人提訊，最好應當隱諱者隱諱，無須隱諱的，則要實說。必得譁謊話時，亦最好說得像真，千萬莫露破綻，否則啓日人疑，酷刑拷訊，支持不住，仍得實說。而實說之後，日人多疑，猶認尙有不盡之處，仍然刑逼，結果所遭匪刑，必定慘重。故汝欲扯謊，總要先有準備爲是。」趙低頭不語。

今日各兵值勤，監視較嚴，不許倒臥，不許談話。但因隔室鑿壁之聲響不絕，震耳欲聾，監視兵多不願在室久留，略一巡視後卽外出，我等仍得偷自倒臥及談話，以破岑寂。

午刻內外兩號留置室提出犯人數名，午後二時許，送來新人數名，中有類似軍人保安隊者，不知何地捕來。

邵——遜伯——周——謙——均感煩悶，因渠二人被捕以來，除詢其姓名年籍外，猶未正式

提訊，一方就心憲兵隊忘懷，一方就心將來被訊時的受刑，我勸兩人勿燥急，所未提訊原因，當係憲兵隊過忙，無暇辦理之故。周謂：「我實倒霉，沒來由隨朋友吃苦。我探望朋友，本想告辭，朋友拉住不放，強令同去會見一人。爲日憲兵隊中國特務誑騙至南門外逮捕。我急於友難，進前查詢，即爲拖入汽車，朋友是正犯，則坐於座位上，我是罰誤犯，反爲手銬相加，按在車踏板上蹣跚。被禁二十七八日，猶不曉所犯何罪？」我打趣道：「此之所謂：（事非只緣多開口也），」衆聞之咸笑。

午十二時工人休息，叮咚聲停止，午後一時半又復響起，敲至晚七時方停，終日耳根不清，倍加煩惱。

夜十時許望見憲兵數名，偕武裝補助隊數人，啓裏外兩室門，提出形似軍人的犯人十餘名。內有十餘日前拘禁的排長王某及其同伴七八名。佟興周亦在內。另外兩名，據邵辨識係二十九軍被俘的排長朱某，士兵李某。我等對此十餘人的被提出，斷爲兇多吉少，每人心頭不約而同，替渠等担心也。

夜間思潮起伏，縈繫家人與老母。當心如刀攪，悲苦至極時，突反躬自責，自問我是否華人，際此國難方興，戰事乍起，含辛茹苦，受盡磨難者豈我一人？我何竟存倖免心理，得勿捫心有愧？一念及此，頓覺神志清澈，不復胡想，閉目漸漸入睡矣。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今日晴，隔壁工人工作不停，響聲愈大。工人似已加多，鐵石之具，發出聲音，令人不可一刻耐。

邵昨日被提出，手銬加腕，由一憲兵牽之去，經過三時久送回。并未受刑，渠頗覺得意。對衆謂：「日人訊其南開反日事件，渠供渠僅是該校一事務員，不參加學生活動，對於學生有何組織則不曉。日人反覆追問，最後謂（嫌疑之點，猶未解消，不能釋你，）」遂仍然還押。邵又謂：王永泉——前福建督辦，現充僑華北臨時政府治安部次長——係其舅父，知渠被逮，當必煩人說話，或可早獲釋放。於是殷、周、林、趙諸人均紛紛請邵出獄後，代向其家下傳一信。今日爲星期六日，向例此日釋放犯人，早聞邵與諸人即引領企盼，但迄旁午并無消息。

十一時許憲兵陸續送來犯人七八名，分禁於各室，送進我室的爲一朝鮮人，姓名李秀光，充海光寺日軍部隨軍繙譯，因與同事韓人口角，遭其構陷，爲送入此地禁押。此人入室後，以嫵華語、日語，自以爲曾與日軍部有關，其一種奴隸諂媚日人，卑視華人兩種表情，令人一望知非善類，我陰囑衆人當心，免吃其虧。

李坐於柵門旁，凡日監兵經過，渠卽勾搭談話，表示好感，有時則傳譯日兵意旨於我等。我覺此人有挾日兵自重心理，愈思有以鎮服之，以免將來受其控制。

李指示於我等，面目和善的一等兵，爲此地監視兵班長。其長形面孔，好爲滑稽表情的係副班長。一笑眼迷縫的姓井上。其餘則有五人，受班長節制，但均係同階級的一等兵也。

李不斷與日監視兵談話，監視兵遂不斷立於我室門外，致大家欲偷懶休息不可能。李因監視兵熟識故，行動漸行放肆，大聲談話，任意站立，我料渠遲早惹惱日兵，將討一無趣。

午後二時半送來飯團，並有剩菜，日兵單予李一小碗，坐於一角自食，顯是優待，李頗得意。

旁晚叮啷鑿壁聲未絕，雜以李高談，及不時叫罵陷害渠的韓人聲，我室頓覺空氣塵囂，增人

連日晚八時半左右睡覺，殆成慣常，今晚睡時，外間落雨，近柵處冷風吹入，遍體生涼，李祇著西服褂褲，不耐夜寒，睡不寧貼，即坐起不時唉嘆與叫罵。擾人不能入睡，何又駢聲間作，更令人對此長夜，倍增切怛。

##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今晨五時許，李即凍醒起坐，叫罵不休，大家均爲吵醒，我愈厭其人，籌思對付方法。早九時段外出倒馬桶，井上特許其沖刷。并令洗濯其頭面，此爲一向所不許者，段歸爲衆人述之，於是衆咸欲得此機會，便於吸收新空氣，及一洗濯頭臉。倒馬桶由今日起，成爲美差矣。

李與監視兵班長談甚久，旋轉告我等：「日兵已到南口，爭奪南口時一聯隊死亡十分九，祇餘三百人，衝到南口，并已攻進張家口。日皇因此三百名士兵具有殊勳，特人給金質獎章一枚。」我覺李此種宣傳，存有惡意，特告諸人，「我等現被囚於此，除個人利害外，不必注意於他。」用以打破李惡意宣傳之術。李見諸人聽我囑咐以我見解爲瞻，對我漸有仇視意。嗣李又謂：「隔

壁鑿牆工作，是修埋新留置室，將另有兩間新室闢設。新室舖有地板，開有後窗，且較此室爲大，將來修成後，移大家於彼處，此室與隔號的兩室亦加修理。李并云此話係聞諸監視兵所說者。

李自謂：「以前渠是特殊貿易商人，——按即走私商人——本年五月曾赴山東樂陵賣貨，爲當地中華警察捕捉，押於一學校內，校長劉某，係韓復榘親信，協助軍警機關，嚴刑吊打渠，認渠是華北日軍部間諜，令供出同夥，與到魯使命。渠不招，爲吊打三日夜，渠始終供係遼甯人。

但劉則謂渠口音不符。最後由津日領去電交涉，得以押解回津，轉行引渡於日領館，旋得自由。

此仇沒齒不忘，將來必隨日軍前往，捉劉報復。」我笑道：「你們朝鮮近代中出了兩個志士，足

爲你們朝鮮人式法。一個是炸死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一個是炸死白川大將，炸傷植田謙吉，重光葵的尹重吉。此二人舉世聞名，爲中外人士所敬佩。即東北朝鮮獨立黨的活動，其中亦不乏烈士，可惜烈士過少，致復國運動，終未成功。而有一些人，「數典忘祖」，正幫助其仇讎，進攻其友人，其人格志氣，較安重根，尹重吉兩君相去何可道里計。即對獨立黨的活動，能無愧怍？李中國話極佳，知我所說意在諷渠，遽面赤不語。此爲我第一次予此朝鮮浪人以攻心的懲創，業已

午後見裏間留置室送進二人，形似警察，均步履艱澀，若已受重刑而負傷者，心願難過。

夜九時衆已入睡，唯李高麗猶在轉側嘆氣。我側臥裏向，取出宋僕役予我的鉛筆，以齒嚙去其外木，恐爲監視兵聽得，不敢發出聲響。許久方嚙破外木，少露鉛端。見監視兵未來，舖手紙於蓆上，枕肱急寫一家信，「詢問事變以來母親以下安否？家下狀況如何？外間情形如何？勸家人如爲事實所許，可卽遷入英租界居住。未并告母親我甚安，不必惦念，現在天氣已涼，能設法爲我送來夾袍一件，夾袴一條，毛氈一床，襪子厚薄各一雙最佳。」寫信時一方爲防監視兵前來發現，一方爲防李高麗看見報告，提心弔胆而爲，紙軟筆鈍，草草成之。書畢疊放於褲管內，擬待機會交宋送我家下。蓋我想天津戰事發生，今將匝月，我六旬餘老母，正恐爲我就心，憂思日增，我此信倘得傳至家下，庶可減少老人愁苦，知我猶在人世也。

隔號拘禁的佟興周，前日提出未回，當必釋放，我料渠或爲我傳遞家下一信。

夜十一時許在何的鼾聲不斷中睡熟。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早五時剛過，爲李高麗吵醒，李與段不斷談話，衆人皆爲驚覺，均有愠意。段近來晝則依壁假寐，終日昏昏不醒，周、林坐於其側，則須照顧渠，監視兵來時，將其喚醒。但一眨眼間渠又闔目。隔壁斧斤之聲，雖叮咚不絕，渠仍能鼾睡。入夜則精神忽來，翻來覆去，輒得水汀地聲響咚咚，頗使諸人不快。故今早均向其交詆，渠不敢辯。

九時半見班長偕監視兵二名，入外間留置室內，有所勾當，李聽得是在搜檢犯人，轉告我等。我急將昨夜寫就的紙條，塞入坐蓆編花內，半段鉛筆則放在褲管下端翻轉處。姚的懷疑，一向歸我收管，恐爲取去，則許多不便，特藏於羅衫口袋內。安放甫畢，班長率監視兵已來，入室後，令我等站起，逐一檢查衣袋及身體，將我袴弔帶摘下，擲於門外。何原穿進皮鞋一雙，每夜充作枕頭，此時亦擬爲之擲出，經何說明作枕之義，復爲留下。嗣又翻開坐蓆查視，凡是篋箸等類，皆爲搜出。至我藏字條蓆處，則略視過去。約十分鐘檢查畢而去，我方一顆心落實。

旁午大眼睛蠻橫的憲兵值勤，與李高麗談話：一謂數日前彼輩監視甚鬆，各室留置犯竟於白晝橫躺豎臥，頗無秩序，總隊仗長前來看見，對渠等大加斥責，渠等不得不嚴加管理。嗣後有白晝倒臥或睡覺的，即是犯規，渠不容氣，執行體罰。一李傳譯於衆，大家面面相覷，覺此一班憲



午刻憲兵送來五六犯人，推入我室的爲一老一少，老的約五旬許，操天津土著口音，進門大打招呼，似老於坐獄者。少的年約二十許，亦操天津口音，裝束則似僕役。我令兩人坐於李何之間。

監視兵不在，隔室工作叮嚀聲大起，新來兩人得與周、段、邵攀談。據老者謂：「渠姓馮，係一小販，少者爲其長子，在北寧路飯車充僕役，其次子嘗充津保安隊司書，津市戰事發生脫退。今早六時忽其家下去有日憲兵，將渠父子三人一總捕來，渠與長子未加詢問，送到此地禁押，次子不知送往何地？」周等詢以外間情形？老馮謂：「自日租界迄東馬路東北城角一帶，商店猶在關門，街上冷落異常。電車除環城路線已通，開往租界的，祇可到日租界四面鐘停止，法租界尚在封鎖。萬國橋通過行人，有時檢查，有時則可隨便行走。市間米麵價飛漲，白麵四十斤一袋者賣五元六角，較戰前增價二元餘，大米普通一類一袋百斤者售十九元餘，較戰前增五元餘。貧苦人家所賴爲食糧的棒子麵——卽玉蜀黍麵，平津冀魯貧民主要食品——每斤售至五十餘枚，已合一角有餘，較前漲至五分二強，一般貧民殆皆叫苦連天。

小馮談：「渠在飯車充僕役，前日隨車過黃村站，有日兵出錢購三瓶啤酒，倉卒間同事誤界以「蘇打」水一瓶，日兵飲不對味，大怒，認有意欺騙於彼等。時車已開行，言語不通，欲爲掉換，實來不及，窘急中擲還其錢，以爲可以無事。詎車抵下站，該站日兵已得前站電話，登車士兵數十名，將飯車所有職工十餘名，悉皆細綁。旋以貨車送回黃村，當晚逐人被打，繩剪二背，不給飲食者一晝夜，後經飯車主人煩出日人哀懇，送以厚禮，始羈押兩日夜放出。現在往來平津，殊非坦途，車行較慢於平時者四倍時間，沿途皆有日軍，車停後卽上車檢查，看有形跡少疑的，卽捕去拷打，甚至隨意槍殺，死者亦不少矣。」

我室已十二人，大家殊慮仍有人來。復返前此十五人時期的擁擠。詎我等愈憂慮之事，實現愈速。午後六時，六時半，先後送進三人，一爲曾充保安隊的張姓少年，一爲曾充天津市府特務工作人員的白某，一爲某鐵廠主人石某。張則被指爲參加七·三十天津戰事的戰鬥員，今早由津四分局捕來，——時張已補爲警察——由午前八時用打灌水，令供出現匿居於津同隊者爲誰？并須至少舉出五名姓名。張被打得兩腿高腫，不能屈膝，口鼻受水灌注，唾洩不停下流，入室後以

傷勢過重，倚壁呻吟，一息僅屬矣。白保有共黨嫌疑，與一友人杜姓，爲偽警察局偵緝隊捕獲，

解來此地，猶未詢問，杜押於裏進留置室，白則與我同屋，白在偵緝隊禁押時，與趙新同室，刻又相值，彼此不由報以苦笑。石則在日租界福島街設工廠，以包裝室內水汀，暖爐，等鐵工爲業，嘗爲一日人作工，工資久欠不給，石曾催索數次，日人不予。近戰事爆發，該日人入憲兵隊工作，今日忽派人將石喚去，云有工程包做，石到指定地點後，見該日人與另一日人預在，見石到來，彼此以目示意，其另一日人即領石到憲兵隊，一句未訊，突送到此地禁押。其廠內工人猶認渠在工事地方督工也。」

七時半送飯團來，附有剩菜，十五人圍坐一圈，吃菜一碗，圈小人多，被擠於圈外的竟不得食。石情急之至，突起立作虎撲，自諸人頭上壓過，伸手於菜碗中，撈取一把，湯汁淋漓，滿洒諸人身上及坐席間。我向來抱定屈己主義，祇要同室諸人維持秩序，不受日兵過分侮辱與叱罵，大家聽從我話，我雖少吃一口飯菜，則精神上猶可減少一分射戟，少受一分非人侮辱，所以除飯團人各一份，少有爭搶外，菜則讓大家平均分食。今日突來多人，而石又粗野萬分，使我以前約束諸人的秩序，一旦破壞，柵外監視兵望見，一壁呵斥，一壁大笑，我更頭如中刃。迨諸人搶食畢，監視兵已去，我乃縷述此間過去秩序如何良好？每日得吃兩次飯團及剩菜，經過幾度的要求

，方纔辦到，人方視我等如豬狗，我等行爲反豬狗的不若，豈非自甘受人奴視與侮辱？爭食爭喝，最足使日人鄙視，而十五人吃一碗菜，卽或爭搶，其能多吃幾何？大家不肯少存一點臉面，自顧不如豬狗，寧不可痛可恥？」石問我言，面紅耳赤，連聲道歉，謂以後決聽從王先生話，不再搶吃搶喝。餘人亦各認錯，云明日起，遵守秩序。

夜十時許，憲兵又送人來，燈光昏暗中，莫辨人數。惟送入我室的共二名，均著警察制服，各年二十許。一瘦小，一細高。其細高的殆負重傷，咬牙忍痛，挨進門內，擠至靠牆壁坐下，一眼望見張——新來的保安隊——怒目而視點頭嘆息。瘦小的方擬入室，爲監視兵拖出，週身加以搜翻，於其衣袋中搜出香煙藥丸等物甚多，均擲於外間桌子上。復將其懷錶一隻，手錶一隻，腰帶一條一併取去，然後推之入室。其人入室後。望見趙新及白鷺呼道：「噢，你們二位早來了，不成想在這遇見。」趙、白均默然不語。

細高的劉姓，名森桂，渠原充保安隊，津戰事結束後，渠未隨大隊退走，改入第四分局充警察，與張是朋友，張由保安隊補充警察，卽劉所荐引，今日張被捕，日人令指出匿居津市的保安隊五名，則可減輕渠罪名，張貪生心切，兼不耐酷刑，遂將劉攀出，劉致被捕來。初受訊時猶欲

狡賴，日人出張供對證，劉不能辯。乃招承。日人復令渠指出五名保安隊，劉不肯，乃遭痛打，後背爲皮鞭抽傷，皮綻肉開，幾露脊骨，嗣又綁紮雙手，以膠皮管接水龍頭向鼻孔灌水一時許，渠實熬刑不過，攀出多人。日人乃停刑送其至此。所以渠見張時怒目而視，不勝其積憤。何則在僞警察局服務，亦因有保安隊嫌疑遭捕來，尙未訊問。

今夜我室已容十七人，開從來未有的紀錄，一時室小人多，擠軋不下，不得已特顛倒穿插而臥，馬桶旁睡倒兩人，均蜷屈如蛇。我與趙、邵抵足，臥處過窄，不能伸腿，於是此伸彼屈，交換拳曲。空氣少，住人多，十七人又復流汗遍體，衣袴濕濡。何有吸毒嗜好，所帶毒質藥粒，爲監視兵搜去，癮發不可耐，垂涎交流，呵欠不已，睡不能穩，則不斷起坐，因與白相熟，——白在偵緝隊羈押，何時以警察局公務員資格看見——強白調換臥處，一夜內調換去調換回者數次，擾得白亦不能交睫。我向其勸阻，渠嬉皮笑臉，不改如故，令人哭笑不得。

劉張傷痛，不斷呻吟，何與老馮一間一起的鼾聲，李高麗的愁苦叫罵聲。白與何的爭鬭聲，段的翻身觸地聲，諸人的摩擠喊熱聲，交織於室，我安能入睡？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今日晴，早五時，覺有人立我足後，以頭觸地作聲，開目視之，乃石掌櫃正在閉目合十，口中喃喃，向外跪拜。詢其何爲，云求佛佑，俾早脫險。我笑道：「中國的佛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到不了此地來，即使能來，汝平日不知燒香禮拜，急時抱腳，佛果有知，亦不救汝，」石大慚，中止叩頭。

五時半李高麗凍睡，仍大聲叫罵，并與石段諸人絮絮談不休，我制止之，李不服。我告以留置室規矩，不許高聲談話，及同室犯人交換意見，且未到起坐時刻，汝已起坐，均屬犯規。汝喊罵「報仇」，汝將報什麼仇？如真有志氣，待釋放後爲之不晚，現今說他何用？李被我指斥不敢辯，段石亦不敢再與其談話。

晨五時三刻，劉森桂被兩憲兵提出，午後一時許歸來。時外間落大雨，劉衣袴盡濕，泥水淋漓，如行於淖泥中者，進門時忘却脫鞋，爲大眼睛監視兵力披其頰一記，聲極清脆，凡望見者皆爲之悚然。

我問劉被提出，是否爲憲兵押解赴各地捕會充津市保安隊者？劉俛首不語。我因對劉、張、

何道：「汝等不幸被捉，慘遭榜掠，不能忍刑，被逼至於胡亂攀扯。攀扯的如是真正保安隊，則汝等當知我國正在抗戰中間，需要戰鬥員孔亟，保安隊是經過長期訓練，而具有抗戰能力的，倘被日方捕來一人，不啻爲國家減少一名戰鬥員的實力，亦等於汝等自爲削弱國家實力之舉。苟所攀扯的非是保安隊，而係受刑不過，胡亂指出數人搪塞，使此數人受無妄之災，被捕到後，匪刑拷打，多增一名留置室內受罪人，汝等問心能無慚愧？既不幸被捕，應當咬緊牙關，天大罪禍，一己當之，少牽涉一人，即少減我們國家一人的力量，少使一個中國人在此受苦，則多積我們自己一分私德。尤忌存乘此機會陷害仇人，以洩私忿之心。蓋此種陰狠殘忍的行爲，非丈夫所應爲。而假手寇仇以攀扯熟人，報復睚眦之怨，更屬小人技倆。日人亦絕不會因汝攀捕數人，即可早日放汝，轉恐因汝攀扯者，非其指定一類人，審訊不實，結果汝等反自取苦吃，將遭第二三次的拷訊也。」劉張聞我言均有愧色，白面何則云：「王先生你看吧，我決不含糊。」我道：「但願你能如此！」

白面何——因其吸白面而假定的稱號，以便有別於何復述——癮發，不能支持，東倒西歪，

有時躲於人後倒臥，有時則枕馬桶休息。雖任令眾人如何勸說，如何就心，渠終不聽。渠祇謂：「犯癡難過，不如因犯規被打好受，若真被打一頓，亦許立刻精神煥發，不復再有癡矣。」眾聞之，哭笑不得。

十時許一黑面孔高大監視兵值勤，一手持槍，一手握一木棒，在外室敲桌發巨響。旋到我室，由柵門孔隙伸入木棒，對我等警告謂：「白晝不許睡覺，不許說話，要規規矩矩的靜坐，靠牆壁打一盹睡猶可通融，倘有人犯規，渠即以此木棒重打。」說畢令李高麗爲我等傳譯，大家均爲之變色。

石掌櫃談：「前數日天津新到日兵甚多，其中頗有鬚鬚甚長的老年兵，體格亦似孱弱。」又談：「上星期日兵到楊柳青一帶防禦我中央軍的進攻，在泥水中困守數晝夜，迫我軍撤往靜海青縣，日軍方得退回天津，人馬已徧是泥污，精神頹唐，馬既懶於舉步，人亦閉目合睛。其經過河北大經路，河車東馬路者，士兵實在不能支持，竟不聽長官命令及鞭扑，倒臥於人行便道，昏然入睡矣。」又談：「外間消息甚蔽塞，租界內住戶皆偷無線電，藉知我方軍事進展消息，南口陷落後，我軍正在扼守大同。平漢線我軍前線在琉璃河，津浦線在靜海，中央軍北進於豫魯境內



者甚多，日軍猶未進攻。滬戰我軍殊佔優勢，已殲敵不少。敵空軍曾去南京轟炸數次，無甚結果，因我空防頗嚴密也。」石談時，諸人均傾耳聽。我笑道：「你能傳述些類此消息，尚差強人意，若似昨晚搶菜行爲，則不敢敬仰。石急遜謝道：「王先生，得了罷，不要再剝苦我，以後我沒那宗事啦。」

午後三時送飯團來，仍有菜一碗，除李高麗由日兵另給一小碗外，我等十七人共吃一碗，我令大家各坐原處，菜碗一一傳遞，以免爭搶，雖每人祇得一箸，究勝於昨日的搶奪也。

宋姓僕役送水時，渠見監視兵未在，又遞進半枝鉛筆，蓋因上次遞進的，係倉卒折斷的，細小又未削尖知不能用，故今日予我一削尖較長者。

午後四時，監視兵未在，諸人談起吃的問題，彼此皆云吃不飽，倘准買些餅餛充飢，亦好少許補充。其實諸人被羈日久，除日吃飯團外，別無他物，一半是餓的作用，一半是餓的原因，遂一人提倡，衆皆附合，甚至立刻有得餅餛在前，大嚼一番方好。但談至結果，彼此一問「錢從何來」？咸如冷水兜頭，啞然無語。因闔室十七人，除我知姚尚有錢外，餘人皆於被捕時遭搜索一空，分文莫名。時白面何正倒臥馬桶側，癡發折騰，翻來覆去，吐出許多綠沫。聞得諸人咨嗟錢

的問題，突然坐起，問我道：「假如有錢可以買得大餅嗎？」我未及答，李高麗在旁接話道：「你如果有錢，就可以辦到。」白面何爬至柵門，指外室亂鞋襪堆內一條白袴帶道：「我那袴帶裏藏有六元，你能交涉取來，大家買大餅油條吃吧，反正我不花，錢也不會到我手了。」於是李高麗立於柵門，俟值勤的副班長來，與其商懇，將錢取出，即以三元，懇副班長喚來中國僕役。爲買兩元大餅。八角油條，二角鹹菜。餘錢歸何收藏，何託我代爲保管，我因李高麗能辦此事，令渠收存。

少選大餅，油條鹹菜買至，三十六隻餓眼咸注視不瞬，李高麗以渠辦交涉之功，居然逕操分割之權，每人分給少許，物雖平常，但在此間已屬珍饈，凡分得的人，皆細細咀嚼，不願一口吞下，失却領略之味。我見邵、段、姚、周未得油條，望人垂涎，特將我分得的分給。白面何見李高麗分的勻，且有自行搗攪，留存待食之意，頗露悻悻色，我囑其勿如此。

隔壁工作已停，在我室對面，新開一門，可與隔壁各室相通。坐於我室裏角，即窺見隔室人的進出。班長值勤時，李高麗詢以對面留置室修理如何？據云工事已畢，一二日內即可遷我等於彼室。姚何聞得將遷居，深慮與我分開，不勝其惴惴。

晚間未送飯團，我偷將字條遞與，囑其速送我家。李高麗則借白面何錢一元，塞宋手，煩其爲買香煙一二盒，送飯水時祕密遞進。

今晚十八人睡一室，擠猶昨夕，我反正已如豬糞，抱定隨遇而安主義，任何痛苦皆忍受之。

## 九月一日 星期三

今日晴，早五時，李高麗卽畏涼起坐，取食昨日留存的大餅，白面何睡中驚覺，亦起坐爭食。兩人喧嘩不休，衆咸爲吵醒。

早八時老馮被提出，九時許白面何被提出。午後一時老馮歸，面有喜色，坐定後對小馮言：「受訊時未被打，當時有趙錫鈞充繙譯，十年前趙充日租界巡捕官，渠在其手下做事，今日相見，趙顧念舊誼，爲其在日人前說許多好話，渠對趙叩頭稱謝，趙愈爲幫忙開脫。日人見信不疑，允候數日放渠。」衆聞人皆爲之慶，我覺此種卑鄙小人，不可開導，任其自己歡喜，不爲戳破。

外間留置室的邱喚周說話，問我室押有姓馮的沒有？老馮應之，邱告以其次子現押於彼室。老馮乃與其次子說話。據其次子說：「前日日人提訊渠，令供出五名保安隊，渠當卽指出，日人

甚喜，未打渠，且贈給夾褲褂一套，尤將來重用渠。」老馮聞之愈喜。我待其談話畢，警告之云：「你父子同時被捕來，的確使人同情。但若爲求自己自由，而嫁禍於人，攀扯許多熟人被捕，被捕的熟人，復又畏葸，又攀扯渠的熟人，若以一人攀扯五名計算，則輾轉相攀，是受牽連的益廣，而被禍的亦愈衆，汝父子捫心，作何感想；汝年事老大，經驗較多，汝次子年幼，或存倖免心理不講道德，祇顧個人利害，毫無民族國家思想，此於平時，汝已有「教子無方」之咎，今汝聞汝次子可供日方驅使，且將獲得自由而有喜色，未免「更無心肝」，須知汝子之自由，係賣却他人的自由而得來，汝不知訓飭指斥，實有虧父職矣。進而言之，汝勿以汝子供日人驅使，汝全家即可飛昇，傍藉日人勢力，不但此後得了安全保障，且可誇耀里巷，須知虎口內求食，爲虎作倀，終有遭虎吞噬之日，」我說至此，并舉修興周爲例以證實之。老馮小馮聞得羞媿無地。急頰邵瞰監視兵不在，傳話於邱，囑轉告其次子，勿允日方擔任工作，以免危險，尤不得攀扯同儕，遭人詬罵。

保安隊的張憤然道：「我被捕，當然是馮攀來，因我充保安隊，時間甚短，除渠外無人知。」劉一保安隊一亦云：我被捕是你（指張）攀來。我對老馮道：如何？汝次子一人。畏死畏刑，

繫扯多人，我等知道的此室已有三人，恐他室被禁的必不在少，追源溯本，皆汝次子之罪也。」老馮面紅不語。

午後四時白面何安然歸來，進門後對衆扮一鬼臉道：「我以爲今天不定怎樣受苦，實則并未挨打，日本人令我指出五名保安隊。我告以五名太少，我可以指出十五名。日人認我懈怠，將我按坐地上，以香烟火燒我頭頂，我順手接過，吸了兩口，日人哭笑不得，踢我兩腳，又擬尋找器械打我，我道：「先不要打，等等我大便完了再打吧，日人罵我混蛋，令僕役引我去廁所，我那有大便，不過爲的躲挨一會，蹲在廁所有一刻鐘，日人不耐，來催我出去，仍按我坐於地上，用冷水一桶，澆在我頭，致我衣服皆濕，我當時倒在地上翻滾，大喊犯了癩啦，不得了，要死啊，日人見我如此，莫知所措，即停止訊我，給我香煙一枝，令我吸吸過癮，嗣即將我送回。」衆聞咸失笑。白面何又云：「當渠受訊時，常望見有兩人以便衣隙嫌疑，在隔室受日人刑訊，五六人合力大打，兩人如殺豬般叫喊，渠聽見時，心胆爲碎。渠返回此間，見一人已受訊畢，兩腿血流不止，白色褲皆爲血污成紅。一人尙被敲擊中，聲息漸微，似已負重傷，而暈厥矣。」

晚七時宋僕役來送飯團，乘人不見，偷遞我襪子兩雙，告我字條已送到我家，帶一回條，今

日不便，明日可爲我帶來，我家并托渠帶來夾袍一件，毛氈一條，毛褲一條，自來水筆一枝，共打成一大包，但事實無法送進，只好仍爲送回。我囑其急速送回，告我家人，直接向憲兵隊送來，宋領首。

宋邁與李高麗香煙火柴各一盒。

晚八時憲兵送來一人，由兩名中國僕役攙扶，似因受刑過重面已無血色。進門後，望見張——保安隊——以手指點，示其忿恨，張則媿怍，不敢正視，衆咸料知此人必係爲張攀扯被捕者。

該人膝蓋以下被擊破亂，血緣禱脚下流，猶咬牙忍隱。但欲坐下時，兩膝業不可屈曲，經人扶掖，方勉強依壁而坐。劉——保安隊——與其相識，詢其受訊情形？渠云：「自昨日被捕來後，已

被打兩次，渠咬緊牙關，不承認會充保安隊。今早九時復爲提出，由晨迄晚遭六七名日人毒打，死去活來者達四五次之多，較昨日所受尤苦，日人打一次，休息少時，另易幾人再打，前後更換五六次，渠氣絕多次，皆爲以水噴醒，實不能再熬，唯有誣服。日人又令渠指出五名保安隊，渠不肯，并告以不願爲此害人之舉，日人大怒，最後又打一頓，兩膝幾折，不能步履矣。」又云：「今日看情形，猶未訊畢，倘明日仍極提訊，再打一番，是有死無活了。」衆聞之皆爲悽惻，動

其放心，不必過慮明日之事。監視兵來，該人口渴舌乾，懇衆爲求一些水飲，經我等與監視兵哀懇，給予冷水一盃，該人方擬接取，突然暈仆，二目上翻，氣息皆無，衆大驚，急以冷水噴面，撬開牙關以水灌注，歷時許久，方悠悠甦轉。監視兵在柵外蹲視，并不同情，反作鸞鸞笑。我等心愈如椎刺。

未幾班長來點名，見我室已十九人，極端擁擠，詢及負重傷的保安隊，原押裏間留置室，遂將其喚出，仍送往原室。其人乃勉忍傷痛，扶壁而去。我等對此受重傷，不攀扯同類的好男兒，咸不勝其憂念。

劉待其人去後，告知衆，該人姓李，通州籍，確充保安隊有年。

李高麗，白面何倫在馬桶旁吸烟，監視兵行經柵外，嗅得氣味，貯立門外，瞪目內視多時，不得形跡，方珊珊去。未幾黑大的監視兵值勤，李何仍躲於牆角偷吸，并恐香味外溢，掀馬桶蓋，對內呼吸，但仍爲監視兵嗅得，厲聲問李此室有人吸烟否？有存火柴者否？速速交出！否則搜出決重罰，李對以無。監視兵梭巡甚久方去。我等慮有意外，力勸李何將香烟火柴擲入馬桶內。

宋送來兩隻襪子，一雙毛織，一雙綫製，我防爲憲兵取去，一雙圍於腰際，一雙穿著，雖兩

脚泥污漆黑，不暇顧也。我自被移禁於此，今已四十餘日，方得有襪可穿，立刻足下溫暖，而今我始知襪子穿著後的好處矣。

## 九月三日 星期五

今日小雨，早九時，白被提出。白面何告衆人：白原係紗廠工人，後爲津市黨部担任祕密工作。與警察局偵緝第一隊長徐樹銘相識。日前日憲兵隊向徐索要共黨，徐無以應，找白前去，問白可知津市有無共黨？白謂渠不知道，其杜姓朋友，或者曉得。徐即將杜尋來，向杜要共黨，杜因案被禁津監獄八個月，甫獲自由不及旬日，焉知何處匿居共黨。徐爲塞責，遂將白杜二人以共黨送來憲兵隊，真正冤枉之至。

姚白衣領內偷偷取出私藏的國幣三張，每張五元，塞於我手，告我渠無用途，借與我用，我乃藏於褲管內。

白面何所餘兩元，昨日曾以一元買大餅，二角買糟糕，二角買手紙，所餘僅六角，放於李高麗手，閻室十八人，頃祇我偷藏十五元。



晚六時白送回，精神沮喪，對人無語，少時送飯團，渠亦不食，衆詢以故？初不肯說，嗣嘆息道：「今晚有的吃了，明天要吃恐已不許吃。」衆加追詢，白始吐實，蓋今日白與杜被提訊時，日人指二人爲共黨，逼供出同黨在華北工作者若干人？其中有何組織？兩人供以不知，日人會將二人兩臂反結，放置地上灌水，並以木棒痛擊臀部，兩人實無可供，唯有哀呼。日人見無供述，乃令起立，以鉛筆書佈告，上寫「爲佈告事，槍決共黨×××一名，一貼白杜二人頭上，云明日白在午十二時，杜在午後二時，分別執行槍決。日人並問二人可有遺言，囑其家人否？如有，准許書寫，憲兵隊可代爲寄去。二人一想，事已至此，寄遺言與家人，徒增家人愁苦，故將心一橫，對以無有。日人追問數徧，二人終不改詞，後爲送歸。杜押於裏間留置室，不知如何愁苦，白則一心就心死亡，致食難下嚥。我聞白述畢笑道：「你太愚直，人正開你玩笑，不視你爲人。你爲何遽信爲真，試想槍斃犯人，有在其頭上貼佈告者乎？卽或實有其事，你與杜既屬一案，焉有分爲前後兩次槍斃道理？你苟細加尋思，則知決不會有此舉。」衆亦勸白勿過信爲實，白始稍爲寬解，勉進飲食。

夜間白面河起來風下，折騰不休，前日宋僕役送進的香烟，衆人會勸其拋棄，不知渠竟偷留

有兩枝，今夜竟躲於牆角與李高麗偷吸，監視兵不斷來巡，對室內注意，衆人皆爲之耽心，兩人則癡發不顧利害，吸食若無事，後經衆人強制，始吸盡半枝，餘擲馬桶內。

夜十時許，忽裏間留置室有人慘號，聲音尖厲，聞之毛骨悚然。我等皆被驚醒，臥於簾間，側耳辨聽。號呼由緩漸急，雜以呼痛之聲，值勤憲兵初尙呵斥，禁其呼號，嗣見情形有異，方報告班長，啓柵門入內查視，并喚僕役送去沸水，忙亂多時，呼號聲仍未停。最後聲音漸嘶，似已入彌留狀態。四五憲兵用一木板，將其人搭出，送入對面新闢留置室內。我等窺見其人，即是一度關入我等所住留置室的保安隊李。對面留置室距我等所居室甚近，慘號之聲，聲聲送入耳鼓，令人聞之心酸髮立，倍極淒楚。大家皆屏息傾耳以聽，藉以摸索李的生命最後時限。同時人人懷想將來的遭遇，而爲安危下一疑問。

十一時許薛苗到來，惟時李呼聲已微，經其檢驗後，飭四名中國僕役，用木板將李搭出，我等臥於籠中，目送此壯士如此而逝。大家胸頭如有重負，是悲苦，是哀痛，難以說出，唯每人皆覺最後的結束，或亦這樣！

今夜直無人能入睡，每一交睫，即宛聞李的慘號聲送入耳內。

昨日曾望見李曾三度被提出，歸時愈狼狽，意料必係復遭慘掠，前兩次傷未愈，益以新傷，任是如何剛強漢子，亦支持不起，今夜傷勢轉重，遂致哀呼輾轉以死矣。

## 九月四日 星期六

今早八時忽來許多便衣憲兵，先由裏間留置室起，點名分號，提出犯人後，改囚於新修的留置室。新留室編四五兩號，四號最大，約寬丈八，長約二丈四五。五號則寬約丈二，長約丈八。兩號皆已鋪好地板，開有窗戶。較原來各留置室豁朗。

我先被分入四號，後又提我入五號，乃坐未久，又撥我入四號。

四號共撥入犯人三十五名，其中多半爲保安隊便衣隊。熟人則有何復述，周謙，邵遜伯，趙新，林星，白面何，楚重三，保安隊的劉張。在昔曾禁一室，後忽分開，今又遇合的則有邱寶山，王振海，邵冠祥。與我曾經隔壁談話今日方見到的則有蘇月亭，曹振華。大家相見，似老友重逢，互相惋嘆，辛酸滋味，皆湧上胸頭。邵——冠祥——小語我道：「王先生你瘦多了，鬍子長的這麼長了，我無語可答，祇好以手撫頰下鬚，報以苦笑。」王振海此刻亦鬚長三縷，面頰瘦削，

不似以前的英挺，邱蘇則滿頭連鬚，若蓬草叢生，醜狀難堪。大家萬分感慨，只有互報以悲憫同情目光耳。

何復述移至我側偃坐，低語道：「我真就心，和你分在兩號，看你進來後又被提出，十分失望，不料你又提將回來，實我萬幸。」

似因我因此過久故，凡檢到此號犯人，均識我。

一王姓保安隊，匍匐至我前，指其右膝棒傷告我道：「王先生我這條腿被打壞了，已紅腫三四天，創口潰亂，將來必成殘廢」。王言時聲音淒惋，并解去其裏創破布，示我創口，則膝蓋以下，潰亂成一洞，血肉皆腐，膿水不住下滴，我囑其裏好，爲想辦法。旋班長植勤，我拖何復述爲繙譯，求准買藥膏治療王腿，邱等則乘閒求賣大餅，得其允許，我乃出洋五元，交中國僕役購硼酸膏一盒，綳帶一捲。少時購來，則花去一元八角，另外未經我同意買得大餅一元。餘錢付我，大餅分與衆人，藥膏綳帶則付王去用。

大家研究監視兵辨認之法，衆議咸同，各上以徽號。班長，副班長，井上稱呼仍舊，大眼睛兇狠的監視兵，假定名爲「二百五」，高大的監視兵名爲「大老黑」。頭大身短的名爲「大腦袋

「。另一階級最小的名爲「小兵」。譚號既定，對於何人值勤，監視情形如何？亦略有辨別，可講話時則講，不許瞌睡時則不睡。此七名監視兵我等最提防的爲「二百五」，因渠一發見瞌睡者，卽開門大打，連日各室因此而被打的頗多。次爲「大腦袋」，當其值勤時，每好竚立柵門外，向內窺察各犯人動靜，渠注意的，不許犯人低聲談話。再次爲「大老黑」，犯人瞌睡，說話皆不許，但渠好立於天井，守於室內之時殊少。至於「小兵」，則出進進，似留意而實不留意矣。

我等所住的五號留置室，有後窗東山牆窗各二，均自外啓閉。窗約尺半高，二尺闊，幔以鐵絲網，并豎有手指粗鐵條，殆防破窗逃逸。窗間玻璃漆以白油，關閉後不透明。書間兩後窗常開，可以流通空氣，并可窺得反射光線，藉覘陰晴。室內牆壁，砌一喇叭形方孔，監視兵轉至後院，由後窗可以看見室內犯人動作。行至外室，則由柵門，或喇叭形方孔，亦可看見我室一切。卽牆角屋宇亦洞見無遺，我等直無一寸地，可得隱避，偷自談話與盹睡。雖七名監視兵，有二三人監視不十分嚴，而我等爲恐括來詈辱，亦無敢偷睡。及隨便移坐談話。

新留置室有地板可坐，尻部不受潮濕，且不慮陰雨滲漏，屋地積水。雖終日須打疊精神危坐，顧已較前如枉蘆矣。

一二旬許少年忽湊至我前坐下，告我謂：「王先生，你聽聽我的事是笑話否？」白面何指其人云：「此即我所說受便衣隊嫌疑的人，請看他褲子滿是血了。」其人隨白面何所指，翻開褲管與我看，則兩腿被棒打已破亂，皮肉綻裂，血液凝污自胯而下，幾不辨血肉。白色單袴，血染遍紅，令人見之不忍注視。據其述云：「我姓宋名金義，原山東樂陵縣籍，天津英租界黃家花園公順合染店，爲我叔父所設。我在店內幫理事務。自與妻小住南門外。上週內的一個早晨，我猶未起床，忽有人打門，我親自開門看視，見有便衣及軍服的日人數名，站我門首，問我此地是否孫振海住處？我告以我名宋金義，住此已久，并非孫振海所居。日人打量我多時，沒說什麼，即轉往後院查詢。約查詢刻鐘，未得其人。我自窗戶望見諸人在我門前集議一下，遂又撲奔我家來。直接闖入室中，東張西望，并有數人信手翻檢箱篋。後無所得，悵然走出。去不甚遠，忽有一日人轉來，招手喚我出門講話，我隨之出，即被帶至一汽車旁，將我推入車中裝來。我妻望見，奔出喊阻，路人雖見，無敢過問者。帶至憲兵隊後，早九時提訊，問我姓名？我供宋金義。日人大說我扯謊，本是孫振海，何得改名宋金義？六七個人，以木棒、皮鞭，沒頭沒腦，將我亂打一頓，我被打時，雖喊至聲嘶力竭，日人亦不住手，直到我已暈死，方停敲擊。我甦醒後，復問我姓

名，我仍對以宋金義，於是仍被痛打一頓，且罵我特已狡滑，明明是孫振海，爲何改稱宋金義。我極口呼冤，懇其調查。日人云已調查明白，絕無錯誤。第二次被打又復暈死。甦醒後還是問我姓名，我覺我若不誣承是孫振海，殆須敲至明天，亦不會完。反正不認亦死，認亦死，因拚却一死，認我就是孫振海。日人果不再打，惟問我在宋哲元部隊任副官幾年？我何嘗認識宋哲元？又何嘗充任宋部副官？遂對以我是公順合染店少東，未曾充過宋哲元副官，日人怒罵，說孫振海本是宋哲元親信副官，怎跑到染店充當少東？明是狡獪。因又過來數人將我按倒，一人騎我身上，使我不得動轉，一人則按住我兩腿，另有二人用碗口粗細木棒，專打我下肢，致我皮開肉綻，死去活來者又兩次。待我甦醒，復又逼問我，我只得認是宋哲元部副官。日人又問我什麼階級？上校副官，中校副官？或是少校，上尉副官？我既未作過軍官，那曉什麼階級，因道我管我們家下用人，辦理雜務的副官。日人罵道：混蛋，管你們家裏雜務作什麼？得說管宋哲元家下雜務，和他的部下。我不敢辯，只得應是。日人又道：那麼你是上尉副官了？我亦不敢辯，應道「是」。日人遂即紀錄於冊，令我按一斗箕，我是日覺滿腹冤屈，作宋哲元副官孫振海的替死鬼了。當夜送我於此處禁押，傷痛一夜，膚似火灼，自想無有生望，能早代孫振海一死亦好。輾轉一宵，次

日傷皆潰瘍，詎又爲提訊，日人首訊我姓名？我不敢再說是宋金義，只好隱起真我：承認假我，對以我叫孫振海。乃日人聞之忽動怒，大罵說：「混蛋，你是宋金義，爲何說是孫振海？」我猶以爲日人恐我改供，故意作此反詰，正色告以我不是宋金義，我確是孫振海。詎日人勃然色變，令兩人將我手脚細起，置於地上，然後以膠皮管對準鼻孔，大灌冷水，我被灌昏迷歷時許久方醒。日人又逼我到底叫什麼名字？我此時不知如何說方好。日人逼問再三，我硬却頭皮，大胆回以我叫宋金義。日人忽大笑道：「你這個混蛋，你是宋金義，爲何承認是孫振海？」我道：「我昨日說我是宋金義，不是孫振海，你們不信，我能有什麼法子使你們信？」我說此話，日人怒目視我，我知其意在迴過，不敢再說。嗣日人問我：「你爲宋哲元帶便衣隊，圖擾亂天津，你要說實話，你們一共來了五六百人，由北平、保定、南京各來多少？我方啓齒欲對我沒有那事，早已挨了兩棒，我已受傷無完膚的人，實不能直挺重刑，既存心一死，任他們問什麼，我應什麼好了。我意決定，不再分辯。遂道：「我們共來了五六百人，由北平來二百，保定二百，南京二百，日人道：「怎那麼均勻？每處不多不少整來二百呢？我道：「你們說來六百人，又是指定由三處來的，我每處若說少了，豈不挨打？」日人聞之大笑。又問道：「聽說你們六百人，分藏在天津、東站、總



站、西站、那麼每站到底隱藏多少人？」我一聽又是指定三處地方，乃道：「在東站隱藏二百，一日人問：隱藏在何處？我道：「藏隱在一所賣香烟的小舖子裏。」日人問：「那香烟舖子，有多少房子？」我用手指我聽訊的房子告以有這麼大小。日人怒罵道：「混蛋，這屋子不過一間大小，豈能藏二百人？擺人頭也擺它不下，簡直是胡說」。兩日人又順手打我十餘棒，打得我神志已暈，更無從擇詞。日人續問，餘下四百人住在那裏，我道：「住西站二百，總站二百。」日人厲聲罵道：「你越發胡說，總站西站，全是日兵駐屯，那裏有他們住處？」我哀懇道：「我實在不知他們住那裏去了？」日人未打，怒目看我多時，又復問道：「你們軍火由那裏來的？」我對：「由北平來的。」日人問道：「怎樣運來？」我對：「裝汽船運來。」日人聞得暴怒，一躍而起，持皮鞭痛抽我十餘下，我倒地翻滾，痛徹心髓，兩手因護身體，亦併爲抽腫，骨肉之內如同發火，舌燥唇焦，不能作語，延挨許久。日人方罵我道：「混蛋，北平到天津那裏通汽船，你想騙我們，皇軍憲兵隊怎能被你騙過呢？」我方知被打是因我編造的未對，實則我被打已糊塗，何嘗想到此處。以爲他們——日人——認我是便衣隊首領，又是宋哲元副官，宋既在北平居官，則便衣隊槍械，自以說由北平運來爲對，不想因說錯一句「由汽船運來」，遭一頓皮鞭，真乃冤上

加寬。後來日人又問：「你們的軍火，是那幾種？」我以手比擬道：「有這樣長的步槍，這樣短的手槍，和帶腿的槍。」日人見我怕打情急胡說，及比擬的不倫不類，皆縱聲大笑。罵我道：「什麼帶腿的槍？那是機關槍。若有帶腿的槍，還有帶尾巴的槍呢？」嗣問道：「你們的槍放在那裏啦？」我對：「都在六百人身上帶着呢。」日人問：「你認識馮玉祥嗎？」我欲說不認識，但一看日人顏色甚厲，怕再被打，祇好對以「我認得」。日人問：「在那裏見過？」我想了半天，說不出來，因吞吐道：「僅在各報發行的號外見過他的照片。」日人復大怒，三四個人用皮鞭痛踢我後胯，踢的我如球滾，至渠等氣息咻咻方止。當天由早九時審訊，被打數次，到午後六時方送回，我已不能舉步，經日人飭一中國僕役扶我回來。夜間傷痛，較前更甚，幾次以頭觸牆，欲行撞死，均以同室中人看見勸阻未遂。祇隔一日。於被捕來的第四日，第三次爲提出，日人看見我，不似前此態度的兇狠。對我道：「我們已調查明白了，你是好人，是公順合染店少東。但衙門的規矩，有錯拿沒有錯放。你即是公順合少東，姓宋又是樂陵人，與宋哲元同鄉，當然與其家下有往來，你能引導我們憲兵隊中人，前往英租界宋家將其親信副官劉某捕來，則可放你。我道：「我雖與宋哲元同姓，且與其同鄉，唯我與其并無往來，亦不認識劉副官，怎能引導你們去捕

？」日人認我有意推脫，立刻變色，將我倒綁二背，拖於門外，一人取出手槍，擬我額門，逼問我是否引去？我仍辯以不識劉副官，「無法指捕。」日人厲聲告我道：「你既不去，抗拒皇軍憲兵隊，唯有槍斃你，」旋以手巾遮蔽我二目，槍管抵我頭上，問我道：「你有什麼遺言嗎？有告訴你妻子話嗎？如有趕快說，還有三分鐘，你就死了。」我此時熱血奔騰，自度死就死了，較比活受罪猶好，將心一橫，對以沒有。不知日人用何物件，涼而且硬，在我後頸鋸錯數下，問我怕否？我不響。日人又數道：「一二三」三分鐘到了，你死吧，說時搬動槍機，放了一響，我方神志迷惘，準備忍受最後一霎痛苦。不意許久無甚異態，日人忽將我遮目手巾取下，五六人轟笑。拍我肩道：「你是好人，不斃你了，候幾天調查明白就放你。」當天將我捉弄半日送回。押至今天，還不曉何時可得生還？」宋談此事時，適井上植勤，監視少鬆，得以一氣述畢。大家聞之，皆爲之扼腕嘆息。

有兩名保安隊，因低頭撫摩瘡痕，「二百五」值班看見，啓門拳打腳踢，指爲盹睡，兩人言語不通，雖被窺打一頓，亦唯滿眶熱淚，付一長嘆而已。

三十六人住於一室，接取飲食，擁擠於門前，亂搶亂奪，日兵則叱罵萬端。我不忍坐視，事

後我勸衆人務得維持秩序，挨次接收。大家吃剩菜一碗，殆無法可以圍坐共食，爲免爭搶，由我主持，平均分與大家，我的一份也分與衆人。雖每人所得無幾，究覺爭搶時得的多少不勻甚愈。宋金義午後五時被提出，七時歸，穿一套新藍布褲褂，但滿臉滿胯泥污。同時有一鐵路工人孟某隨來，押於我室。

宋對衆言：「今日提出，日人仍令其領中國特務赴英租界宋哲元宅捕其劉姓副官。給其衣褲一套，遮蔽血衣，不容分說即推渠於汽車內。將到萬國橋，兩名中國特務對渠謂：『你如不認識劉副官，不妨隨便指一人，由我們捕去塞責，』免得到英租界麻煩。渠不肯。車停萬國橋頭，渠忽望見一隣人騎腳踏車馳過，擬將其喚住託其傳與家下一信。不意一招手時，其人車馳迅速已去遠，適此人經過——指孟——兩特務即拖其入車，捉之前來。渠見冤枉好人，心實難過，不顧一切，跳車奔向海河，擬投河一死，爲特務捉回，所以弄得滿身泥污，如此狼狽。」宋談時，孟杲坐一旁，其衷心煩惱，正無可喻。

蘇月亭、王振海，及保安隊三人，均以睡溼地多日，并吃冷飯團，患赤痢甚重，每間一二十分鐘，即蹲一次馬桶，蘇病較重，時發呻吟聲。

今夜三十六人睡一室，地上無隙地，赴馬桶時，如蜀道之難。

## 九月五日 星期日

今早五時半，忽爲人吵醒，開目見宋金義手足拘擣，身體僵挺，下顎顫抖，口角流涎，因呼吸不舒，發出哽哽之聲。睡於其旁的保安隊李——另一人——洪諸人，正爲其拳弄手足，搥打後背，時井上值勤，經邱寶山向其報告，渠急將後窗敞開，使空氣流通，一方轉告於監視兵班長，少時班長與各監視兵咸來，看見宋情形危急，忙奔赴憲兵總隊部報告。六時半歸來，告我等憲兵隊部中人，猶未上班，少時可來。時宋已拘擣時久，知覺全失。邱洪等更番叫喚，并以冷水噴面皆無效。閤室中人睹此情況，均滿腔悲惻，莫知所可。

時正初秋天氣，早寒襲人，窗戶敞開後，風吹入室，各個僅祇單衣一襲，復睹此意外，不由均冷得戰抖起來，有數人驚恐與冷交組，牙齒捉對在響。

七時蒔苗，趙錫鈞，及許多憲兵前來，啓開柵門，令犯人四名，搭宋於外室，置於水門汀地上，行人工呼吸法，施救半時許無效。後由邱哀述，請買一瓶紅靈丹來，用以救急，日人允許，

令僕役買來，經邱等撬開宋的牙關，以水灌送半瓶，餘爲抹於鼻孔，果然收效，宋連打噴嚏十餘個，得以醒轉，唯身體僵硬，手脚拘攣，下顎顫抖如故。後日軍醫到來，略爲診視，謂係被傷風，留一小粒藥，即去，對宋死生及醫療，則無負責驗斷。八時半。復抬回室內，已略能言語。但邱洪等四人，在外間救治。時間過久，已凍得鼻涕眼淚下流矣。

大家乘宋暴疾爲詞，向蒔苗要求准許各個函知家下，爲送衣物前來備穿用，蒔苗不作可否，祇云「明白了」而去。

九時許會講華語的日本矮人前來，喚宋金義及我，各送入毛衣一套，宋爲棉絨織成，我的乃絨線所結。我以爲日前我家下接我字條，特直接送來。正翻視間，忽一人湊我面前取過衣褲檢視，於衣袋內檢出衛生丸數粒，淒聲道：「這衣服是我的。」我疑而詢之。方知其人姓李，在哈爾濱車站做事，上月底回滄州原籍，因久未回家，特買許多衣物，擬分贈親友。到津值津浦戰事正緊，交通斷絕，遂住於津總站一旅店，忽爲日憲兵捉來，指爲軍事間諜，衣物及現款三百餘元，皆被沒收。提訊兩次，後膀及兩腿皆已打亂，頃左腿下部尙有一創口未封，不能起立。其所攜衣物，爲防虫蝕，特藏有衛生丸，故此刻看見得以辨認清楚。我方知此一襲衣袴，并非我家送來。

我因告李：「將來我如能先被釋放，則衣服爲你留下，你如先我而得自由，可到我家中取幾元，略償損失。目前我不便給你，恐憲兵隊向我索回，我無以應。」李聞之心稍慰。

午十一時，爲「二百五」植勤，大家戰戰兢兢，屏息靜坐，防遭意外毆辱。「二百五」因此室囚禁保安隊甚多，認保安隊曾參加抗戰，殺傷其皇軍，仇視殊甚，每無事找錯，藉端打人，監視之嚴，亦爲以前各班兵士所無有。我等雖十二分小心，仍不時聞其厲聲叱詔，及開門入室打人之舉。此室窗孔既多，渠前後繞尋，稍一失神，卽被其望見，而有被打之危。今午一點鐘內曾爲開門四次，以睡覺爲藉口，將白、林，及兩保安隊各痛打一頓，四人負屈，仍祇一包熱淚盈眶，垂首愁苦而已。

今日監視兵有四名與總部服務的對調。被調走的爲「大老黑」「大腦袋」「小兵」「副班長」，新來四人，我等仍爲各上一譚號，一鼻子高大的，名爲「大鼻頭」，一眼睛特別大的名爲「大眼睛」，一不好說話而行動特別安靜的名爲「二井上」，一好罵人而嘴特別尖銳的名爲「豬八戒」。

午後三時，我室又送來兩犯人，一爲保安隊巡官，一爲二十九軍上士，兩人均已被重刑，自

脊背以迄脚面，被皮鞭抽腫，入室後不能支持，擬臥少息，但監視兵不許，此兩人乃忍隱傷痛，咬牙而坐，測想其苦楚，必難說出。我室自此二人來，已囚三十八人，擁擠異常矣。

宋僕役送飯團來，偷遞我一字條，并告我，所有存在渠手內衣物，已爲我送還家下了。我偷閱來條，乃我三弟所寫，告我「家人已有一部避居法租界親串家，自母親以下雖經變亂，猶幸平安。末并告我租界房屋價奇昂，且不易找，全家遷居有待。字條內註有已託帶字人爲我稍來五元備零用，并衣物等件」，除衣物宋已允送回我家，五元錢則未收到，想係宋已乾沒，我爲日後通信方便，馬馬虎虎，不向其索討。

今晚室內病人既多，哼咳聲復不絕於耳，頗增人煩惱。

五十餘日，睡覺并無枕頭，蓆頭墊得耳根皆腫，今日得有絨衣一襲，乃以上衣鋪襯爲褥，下衣捲爲枕頭，睡倒之後，頓覺飄飄。

井上夜十時值勤，與何復述談話，詢何職業姓名，見何衣袴垢污，爲取得單背心，短襯袴各一件，偷偷遞入，囑何勿爲人知，可以換穿。何瞰井上已去，以短袴轉贈我。我短袴已五十餘日未換，穢污幾不能看，得此後始有換替。



宋吟聲漸劇，傷痛與病苦雙重折騰，難怪其如此。今早之急病，據大家測斷，當係昨日窺被  
遇赴英租界捕人，中途誤將孟捉來，既覺良心不忍，復慮自己釋放無日，加以傷勢殊重，遂病發  
甚驟。

## 九月八日 星期三

今日晴，早七時「大鼻頭」值勤，開門倒馬桶，知何復述通日語，警告之曰：「你爲我找兩  
個可靠的人出去倒馬桶，假如他們不可靠，乘機跑脫，那我先槍斃你。」大鼻頭講話時，態度嚴  
重，何被嚇的二目上翻，一語皆無。我偷示意於劉森桂段福成出外倒馬桶，——此室因人多有馬  
桶二個——幸無事歸來。

舊住留置室由前日開工，叮咚聲起，似在關做窗戶，及鋪地板。

「豬八戒」上班，自柵門內窺多時，忽指一人鼾睡，喚至門前，隔柵門伸入一木棒痛擊其人  
頭部。其人哀懇何復述代爲求情，何甫開口，爲「豬八戒」厲聲叱止，亦喚至門前，敲擊數下，  
指何有意反抗，迴護犯人。何被打不敢出聲，迨「豬八戒」離去，何賭氣發恨道：「以後我決不

當大家義務繙譯，誰再拉我講日本話也不行。」我笑道：「不要如此講罷，現在由不得你了，員兵已知你會說日本話，有事就來找你，你不講已不可能。假使有人向日兵要求事物，直接講不通話，日兵仍要你來繙譯。」何聞我言，目翻不語。

午前十一時許，送來兩名新犯人，有人告我：「此二人係受雇於日憲兵，專四出搜捕保安隊者，經其指捕前來的，業已多人。」我平生最恨此類小漢奸，因對眾道：「任何人不得許告此二人，以留置室規矩，應使他們警警苦頭，俾知被他們陷害遭禁於此的人，日在活受罪，少可激發他們的天良，日後被釋，不再陷害同類。在此抗戰期內，凡是含血有靈的中國人，該當如何愛護他的同胞，爲國家維護一名壯丁，存一分力量？乃竟昧盡天良，貪圖些微報酬，害人入地獄，豈不該死該殺？」眾聞我言，咸怒視此二人，羞得二人面紅頭低，無地自容。未幾「二百五」植勤，硬說二人打盹，開門各重打一頓，兩頰亦爲披腫，眾皆稱快。

保安隊王經我爲購藥醫治，未兩日傷已轉好。

晚七時送飯團來時，一上等日兵，酒氣醺醺，站在柵門外，我會講日本話的，何不能不應。該兵對何出以訓話姿態，大演其說。事後何對眾講：「該兵所講的，是此次中日戰事，完全由於

中國抗戰排日所致，東亞應以日本爲盟主，組織大亞細亞陣線，抵抗歐人，中國竟敢斷然拒絕，并殺傷在華日僑，皇軍不得不予以磨懲，現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寺內大將已到，決以三個月時間內，掃蕩中國排日軍隊，抗戰思想。你們中國人被禁此處，應當槍斃，不應給飲食，現在憲兵隊特別優待，你們該知感激」。我對衆道：「日本人一向心理如此，欲將中國置其卵翼下，雄視東亞，唯我獨尊。我人如不願爲奴隸，自須抗戰到底。方纔日兵所講誇大言語，不要聽牠。」

昨夜十一時許，井上值勤，倚槍於壁，坐一鐵桶假寐，白面何癮發不能入睡，爬至柵門，以頭試向柵孔外伸，并小語邱寶山云：「若能探首柵外，將柵門鎖扭落，大家闖將出去，抱住井上，奪下其槍，則衆人可一總越柵逃走。邱不答，井上爲談話聲驚覺，見白面何鬼祟動作，測非善意，俟「二百五」接班告之，於是「二百五」進內，將白面何痛打一頓。今晨所有監視兵皆知此事，復將白面何喚出，在外間室內，由五六人更番大打，兩頰赤腫，頭頂亦破，白面何哀呼不已，約打半小時方放回。果然以受傷過重，不復犯癮，只知疼痛矣，午後三時渠忽被提出，聞日人繙譯對其講，因有人來保，故即釋放。

白面何被捕來時，帶有腕錶，懷錶各一隻，約共值四十餘元，爲監視兵搜去，白面何向日兵

案討，但監視兵尋找許久竟不得，殆已不知爲誰竊去。白面何不敢求真，認損失而去。

## 九月九日 星期四

今晨九時，又來多名憲兵，將我等重新分號。我仍回前住的留置室，現知此室已編爲「二號」。室內地板鋪好，并鋪有新蓆，關一後窗，內障鉄條與鐵網，較前已煥然一新。

據同「二號」的爲何、邵——遜伯——段、林、周、白、杜及姚元太。姚與我隔居數日，今又重逢，藥不勝其欣喜。

此室無馬桶，監視兵爲提一巨鐵桶來，既無上蓋，便溺於內，氣味上騰，一室皆滿。而桶高尿多，若大便時，尿落則須欠身，否則濺尿一臂，尤盡淋漓之致。嗣僕役送一新馬桶來，我等要求監視兵許可，換出鐵桶。

由憲兵點名，得竊聽「一號」爲八人，「三號」二人，「四號」十九人，「五號」二十二二人，我等之二號九人。此地共禁犯人已六十名。

監視兵「二百五」，「大眼睛」，「井上」調總隊部。「副班長」「大腦袋」「大老黑」換

回。「二百五」之走，我等如釋重負，而「大腦袋」「大老黑」之來，則又使我等就心。

後窗敞開，可窺見陽光及天空，我被禁五十餘天，方得窺見一線天日，頗引爲快。

晚七時送飯團來，五號被禁保安隊爲多，日僅吃兩飯團，餓得早已不能支撐，我等不在該號，無人維持秩序，接取飯團時，爭先搶奪，有得兩個，有得三個者，雖監視兵如何叱罵，亦不能制止此飢餓之羣暴動。結果將我室應分得之份搶去一半。我與姚等三四人均未得食，監視兵覺於理不合，問我等誰有錢，可購大餅果腹。我遂出洋五角，買得一些大餅油條，與衆分食，夜間監視兵懲罰五號犯人，不准入睡，圍坐一圈，脊背相靠，面向柵門，有閉目的，卽扯出痛打。各犯入早六時許卽被喚起，枯坐一日，迄午後七時許，卽已疲憊不能再行支持，平日坐在一廂，業強打精神，半入昏睡狀態，今夜延挨至十時不許睡倒，各個皆疲至東倒西跌，坐不能穩。因以被打的亦正多，至十時半，實不能再挨，方由大家哀懇，監視兵開恩，得以睡下。

##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清華，燕京被捕的學生，前後七八名，卽我等一月前望見，禁閉於一兩號的，曾與姚住於四

號，我由姚談方知。連日渠等陸續被提出，未見回來，約是已放。

曾充清華助教的孫君，前日一度闖入我室，渠攜一毛氈，放於一號留置室內，十三日渠得釋出，毛氈留給孫寶山用。何竟僞稱孫曾囑渠保存，將來渠出獄時，爲攜歸北平學校，求監視兵班長，代之索來。何乃舖於蓆上，與邵、姚我享用。我殊不直何的所爲，勸其勿如此，何不聽。

前日段、林被提訊。均再度受刑，林遭灌水昏迷半時始醒，歸後改禁於三號，周今日乘監視兵不在，曾問知彼等被訊情形。

昨日捕來一王姓工人，與保安隊有關，禁於我室，今早六時曾將其提出，領導憲兵往捕隱匿於南市一小學校的退伍保安隊數名，結果未捕得，王因此被打殊重，午刻歸來，食不能下，祇求水飲，監視兵不予。

午後三時送來一年二十許跛子，姓名王耀山，因賣小公報——此類報爲事變後一般愛國份子發行者——爲僞警探捕獲，送交憲兵隊。在總隊部時，爲弔在木樁上半日，不給飲食，憲兵走過的。有的以水澆其頭上，有的以木棒敲其頭頂，尤有以兩枝鉛筆棧其手指者，致頭頂腫包墳起，手指亦紅腫破皮。

跛子住居南開，對該方罹劫情況甚詳。據云南開女中，在七月三十日爲日軍炮火所中，起火焚燬，男中則爲日兵佔用，今猶駐屯。學校及職員學生書籍什物，皆爲打成小包，標價三四角不等，由日兵在門前攔截行人硬賣，或以香烟掉換亦可，致不數日，全校物品，悉爲賣光，附近居民看見的，皆萬分痛心，現學校已被蹂躪不復成形，教室地板，半爲劈焚矣。

一號有人講話，爲「大腦袋」聽得，握一木棒隔門伸入，痛打十餘下，木棒着頭砰砰聲，聞之甚清，大家皆不敢續談。

「大腦袋」過我室門外，喚跛子跪柵門內，以木棒擊跛子十餘下，跛子被打莫明其故？我等亦不知渠因何被打。「大腦袋」發表其理由，謂跛子不應伸一條腿而坐。坐像難看，故將其責打。跛子方知因未盤膝打坐被責，乃指其跛脚告「大腦袋」，渠是殘疾，脚不聽用，實不能屈膝而坐。何爲之繙譯，「大腦袋」聞之甚訝，令跛子作勢一看，果然非屬假話。但不認錯，強詞云：「反正我看你腿那樣伸不好看，再伸出仍要打。」跛子怕打，只好蹲踞受罪。

今日起監視兵對談話監視甚嚴，「大老黑」「大腦袋」稽查尤力。

##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昨夜十二時許，憲兵送來一日人，我等於睡夢中爲驚醒。該日人終宵在生悶氣，時撿火柴吸香烟，坐於室正中沉思忍怒，監視兵雖望見，不加制止，似對其人存有優容之意。今早五時何及我均醒，望見該日人猶抱膝而坐，氣尙未消，我嗾何詢其因何被逮？何問之，該日人對以「渠是日租界正風堂點心店工人，正風堂主人前日赴豐台兜攬生意，店務由渠照料，昨夜十二時，渠料理店務畢擬歸寓所，穿過馬路時，遇見巡查部隊，認渠衝斷行列，將渠捕來，實則渠行距隊伍猶遠，軍人的跋扈，令平民無公理可言」。何詢以外間戰事情形怎樣？該日人謂：「保定、滄州、大同正由日軍進攻，戰事恐不是短時間所可解決，唯日本已準備出兵二百萬，」又謂：「現在天津物價奇昂，洋蔥，在先一分錢可買四五個，今則一角錢祇可買三四個，米麵均特別漲價。日本在天津的商業。大都歸陸軍指定御用。」我聞此日人語，頗有感觸，覺我個人站在知識份子線上，尙不及此一日本工人愛國情緒之高，渠固滿腔憤怒，對其被捕事不平，但對外人談話，仍爲其祖國宣傳，誇大武威，示以日本力量不可厚侮之意，知識不若我的國人，當不如此日本工人遠矣。



，是則我民衆的訓練工夫，仍須加倍努力也。八時許此日人提出，料係釋放。

「大老黑」植勤，置槍於外室，手握一茶杯口粗木棒，且行且擊地作巨響，令人聞之，戰戰兢兢，時覺有被打恐慌。五號及四號一小時內已有五六人被打，揆度當不外爲講話與盹睡兩事

今日起監視兵「大老黑」、「大腦袋」、「大鼻子」、「豬八戒」四人植勤時，發出號令，我等坐時，必須規矩，不得伸出兩腿，不得抱頭縮肩，或以手支頤，亦不許半欹半靠牆壁，尤不許盹睡，講話。違反時重責，此爲我被禁兩個月以來，初次嚐試的苦楚，同室諸人聞後，咸愁眉雙結，暗自嗟嘆，坐時腿不許伸，不盤即踞，時間一久，臀部則酸痛麻木漸不能耐，彼此偷自集商，以周謙坐處頗佔地利，監視兵由五號門前進來，渠可看見，稍作手勢，或低聲傳告，大家即趕快整理坐的姿式，停止小聲的談話，如監視兵不來，則偷空放肆一下，或靠壁休息，或伸伸兩腿，舒展筋骨，此亦情勢所逼，無辦法中想出的辦法。周謙疲倦時，則由白、杜兩人代替，我等呼此三人爲「更夫」。

晚七時許，四號留置室柵門忽壞，監視兵恐犯人乘間暴動逃逸，將該號犯人，分撥其他各號暫禁，撥入「二號」室來者爲蘇月亭及三名保安隊。蘇赤痢病轉劇，渠賄賂宋、于兩僕役偷赴其

家下取錢，得錢後任意購買水菓，油條等物吃，腸胃既未調治。復不忌食品，所以病仍不愈。

與蘇同來我室的一名保安隊，告我：「渠前日被捕來，押在總隊部，與益世報經理生寶堂君，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君同室。生君被捕已十餘日，并未審訊，亦未受刑，故精神甚好，劉君則負重傷，兩腿被打不能動轉，左腳踝骨似碎，不能起立，一耳被擊出血，聽話則須側其好耳。渠被刑已有一月餘，傷勢以無藥調治，故不見痊可，現時鬍鬚甚長，瘦不成形，說話亦無氣力。」姚聞其社長受苦，心痛切幾於落淚。我今日方知劉君猶未獲釋，且已被刑，生君亦不幸被捕來，深爲之驚惋悲悵。

晚間送飯團爲于姓僕役，我偷問總部禁有幾人？可有益世報生寶堂，新天津報劉髯公二人？于對以：「現在總部四號留置室，共押十二三人，有益世報，新天津報經理在內，新天津報劉經理受傷還未好，打的很重。」我與姚得此消息，愈信保安隊所傳非虛，心頭益增煩燥及憂鬱。

夜九時許，憲兵送來一二十許少年，其人著青布夾袍，進門時神態自若，一眼望見周謙，卽至周側坐下，并與周招呼。忽一顧我，燈光之下，見我髮長披頸，蓬鬆似鬼，鬚髯滿面，色鐵青，極呈其怖意。經周代爲指告，渠方知我爲何人？操何職業？

其人姓名胡春水，原係天津小型報興報記者，事變後脫離興報，得與在津黨務工作人攜手，辦一號外性質八開小報。報名時常更換，常用者爲小公報，小義世報。專刊登有利於國軍的消息。但近來天津市此種小型報紙發行過多，日憲兵隊，認不利於彼方，大肆搜捕發行人及販賣者。僞警察局偵緝隊亦派出僞探多人訪緝，二日前胡遂與其印刷人王金榮，并一報販，同時被捕，押於偵緝隊二日，僞偵緝隊曾動刑逼供，掌其手心五十記，手掌被打腫有數寸，經過同押老囚指示，煩看守人爲買得鷄蛋數枚生揉，腫勢方消。今日則爲日憲兵隊提來，審訊一日，受刑酷烈，不可言狀，頃始送到二號收押。時監視兵不斷來巡，胡有許多話欲講，我勸止之。

今夜睡十五人，又顯擁擠矣。

##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今日爲「九一八」六週紀念，早間起坐時，大家互相提示，研究如何紀念此沉痛的一日，我主張衆人同時靜默三分鐘，爲失地及英勇抗戰而死的東北義勇軍志士誌悼，衆僉贊同，遂於六時三十分起始靜默。

今日我倍極傷感，覺有生以來，所受倭敵的欺凌侮辱，不可擢數。「九一八」後，滿擬奔到關內，盡其自我力量，參加我廣大民衆，抗戰雪恥的奮鬥陣線內，不意敵懼我民衆復仇抗戰，侵略壓迫，較前尤急，迫我無喘息休養的機會，趁我瘡痍未復之候，擬一舉將我摺仆，迄於永不復起，今次戰事，在倭敵發動之意，正是如此，我於此全民抗戰，拚死求存當中，竟爲敵繫繫入獄，使我個人不能出一分力量，參加民族雪恥的運動，且在敵人拘禁下，渡此奇恥大辱的「九一八」週年，實一痛心疾首，五內爲摧之事也。

胡春水述其被判經過云：「昨早我被提到憲兵隊，足甫逾國。卽有兩憲兵各握木棒，如雨般向我打下，我被打跌仆數次，均爲踢起。約打刻鐘，方纔住手，時我週身青紫，腫痛已不能動轉，日人令我坐於地上，訊我口供，問小義世報主辦人爲誰？背景是否中央？編輯發行人共有幾名？每日銷數若干？已出版多久？我告以主辦人卽我個人，并無任何背景，發行不過兩星期，每日印刷二三千份不等，我是編輯兼發行人，同遭捕來的王金榮是印字館經理，受我委託代印，每千份給予若干代價。」日人認我扯謊，取出一種刑具，係一長約五尺寬約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塊鋸齒狀木墊，并有四條皮帶。日人強我脫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將我膝蓋及肘端放正於木

墊上，然後用皮帶束緊，使我不能轉動。木墊鋸齒，漸次嵌入肉中，痛不可當，若少動移，愈難挨忍。此時我臀部高聳，俯伏於板上，日人逼我速說實話，我不肯講。渠等即以皮靴輕踢我臀部，我身軀略一悠動，膝肘立如刀割，痛極大喊。日人不顧，分持皮鞭木棒如鐵匠之擊鐵，此起彼落，向我脊背及兩膝兩肘大打，打脊背時，猶可咬牙挨忍，打膝肘時則痛徹心髓，不能須臾支持。我暈厥二次，被以冷水噴醒。實難再挨，不得已說出實話，供出我發行小義世報的背景，連同爲中央工作的人姓名說出，唯已說晚，日人認我尙有不盡之處，仍然逼我，我無的說，渠等則擦火柴擲在我尻部，或臀孔內，火着皮膚，燃燒的「吃吃」發聲，痛得我直着喉嚨喊叫，聲嘶力竭，氣息就微。日人慘忍萬分，不少見憐，仍續撥火柴，及香烟頭不已，燒的我喊聲皆無，人入暈迷始罷手。噴水獲甦後，使我略獲喘息，復又訊我，我只有任其逼問，盡情實說。并恐其不信，仍將動刑，特編造許多聳聽情節供之。日人認我毫無隱諱，草一聽取書始停訊。計早九時被訊，午前僅遭鞭棒痛打。午後二時續訊，則上木板，燒打，至晚七時停刑，鬆解網紮時，我已傷重，難以起立，欠伸多次，皆痛極而仆。最後日人燃紙一束，向我面孔擲來，我一驚避，急力而起。日人令坐地上，渠則繕寫聽取書，聽取書極長，繕畢令我閱看是否如此？看過後由我按一斗箕，

故延至夜九時許，方送我於此地，料今日憲兵必往捕與我有關的各人，深盼渠等早得信息逃逸，勿被捉來受罪也」。胡述畢解衣示衆以傷痕，除脊膀兩膝兩肘青紫高腫外，尻部爲火燒疤痕十餘，其中最大的有酒盃口樣，深則數分，均已焦黑不辨皮肉，據云：「今日傷勢轉劇，痛不可耐，現在靜坐，時時發暈，倘能臥少息，則萬分幸福」。衆聞見後，咸倒吸一口涼氣。

周謙患赤痢，僅半日已坐馬桶三次，據云腹痛如絞，上脹下墜，排洩不出。井上植勤，衆向其要求，爲送來治腹痛藥十餘粒，係日軍身畔常備者，周服下迄晚無效。

蘇月亭等四人復被提回「四號」，我室刻禁周、邵、胡、姚、何、杜、白、王——跛子——王——保安隊——及我，午後復送進二十九軍劉汝明部排長周一名，是在津東站捉來。前後共十  
一人。

「大老黑」植勤，持紙書的號數紙，於我室門上懸一「六」字，餘懸他室。班長植勤，何與其談話。據云各留置室番號重新排定，總部原有四室定爲一二三四號，此地原稱一二三四五號各室，改稱五六七八九號。

班長與何談；「渠屬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天津戰起，日軍在津的正規軍不足千二百名，連

同義勇隊，在鄉軍人不過千五百名，津保安隊與二十九軍合計約八九千名。日方以實力相懸，萬分恐慌。渠與同伍士兵十八人守海光寺無綫電台，保安隊約五百餘來攻，已瀕於危，後不知中國方面爲何下令退却，倘是日中國方面再猛攻半日，日方即須放棄租界，保護僑民退却。事後想來，真屬萬幸。」我等聞此似褒實貶之語，彌增慚愧。幾年來我國對日凡百事件的失敗，均大都同此，日本的勝利，皆出其始料之外，致逐漸使敵滋長倖致心理，殊堪浩嘆也。

今日「九一八」聞此不快言語，益添刺戟，幾欲覓一機會早死，落得耳根與腦子清靜。

跛子抱怨胡春水道：「都是你們這種人不管好歹，亂出號外，累得我們賣報人也被捉來受苦，」胡窘笑不答。

大家都斷定跛子可早得釋放，於是此也託傳口信其家屬，彼也偷寫字條塞在跛子衣袋，煩出獄時，爲一傳遞。我亦書一字條，囑跛子放出時，即送往我家。弄得跛子應此失彼，衣袋內滿是字條矣。

大家研究胡遭受的刑具，證以在先未見，必係新製成者，無可以名之，姑名爲「好漢床」。夜間胡偷講外間情形，及戰事消息，因得知近來我方一般軍事的狀況，與津平新聞界的大

概。

##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今日爲舊曆中秋節，自後窗外窺，秋陽皎潔，氣爽宜人。隔垣爲一中國人富室所居，僕婦男女笑語噪雜，時時送入耳鼓，留聲機無線電皮簧絃索之聲，不斷播奏，使我等作囚於此，際此佳節，聞此繁音，淒涼身世，翹望雲天，增加無限悲感。

同是中國人，同生於中國土，有捐棄血肉之軀斷脰喪元於沙場者。有失却自由，楚囚入檻者。亦有祇講個人主義，「後庭花」隔溪大唱者。如斯中國？如斯民族？那得不受人宰割欺凌？是則「萬衆一心」，「動員全民」尚須領導階級澈底去做也。

「每逢佳節倍思親」一句唐詩，舊日讀此，不辨味道，今日作囚，逢此佳節，咀嚼詩意，方覺雋永，幾於不能自抑，而縱聲一哭矣。同室諸人皆如遭大事，人人懷思往事，及其家人。新被捕來的便衣隊，周、劉二人，及白、杜、姚、等人均不勝俯仰，吞聲嚔泣。我強作解人，對衆勸慰，但我心的悲苦，恐尤過於人。



此室諸人，祇我猶有錢八九元，——其餘連日買手紙，大餅等花掉——，我乃出一元五角，囑姚與監視兵交涉，買三塊月餅，及大餅油條，鹹菜等物，爲大家分食，藉以點綴佳節，減少諸人家思之病。

五七兩號犯人，大概亦興佳節傷感，悉索同號中人所有的錢，買些月餅，大餅油條之類，算做渡節。

我前日曾書一請求條，要求班長爲轉遞憲兵隊，擬領取我存錢十元，爲大家過節之用，因我手內存錢，防囚禁日久，應急之需，不敢多用。當日班長告我，字條業已轉上，總部許可，允今日送錢來。但今日班長來告，謂憲兵曹長已拒支付，蓋恐此端一開，則其他犯人援例求領，大家聞之頗失望。

胡臀部被燒傷處潰亂，發出臭味，如同腐屍，嗅之頭痛，同室中人皆爲之掩鼻。胡亦以傷勢轉重，不能再坐，不顧一切而倒臥。周謙亦因赤痢過劇，病不能興。我等對此二人既須照顧，復防其被打，值「二百五」「大腦袋」值勤，特爲預先報告，懇其寬許，兩人進內驗視，見非虛僞，姑予寬假。

晚間秋月光明，反映玻璃窗，更使我等傷懷。日兵亦渡中秋，置酒歡飲，猜枚之聲，喧成一片，我等精神上益感刺戟。井上九時值勤，喝酒逾量，逐室開門入內而坐，與犯人攀語。到我等的六號：坐於柵門旁，謂「自被徵入伍，每天服役苦死，難得接連五小時以上的休息，渠深願在此室內久坐，雖然被監視失自由，亦較負兵役，不知何時死爲愈」。又云：「今晚外邊月亮甚好，可惜不爲所許，否則渠願領大家到外邊踏月，并送給幾瓶啤酒喝。」

夜九時半睡倒，今晚因井上值勤，渠復飲醉，故大家講話不甚避忌，渠又不傳呼，遂睡倒較遲。何倒下後忽感慨叢生，潛自彈淚，告我「被禁於此，老妻幼子均不知下落，思鄉思家之念油然而生，熱淚遂奪眶而出」。我聞之亦爲惘然。

今夜憂心如焚，延至中夜方迷惘入睡。

##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兩日來送來犯人頗多，五、七、八、九號均關進多人，尤以八號關入的爲多，聞宋姓僕役送飯團點人數，已到八十九名，不知新捕來的，爲何許人？

聞監視兵「大鼻頭對」何言：總隊部二號室，犯人患赤痢而死，總部對其餘犯人，正擬隔離。胡傷勢潰亂日甚，周謙藏有錢一元，許久未露，人皆不知，今日特借與胡，懇得監視兵的許可，買得「如意膏」一小盒，由姚代爲塗於創口，痛楚少減。但亂肉腐敗，既無水洗滌，均由姚盡心用蔗桿爲之撥下。衆對姚此種看護仁慈之舉，皆致欽敬。

午後二時許，憲兵送來一犯人，着丈青喱嘰長衫，約三十許，右額角有一刀疤，態度頗具蠻橫。時「二百五」值班，「豬八戒」幫同搜索該人身體。其人閃展騰挪，避不解懷，滿口天津土語，高聲懇求「爺們高高手吧，修福修壽」。「豬八戒」莫明其意，揪扭其人，強欲解其衣襟，其人更口出鄙語，哀懇不已，繞室躲避，累得「二百五」「豬八戒」忙於堵截。終爲「豬八戒」所獲，劈胸扭結，大攢其絞。其人被攢喊聲轉宏，「爺們饒命，修福修壽」兩句話，講更不休。「豬八戒」疑其抗拒，攢的愈急，我等坐於室內，看最清楚，見其人摔倒爬起，體幹觸地咕咚之聲不絕，均爲心滾。最後其人被攢至暈迷，大呼「我不活了，我死了吧」，不待「豬八戒」來攢，頰自以頭觸地，崩崩發響。「二百五」「豬八戒」大驚，束手瞪目，莫知所措，「二百五」湊近六號室柵門，問何其所喊「修福修壽」何故？何對可作「萬歲」講解，「二百五」至此方知

其人並非反抗，啓門將其推入。「豬八戒」氣喘噓噓，立於門外，問其人服否？不服再出來攢毆。其人不知應如何對答，我等囑其說「服了」。「豬八戒」問何，「此人是什麼職業？他不聽檢查是何居心？」何代爲詢問，其人對以係充省立模範小學教員，方纔不知是要檢查，誤會是將衣服剝脫動刑，故閃躲告饒。何譯與「豬八戒」聽，始氣平而去。「二百五」此時忽技癢，對何誇示道：「方才那一名兵，攢毆並非好手，渠技優於彼，若此教員經渠攢摔，早將其攢得服貼。」「二百五」去後，大家咸道：「壞了，『二百五』一生此念，遲早必尋對像一試身手，不知誰將吃苦矣。」

我詢新來的教員姓名？對以董壽頤。我復詢其充教員幾年？對已八九年。我道：「既係老資格教員，當然修養與常識豐富，爲何連一些鎮靜工夫皆無？方纔監視兵欲搜索你身體，就應當聽其檢查。即便不明白其用意，亦應靜以觀變，臨事勿慌。倘不幸被打，只好認爲橫來侮辱，難以躲避。似你亂喊亂叫，滿口乞憐鄙語，既失你教員身份，復啓日人誤會與鄙視之心。日人果要用刑，亦決不因你能喊出『爺們修福修壽』的話而住手。普法日俄之戰，勝利國歸功小學教員，似你爲人師的，負教育未來中國主人翁責任，臨難今竟如此惶恐失態，實有玷你的教員職務，有負

教育兒童之託矣。」董大慚。

董的被捕，據其對周謙胡春水談，渠有弟不肖，與其爭產，弟之岳父幫同爭競，法律上既難獲勝，遂造作渠是國民黨與中央有關等說，捏詞告密於日憲兵隊，致爲捕來。

董談：「首都某部發現漢奸，爲中央查覺，已捕獲數名，牽涉甚廣，首犯則已槍決」。又云：「日方正利用天津市漢奸輩，恢復教育機關，使小學開學，以示地方安靖。頃有多人正奉命籌備，約九月二十五六日可以開學，但課本均已刪改。」續談：「東馬路各商店仍多閉門，恢復營業的甚少。中秋節冷落異常，而謠言亦甚，紛傳中央軍到平津吃月餅，致日軍是日戒備極嚴。」

「二百五」晚間植勤，告我等，渠明日調往總隊部服務，一星期後回來。嗣云：「我調總部，你們聽見高興罷？因爲我好打人，你們聽我調走，當然歡喜？」何詭詞以對之，實則我等早盼其調走，渠殊有自知之明，可笑矣。

##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今早晴，秋風乍起，晨間甚寒，「大老黑」植勤，五時許即將窗戶敞開，大家均爲凍醒，衣

服單薄如周謙白杜諸人瑟縮不已。

胡連日敷如意膏，及姚爲之盡心調藥，已見痊，唯不敢起坐。周謙赤痢病愈重，面容瘦不成形，氣息奄奄，終日臥臥，我等對此可憐少年，除慰藉之外無他法。白、杜、周——二十九軍排長——并董教員亦被傳染患痢，每日五人更番坐馬桶。同室諸人均就心一旦被傳染，則無藥醫療，認此殊一嚴重問題。

午前十時許，聞得附近有軍樂及炮聲，雜以慶祝歡呼聲，不知何故？

「豬八戒」值勤，開門問董教員服未服？不服可出來攢幾蹠，董連聲對以「服了」。「豬八戒」方得意而去。

午刻有許多日兵來參觀，我每遇此種情形，則如椎刺在胸。覺日人直視我等爲其戰利品，凍列於此，供其皇軍展覽。故當日兵行進柵門，我則面紅耳赤，羞慙憤激恨無地縫可以鑽入。日兵參觀畢，見外室擺放許多靴鞋，遂紛紛挑選一雙攜去。我一雙白紗鞋，置於外室將近兩月，爲「大眼睛」監視兵選中，贈與一兵挾走。事後「大眼睛」見我室中人，均皆已望見，頗難爲情，湊至柵門問我等；「方纔爲各兵挑去的靴鞋，有你等的麼？」何代答「有王君的一雙」。「大眼

睛」道：「這實在對不起，我給他取回來吧。」旋問我道：「你的鞋送我我可以嗎？」我道：「我被禁於此，將六十天，鞋子久未著用，你拿去有何不可？」「大眼睛」道：「讓我挑一雙好的皮鞋，放在那個木箱裏面，留歸你用，」我道：「不必罷，因為我還不曉得何時獲得自由，要一雙鞋沒有用處，你選別人的鞋給我，如果那人出獄時，找不到他的鞋穿，也對他不起。」「大眼睛」一聞我話頗起敬意，轉身外出，少時袖藏一塊棗糕，鬼鬼祟祟遞與何，令交給我，算爲謝意。我覺「大眼睛」此種行動的屬可笑，盛意難却，分給大家食之。「二百五」昨日并未調走，仍在此間勤務，瞥見「大眼睛」所爲，亦偷買棗糕一塊，較大眼睛所給的爲大，值勤時暗地送來，令何分與我吃，我亦分贈與衆，其實兩塊棗糕所值，不及五分洋，日人的小人行徑，未免太幼稚。

夜間「大眼睛」復送來「冷麵」半碗，「羊羹」一條（豆沙製成的日本點心）與我，仍是酬我送鞋子之誼，我仍分給衆吃。大眾邊吃邊講，不是在吃羊羹，冷麵，而是吃王先生鞋子。實則我的鞋子，何嘗願送與日人，祇是我不應允，渠亦取去，反不若慷慨一下，落得送一人情也。

「二百五」忽開七號室門，入內打人，初聞木棒着體砰砰之聲，及「二百五」叱咤之聲，繼聞咕咚咕咚如重物跌仆聲，歷時許久，始見「二百五」氣喘噓噓外去。我等料「二百五」必是技

癢難熬，在七號找得對像，大攢其毆。大家均注視董教員謂：「今後此地增加一種虐待方法，始作俑的當是『豬八戒』與董教員了。」董不能辯。

##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二百五」今早值勤，囑何轉告大家，「渠昨夜到總部辦事，看見那邊禁閉的中國人甚表同情，故自今日起，不再打人。」大家方自慶幸，詎午刻渠又值勤，竟開八號門三次，責打四五人，我等聽得被打人哀呼甚清。斯真殘忍性民族，不能改易的習性。

午後一時有一上等兵伴醫務憲兵數人，到各號查驗有無病人？因總部發現赤痢，病死一人，憲兵隊恐此間亦有染患者，不得不防。查驗結果，每室皆有病赤痢的四五人。上等兵詢問致病之由？大都說是天氣已冷，衣服單薄，吃些涼飯團，既吃不飽，復又給些半溫水喝。地板有縫，風從板下吹出，於是僉患腹瀉，轉爲赤痢。上等兵華語甚好，聽畢轉譯於醫務憲兵。嗣對我等云：「即想辦法，將來可以改善一點。」

午後五時，送來一卅許西裝男子。據其告胡、姚、渠姓名關子雲，河北鹽山籍，今日應朋友



邊，在日租界一飯館吃酒，突爲日憲兵捕來，渠猶不曉爲的何事？

午後六時，兩中國僕役扶一西裝四旬許受重傷男子前來。進門後即仆於室中央，不能起坐，面色泛青，閉目哆口，似忍挨傷痛。我等初恐係日人，均坐視其動靜，約五分鐘，該人忽呻吟出聲，並呼口渴，懇我等爲求一點水飲。我訝其華語殊純熟，問其是否中國人？其人對以「是」，渠姓名鄂玉成，係北寧路工程司，大家方悉確是華人，乃由姚侯監視兵走過，乞點水飲，詎植勤的恰是「大老黑」，厲聲叱咤不予。鄂雖口燥舌乾，只好忍受。

「大老黑」「二百五」同來，逐室囑告留置人須盤膝靜坐，不許倚靠牆壁，不許鼾睡，不許講話。如伸腿而坐，是犯規矩，須受責罰。何爲轉譯於衆，大家均覺此則過於虐待，若盤膝坐半小時，兩腿將癢痛如折，任何人亦不能爲。恰值適間詢問病狀的上等兵來過，乃向其懇求，述說盤膝靜坐的困難，且非華人所長。渠聞之頗爲點頭示同情，允轉商於監視兵。少時班長值勤，衆又向其申述，五號中犯人亦作同樣要求。班長頗不直發佈此種辦法的兩兵，謂「彼等多係幼年兵，氣質粗暴，缺乏理智，渠將加以勸告，並令我等仍隨便坐，祇要不睡覺，伸腿亦無不可」。大家得此宣告，如解極桎。

晚八時許憲兵送來四五人，分別關入五六七八號。我望見生竇堂君在內，憲兵已將我室門啓開，生方探身擬鑽入，忽又爲拖出，改送於七號。另將一四旬許頭髮甚長，微生鬚鬚的男子推入。該人手提一暖水瓶，及一小包，內裏點心，飯碗之類。何望見，忙欠身移開一坐位，招其人坐下，並偷告我，其人乃偽冀東政府稽查處長劉友惠。

劉與生竇堂及另外兩犯人，禁於憲兵總隊部的二號室今晚忽被移送到此地，渠殊莫明其故。今晚我室禁十七人。夜間何劉久別重逢，大講其福建話，劉衣服發出一股特別臭味，似浸潤於油膩食品日久，而發散的腐氣，其臥處傍我，嗅之不能入睡。

##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今日晴，晨間飛機經過屋頂向西南天空飛去十餘架，自村津浦路線戰況必屬緊急，日機特大批出動，冥索及此，頗爲我軍危。

班長領一木工，於各柵門釘三根橫木，釘畢望我等作一神祕微笑，我等猶未會意，少時「大腦袋」植勤，手握木棒，梭巡至門前，突望見柵門多三根橫木，瞪目呆視許久，旋喚來一大老黑

「共同觀看，面有慚色而去。我等方悟班長連日看見「大腦袋」「大老黑」，好市柵門伸入木棒打人，且專敲犯人頭部，渠爲防止此種行爲，特每號柵門，釘三根橫木，即使「大腦袋」等再欲敲扑，有橫木阻隔，力量減少，被敲者不致負重傷耳。我等對此人的「人道同情」頗爲心佩。

劉友惠每日由外間送飯兩次，一次爲午十二時，一次爲午後六時。飯爲殷汝耕妻舅井上家送做。每次約日本式菜二種，湯一種，飯兩碗餘，量數極少，盛於一手提飯盒內，另外帶進一暖壺沸水。劉食量甚宏，每食不飽。何自劉來後，如獲至寶，態度亦變，蓋劉係帝大畢業，日語甚好，彼此可得照應，精神上得一友助，不復孤立。同時劉有飯送來，渠不患每日飢渴，至少略可分食此許也。

鄂玉成復爲提出，早九時去，晚四時歸。回來時愈顯狼狽，西服袴被撕破，滿身水淋，襯衫則遭水濕後，難以着體，搭於肩頭。面色青白，較前日尤甚，仍由兩中國僕役攙來，進門卽暈仆。經杜白王等扶掖揉按多時始甦。我等睹此情狀，心頭咸蒙一層愁苦，井上植勤，特爲討得一些溫水灌飲，鄂飲後精神少好。

今日新捕來犯人甚多，著西裝似體面的約六七人，分關於七八九等號。晚間班長遂室查點人

數，得知五號留置室已共禁百零四人。不知遭禍者何界人最多？心焉痛之。

旁晚監視兵不在室，我伏於柵門喚生寶堂君說話，詢其狀況？稟告我被捕來已一月餘，僅初到時，受一次訊，以後未問。刻身體尚好，亦未受刑，祇胃病發生，是大問題？我勸其忍耐勿燥。

劉友惠得享送飯優遇，是殷汝耕妻舅井上代爲請求多次，得憲兵隊許可始辦到。井上被提到天津，現禁於憲兵總隊部，一度與劉同室，適井上家下請得憲兵隊准許，每日送飯兩次，劉亦得援例請准。頃總隊部及此地共禁犯人百廿餘名，只此兩人得斯待遇。憲兵隊規例，如准犯人自外送進飲食，則衣物，藥品等類，即可隨之送進，舊衣服亦可隨飯具送出，交家下浣洗，然後送來，所謂一獲優待，無往不可優待。獲有優待的犯人，監視兵亦對之略異。但辦到優待實非易事耳。

今日撫摸領下鬚，長將二寸。上唇髯亦長寸許，口爲蔽遮，飲食至爲不便。顧視兩腿瘦且露骨，皮鬆肉懈，至少瘦減體重三分二。自忖日內必須找一監視少緩時間，恢復我「八段錦」柔軟操。倘我得死於此內，無說矣。否則尪羸不堪，馴成痼疾，即獲自由，亦等廢物。我不能不於死

裏求活，保持健康，準備努力掙扎出去。——我練八段錦係自民廿年秋由朝鮮歸來開始。是年我在朝鮮調查華僑被慘殺案，曾患嘔血病，經練八段錦後，體力漸增，嘔血病愈。以後視爲必要晨操，行之七年，頗覺有益。——

夜間鄂傷痛如焚，頻呼喉乾，經衆向監視兵乞水遭拒絕。

##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今日晨興暈眩，頭脹欲嘔，強自支持，至十時許忽頭痛轉劇，實不能再坐，倚壁半臥，並將絨線衣褲穿起，由十時迄午後一時爲班長、井上、及「二百五」三人值勤，由同室諸人向之報告，得倒臥許可，迄午後一時方略愈。我體力本來頑健，怎奈被禁兩月餘，營養不足，日就瘦弱，缺乏運動，睡在濕地，早已作成病因，故一朝感冒，弗克抵抗，因今日之病，愈覺我有即練「八段錦」必要。

劉友惠談：「生實堂君與渠押於總隊部二號。生君夫人每週託劉的送飯僕役，偷帶與生食物數次，每次隨劉飲食送來，故生在總部雖患胃病猶不劇，今移禁於此，生君禁於七號，不在一室

，其夫人仍爲帶進食品，實無法轉給。一旋劉語我，倘能有人被釋，送與我家下一信，不妨仿生君辦法，每日帶進食物少許，最好擠入飯盒內，不使日兵查覺，則我可免逐日忍餓之苦。劉並爲寫一字條付我，俟判斷何人能早自由時，交其帶出，姚元大坐我旁，聞得此種論議，囑我告我家人多帶一些食物，分渠些吃，因渠亦在餓得欲死。

鄂傷痛略減，惟逐日祇思水飲，食物一些不能下嚥，自被禁於此，已五日未進食品。

鄂倒臥不能起坐，臀部創口潰瘍，膿血淋漓，衣袴皆污。且不能仰臥。轉側極困難，跛子坐於其旁，時須照顧。劉友惠保有一管，衆集議利用之，敷鄂傷處，或收奇效。於是由姚與跛子將鄂扶起，脫却衣袴，傷勢外露，則腰膀之間，爲燒傷大小數十處，較胡春水者尤甚。後背、兩臂、兩膀、青紫已失膚色，腫勢未消，血流淤凝，致不能運用。尻端一圓疤，直徑約及二寸，似被火柴燒傷，深已見骨，使人望見，爲之胆悸。燒傷各疤瘡，均已潰亂，腐肉發出惡臭，膿血流滿衷衣。同室中人，多不敢卒睹。姚與跛子不避穢污，細爲刮敷，一管牙膏，猶未足用。

鄂談：「我在北寧路充工程師八年，現在任職天津分段。九月廿四日忽爲東站日憲兵分遣隊請去，云日本憲兵總隊部有事奉詢，我不疑有他，即隨其前來，到後方知係被捕。當日提訊，問

我北寧路津榆段平津段由八月廿七日以來，屢次發生路軌被拆毀，或拔去道釘，致日軍用車傾覆，關係汝等北寧路一部員工受中央密令，陰有組織，接受中央費用，秘密所爲的，你要說出此中爲誰的何人？八月中旬，你們在法租界基泰大樓秘密會議，由前任北寧路副局長張潤田主席，這次會議，決定的什麼事情？要一一實說，不難爲你。我告以北寧路發生各次路軌被拆，及日軍用車傾覆，路局方面，亦未調查清楚，刻路方尙爲此事督促員工負責調查中。我在鐵路做事八年，除職務外，與任何方面並無聯絡。更無破壞鐵路的組織。基泰大樓的會議，是研究怎樣恢復交通，沒有其他討議。日人以我不肯實說，立刻變色厲聲叱我剝下衣服，置我於一木板上——按卽胡春水所上的好漢床——縛好手足，皮鞭木棒大打，且專在膝肘敲擊。嗣復用火柴燒臀，香烟頭燒兩胯。後見我身體強壯，以上各刑猶不能致我慘痛。竟有一日人登我脊背上，以皮靴大踏，我兩膝兩肘受重壓遂被木墊切破，深入肉內，痛不可言，兩次暈死。日人方住刑，仍以前詞訊我，我實無其事，何能胡說？故所答仍非所問。是日審訊一日，送來此地押禁。前日再被提出，復縛於木板上，先以木棒痛打，後以膠皮管灌水。此種酷刑，實難須臾忍受。我彼時祇求速死，故大喊願說。日人停刑，令我自述。我說基泰大樓會議，係中央派來兩名代表，前來指秘密破壞交通工作

。當時由張潤田爲首，祕密組織破壞交通工作人員工隊，所有各段工程司均加入。工人加入的亦頗多，其名冊在張潤田手。每拆毀一段路軌，致日兵車出險，則領獎金一次。工程司可分百元，工頭可分五十元，工人分十元廿元不等。拔道釘一根，工人得獎一元，工程司得百元。凡此均我被打，不能挺刑，不得已編造之供詞。我目下但願一死，免得再醉刑逼我，牽涉多人也。」

由鄂此述，證以連日新捕來犯人多，當係憲兵隊根據鄂的供述，大捕北警員工矣。

## 十月一日 星期五

今晨「二百五」值勤，與何談話，「誇贊中國軍隊戰鬥力強，遠勝歐戰時的法國軍隊，誠出日軍意外。戰事恐非短時間所能結束，由國內新來軍隊，多半爲豫備役士兵，年歲既老大，素質亦不良，實已失却兵的資格。以此種失却兵的資格軍隊擔當大任，自難收效。目下山西戰事轉緊，日方頗有犧牲，不久將來，渠等或有被調赴前方之舉。」又云：「渠在留置所值勤，是最苦惱之事，每日看守些犯人，言語不通，欲彼此攀話亦不可能。」「二百五」談話時，顯見充滿反戰情緒，祇不便明說，由此足證日軍閹騙其軍隊侵略中國，實違反其全民衆的公意也。



今晚八時半，方送飯來。每一犯人，給予筷箸一雙，飯碗一隻，飯則改爲稀飯，一人半碗，澆以剩湯汁少許，由監視兵協同中國僕役傳送。飯甚乾，較飯團之量爲多，此當係日前「上等兵」所謂改良辦法的實現。吃畢每室提出犯人二名，洗刷碗箸。洗畢置於外廂。

鄂傷痕經敷牙膏後，居然奏效，膿血止流，創口結痂，但不敢起坐。右手筋絡被打麻痺，自中指迄小指，不能屈伸，殆成殘廢。渠仍口乾舌燥，想吃水菓，連日我爲出錢六角，購得白梨贈食。周謙病重，每日昏睡，今日憲兵來各號查視病人，我等以周謙報告，憲兵略一顧視即去。

聞鄂談：「北寧路局實權，已握於華北日派遣軍顧問手，僞局長陳覺生，一切皆須請命於顧問。全路職工，均加入滿鐵調來的約近千餘名，各大小車站，皆有日人駐在，調度車輛辦理軍運。日方並爲防鐵路被破壞，特令路局通飭全線沿路各莊村，組織護路會，取連坐辦法，倘某一段發生路軌被毀，日兵車肇險情事，則唯護路會是問。老百姓畏懼責任與禍事，咸棄家遠颺，致鐵路沿線村莊，路靜人稀，十室九空。」

虱子已漸繁殖，無分畛域，任何人皆已生長，入夜爬行蓆上，傳佈殊速，尤以周謙，鄂胡何爲多，衣袴內外，咸成虱子殖民地。入夜么魔小醜活動，直使人不能入睡，斯亦一添人煩惱之

事。

## 十月二日 星期六

今早姚外出倒馬桶，歸後告衆，自大門望見街心滿是全武裝日兵架槍休息，揆其情形，或係新開到者。并聞中國僕役與人談：「日租界爲通過軍隊，交通封鎖，已斷絕四小時。」我等推測，必是戰事緊張。

上等兵來，問各室犯人，改給稀飯吃如何？衆對以量數過少，仍難抵一飽，上等兵問如日給三次如何？衆謂倫三次均能乾稠，尚無不可。

「二百五」與「大老黑」各握木棒，逐號啓門，詢問誰於今早外出傾倒馬桶？詢明後即按倒於室，兩人用木棒痛打，被打人均慘號告饒。我等聞之，均爲屏息變色。姚因曾往傾倒馬桶，乃直接被打的對象，更爲斃鯨。衆亦爲之捏把汗。旋「二百五」「大老黑」怒容滿面，來六號啓門，詢明姚係傾馬桶人，厲聲問以今早傾馬桶時。爲何不加小心，竟傾倒於廁所外，致穢污不堪，姚對以非渠所爲。「二百五」叱以無論誰爲？汝亦有責。於是不容再辯，用力一脚，踹中姚之肩

胛骨，姚逸仆於地上，「大老黑」——「二百五」即掄起木棒痛打，姚痛極轉呼滾翻，我等目睹情形，痛切萬分，對此可憐同胞，無力護救，直任兩兵打至力乏，姚流血被面始已。二兵去後，姚傷感及痛楚至於落淚，大家皆爲疚痛無語。少時「二百五」與「大腦袋」「大老黑」復又逐室開門入內，再披每人頰數下，逼令同去將廁所收拾乾淨始罷休。

井上值勤，何向其商借一剪刀，剪修指甲，因羈押於此日久的人，指甲生長，拳屈至感不便，井上倫爲送來，我等乃得將指甲剪掉。

今日兩次稀飯，已較昨日爲稀，水多飯少，論量猶不及一飯團多，衆人皆叫苦。

晚九時，忽八號室內，有人慘呼，聲直而戾，較前所聞已死的保安隊李畢命前發的號叫聲，尤爲尖銳悽慘。我等每聞一聲，則發一冷戰，如死神已滿佈週遭，張其巨手，正扼一人咽喉，致其死命焉。少時聞慘號之聲漸微，迄十時則已沉寂。旋見監視兵將隔壁門半掩，紛紛忙亂，或取蘆蓆，或取木板，佈置畢啓開八號柵門，四五名兵自內昇出一人，頭以衣服障蔽，置於木板上，一兵取出消毒器，向木板上噴射消毒水，臥在木板上人絲毫不動，度已死去。至十時半蒔苗等人來，驗視一過，即着令抬去，此可哀的同胞，竟不悉其姓名死因，絕命於倭敵處治手內，所予我

等的刺戟，較李尤甚也。

夜間不能入睡，對八號死一人事，憧憬於腦海，任如何自爲排解，亦不能祛此慘痛景象。延至翌日早二時方睡着。

## 十月三日 星期日

今早七時半憲兵忽來提人，每號提出六七人不等，揆其情形，當屬釋放。我室被提出的爲白、杜、王、保安隊一、周、廿九軍排長、董教員，及姚元太等。姚之被釋，出我等料外，渠出室後，立於柵門，目注我似寄無限悲憫，蓋一方固知渠可自由，一方則憂慮我的釋放問題。我斷定渠必爲我家送一信息，渠與我同禁日久，對我情形甚詳，當能向我家人細述，我母親以，或可寬懷，故甚快慰。

上等兵來，問我等吃稀飯如何？我等對以飯過稀，猶不及飯團量多，最好仍發飯團。渠謂天氣已涼，吃飯團容易害赤痢，不若吃稀飯，但擬每日給三次，每次佐以鹹菜。我等知此事似經憲兵隊決定之辦法，要求變更，不會生效，只好聽之。

憲兵來將七號犯人分撥於他號，我室撥來的爲三旬許男子黃奇峯，與關子雲同案。各號患病者，則均撥入七號，以示隔離。周謙則被撥往，臨去時對我等不勝依依。

編押總隊部犯人，均撥至此地。望見劉髯公君由兩人攙扶，步履艱難，經過我室關入七號。渠髮鬚甚長，面孔瘦不成形。我俟監視兵不在，伏於柵門詢其狀況？渠不能起立答語，託周謙轉達，云傷勢略好，但左腳踝骨已斷，無藥調治，潰亂成洞將成殘廢。我勸其靜養勿燥，以待釋放。我知生劉二君身邊分文皆無，日在忍餓，乃於午後二時，出錢二元，爲購八角大餅油條，餘錢一元二角，一併懇井上代爲傳與二君。截至今日止，我借得姚錢十五元，已用去十二元，餘錢只三元。決從今日起，不再花用，保留此數，備萬一急需。

新來兩僕役，一日人一華人，專辦傳遞犯人飲食，洗刷碗盞事。但晚飯後華僕來取碗箸，挨號低問誰欲向外傳信？渠可代辦。據渠云：「來此雖僅半日，但已萬分傷心，看這些中國人被囚於此，渠百廿分同情，一時一刻不願幹下去，明日決不來，大家有信有字條，趕快遞渠，渠可不要報酬爲送去。」我等對此人深致感佩，紛紛寫字條遞給，我將前已書好藏於跛子身邊字條索回，託該人帶去，因我家已遷，囑其送往我朋友處，取脚力費三元。渠匆匆掖藏畢，乘監視兵未來

而去。

班長曾去北平公幹，今晚歸來，對劉友惠何復述言，殷汝耕、王厦材、張仁齋、林志銘等——  
偽冀東漢奸——猶在北平分隊拘押，殷每日嚙經祈神庇護。

## 十月八日 星期五

今日晴，秋風漸涼，早七時監視兵即將後窗敞開，此室除我有一襲絨線衣，可披以禦寒，如何劉邵跛子等，均祇一襲單衫，金風吹拂，略感瑟縮，但窗戶既爲敞開，不能要求關閉，大家唯有抱膝縮爲一團，藉以取暖。

自改給稀飯後，已由新來的日本僕役包辦，早八時，午十二時，晚七時各給一次，每次一碗，極其稀薄，尤多冷飯，因熬煮不宜，多已成糜，與其名粥，無寧名爲漿糊。每次每人付以小片鹹菜，爲佐食品。大家喝此稀粥，尙不及日給兩次飯團解餓，逐日咨嘆喚餓之聲不絕。有人曾外出傾倒馬桶，看見後院埋鍋兩口，日本僕役與一中國僕役，忙於做飯，米不淘洗，卽入鍋內，並加入一半冷飯，然後以大木杵在鍋內攪勻，此卽我等的食物。

改吃稀飯後，些許食物，到胃中不及一小時即消化乾淨，於是尿的排洩亦勤，馬桶須臾則滿，往時每日傾倒一次，今則半日即得傾倒一次，一日須倒二三次，要求監視兵准許倒出，多嫌麻煩，有的延挨推委，一小時勤務完了，不管而去，有的一遇要求，則逕申斥，大家唯有節制排洩，厲行忍尿工夫。

黃奇峯談：「渠住七號內，該號尚禁有土匪保安隊十餘名，窮兇極惡，凡有購得食物的犯人，自己尚未到口，即爲渠等搶去。蘇月亭新移入該號，病勢轉重，託宋于兩僕役自其家中取錢，每次取十五元，爲宋于扣留十元，到蘇手者祇餘五元。蘇以之購食物，經手的僕役，復爲剝削，每以一元購食品，至多購到者值四五角，被土匪保安隊搶去大半，蘇入口的業已無幾。該土匪保安隊正密議越獄逃走之法，恐最近或許鬧出禍事！」

劉支惠談：「宋于兩僕役曾受生寶堂君託，赴益世報館取卅元備用，說定以十五元酬二人，十五元歸生君用，詎兩人取來後，分文未給生，只爲購皮蛋六個，豆腐皮四張偷偷送入，生乾發氣而無辦法，若蘇取十五元，猶得五元，的屬萬幸矣。」

此地自改給稀飯，宋于兩僕役不許來，祇一幫助日本僕役的四句許中國男子常得出入留置室

外間，以前每日渠爲犯人購買食物，每次除索脚力外，復剋扣十之五六，一元代價祇爲買來四五角物件，衆對此人十分痛恨，均思苟得機會，必爲其戳破，使渠亦嚐嚐留置所況味。

午十二時劉友惠飯送到，啓食盒察視，則菜已變更，內有蘿蔔牛肉一種，及燒餅七八個，劉偷告我，必是姚元太已送信我家，我家人照我等商量辦法，偷由劉的送飯人，帶進食物，因我等商量辦法時，姚適在側參加意見也。於是一份飯劉何與我三人分吃，被禁八十三日今日方知肉味矣。

我於一燒餅內，吃出一紙條，係我妻所寫，寥寥數字，告我家已搬，由本日起始託劉送飯人逐日帶進飯食二次。我交劉何看過，愈知是姚元太熱心助我，指告我家人如何去辦，其古道熱腸，急人危難之誼，彌可感也。

我患赤痢病三日，腹脹且痛，腸鳴不已，一日坐馬桶三次，但寒氣鬱結，排洩不下。同時頭目暈眩，肢痿體軟，初尙掙扎，今日則感知劇，唯恐病倒後不遽死去，痛苦且深，乃力疾練習「八段錦」。我練八段錦已數日，瞰監視兵不在，則託跛子看更，偷自起立操練。今則擬藉此加增體力，以抵抗痛苦。



黃奇峯關子雲兩人的被捕，究是一謎，兩人亦不敢實說，似強欲隱諱，我覺兩人非尋常類，加以注意，以刺探其底細。

晚間六時劉飯送來，仍有我家所製冬瓜湯一種，花捲七個。我日常所喜食菜餚，我妻均熟知，故其送來的，一望即知係我家燒煮的。但我因病已不能吃，歸劉何享用。

夜間腹痛益劇，坐馬桶三次，痛不少減，殊爲愁苦。

## 十月九日 星期六

早間甚涼，但監視兵仍敞開窗戶，實無法可使其不如此辦，我既病不能當風，同室諸人亦皆畏涼顫抖，乃紛向一隅擠坐，略以取暖。

我雖赤痢漸重，但不能倒臥，一恐監視兵不許，一恐臥倒後不復能興，爲此特勉力掙扎而坐。

胡傷勢以缺藥未愈，仍有數處流膿水。鄂傷勢未痊，仍臥於一角，十餘日來，鄂已頭髮蓬蓬，鬚髯如蝟，的一十足典型囚徒矣。

早十時鄂爲提出，渠力忍傷痛隨去。我等殊爲忧心恐其再被毆打，不任重刑，則難免性命危險。且恐渠畏刑亂說，攀扯方面益廣。午後一時鄂竟安然歸來，據云：「今日提去，令其述說前此供詞一遍，渠供述畢，日人謂憲兵會照渠供述調查，內有不實處，逼渠重說，渠無的可說，不敢亂供。日人用木棒痛敲渠脊背數下，不再逼問，送渠還押。」

黃奇峯關子雲的祕密，我今日已知，蓋此二人係受津日本特務機關雇買，專赴西北爲□□□組織運動的，其同黨甚多。由平涼日特務機關長橫山指揮者居半數。□□□的組織，日方蓄心已久，早擬打通西北道路，以與西北把握軍政權的五口接近。前年綏遠戰事，其用兵趨向，即注意於此，不料計劃失敗。茲因我全面抗戰，日方欲割裂我土地，分化我民族，兼切斷我與蘇聯的聯絡，增加國際防共壁壘，遂積極圖其成功。關黃原在川島芳子手下作事，頃經津日特務機關調去。□□□旗幟，團體制度，皆已在津研究決定，祇俟道路打通，一方利用民族自決內起的響應，一方外用華北各口族新組織的團體呼籲，以促其成。預定至遲來年春即可實現。關黃與一沈某等五人以洩漏祕密嫌疑，爲日憲兵捕來禁押，兩人禁於我室，自以所爲，羞爲人道，故諱莫如深，今日經我試以誘發，遂不再隱諱而說出。我感於關黃所爲，特爲剖述此次民族抗戰意義，與我等

國民應盡的責任，勸兩人倘獲釋出，勿再供人驅使，甘爲分裂祖國行動，兩人赧然。

飯愈稀，我雖不吃，頗替大家愁慮。班長來，懲何一爲述說，衆亦說明飢餓之苦。渠謂總部將留置犯飯食，包辦與人，每日米有定數，欲稠少加水，欲稀多加水，其實米并不加多，渠固同情我等的餓，但莫可如何？

副班長值勤，告我等：「別人值崗，不許你們談話，我值崗，你們可隨便說話，但不要大聲吵，免外邊來人聽見，」說畢扮一鬼臉而去。

自柵門釘三根橫木後，「大老黑」、「大腦袋」隔門伸入木棒打人的事，果然較少。除「二百五」好開門入內尋人打外，一星期來，各號犯人挨打次數已減。

晚十時六號柵門開啓，送入北寧路工五名，均由平津段廊坊，魏善莊工務段捕來。我室今夜共禁新舊犯人十六名。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今早憲兵爲劉友惠送來牛乳兩罐，餅乾一包，「愛表司」胃腸藥牛瓶，約百餘粒，劉斷係生

寶堂夫人所送來，猶誤認生與劉同號禁押也。

劉勸我服用「愛表司」，每日三次，每次四粒。

生寶堂夫人爲法國籍，自生君被逮，伊奔走營救，并嘗煩津法領爲疏通，奈日法交惡，日憲兵隊，尤認生有意拉出法領，干涉其皇軍憲兵隊權限，故明應准許事，明應早釋放，均故意不爲，生夫人曾設法於食物中藏一字條，通告於生君，時劉友惠與生同禁總部隊中，深知其詳，特述於衆人。唯生夫人仍不時來送衣物，初時日憲兵隊收下，後以其來過頻，漸行拒絕。生夫人乃託言係劉友惠的妻友，受劉妻之託，爲劉送致衣物，憲兵隊因劉受有外送飲食優待權，不復拒絕。嗣因生夫人送來次數太多，又復生疑。某次一憲兵持襯衫褲三件，西服一襲送來，問劉可有外國女朋友？劉正欲對「無」，生君急暗牽其裾，劉頓悟所謂外國女人，必是生夫人無疑，乃改口應「有」。憲兵始將衣物留下，經生君檢視，果是渠物。顧劉頗慮生夫人生成外國，不明中日情形，以後不斷送來許多衣物，致憲兵隊疑有別情，從而偵查，一爲發覺，則劉所享優待利益，必被取消。以是在離總部撥至此地拘禁前，已向生君囑告，務必設法傳與生夫人一信，莫再如斯辦去。今日所送來藥物，證明生夫人猶未得生君通知，依照前例直向憲兵隊送來者也。

十二時許，上等兵來，提一布包喚我接取。我接過點視，爲毛氈一床，襯衫一件，襯褲各二件，棉袍一件。燒餅十五個，醬牛肉一大包。上等兵告我：「你母親和你太太來了，到總部送交這些衣物給你，你收下吧。」

我被禁八十五日，襯衣未換，垢污如鐵，天氣漸冷，復愁單衣難以禦寒，夜間且感寒涼，需要鋪蓋，茲家下爲我送來衣物，必是日前花三元代價託彼中國僕役送一字條，我家已收到，故能悉照我開示的衣物送來。我有飯可吃，有衣物可換用，雖被禁此一二年亦無憂懼，想至此精神立煥發。

換下的襯衫褲，託劉友惠送飯人帶出洗滌。

午後新送來多名犯人，分押於各室。班長點名，聞五號爲十八名，七號廿八名，八號四十一名，九號廿二名，我室十七名——新送來一人——此地共禁一百廿六名，超過從來未有的數字。

晚八時半忽聞七號人聲噪雜，憲兵出入忙亂，約歷半時許，則見兩監視兵拖一蘆蓆入內，鋪於六號門前，嗣見自七號昇出一人，穿著短衣，形似工人，年卅餘歲體已僵，蓋已死去。監視兵置屍體於蓆上，施以消毒工作，旋遮以蘆袋而去。我等坐對此死人，增無限感傷，覺中國人命於

此，最如草芥，敵人捕來後，非刑拷訊，處治成傷，不負治療責任，一任其輾轉哀號，負傷以死，死後家人不知，不能歸正首邱，除贏得我等一點同情感嘆，及少數人掬把傷心淚外，誰又悲惋？是夜橫屍在堂，燈火爍爍，我等各個竟滿腔愁緒，睡不安穩矣。

班長夜間值勤，告我等渠等屬於駐屯軍第二聯隊的士兵，一二日內即調赴山西，開前方作戰，此地將由新開到豫備役兵服務。我等因此人尚具幾分「人道主義」，自來服務五十餘日，未嘗打過一犯人，有時爲我等求便利，一旦他調，不知後來的監視兵性質何似？頗爲悵悵。

###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今日早起，監視兵忙於查點人數。「大老黑」、「二百五」、「大鼻頭」、「井上一」、「豬八戒」等均垂頭喪氣，值勤時不似往日的負責，「大老黑」、「二百五」、「大腦袋」雖好打人，禁人談話與瞌睡，但今日則已例外，皆立門外，拄槍思索，似因開往前方，生死決於戰場，安危問題繫於胸中，反湧出怯懦，思家之態。大鼻頭值勤時不斷出入，皮靴觸地，橐橐發出巨響，若有無限愁懣，欲於此大踏步中消滅之。嗣行近六號柵門，招何劉閒話，自云：「彼等所隸部隊，將

於三日內開往山西，明日午刻交卸此地勤務。山西戰事甚劇烈，中國軍隊抵抗甚力，日軍有相當犧牲。此次天津部隊開往增援，兵力不及二千，與關東軍取聯絡，勝負在不可知之數。日軍部如此蠻幹，戰事既解決無期，且恐不久會掀起第三國際參戰危險？」大鼻頭談時，言出由衷，頗露悲憤之色。

何詢大鼻頭姓氏？初不肯告，嗣始對以姓山澤。又告劉、何，班長姓官澤，「大老黑」姓黑田，「二百五」姓井上，「大腦袋」姓前田，「副班長」姓木村。

木村植勤，執軍部所發「支那語會話」，障我室柵門前向眾學習，該會話本所編言語，多以我鄉民爲對像，如問路，問井，問村莊，問水道。及恫嚇誘騙言語。如誘問鄉民「前邊有沒有軍隊？要說實話，不說槍斃你」。「這地方歸誰的軍隊駐防？」「你能領道，走抄道最好，到你們駐防軍隊那去，領對了多賞你錢。」「不要害怕，日本軍能替你們打跑擾亂你們的地方口軍。」「有口軍遺留物件和軍火，趕快獻出，不然查出槍斃。」——你們這裏誰是國民黨共產黨？你說出來，日本軍獎賞你錢。」諸如此類言語甚多。每句語音，詮以解釋。木村自念，囑眾爲矯誤。我聽其讀念，覺敵寇用心之深，的足駭人，深慮吾人難免供其利用也。

宮澤值勤，交我等一張報紙。報係華北派遣軍部宣撫班特務機關，作戰課共同發行。名爲「支那陣中」，每週發行二次印刷半張兩版，專載其陸海空軍戰鬥勝利，鼓吹獎勵將士英勇赴戰。通報兩版，皆極力詆毀我軍的無能，彼軍的英揚。此種報紙使其軍人閱之，易生勇往作戰，及對我「摧枯拉朽，勢如破竹」之心理，其欺騙將士，巧妙宣傳，殊令人驚訝。

我於此一張報紙內，獲知津浦路滄州平漢路保定亦已淪陷。日軍正向德州，石家莊兩要點進攻。我回想旬日前聞得的歡呼奏樂，及炮聲，必係日人慶祝攻陷滄保，一想及此，感慨與悲觀叢生，悵然久之。

午前九時，憲兵來提鐵路五名工人，其他各號內禁押的北甯路員工亦多爲提出，午後四時，陸續送回。我等望見，凡歸來的，皆已身負重傷，步履不能自如。歸我室內的工人張連發後胯被打破，血流袴外，尿撒褲內。程福巨臀部被燒傷數十塊疤，辜丸且一爲打腫，小腹縮痛，冷汗陣陣流。薛廣文被打傷後背青腫寸許，米殿貴被燒傷後背，顛門被擊裂一口，血流涇涇下，日人爲倒半盒牙粉，致頂上紅白相間，愈爲可慘。尙有一五旬許老工人謝福義，頭頂被擊成一包，臀部被木槌戳傷數處，復有數處紅腫，此五人曾被捆好漢床上白身氈衣凍各一時許。所訊事由，與訊鄧



玉成者大同小異，均問受誰領導？得幾多報酬？參加何次交通破壞工作？五人皆懵然不知所對。日人初則用刑，續則取出鄂的供詞爲根據，詭稱鄂已供出實話，并招認破壞鐵路組織，有爾輩在內。工人無知不辨真假，且嚴刑逼訊，不容不認，於是日人指示如何供述，并依照鄂玉成供詞爲藍本，一一屈打成招，故五人還後，皆怒目視鄂，以爲渠等被捕，係鄂所攀來，鄂不能辯。

午後五時，又送來一北寧路魏善莊段工頭李恩慶，年五旬許，受刑一日，兩腿皆已跪腫，灌水過多，氣結不能講話。今日未訊終了，即送入我室，進門後即橫臥於地板上，兩目呆視，面色屢變，衆急爲乞得冷水半盃飲之，逾半時許方好轉。

據路工談：「渠等被提訊時，曾看見同路工程司龔、蔣、王三名，及工務段長王等數人。候審於總部時，無人監視，得互相致訊，得知八號留置室日前死的人，爲北寧路唐山工務段科員王樹枏。昨日七號死的爲唐山工人魏某。此二人均因被打傷甚重，急火攻心暴斃。又談：「北寧路工已被捕到四十餘名。路局副局長張潤田，科長馬增祺亦遭逮捕，今日見其被提訊，但不知押於何處？蔣龔王三工程司皆受重刑，被燒打多時，渠等曾聞三人慘呼聲。今日審訊分爲數室，由日人十餘名分辦，每室皆置有好漢床，任何人不招認，即剝脫衣服，綁于床上灌水或敲打，各室相

通，聲息互聞，此室有人被打，彼室被訊人即驚恐失常，供述遂亦錯亂。」

晚間各監視兵滿腔愁緒，更無精打彩，監視益鬆懈。夜十時許聞監視兵在樓上飲酒消愁，轟鬧不已。蓋渠等十餘人——連服務總部者——非隸同一中隊，後日即各歸原隊，此後死生莫卜，際此將別，乃痛飲示訣。

山澤十一時值勤，酒氣醺醺，找何劉說話，仍係牢騷愁苦，充分表示厭戰情緒。並破例遞與二人香烟各一枝，且吸且談。山澤知我為新聞界中人，呼我道：「新聞記者大人，為何裝睡？你有什麼意思發表聽聽。」我仍偽睡不答，何劉代我解釋，云我患病甚重，不願起坐講話。

夜十二時後「大老黑」值勤，在留置室外間，大耍酒瘋，殆藉酒發洩愁苦。外室堆有碗盞及盛粥鐵桶，「大老黑」則用皮鞋亂踢，致碗盞多半粉碎，筷箸亦散亂滿地。一隻鐵桶，被踢發出巨響，滾出室外，復被踢入，踢入之後，又被踢出。如此聲響震耳，直擾亂一小時迄渠下班方止。誰謂日兵不畏死，試以此為證，正恐此輩懼死心理，較我尤甚也。

今夜被擾迄十四日晨方入睡。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今早八時半，方經山澤喚醒，較平日遲起二小時，想見監視兵無心緒管理我等。

官澤督中國僕役在外室洒掃，似備移交。

我赤痢病經吃「愛表斯」藥錠後已漸愈。慮以後再犯，劉友惠囑我倘有機會可告知我家人爲買「若素」來用，此藥較「愛表司」功效爲巨。今日起日本僕役已換着軍屬制服，一反其初來時猥縮之狀。晨間「大眼睛」開門監視倒馬桶時，日僕役亦武裝起來，幫助監視，我等覺此人，動作漸不同前，有對留置人凌夷意，大家互相囑告，俟後注意。

早午兩次稀飯，水多飯少，且未煮沸，牛米猶在於內，日僕役即送來，令大家吃，大家告以未熟，其人竟搬起面孔，叱衆人胡說，監視兵雖見不響，衆無法只好忍受之。

午後一時新監視兵十餘人到來，由一年老蓄八字鬚的上等兵爲導。官澤執名冊逐室爲之細講，並告以起息時間，倒馬桶鐘點，以及留置人飲食諸端。旋引至我室，告以此號羈押人犯，最有秩序，爲九號留置室最優的。點交畢由午後一時起，即歸新兵植動。

官澤、木村、二井上、上等兵、井上，均於午後二時武裝齊整，離此地歸隊。行前到各留置室辭行，對犯人行敬禮，井上並云如不死，得生還，必來看你們。我等固不願渠歸來看視，但拋開敵我之見，基於人道立言，此五兵服務留置所五十餘日，未嘗過分虐待我等，差足使人留得一點好印象耳。

此一班新兵，聞官澤預先說過，多半是預備役，預備役兵性質雖不似現役兵燥急，但是經驗閱歷較多，監視方法亦特別嚴密，我等於此五六小時內已領略得之。

對新兵留此地服務的七人，仍各上一稱號，以資識別。計爲上等兵二，命名爲老頭兒——班長年歲最大——，毛包——此兵言語燥急，有二百五風——，黑大個，大金牙，小夥計，——此名年事最輕——，馬面——此兵一副死板面孔，凜然不可犯——，小胖子。此七人「小胖子」似往總部臨時出勤，餘六人窺察情形，以「毛包」、「大金牙」、「馬面」三人最嚴厲，而「馬面」更爲陰狠。祇來半日，即看此兵行徑特殊，渠植勸時，換著水襪，行地無聲，且偷偷溜進，即地上人影亦力避爲我等看見，每好站在五八號穿堂門間，其地極扼要，左右瞰五八號兩室，一瞥無遺，竊聽六七九三號聲音，亦極清晰，選擇地勢之優，使我室植更人亦不敢探頭外窺。

晚間日僕役送飯來，居然反客爲主，代監視兵辦理一切啓閉柵門，查點人犯之事，於應對不周犯人，則大聲呵斥，監視兵認故例如此，任其所爲，我等今日起，多一監視人。

晚飯後飯碗不取出洗刷，日僕役躲懶，僅爲送來少許溫水，令各室自洗，洗畢置於室內。鐵路工人睡覺無枕，竟發明以飯碗代替，將碗覆翻，碗底朝上，墊以襪子內衣之類，睡於耳下。惟轉側中，碗聲響亮不絕，是究不同於真正之枕也。

##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兩日來覺新來監視兵，除「小夥計」、「黑大個」外，餘人監視極嚴，對談話尤爲注意。內外各號欲如前此的偷自通話，互致問訊，事實殆不可能。監視兵除於室內梭巡不斷外，有時則轉至後院巡視，後窗終日開敞，爲渠等巡視方便，我等冷的問題，非渠等所置意。

今日劉友惠送飯時送進兩份，一份爲何復述的，何大喜過望。與劉推測原因，斷係井上——殷汝耕妻弟——必已被釋，井上獲自由後代爲要求，即以渠所享優待利益，轉移於何，故可未費力即送進。

我家帶進的食物甚多，分裝劉何飯盒內，劉何自有的飯菜，殊不多，賴有我的分食，三人均獲吃飽，有餘則分與鄂胡及諸人吃。

日僕役姓馬場，今日起對留置犯人愈兇蠻，五八兩號犯人，均因人多而給飯不符數，要求添給，馬場竟大聲呵斥，并以華語罵衆人，說你們沒一個好人，應當拖出來打，兩號中人爭講不過，只有吞聲，未攤到稀飯的，惟有挨餓。我覺我室應想法防止，免起糾紛。囑黃與跛子，專管接飯之責，接到手後，先擺放柵門內，俟飯碗與人數相符，然後大家再分食。如數目不符，尚可要求其查點，予以添盛。不然隨接隨分，數目一經記錯，則日入誣賴先分得的人，已竟吃下，不予添足，大家亦無法與辯。衆遵我意，果照辦後，無有爭執。

晚七時忽聞七號人聲噪雜，有人向馬場報告事物。馬場通告監視兵，少時監視兵大集，啓開七號門，提出一人，關入五號。同時九號內亦有人提出，關入八號。七時半見蔣苗等憲兵曹長，軍曹等十餘人，率憲兵補助隊十數名，全武裝到來，先由七號內提出十一人，生賣堂君及益世報館祕書施君二人在內。嗣又自九號提出六名，此十餘人即由憲兵補助隊繫繫而去。七、九號其餘犯人皆提出分別撥入五、六、八、三號。關入六號室內的爲段福成、王振海、及鐵路工人李

任，報販韓等五名。

旋見劉髯公君被抬出，不知移地禁閉，擲係釋放？

擾攘迄八時半方畢，我等詢之段王李，方知七九號事故。蓋七號被禁人犯，內有土匪及保安隊便衣隊十餘名，窮兇極惡，同室犯人均遭此輩欺侮，一般人恐與之爭執，爲監視兵所曉，將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責打，命徒愍不畏死，有何可懼，一般人則覺既已在此作囚業已受罪，

何苦再尋罪受，避不與爭。於是此輩氣愈高，奪食奪衣之事，日有發生。寢至有越獄之謀。依此輩計劃，是日將該處鐵網，拆下鉄條，夜間鑽窗而出，躍垣登隔隣中國人家屋頂，再躍往馬路，經宣武街北端，折而西行，穿淡路街過西開小橋奔入法租界，即可安然逃脫。參加此項密謀的十二三人，生寶堂君，與其祕書施君，亦以急求自由，被拉入祕密團體內。初擬在十月十四日

夜動手，俟井上植勤，騙其開門傾倒馬桶，兩人伏於門側扼其咽喉拖入。倒馬桶的一人，則自外擁之入內，逃走以前，將其細置七號室中，免爲查覺。衆既有此圖謀，對同室表示異議者

嚴予監視，防消息洩漏，所有接收飯水之役倒馬桶之事，皆渠等輪流爲之。並於傾倒馬桶時，偷將鞋子揣入，備逃逸時穿著。詎十四日晚已擬發動，忽監視兵交代，計劃不得不緩。今日則以

時不可失，白晝之間，由兩人偷偷拆開後窗鐵絲網，卸下兩根鐵條，虛置窗上，專候天色一晚，即行發動。今午蘇月亭購買大餅，遭此輩奪去多半，保安隊黃奪食過多，受餘人怨讟，黃與爭論，更激起十餘人憤怒，眾口交謫，將黃痛罵。黃一小人，焉能容此，乃籌思報復之道。晚七時馬場往送飯，黃以不能接近柵門，難以報告，竟僞爲暈仆，倒於柵門側，眾方驚貽謀殺，黃即乘此機會，爬近門前，向馬場報告。馬場轉述於監視兵，此輩至此已張惶無措，恐懼至於顛抖矣。黃先爲提出，由其指出預謀的十一人，生君則爲指作發動人，致首爲提出。惟內中一王姓，年已六旬許，原爲鐵路工人，並未預謀，另一王某，確預其事，黃報告錯誤，「李代桃僵」，此一老王遂代彼少王被繫走。

九號發動的情形，與七號大致相同，有北甯路工六七名，聯絡保安隊四五名，欲於今晚監視兵啓門倒馬桶時動手，將監視兵抱住，扼喉致之於死，然後逃逸。不料爲同室一二十九軍上士所賣，乘馬場送飯時報告，遂一併爲提出。

現七號室內，祇餘蘇月亭一人，病正垂危，半入昏迷狀態，據王段相告，恐蘇將不久人世，凡識蘇者，均爲之慨然。



今晚此案睡二十四人，爲以前所未有。馬桶旁睡倒報販韓、路工謝。任、李睡於室中央，成爲諸人腿的担架。王振海段福成睡我及胡等脚下，彼此不能伸腿，互置於腹上。擠得一寸餘地皆無，汗臭與呼出炭氣，洋溢一室，嗅入鼻管，頭鵝脹裂。同時汗巾髮內及頸後流出，津津如瀉，令人一分一秒都不得穩睡。何近來因吃飽故，消化不良，鼾聲益大，任何人聞之，均不能閉目。今晚窠竟睡着，是亦奇人也。

清夜不能入睡，殊爲生君耽心，慮窠今晚或吃苦頭。故頗注意其送回否，但候至十七日早三時，未見歸來，度必移禁海光寺，因彼處日方認爲監視嚴密，重要犯人向押於該處也。

##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今晨四時，馬桶即滿，二十四人，每人膀胱爲尿管滿無地排洩，咸捧腹皺眉。有數人情急幾欲撒於禪內。今日方知忍尿之痛苦，實甚於任何事。挨至九時，「黑大個」值勤，方得其許可開門傾倒。馬桶進室，猶未放穩，即有數人爭先排洩，溺出後有「一身輕」概。

七號後窗，由憲兵招來匠人修理。因七九兩號圖謀越獄事發生，各兵監視愈嚴。「馬面」

大金牙「植勤對六號亦不放鬆。我等少一倚壁休息，或小聲講話，即大聲叱罵。祇是「小夥計」、「黑大個」、「小胖子」三人尙屬和平，不過分嚴厲。我等坐獄既久，一切漸較精明，對於監視兵某也何時植勤？何時休息？傳呼睡覺者爲誰？明晨喚起者爲誰。皆推算甚確。大抵若是六人則每五小時，監視兵輪值一循環，若係七人，則六小時一循環。近來睡覺時間，爲晚九時，早起時間，視人而異，倘晨六至七時爲「毛包」、「大金牙」、「馬面」、「老頭兒」四人值班，至遲六時半卽爲喚起，秋深夜長，六時半猶未天明，我等卽須危坐忍尿，因早間雖起，馬桶不能立倒，非延至九十時傾倒不可。但九十時設爲「馬面」、「老頭兒」值班，則故意不管此事，又須延至「小夥計」、「黑大個」植勤始爲倒出。若晨間六至七時係「小夥計」、「黑大個」、「小胖子」值勤，吾等可多睡半小時，約在六時五十分迄七時一刻喚起。由此推算，我等又可知今晚命令睡覺的爲何人，藉以預先籌算馬桶在何時傾倒，可獲得允許。倘八至九時爲「馬面」、「毛包」諸人值勤，我等必須於前一二小時「小夥計」、「黑大個」等人上班時間，提前傾出，否則夜間馬桶一滿，卽得受忍尿之罪。大家近來就心問題，不在吃飯睡覺、夜冷、患病、及個人的釋放、而祇在馬桶可得傾倒否？今夜忍尿否？一嚴重當前之事矣。

「小胖子」好談諧，每與六號跛子打趣，故當其值班，我室一切辦不通之事，多請跛子代表與「小胖子」交涉，十九可以辦通，跛子乃成六號的獨腳外交家。

昨日段王就心蘇月亭病，要求「老頭兒」之許可，歸七號室看護。我室餘二十二人，但夜間睡倒仍十分擁擠。

睡至夜半，忽「黑大個」啓門，將段王兩人提來，關入我室。我見兩人淚痕滿面，詢以故，云「蘇已於今午後三時死去，死前一語未發，的是可慘。」同室中人聞言驚覺，深更聽此消息，愈覺淒慘。

蘇被禁以來共八十三天，初因終日愁結，飲食、睡臥不宜，染患赤痢，繼則以不戒口腹，得錢亂購吃食致赤痢日重，愁苦益添，無醫無藥，終於逝去。段王原擬在室守候至於明日，奈以夜寒人寂，伴此死屍，不免胆怯，特求得「黑大個」許可，復押於我室。

我自被禁此室，已目擊死者三人，耳聞而未見者二人，——死於總部及海光寺——前後已有同胞五名。淒涼身世，自度個人生命前途如燭火之光，不知何時畢滅，可慨也已。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今日陰，深秋金風甚厲，早間「馬面」值勤，啓開後窗，冷風吹得我等皆發抖戰。至十一時「黑大個」值勤，藉倒馬桶機會，方由跛子外出閉閉。

蘇月亭屍體，於昨晨抬出，兩條藤袋，分由頭脚套進，外網以藤繩，情形至爲淒慘。兩兵昇出時段王大哭，我等咸爲之酸鼻。今早七號消毒畢，九號亦將柵門加鎖，各號犯人重行撥分，我深慮我與劉何分開，則我家下送來飲食，均裝在劉何食盒內，我既吃它不得，同時我家人猶不知此中情形，照常送來，不想其他辦法，豈不大糟。現在此地一切似已較緊，既無術向外傳信。即或有錢，再買大餅油條食物亦所不許。故昨夜爲此事焦慮終宵。迨今午前十時分撥，我室除段王韓三人仍回原號——七號——外，餘未撥分，我甚欣喜慶幸。

馬場日僕因犯人買大餅油條，不係稟經手，無油水可沾，竟在憲兵隊報告，云犯人自外購買食物易帶人傳染病菌，現各號中人患病之多，即因此故，於是憲兵隊特諭飭監視兵，不准再許可我等購食物之請求。大餅油條等品，自今日起，雖有錢亦購不得。

午後一時，聞天井內我老母與人講話聲音，似在說明來意，我聽甚清晰。少時「毛包」進來，挨號喚名尋我，我忙應之，窺持一包蛋糕與我，告我：「你母親來過了，送些食物，照理不應收受，現特別通融，爲你收下這一點，」又告我：「你母親已去總部去了。」我接過後百感交集，自思我六旬餘老母，值此亂離之候，爲我生死置念，不避艱辛，不顧危險奔走，我爲人子的，作囚於此，不能奉母遠亂，明哲保身，有匱孝思，有負親育矣。

我測想，我母必仍懷疑我的生存，故就姚元大指示地點，冒險前來試探，以監視兵能否爲我收受物品，而斷定我猶在人間與否？果然用心已苦矣。

晚間馬場爲各號送稀飯，查點人數，我等獸計五號共一百十七人。

##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今早五時三刻，卽爲「毛包」喚醒，大家睡眠婆婆靜坐，既不敢睡，又不能講話，膀胱內屎已積滿，馬桶早告流溢，是真苦痛。通常坐時膀胱受壓迫，猶可忍尿一時，若倒臥後，尿向下行，幾欲脹破膀胱而潰決。有尿在內作祟，睡焉能穩？故夜間當監視兵未來，則偷偷起坐片刻，

以資忍煞。

今早八時稀飯忽改爲豆漿，每人一碗，油條一根，大家乍得此新鮮食品，均似獲珍饈，一飲立盡。

午十二時半，我已吃畢送來的飯，忽聽我母又在天井講話，我甚焦急，慮監視兵厭其繁擾，加以驅逐，則老人將何以堪？嗣聞我母對監視兵言，「此來已得總部許可，領有一紙牌爲證，」馬場似在旁繙譯。未聞監視兵發作，旋見「小夥計」提一飯盒走來，至六號喚我云：「你母親爲你送來的飯，你可以吃罷！現在特別通融，將你母親領進來，見你一面，但你不要多講話，你要知道這是我個人同情於你的辦法。」何爲我繙譯，我表示謝意，少頃我母果由引進。留置室黑暗，白晝亦燃電燈，老人乍入此間，如入鬼域，二目昏花，不辨我在何處。我忙低呼，羨於柵門，隔柵相見。母親看我髮長披肩，蓬頭囚首面無人色，早已忍淚不住，對我大哭。同室被禁諸人，觸動傷懷，感慨遭遇，均皆泣不成聲。鄂玉成、李恩慶、關子雲、黃奇峯、程福巨、跛子等更泣不可仰。我強忍悲淚，詢母親遭事變後身體安否？家人如何？母親且泣且告我伊身體猶好，家人亦安，現已遷住英租界，囑我不必憂慮，未并詢我何時可以出去？我道：「大約還得二三個月，

目前料無被釋之希望。」母親聞我一時尚無獲自由之望，愈哭不成聲。我忙安慰道：「何時被釋，實難預知，也許最近被放回。」我恐「小夥計」不耐久候，有些厭煩，忙勸我母回去。我母告我：「伊爲我衣物飲食的送進，已前後去憲兵隊十餘次，不願叱罵，一再懇求，今日方得准許，以後每天即可直接送飯前來，你要放心保養，祇要有性命出去，再圖施展。」我忙應「是」。我母於是痛哭而去。「小夥計」在傍見此一幕悲慘情景，亦爲之偷彈眼淚。

鄂在我母去時，感動最深，縱聲大哭。何劉斥其不當，謂不應該大哭失聲，應知此舉是「小夥計」特別通融，渠須負責任。你似此大哭，驚來其他監視兵，致「小夥計」受處分，未免對他不起。鄂哽咽道：「我實在制止不住傷感，因王先生母親的來，想起我的七十多歲母親了，所以聲淚俱下。」

我看母親送來的食物，乃是湯麵一種，大約是頭次送進，倉卒置煮，不敢必定可得送進，故只於此，我雖吃飽，覺慈母躬自不畏艱險送來的食物，不應辜負老人厚愛之意，勉進半器，餘分與鄂胡吃掉。我今日看見母親已消瘦許多，老態龍鍾，不復似昔。自忖老人從我作囚以來，愁腸百結，憂心如焚，精神所受悲舌，必臻極巔，輿念及此，爲悵惘久之。

我自天津戰起，在總隊部羈押，孫寶山等曾隔室詢我以大家安危及自由問題？我判斷起碼須被禁三月，必得敵在華北偽組織作成，戰事順利，我等方有生還之望，今我已被禁九十七日，超過預期三個月，以近日在此中聽傳進的消息推測，滬京濟如不落於敵手，憲兵隊看到我無能爲力時，決不能放我。故我自今日起，仍得平心靜氣，不急不燥，打疊精神，蓄養體力，再準備作囚於此三個月，以待敵人舒掌縱我。今日對母親所說尚得二三個月出去一語，卽根據此種測斷。

晚六時我的飯未送來，頗耽心母親未能十分辦通。延至六時半忽送至，菜兩種，麵食一種，吃不消，分與同室中人多半，劉何吃剩的亦分與大家。此室被禁諸人，受我三人惠殊多也。

鄂尙不能起坐，唯創口大半已痊。

##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今日由早八時起，見憲兵陸續送來童子多名，均禁於八號內，童子因何被捕？實莫解其由！

旁午「小胖子」值勤，喚跛子出室，打掃留置室外間。跛子歸來告衆，「渠看見八號已坐有十餘名童子，年齡最長不過十四五，幼小者僅十一二，渠識得內有數名是賣報生活的。故推斷必



因賣反日報紙爲捕來。」

童子既多，又患冷患餓，年幼的思家哭泣不已。我等聞之，殊爲痛惻。

晚間無稀飯，每人發給窩窩頭——玉蜀黍麵製成——二個，小如鷄卵，凡接到手內，均嘆息不置，因吃此一點食物，直等於無。今夜又須大挨其餓。八號童子們接取少遲，竟爲同室中保安隊代爲奪去，兩口吞盡，童子等大喊大哭，「馬面」「毛包」聽見，啓門入內，不分老幼一律大打，童子被打既痛，哭聲愈縱，「毛包」等後無辦法，只有任其啼泣，隔室聞之更如刀割於胸。

晚六時，看見宋金義被提至外室，由「黑大個」監視灑掃，過我門前低問「王先生還沒出去嗎？」我亦問渠「病好沒有？」渠對：「好已半個月了。」

每日最難忍挨者，爲晚七至八時，人人在此刻疲倦欲死。蓋由早六時許起坐，不許活動，終日靜坐，監視甚嚴，話不准談，自然人人精神耗散，迄至晚七時，坐逾十三四小時，實已無力再坐。睡既所不許，大家惟有強自掙扎，互相照看，但任是如何彼此警惕，終不能驅遣疲憊，故方一交睫，即昏然入睡。無論何人皆疲得東搖西倒，眼難睜開。頭失支持重心，如金鷄之亂點。劉友惠，何復述更甚，劉昏昏然如不倒翁，坐於其側之人，時須將其掩醒。何則頭甫依壁，即起

一軒聲。疲倦至此，可云極矣。

胡於晚八時許，與工人張連發立於柵門，擬要求監視兵准倒馬桶，時爲「馬面」值勤，疑有暴動，轉至後窗，突將窗戶啓開，厲聲叱咤，罰兩人立正而站。旋又報告於「老頭兒」「毛包」等人。「毛包」「大金牙」氣勢汹汹，開我室柵門，拖倒胡張以木棒痛打，兩人痛極長號，我等對之心驚色變。「毛包」打畢，厲聲問，我等是否有意圖逃？倘生此意，打死勿論，嗣見無人應答，仍罰胡張立正站立，不許睡覺方去。

五號亦有人被責打，號叫聲復戾，旋聞亦遭罰立正而站，不得睡覺。

至夜十一時許，「黑大個」值勤，方許胡張睡下，兩人竟站立三小時半，腿已酸痛。若再逾半小時許，不得赦免，必將仆矣，五號的被罰人，更因站立時久，偷自少息，爲「毛包」走來看見，關照各班監視兵，不許其人睡倒，此人竟爲罰立正一宵，所受痛苦尤甚於胡張。

##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今早五時，卽爲八號一般童子吵醒。八號日來已禁閉五十六七人，室小人多，擁擠爲各室冠

，夜間二十餘名童子，被擠得時起爭吵，有時半夜啼哭，監視兵雖打亦不能制止。夜間八號人多，馬桶常滿，童子嚷尿喊尿，哭鬧要求監視兵准倒馬桶，監視兵恐深夜啓門，發生意外，十九拒絕，童子哭求不已，與監視兵呵斥聲一應一和，往往終夜不休。今早則因地小人多，擠壓的一童子大哭，爭吵起來，時「小胖子」值勤，以手蔽耳，躲往室外，俟哭聲停止方進來。可見此輩監視兵亦感苦痛，無善處之法也。

「毛包」值勤，逐室宣告，凡是白晝打盹睡的，罰立正站立。講話的不給飯吃。旋又送來「留置室犯人心得」，每室張貼一張，令大家默記遵守，此爲我在總部留置室見過的，無何新例。今早復給豆漿，但內攪冷水，已起化學作用，既黑且羶，不能入口，各室均未用，擺於柵門內，「毛包」來看見，尚有幾分人心，找馬場來，略有責斥，馬場姪媿而退。後令中國僕役收去，並問各號犯人誰有錢，可爲代購大餅，但各號人犯，均曾於被捕來時，搜洗一空，故對此寬放，無認領者。百餘人遂挨餓一早。

午前十時，劉友惠、何復述被提出，午後三時歸，兩人均有喜氣，對衆講：今日受訊，未遭責斥，案已終結，度不久可獲自由。

午後「黑大個」監視馬場以鉄桶盛溫水送進，囑大家洗臉，此爲向來所無的享受，衆人洗後，頗覺「神彩煥發，去垢出光」矣。

聞「毛包」在點各號人數，令各號犯人自報數目，計「五號」十九人，「六號」十八人，「張連發」二十六日釋放——，「七號」二十五人，「八號」五十六人，「九號」二十七人。共二百四十五人。

今晚二憲兵來，挨號查問誰是夏天被捕來的？各號向之說明，二兵筆之於冊而去，衆猜測何故？我道：「恐憲兵隊因蘇月亭之死，略動惻隱之心將爲着單衣的，覓些防寒具。約覓來的不是天津監獄的囚衣，即屬保安隊或警察的舊棉制服，反正不使你凍死而已。」

晚間囚糧仍是鷄卵殼大窩窩頭二個，諸人每一見此，則愁皺雙眉，認又須忍受一宵的餓罪，吃窩窩頭後，需要水飲，向馬場索要，拒絕不給，大家乾渴逾恆，值「小胖子」上班，懇乞多時，始獲得溫水少許潤喉。惟有一椿最爲效驗，假使晚間諸人吃得窩窩頭，則排尿減少，馬桶可延至翌晨五時至六時滿。大家最低可少二小時脹尿之苦。

今晚劉何飯忽未送進，渠二人詢之監視兵，對以兩人飯盒置於門外，不曉何時爲人偷去，因

無飯盒，致未送到。兩人乃俟我飯送進時加入共食。

##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今晨九時各號倒馬桶，看見趙新由五號走出，手铐已脫掉，但面容身體瘦損許多，提馬桶外出，身軀微顫，似餓得已無氣力。我室跛子亦外出倒馬桶，乘監視兵未在，詢趙手铐何時摘脫。趙告以在十月十五日，七號室發生越獄之事前夕，計被铐七十餘日，兩腕業各被铐一深痕。

鄂玉成與趙新父同鄉，渠談：趙新原是東北中山學校學生，平津事變後輟學回津，擬轉西安入東北大學，不意在津特三區被偽警探盤獲。其父聞知自北平來津，輾轉託人運動，曾在蒔苗手中賄賂數百元，求去掉手铐，蒔苗受賄後，認趙父頗有油水，故不釋放，亦不爲去手铐，趙父復又行賄，前後花去頗多，恐係賄賂之力，趙手铐方得摘下。

連日各號犯人頗多收到家屬送來衣物者，劉友惠、何復述、周謙、曹振華、孫寶山及鐵路工人均接到二三件棉衣等物。北寧路局則爲被禁的工程司段長等出公款送來毛氈一床，毛衣褲一襲、餅乾、罐頭等數種。

「黑大個」值勤時，語我等，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君業於兩週前釋出。牛寶堂君及七九號圖越獄逃逸等人猶未放，禁於何地？渠不知。

腸胃病復發，「小夥計」值勤，煩其轉告我的送飯人爲買一瓶胃藥送來，得其許可，令我開一字條，由渠交與我的送飯人，晚間竟得照購送進。

馬場又翻花樣，今晚囚糧，改給黑麵餅，每人一小張，約重四兩，外給大葱半段，麵醬少許，衆人吃後，復不給水飲，腸胃作燒，乾渴一宵，有多人竟因渴而不得入睡。

「小胖子」對何談，渠是民航公司飛行師，取得航空駕駛員資格，將來渠轉入空軍，俟對蘇聯作戰時，發揮其駕駛技術。此兵殆完全一法西斯皇軍思想最發達者也。

劉友惠談及西安事變因果，頗多謬論，何復述從而和之，我爲闡解，發生爭論。最後我謂，以思想與素行並個人所持的政見而言，我等無接談的必要，蓋爾我行徑不同，薰蕕難以共器，祇以同是中國人，拋開個人平日行徑，專就在此作因而論，大家尚可互相照應，故以後我等以勿談思想，評論政治爲是，否則意見逕庭，持論鑿枘，不可須臾共處也，劉何面赤默然。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三

今早六時，爲「毛包」喚起，睡眼惺忪中見有許多日兵前來，伏各號柵門參觀，擾攘迄七時方去。

八號被禁童子清晨即啼哭，「毛包」不明原因，領其中一年較長的來我室，令何復述詢問情由，繙譯渠聽。據童子謂：「被捕到此已十餘日，每日吃不飽，睡不好，又想爹媽，所以哭泣，懇求早日釋放，以後可不再做賣報營生。」「毛包」聞之不語，仍將該童子領去禁閉。

李恩慶是北甯路魏善莊段工頭，年已五十許，與其子同遭捕來，前日受第二次審訊，兩腿被打傷，左眼角亦紅腫。已兩日未進飲食，今早坐起後低與其子——亦禁六號內——耳語，且說且流淚，衆皆莫明其妙，詢其故？李嘆息道：「我這裏是囑咐我兒子家務，所有家人欠、欠人及一切經手的事，交代明白，免我有意外時，我子不摸頭緒，無法清理。」衆問何以有此準備？李又愀然道：「諸位不曉得，前日我被提出後，受日人重刑，後又書一字條貼於我頭上，文爲「槍決破壞交通，妨害日本軍運犯李恩慶一名」，復於我腹上硃筆寫一行「抗日頭兒」四字，故我測

知，決無生望，不得不希望吾子早得釋放，繼我事業，辦理去了各事。眾聞之大笑，告以此係日人故尋開心，並非實欲此作，切莫恐懼，將心放穩可也，李將信將疑。

監視兵更換四名，「馬面」、「毛包」、「大金牙」、「老頭兒」調走。新來的四名，一身軀高大的上等兵，我等命名爲「半截塔」，一蓋有小髻的命名爲「小鬍子」，一面孔死板，毫無笑容的命名「冰面」，一年歲似少身軀瘦小的命名「小孩兒」。據大金牙告何：「彼等將開北平，將來或轉赴石家莊，此地由幼年兵——即現役兵——與新開到的豫備役兵負責。」

近來我等默察監視兵性質，豫備役兵，社會人事的經驗較富，雖不甚責打留置犯，但監視則嚴，凡事不予通融，一似渠輩此次被徵集入伍，與我等抗日份子有關，渠等厭煩兵役，遂兼厭我等。現役兵有時性情較暴，好責打犯人，然有時猶可激發人道同情心，少子事務上的通融。此則兩類監視兵不同之處，有如此者。

連日馬場所送囚食，稀飯多酸冷不堪，且稀薄愈甚，各號留置犯皆喊飢餓難挨，向監視兵「小胖子」，「黑大個」要求轉詳總隊部添給，兩兵不中表示。

北寧路老工人謝每夜睡馬桶旁，頭靠馬桶，致一灘大小便者，即潑滿臉嘴，因以屢起爭吵，



乘機其面而朝東，顛倒睡下，誰又不肯，須俟勝有人幫出，室內騷動，則渠可選一好去處睡臥。

##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五

參

今早八時鄂玉成李恩慶及鐵路工人悉被提出，十時歸來，據云：「渠等是被提往總隊部，每人胸掛一白紙條，上書姓名，所有工人均令分持鐵鎚。工程師，段長及路局副局長張潤田科長馬增祺坐於正中，由日人拍攝照片多幅；送諸人回來。」衆測憲兵隊此舉，必係認定鄂等爲破壞交通，妨害日軍運輸犯，拍攝照片呈報主管機關備案，並揭露報張上，誇大憲兵隊的功績也。

午前十時許三名憲兵來，送與各號破舊保安隊皮大衣各七八件不等，令未著夾衣，夏日被捕作囚的人穿著，六號共得八件，由黃奇峯、關子雲、邵遜伯、路工任、謝、跛子、大餅司務、包子司務等八人分穿，一室之內，皆成保安隊，八人彼此互視一種醜態形狀，相與而笑。

馬場送飯時與劉友惠言：「外間發現真性赤痢，日租界疫死數人，津各租界正爲此急於預防，劉友惠何復述兩人的飲食，本自井上家送來，現因井上家亦發現疫病，且已死一人，憲兵隊慮病菌傳染至於留置所內，特令暫停送進。」劉、何日來正分食我飯，三人一份，各不得飽，兩人

既爲飲食問題憂慮，復由此事推測渠等前途，必將不利。我亦因劉、何飯不送進，原因莫明，疑係憲兵隊將取消所有外間送飲食舉，慮我的特殊優享，或亦不久絕斷，今得馬場傳達消息，疑慮皆消。

留置所外室今日起，按置鐵爐，一在六號門外，一在八號門外，但未即燃着。

大家留心新來監視兵，「半截塔」「冰面」監視極嚴，說話蠻強，且不可理喻，早間我等要求傾倒馬桶，亦所不許，大聲叱罵，指我等囉嗦。「小鬍子」向不負責，值班時，則躲往天井內站立，或門外遊動，進內時殊少。「小孩兒」較好講話，所以求水，倒馬桶等事，均向渠要求，否則須待「小胖子」、「小夥計」、「黑大個」值班懇乞。

「冰面」「小鬍子」值勤，不論何時，大敞後窗，今日天陰風寒，早六時一刻後窗即由「冰面」敞開，我等挨凍四小時許，至「小胖子」值勤，方求其關閉。現今我等又多一開閉窗戶憂慮矣。

今夜有八人穿皮大衣睡覺，佔地較多，至爲擁擠，大家乃側身而臥，除馬桶外，室內無半尺

餘地。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今早四時許，多人爲尿霧醒，馬桶已滿，無處排洩，大家低語，應如何想法，獲准傾倒馬桶方妙，但值勤的恰爲「半截塔」，渠向來不喜啓門監視犯人作此事，自無獲准希望，大家唯有眼巴巴延挨。迄六時半「小鬍子」值勤，渠首先辦理之事，即敞開後窗，然後躲往天井，雖呼之亦不來，時一綫天空，猶未發白，早風殊厲，吹入室內，吾人又凍又得忍尿，大家苦急，只有以手捧腹免其脹痛。七至八時爲「冰面」，向其要求，渠則罵以討厭。八至九時爲「小孩兒」值勤，大家認爲馬桶可以倒矣，詎五八兩號向其甫一要求，渠竟大怒，厲聲責問，爲什麼一到他值勤時，即要倒馬桶，五八號中人被叱嚇難以回答，「小孩兒」氣忿異常亦躲往天井，不再進來。九至十時應爲「黑大個」，但自上班後，即未進來，七號有人大喊「馬桶滿了」冀監視兵獲聞，進來詢問，但竟未來。我等鬻的坐立皆難，情急萬分，直至十至十一時「小夥計」值勤方得傾倒，馬桶入室，大家爭先排溺，僅半數人溺畢即滿，復又哀求「小夥計」再准傾倒一次，纔算解決此事。鄂脫下襯衣捉虱子，虱子之多，幾難以數，坐聞其以指甲碾壓咯瞪之聲接連不絕，約半小時

方畢。何復述亦癢發脫衣尋找，捉到之數，不下於鄂。

關襯衣破，渠於壁間尋得一極細鐵絲，磨其一端尖銳，搓衣服拆下的綫頭爲線，耐心縫連，費三四小時工夫，居然縫好，我因想「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一語，洵非欺吾也。

「小夥計」值勤，手一報紙立於柵門閱讀，偷覷其題目，知日軍已抵太原附近，代、雁、同蒲北段各要隘皆失守，頗爲不快。

我偷寫一字條，擬乘間放在我的飯盒內，傳與我家下，詢家人狀況，但慮爲監視兵查出，停止我飲食之送入，躊躇半日未敢寫。

今早又給豆漿油條，豆漿多半攪入溫水，大家如飲水一碗，毫不解餓。五號囚禁十九人，馬場祇予油條十七根，求其添給，馬場怒罵，并喚來「半截塔」，將五號中人，痛加叱罵方已。

晚間未給稀飯，每人給予半段煮山芋，衆與馬場爭論，馬場謂外面發現傳染病，被禁於此的留置犯，爲免得傳染病死去，少吃點東西沒什麼？大家既氣且餓，無可如何。夜間有多人因餓極發慌，輾轉不能成寐。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今早九時許，中國僕役來送洗碗水，我乘監視兵未去，偷遞與錢兩角，囑其爲買報紙一份，悄由後窗孔塞進。渠應諾而去。

賣包子司務，是因便衣嫌疑被捕，拘禁已一月餘，每當夜闌人靜，則偷自彈淚，近來復患赤痢，愈爲愁苦。有一事爲渠所發明，諸人竟仿效之，渠夜間畏寒，兩腿尤甚，乃將皮大衣倒轉，而腿插入皮衣袖內，另以藤繩，（我送飲食進來時，每因裹紮物品帶入細繩，監視兵有時疏忽，則忘取去，）將袖口紮好，使兩脚不致伸出，睡倒後，再將紐扣合上，如此蜷屈而眠，有鋪有蓋，較僅覆衣於身上暖和多矣。

關子雲嘗隨川島芳子幹秘密工作，據談：「川島已三十六歲，面孔甚長，并無半點女人姿色，伊頗知藏拙，遂爲男裝，實則伊何嘗不願著女裝，有一次伊換女裝，顧鏡多時，愈看愈覺難看，賭氣將衣服撕毀。伊住津日租界宮島街，門額懸王將軍公館，與劉桂棠等人往來甚頻，伊擬假關東軍力量，在華北弄一局，但遭華北駐屯軍之忌，暗地破壞，民國二十四年冬，天津的偽華

北自治運動，即伊與土肥原所鼓動。因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反對，并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的嫉妬，授意天津市長程克公安局長劉玉書，一方向駐屯軍直辦交涉，一方則加緊天津戒備。結果土肥原川島的計劃遭逢打擊，未得實現。川島後來因花用『偽滿』祕密費太多，同時受關東軍的怨讟，並因受制於華北駐屯軍，遂於今春以養病名義回日。川島丈夫爲蒙古一王子，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久已不和，其夫對伊行動不敢干涉，晤面亦少。兩人結婚後生一子，年已十二，川島令呼伊爲父。每日往訪伊的朋友極多，殷汝耕亦幕中一賓。每值客到，男僕均不能入客堂以內，非傳呼雖其僕亦不得進內室，故伊究有何種行爲則不能知。

午前十時許，憲兵送來犯人十五名，關於七號十二名，關於五號二名，關於六號一名。入我室的姓名厚學文山東樂陵籍，在津鍋店街設一棗莊。渠充經理，尚有一總經理劉姓，與宋哲元同鄉。棗莊資本五萬元，多半借自宋母，戰事既起，劉畏牽連逃逸，由厚在此負責。今晨六時，忽去日憲兵二十餘名，及當地警察多名，將棗莊包圍，渠與賬房及主要柜夥五人，皆爲捕來。同院尚有棉花堆棧等業，其柜夥執事人，亦一併爲捕來。尚有一油行前任經理，今早病死家中，無以爲險，由其妻弟來訪現任經理告幫，猶未談出結果，日憲兵突掩至，遂一併被捕，未免太屈。

厚談：「津東馬路商店半已復業，市內電車已通，但各業蕭條，僅租界內畸形發達，尤以飯館、浴館、旅店業生涯鼎盛。晚六七時無論到租界任何飯館均無空座。」又云：「宋哲元除其母妻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外，男丁皆已逃往南方，英工部局恐日人往滋擾，派有警捕在宋宅附近邏守。」

午後四時許，中國僕役行近後窗，匆匆塞入一份日文京津日日新聞，跛子看見，急取下。我坐後。迨「小胖子」上班，常立八號門外，與犯人搗亂，不到六七號門前，我乃將報紙裁割爲數段，偷自閱讀，得知日方正在醞釀華北偽組織，山西戰事，太原我失守。平漢路我軍退大名石家莊以南，津浦路日軍已渡河，正向濟南進攻。閱畢又爲之怏怏。

今晚馬場改給饅首，每人二個，不給水飲，大家又乾渴一宵。

##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今晨五時三刻，「冰面」即將後窗敞開，星光猶未盡隱，寒風吹入甚厲，大家均爲凍醒，既無喚起之命，惟有倒臥地上挨凍，迫至六時一刻，「冰面」下班，「小鬍子」上班，方令大家坐

起。李恩慶、謝、跛子等早已凍得鼻涕下注，顫抖不已。

早九時厚學文被提出，午後三時歸來，兩中國僕役攙扶，不能舉步，進門仆於地上，時時蹙額皺眉忍痛，一件襯袴，披於肩頭，被水濕透，猶滴瀝不止。「半截塔」值勤走過門前，叱令坐起，厚不能轉移，但「半截塔」絕對不許渠倒臥，大家七手八腳，將厚移至牆根倚靠。厚口渴唇乾。我予以儲水——我家下送飯時，每次帶進一暖瓶沸水，不敢浪用，每天特儲留一半，爲大家高一時飲用便利——少許，渠飲下後，情形始略好。

黃奇峯嘗加入「正一天心龍華聖教會」，該會爲數年前轟動山東的馬皇帝所組織。馬爲韓復榘驅逐，逃匿天津日租界須磨街住居，猶藉日方保護，陰自進行不規。日方亦願庇蔭豢養，備爲他日之用。據黃云：一馬本人與僞東西兩宮妃住津英租界四十五號路永定里內。其祕密機關設於日租界須磨街。入會男女教友已達七八萬，散居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凡入會教友，均蓄髮留鬚，藍衫左衽，結一髮辮，戴紅結青帽。一人入教，全家均入，教友均住會內，資財悉獻納於教長——馬皇帝——，再由教長供給飲食需要，無論資財多寡，皆一律待遇。無事教友不得外出，亦不得與外界聯絡，每日除摩經外，不得作他事。所持教義謂：一天下黃陽已死，青陽數盡，白陽當



立，白陽真命主人出在山東，應運於馬皇帝，故不久將來，中國山河，須由馬治理」等謠謬之說。入教的多屬愚氓，自不辨邪僞，故信之甚堅，祇天津一地，已有教友二萬餘。目前據云青陽之數，尚有二三年壽命，不便發動，待二三年後，再由白陽命主出世，屆時天下歸心，萬邦一統矣。我問黃爲何退出該教，不俟馬皇帝「龍飛九五」之日，獲一「裂土分茅」之封？黃赧然道：「天地間那有如此易事？我多少受過中等教育，安能信此謬說？彼時加入，不過爲好奇心驅策而已。」

午後一時許，「冰面」值勤，覺室內陰寒，取進木煤昇火，唯火爐未曾裝好，烟冒一室，六號八號適對火爐，直當其衝，煙入室內，瀰漫不散，後窗早已關閉，要求「冰面」敞開，遭其大罵。渠畏煙躲往天井，我等被烟薰噎，咳嗽流淚，殆至暈仆，約半時許烟方吹散，大家漸復常態。今日多此特別罪苦，寧願多挨些凍，不再冀爐火昇起。故傍晚「黑大個」值勤，亦畏寒昇火，我等急向其說明，懇其停止，幸得渠許可。

晚間馬場發衆人食物，每人窩窩頭三個，大小不勻，總計共重不及五兩，在渠已示爲衆增添之意，在衆則覺此三個數目，較兩個多重無幾。衆人吃完討水潤喉，這小胖子值勤，始給每室兩碗溫水喝。夜間有數人以飲未沸水，食窩窩頭，竟致腹瀉，而米殿貴尤腹痛似絞，幸我家下日前

偷於飯盒內帶進萬金油兩小盒，和水給米飲下一半，方愈。

##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今早五時四十分，「冰面」值勤，又將後窗大開，寒風入骨，砭膚起粟，我坐處適在窗下，驟爲寒風吹入，連打冷戰，胡等勸我移往牆角暫住。我移坐未久，冰面接連走近柵門數次，向內探望，且露詫異之色。最後一次，慌急跑來，問坐在中間那人到那裏去了？我知渠是問我，蓋我終日坐在正面牆下，渠等看得最熟，今我忽移往他處，地位空虛，渠遂起疑。乃告以我患感冒怕風，躲此牆角取暖，渠瞪視多時，始去。

昨晚馬場提蘋果一簍，逐號分送，每人一隻，大家得此意外菓食，皆大歡喜。我總覺日人突給衆人水菓吃，不能無故？因向衆提示此意，衆亦納悶。我推測道：「假如有故的施予，恐係上層陷落，日方慶祝，軍中領得此物，憲兵食餘，分給我等。」衆亦信多半如此。

午後週身發燒，寒冷時作，「八段錦」甫練，頭忽暈眩，站立不穩，兩額角疼痛殊劇，延至三時，實不能支持，倒臥休息。「半截塔」值勤，詢知我病，未說什麼。晚間頭痛欲裂，自撫體

濕當在卅八至四十度。燒得面紅耳赤，舌唇皆乾。週身筋骨，無處不痛。兩腿及腰因夏日睡於濕水門汀上，受病業深，刻均發作，動轉欠伸皆癢楚至極。略一交睫，即出盜汗，衣服皆爲濕透。昏迷中不復辨一切，晚間家中送飯前來，由劉何接入分吃。我飲食不入。夜深病痛每欲呻吟爲快，但覺如此，則似乞憐於敵，有愧中國丈夫，迷惘中極力克制，幸無醜態。

##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今早病勢少減，唯頭仍疼痛，腰酸不敢欠伸，偶一呼吸，亦覺後背癢痛，如針刺肌肉。勉強坐起，至九時復覺頭重腳輕，兩目昏花，遂又頹臥，監視兵等走過，看我睡倒，問明緣故，查我非屬虛僞，未作何說。

胡春水跛子等亦患腰痛，黃奇峯關子雲李恩慶等皆患脊背癢痛，大家研究原因，查明是地板不嚴，中多寬縫，風由地下吹出，蓆上既無鋪蓋，乃均受風寒致痛。胡、李、跛子三人，坐久則腰不能伸直，故乘監視兵換「小胖子」「小夥計」一時，即偷藏於牆角，站立片刻，俾血脈得以流通。一般均慮腰痛將成，假使徼倖獲釋，痛疾業已在身，有何事業，亦不能舉辦。彼此一言及此

，則愁鎖雙眉，太息弗置。

今午稀飯，內有牛肉，衆食之甚甘，但莫明添加牛肉之故？大家研究多時，認爲必是上海陷落，敵憲兵慶祝，食剩罐頭牛肉，交馬場和入囚食內，爲噉餘之恩賜。

晚間仍發窩窩頭，每人二個，較前略大。現在衆已明白，每週囚食種類的分配，星期一三五早間給豆漿油條，午稀飯，晚窩窩頭。星期二四早午晚三次均是稀飯。星期六早午稀飯，晚窩窩頭。星期日早豆漿油條，午稀飯，晚兩個饅首。每週共計十餘次稀飯，難獲一二次可以吃的。其餘各次不是微溫，臄臭，即是烏黑多沙，而冷飯則攪入多半。馬場盛飯時，積有經驗，信手一勺，多不去寡不添，吃多吃少，在憑運氣。六號中人，因互相約束，尙無爭多嫌少之事，八九兩號每因搶奪吵鬧，一般孩子，爭搶不過，即大哭不已，監視兵叱詬罵，開門痛打，僅可補救一時，下次仍然。「小胖子」「小夥計」今日爲此，來我室門外對何大發牢騷，謂對此種勤務厭煩至死矣。

晚八時許，「小鬍子」植勳，忽跑至六號門外，對我等言：「你們快都釋放了，上海完了，日本軍佔領上海了，我正頭痛難忍，聞此語後，更如遭挺擊，呆注欄門多時，失却知覺。少時

馬場進來在五號八號九號三室外喊告留置犯：「你們上海完了，日本軍已有電報到來，確實佔領了上海，你們快得自由，快都放出去了。」五號留置犯，聞後未有表示，想見內中猶多明事故者。八九兩號多羈押些無識份子，聞得將要釋放，祇知個人將脫離罪苦，日人因何要釋放彼等，則非其思攷所及，竟忘所以，鼓掌歡呼。監視兵看見此種病狂中國人咸壽笑不已。我側耳聽得，痛疚萬分，覺中國民族意識缺乏，國家觀念薄弱，世界上人類殆無其匹。日人久已看透，故敢以九千萬民衆而行征服此四萬萬五千萬地廣人多的國家也。

夜間因受刺激過深，忘却痛苦，只爲戰事前途憂慮，覺日人所說消息果實，上海我若退守，敵方必將盡量運用其海陸空軍力量，向南京攻進，結果南京發生立體的戰鬥，敵勢較我必優，恐首都亦必不保。目前僅望上海撤退，係有計劃，軍隊不是崩潰，而是戰略。步步爲營，沿長江及滬甯路仍可抗拒，不致令敵騎縱橫，長驅直入，首都猶可從容佈置防禦工事，是則尚有可爲。否則南京若再不守，影響我抗戰大局殊重矣。夜間不能入睡，輾轉迄十四日拂曉，劉友惠已睡醒，見我未睡，問我以故？我含糊應之，劉道：「消息真偽既無從辨，且你在人監禁中，切身問題猶未解決，何苦添此心思？」我道：「個人生死事小，國家存亡事大。我祇知國亡之後，以最小一

點言之，我出去後亦無事可作，因日本人決不許你中國人安分生活，獲得職業。上海陷落，南京決不能久守，南京若再陷落，抗戰形勢大變。偽組織必將立時出現，我等雖幸於彼時獲得自由，試問將若之何？現身於偽組織集團中歟？遠移南荒，盡畢生之力於復土運動歟？此爲大問題，亦民族存亡問題，子孫是否作奴隸問題？不能不憂慮也。」劉不言。

我瞪目迄十四日天明。

##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今早五時，卽偷自起坐。蓋自聞得上海陷落消息，覺關係抗戰前途最重。我國經濟文化，向來置重心於此地，一旦遭敵攻陷，則我經濟文化基礎皆生動搖，固不待言。卽以外交、關稅而論，亦有重大影響。我苟渾噩，愚昧，明白通達者少，當然對此一地之得失，不作何感覺。偏生我又曉然此種情形，遂愈思而愈憂慮。由十三日晚聽得消息後，今已三夜未睡，非不欲睡，實因受刺戟過甚，欲睡無從睡着也。今早衆人起坐後，見我二目以連宵失眠故已紅腫，均勸我勿太憂思，徒害自己。

早十時許「小夥計」植勤持報一份，立六號門外閱看。嗣行近柵門前與何談話，告何「日軍佔領上海後，正分軍兩路，沿滬杭甬鐵道，向杭州南京攻進，其攻向南京之一路，已距南京不遠。山西方面日本軍亦甚得勢，中國軍隊皆沿鐵路南退，代縣以北已無戰事」。我不敢聽此種消息，偏是聽到反多，急以指偽作挖耳，以遮蔽消息的聽入。

鄂以餅乾鐵盒蓋代鏡用，照渠自己面孔，忽長嘆一聲，擲鐵蓋於坐旁，胡等問以故？鄂道：「如此形狀，怎能回家見妻小，人不人，鬼不鬼，社會不諒，親朋不了解，倘使生還回去，自會有人疑你未死日本人手中而驚訝，甚至有疑惑你的獲得自由，必已承認日人若干條件，供日人驅策。也會有人懷疑於你的生還，而躲避你，不接近你，怕受你陷害，所以莫若死了乾淨。」眾聞之咸有同感，相與喟嘆。

我亦攪餅乾盒蓋一照，則覺鍍鍊鉄片中顯出的一人，我幾不識。髮長如蠶，眉毛半脫，二目因三宵失眠。白眼球紅赤若血。兩頰瘦削，顴骨高露，鬚髻五緒，長過三寸。面上黑垢塊塊，宛似卑囚院中之老乞丐矣。

旁午「黑大個」提一包袱到六號送與我，謂我家下送來的，我接入檢視，則爲舊氈及羊皮褥。

各一條，襯衫一件，襪子兩雙。因知我母必恐我冷，特又不避辱詈送來，衷心感激幾於涕零。

晚九時大餅司務，包子司務同時提出，二人合戴一手銬，初時衆猶認是提訊，但迄夜十二時許猶未歸，當係釋放，或移地禁押。

今晚八至九時爲「半截塔」值勤，通常應於睡前倒馬桶一次，但向之要求，竟叱罵不許。九至十時爲「冰面」值勤，衆再向渠要求，「冰面」則罵大家爲何不於睡覺前報告馬桶滿？現屆睡覺之時，不能專爲此事開留置室門。衆不敢再行要求。惟馬桶已滿，的屬實情，且有多人業屢尿多時，若今夜不得傾倒，至少有十分之九留置人難以安睡。五、八、七三號亦以求倒馬桶被叱責，想彼等必亦在焦急中。迄十七日早三時，衆已因屢尿輾轉於臥處，大感痛苦，適「小夥計」值勤，五、六、七、八四號同聲哀懇，始獲啓門放出一人提桶傾去。

##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今早四時許，「小鬍子」畏寒，昇爐火，烟冒一室，我等均於睡夢中爲薰醒，咳嗽眼淚交作，不能須臾耐。「小鬍子」轉至後院，敞開窗戶，冷風吹入，烟雖漸漸散盡，但寒砭肌膚，均抖



顛不已。我新病未癒，爲寒風吹中，復患感冒，早六時坐起後，即覺頭重，週身發燒，兩頰亦紅熱如發火。服「萬金油」半盒，以爲可以清爽，詎藥力不宜，午後忽週身發癢，胸腋之下，發現紅色小粒，撫之發熱，抓撓則痛，同時咽喉紅腫，飲食亦不能下，支持不住，又復倒臥。監視兵走過厲聲詢問，逼我起來，我時已昏然，由同室諸人代爲陳述，始悻悻不滿走去。

午刻家人送飯來，我力疾接收，傳交飯盒人爲「冰面」，檢視甚嚴，逐一揭視，即飯盒底亦檢看。我拆開一水菓包，發現內有一紙條，大驚，急以手捏住紙袋，將水菓傾出，紙袋擲於門旁，「冰面」未取回驗看，幸得騙過。待其去後，偷將紙袋取回，查視字條，則爲劉友惠家人所寫，告渠託我家送飯人，帶來水菓一包，并告以井上家中發現疫病，憲兵隊恐傳入留置所，暫停其送飯，俟消毒期過，繼續送來。

今日午後二至四時，不斷來有參觀的日兵，每到一批，由「半截塔」引導，口講指劃，告觀兵士以我等被拘原因，惹得各兵百端嬉笑嘲罵，我雖於昏迷中，聞得甚清，此時如坐針氈，恨不得立時蹶起，與倭敵一拚。

午後四時許，朦朧中，週身忽出盜汗，胸腋及小腹以下，發現紅點愈徧，受汗濕濡，更爲刺

覆難熬，以手搔抓，愈抓愈癢痛。頭部及週身發燒似火燎，手炙可熱，衆勸我勿臥於窗下，應調換至牆隅，藉少風吹，我乃與跛子換坐位，惟睡時仍回原處，以免監視兵懷疑究問。

晚飯送來時，由「小胖子」傳入，檢查馬虎，竟有一張小報得裏食物送進，大家偷閱，得知敵我正在太湖激戰，嘉興、蘇州等地戰況頗劇。我私忖上海陷落後，敵乘戰勝之威，攻取必力，蘇嘉既位鐵路線內，無險可守，終必淪陷，我軍在此與敵死拚，於戰略上，軍事運用上，皆蹈失算。將來敵包圍三角地帶之陣形成功，恐我大軍撤退亦有問題，思至此覺目前戰況危多利少，不忍卒想矣。

夜間每一朦朧，即盜汗大出，衣袴皆濕，徧體奇癢，慮爲風侵，不敢轉側，直迄汗勢少殺，方一轉動。午夜後頭痛如裂，口鼻皆爲燒乾，體熱至少四十度，發燒至於昏迷，口中不時出聲，睡我傍諸人，時時撼我醒，如斯病苦，默禱不如速死爲愈。

●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今早六時「小孩兒」開後窗，大家被吹醒，冷戰一團，索索發抖，悉於我病之由，咸躲開窗

口，擠至牆角而坐。「小孩兒」昇爐火，仍滿室盡烟，大家既薰且冷，向其哀乞許久，方停止爐火。迄九時許「小胖子」值勤，得其許可，方闔上窗戶，大家已凍三時許矣。

馬桶今早三時即滿，要求多次不予倒，大家響的早間稀飯亦不敢喝，延至十時，「黑大個」值勤，方得傾倒。每日傾倒馬桶之事，在大家看來，較吃飯尤爲重要。

十時半憲兵多名到來，逐號提呼犯人，八號廿餘名賣報童子，及各號押禁的一部保安隊，廿九軍士兵等共六十餘人，一總提出，六號跛子亦在內。先立於外室點名，跛子知即釋放，歡喜失常，在六號柵門外拐來拐去向我室內諸人作手勢，爲矮子日繙譯所見，大加叱嚇，問跛子是否不願意回家？跛子不敢答，嗣爲拖往一旁罰站，我等均爲捏把汗。點名畢由憲兵押走，跛子乘矮子未見，亦混入叢中而去。午刻忽有一部報販及賣報童子回來，跛子亦在內，惟每人襟角綴一姓名條，不知何意，均關於七號，午後三時又復提出，跛子則留置未放，我等深爲渠自由否憂慮，詎至晚六時許渠亦提出，迄夜未歸，料一併開釋矣。

今日共釋出六十餘人，五號留置室尚有犯人八十餘名，除六號釋出祇一跛子外，其餘四號各放出五六名至廿名。我等因六號猶禁十九人，睡處并未寬敞，皆呼倒霉不置。

病仍未愈，頭脹喉痛，週身紅點未褪，時發刺癢，恐搔抓破皮，變爲疥瘡，癢極時以手揉搓。愈搓愈癢，此種怪病，不知緣何而得？殊爲苦惱。

前日——廿三日——送進新犯人一名，姓名葛少雲，曾充津英租界巡警局巡捕長，後輾轉加入普安協會，供日軍部驅使，今以詐欺取財事件被捕禁。初來時不肯說被捕之由，廿四日一度爲提訊，歸來時，衣服盡破，殆爲日人用刑時，故意撕毀者。渠云曾被捆置「好漢床」上七小時，由早十時上床，迄午後五時方放下，赤體凍置，解捆之時，被凍得已不能言語。七小時內被鞭棒痛打四次，火燒一次，肘膝皆破；臀部燒傷五六十處，祇半日酷刑，歸來即無人色。衆對此人，并無憐恤，蓋渠假藉日軍名義，詐欺一中國人米麵店，指其店主通倭衣隊，店主畏禍，潛賄三元，渠與一高麗人朋分，事後爲同伴查覺，祕爲告發，渠被捕來，高麗人則在逃，日人認有損其皇軍軍譽，所以處辦甚嚴。今日「小胖子」一值勤，站在九號柵門外不走來，我等遂得低聲縱談。我問葛，曾讀過書否？對以讀至初中，我道既受過中等教育，多少已明作人之道。詐欺取財，在法律爲犯法，世所不許，在道德爲謠騙，有損人格，若際茲抗戰期中，民不聊生，凡一中國人，業受盡痛苦損失，與敵人之蹂躪，我等既無力救卹保護，則不應藉日勢以魚肉之，你竟毫無心肝

，欲乘渾水撈魚，敲詐良善，一朝事敗，被繫而來，雖受酷刑，豈不該當。正恐此室中人，無一人同情於你，似你禁於此地，是自作之孽，耐心等待日人發慈悲放你，不必懊惱傷感也。葛面紅耳赤，默然無語。

今日釋放之賣報童子，多係十月廿五左右捕來，期長的被關一個月，較短的亦廿餘日。自十月廿五日以後，無日不聞孩子啼泣聲，號飢寒聲，監視兵叱罵聲，夜間爭睡地吵鬧聲，相打聲，坐獄在此，耳根猶未落得清靜，未免煩惱已極。今夜童子等皆已釋放，八號人聲轉寂，哭泣之聲不聞，我等心境少爲寬放。

夜間仍出盜汗，頸後髮長，出汗尤多，時時汗濡不耐而醒，舌乾唇焦，頭目森然，覺病狀長此纏綿，的是苦惱，不若暴卒爲愈也。

##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今日病仍未減，早間「冰面」敞後窗，望見一線天空，彤雲密佈，寒風颯颯，若將降雪，對此陰霾天氣，病苦在身，愈形煩悶。昨日獲閱我家送飯時偷帶入小報一份，知申報已停刊，我想

我應趁此時指示家人，設法營救我出去。因力疾偷寫一字條，——此爲第一次——稟知我母，就申報已停刊，我已失却特派員資格爲理由，要求日本憲兵隊釋放我。并請我母於要求時，務須說明我以後不再幹新聞記者職業，用堅日人之信，俾其認我無用而釋我。得我字條後，回我一信埋在飯內。多日前我嘗寫一字條，擬裝飯盒內帶與家人，詢問家人事故，終恐爲監視兵發覺，停我飲食的送進，躊躇多日未敢辦。今日則覺不如此辦，難以推動，日人必不肯放心釋我。通常我家送飯兩次，一次午十二時半送到，一次午後六時半送到。每日午前十至十一時，午後三時至四時，送飯人來取空提盒。提盒未取去前，有時放於室內，有時乘傾倒馬桶時送置外廂，置放柵門側。故何時送飯人來取，我及同室中人可以看見。送飯人向例不得人留置所地下室外門，祇可停於門外，向監視兵交代或領取。我既被禁甚久，對此班監視兵性格，研究甚詳，以爲必須「小胖子」「小夥計」「小鬍子」值勤，方可傳出無虞。若「半截塔」、「黑大個」、「冰面」、「小孩」，則危險較多。今日午後三至四時，適「小胖子」值勤，我將字條疊好暗放於小碟下，小碟裝於飯盒最下層——共三層——，復恐其翻視，碟上傾以菜汁，使監視兵望見，嫌其污穢，不動手查驗。午後二時傾倒馬桶開柵門，我將飯盒送置柵門側，提心弔胆，注意何時提去。并恐監視兵無事可做，

行過其前，順手檢視，我祕密敗露。雖在病苦中，一分一秒亦不敢鬆懈。迄三時「小胖子」上班，我知渠絕不注意於此物，心少放寬，將近四時，送飯人來，「小胖子」傳與空提盒，我心始落實。

劉友惠謂：「預料你此辦法，未必辦通，因你家人既未預先約定，你突然放一字條在空提盒內，焉能注意，恐結果你白費心思。」我想飯盒到家，我妻必能整理檢查，伊或獲得字條也。迄晚六時半，送飯人來，我懇「小孩兒」將其喚進，謂我因病擬囑送飯人轉告我家，改善飲食，并購藥物，「小孩兒」竟允我請求，將其人喚來。留置室外間陰暗，電燈不明，送飯人祇認作渠有何錯誤，爲憲兵隊不滿，擬將其囚禁，體似簸糠，面色大變，隨「小孩兒」進來，渠既不識我，見我長髮如蠶，鬚髯纍纍，囚形垢面，踣踞柵門內，尤不知所措，我知其吓壞，忙告以我即是王先生，你每天是送飯給我吃的，我現因患病，請你告我家爲我買「阿士北羅」藥餅送來，并將飯食改清淡稀薄一點。我又告以轉告我家人，注意取回去的空飯盒。我講話甚快，「小孩兒」不甚明華語，故我敢如此大胆の説。送飯人至此方顏色略平，驚魂少定。我恐「小孩兒」注意，卽命其去。

衆人談論，以送飯人恐懼形狀言，對我言語，絕不會記住。

夜間病苦不能入睡，自思我母若如我言去作，日人倘真視我已無用，最早亦得攻下首都，認

爲戰事告一段落，華北偽政權成立，我不能再作抗日宣傳，方肯放我。但我一想到國家民族之事，則覺我不應生此苟免及卑鄙心理，爲個人存亡生死着急，而不爲首都固守祈禱也。自拋兩頰數記，以責我倖求免禍之念。

##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今日早起，我即盼望午飯送來，藉以知我昨日措出字條，家人是否得見，其實午飯向無如斯送來之早，祇是心懸一事，時刻在盼切耳。

早十時許，憲兵送來一人，鬚鬚甚長，面白無血色，似囚禁已久。鄂識其人即北寧路局工務處事務科長馬增祺。宋于兩僕役均來，爲其抱持衣物多件，進門後擠坐鄂傍，衣物山積，堆置於身後，頗壯六號觀瞻。祇是室小人多，本來即患坐臥擁擠，驟有如許物事，愈覺佔地過大，有多人被擠無地可坐。

馬帶有棉被一床，毛氈四床，皮袍一件，毛線衣褲二套，襯衣褲兩套，西裝一襲，背心兩件，暖水壺三隻。尚有罐頭等食品數種。均渠被禁於總隊部時，家下輾轉託人送入。



馬患病，渠染有鴉片嗜好，在押期中雖不得吸食，但其家下可送進烟藥，供其每日吞用。家中並爲包定日租界鹿鳴春飯店，日送早茶一次，午晚飯各一次，亦係憲兵隊特予優待犯人。

鄂與馬同事，患難共處，倍極親暱，低語不休。馬似有神經病，每慮貯水用罄，來未一小時，即向監視兵詢問其魔法瓶——暖水瓶，日人稱爲魔法瓶，發音如毛病——送來否？我笑呼之爲馬毛病，因渠講話目直視，而體顫抖，顛三倒四，言不經心，確已種有毛病矣。

午飯送到，我注意翻視各食物，未見字條，覺劉友惠所斷未錯，果我家人不注意，我白費心思。因再寫一條——此爲第二次——仍如前法放飯盒內，算定今午後是「小夥計」三至四時值勤，飯盒可安然傳出。劉友惠仍謂：「你是白寫，因爲你家下根本沒有這種啓示，你這樣夾帶出去的字條，還是看不見。」我道：「不管牠怎樣，一次不行，來二次，二次不行，來三次，早晚可以辦通的。」

今午「阿士北羅」藥錠送來，飯仍未改。可見昨日送飯人，祇是恐懼，對我說話，記未周全。馬午飯送進，菜二種，極豐美，鄂得分食，渠吃的問題，暫獲解決。

阿士北羅服下後，靜臥片刻，汗出週身，刺癢愈難熬，惟頭熱略減，體熱稍退。

午後四時飯盒取去，夾帶字條未被發覺。晚六時半飯送來，仍未發現家中回信，頗覺氣悶。乃再寫一條，——此爲第三次——準備明晨十至十一時送飯人來取飯盒時帶出。但預計明晨十至十一時值勤者爲「黑大個」，倘監視兵抽調一人赴總隊部服務，則是時爲「小鬍子」值勤，字條是否爲發覺，不管矣。

夜間服藥，仍出冷汗，但頭已清爽。新來之馬毛病睡時亦有鼾聲，與何復述一唱一和聲響如雷，此起彼歇，惹得大家均忍笑而不能入睡。馬行李過大，佔地甚多，擠得鄂蟪屈於傍，每一欠伸，即與葛謝頂撞，於是夜間時起爭執，我則竭力排解，不敢大聲，只好悄語相勸，諸人幸息爭執。

##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今早坐起後，即注意柵門傍的飯盒，慮內藏字條爲發覺，迄午前十時，忽「小夥計」值勤，不知何故？我恐今日夾帶出去字條，家人仍不注意，特請得「小夥計」許可，索一紙筆——監視兵猶不知我藏有鉛筆一枝。日來所寫字條用紙，則是家中送食物時裹進的，我擇其白潔可用的，皆什襲收藏，備不時之用——簡單開列數項，索要手紙，舊皮袍，厚毛氈等物，紙條由小夥計放

於提盒最上層，我意家人看見此一字條，或者聯想及於檢查其餘各層，則我放置小碟下的字條，必可看見。十至十一時送飯人未來，十一時換「小鬍子」值勤，迄十一時一刻飯盒方取去。十二時半午飯送來，除手紙一種帶來外，餘物未見，亦無字條帶入。劉、鄂、何等均謂：「今日飯盒內有兩字條，一明放，一暗藏，明放的自然看見，所要物件，亦許因備辦關係，稍遲送來。暗藏的字條仍是你家人平日無此注意，故未獲見。」我連帶三次字條，家人皆未獲見，殊爲不快。午後乃再寫一條，——此爲第四次——照舊藏於飯盒內，此刻祇着意於字條的能否傳出，至監視兵方面，不復顧忌。

午後三時半，馬增祺送飯人並我的送飯人同來取空食盒，時「小胖子」值勤，馬請其喚進渠送飯人，擬囑其改善飲食。「小胖子」應允，出外竟將我的送飯人喚來，蓋渠猶不辨誰爲馬送飯也。今日我的送飯人似有經驗，不復如前日的恐懼，且已識我，立柵門外問我有何事？我告以空飯盒取回，務必交我妻看過，要詳加檢查，不可馬虎。渠似會我意，即提空盒而去。馬要求結果，爲我找來送飯人，無意中予我便利，渠再求「小胖子」喚其送飯人時，則遭拒絕。

馬談：「渠於八月下旬被捕，押於憲兵總隊，曾被提訊兩次，第一次祇是逼問，令招認如何

接受中央命令，破壞北寧路交通，妨礙日軍運輸？渠並無此事，無詞以對。日人不信，令回留置室想想，倘不供述，將對不起。翌日復爲提訊，由憲兵曹長上條正寬審訊，一反昨日的平和態度，而易爲猙獰面孔，劈頭即問中央到底匯來若干款子，供汝收買路工，組織破壞交通工作隊用？渠仍對以並無其事，日人即不再追問，厲聲叱渠脫掉衣服，赤體捆置「好漢床」上，先以硬棒痛打，渠不理會，後忽灌水，此種刑法，實屬酷辣，僅灌半小時，卽尿溺滿床，支持不住，無奈強招。告以中央共匯來四萬元，經提出後化用萬餘元，猶存二萬數千元，頃存銀行內，存摺則在渠家下。關於組織破壞交通工作隊，首領係北寧副局長張潤田，一切計劃均歸渠主持，渠則只管財款。日人當派人去其家中，將存摺取來，當時問渠，要說實話，不要欺騙皇軍憲兵隊，到底這筆錢是否中央匯來的？渠怕打，且慮不如此招，亦遭刑訊而死，如此招認，落一速死，較零受罪爲愈。該款原係渠北平家中慮事變擴大，用度竭蹶，特匯天津留渠使用，今則不得不誣服誣認。日人令渠簽押。嗣又提來張潤田對質，張進門時，開口卽說：「馬科長你招了罷，我們由南京匯來那筆款不是存在你手中嗎？你還是獻出的好。」渠當時氣得兩唇顫抖，說不出話，祇云張局長你要有良心，平時你我雖有些微嫌，並沒不共戴天之仇，何苦血口噴人？張不答仍催渠速供。對質僅

數語，張即退去，日人整理供詞後，令渠一閱，渠那來此心情，左右存心一死，簽字完了。是晚送押，以後未訊。渠在總部，一人居一室，嘗將茶盃磕碎，割腕脈，流血雖多，竟不死。又一次尋得牆上鐵釘一根，向耳孔鑿進，亦不死。如今受罪將三個月，身體孱弱，百病叢生，恐不久因支持不住，瘦死於此。渠言時淚承於睫，我急慰藉之，勸其寬心寡慮，靜待生還。渠點頭稱是。

「小胖子」植勤，對何復述談：「憲兵總隊長因華北漸安靖，本擬在本月內大批釋放各號留置犯，只六號室中，即有五名被釋，後因七九兩號留置人圖謀越獄逃走，總隊長惱怒，故打消前議，多押你等一個月，恐須下月釋放了。」小胖子走去，大家研究此說是否實在？所謂六號將有五人被釋，此五人又爲誰？彼此互相猜測。我道：「總隊部如果真有此議，『小胖子』亦未必知曉，即知曉亦不敢預向我等說明，大家不必過信爲實，姑妄聽之可耳。」

晚六時半送飯來，在米飯中檢出一字條，是我妻所寫，謂：「已收見我夾帶的字條，指示意思，我母正已想到如此去辦，現決即入手。並告我家人甚安，頃住英租界口里口口處，前三次字條，因係下人洗滌提盒，未曾留意，今後決不會再疏忽。」我閱後頗引爲慰。

週身紅點少褪，惟刺癢仍時發，但不若前此之甚。

夜半忽爲馬吵醒，詢以故？馬大呼渠身上發見一帶翅虱子，渠欲捉時忽飛去。大家此時均醒，聞之皆失笑，斥爲神經病。馬則言言鑿鑿，並捉李恩慶爲證。「冰面」植勤，聞聲走來，厲聲叱問，衆不能對，聽其痛罵多時方去，斯真無故取辱也。

##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今早二時馬桶即滿，李恩慶年老實在斃尿不住，乘衆猶未醒，偷溺於牆角，葛爲驚覺，加以干涉，李不服，爭論起來，衆爲吵醒，皆歸咎李不是，李始無言。大家既醒，遂不復睡，瞪目忍尿，因此咸怨李恩慶吵醒大家，否則至少猶可多睡一二小時，不至由此刻開始受斃尿之苦。挨至七時，「小夥計」植勤，大家共同向之要求，究竟「小夥計」入較和易，允大家請求，開門許我等傾倒，斃五小時之尿，至此方得解決一溺的問題。

馬帶有一木梳，大家輪流用以櫛髮，每人頭上均梳下泥垢一堆，且不梳則已，愈梳反愈癢。

我無事時則撚髭攏鬚，認爲唯一的無聊排遣工作，手指每一觸鬚，盈握者一掬長及數寸，不覺有「我其髦矣」之感。

午飯送來，仍於飯內檢出一字條，係我妻告我：「母親今日曾赴日憲兵隊遞一請求書，要求釋放我，理由照我所指示的話加以敷暢，憲兵隊已收下，允俟二三日內答覆。妻並告我：『看情形最近我或有被釋之望。』」

午後一時，戴眼鏡的長身憲兵軍曹來，——即我被捕之日，初度訊我的人——將我提出，同時被提出的有關子雲，黃奇峯，五號的趙新並另外三人。——到天井中拍照，拍照時每人襟角綴一白紙條，上書姓名。宛似警局中爲竊緝扒手攝影留照。攝畢仍還押，衆爲我等稱賀，認已有被釋之望。我道：「以我個人推測，恐至少還須三星期，」衆詢以故？我道：「南京未陷落，華北政權不成立，日人不放心於我，決不會放我，即放我，亦未必如他人的容易。」

今日提出時，得睹天日，雖天稍陰翳，微有寒風，但空氣清新，呼吸殊爲自如。我自七月三十一日被關於此，今日始得出留置所門數武，亦屬不易之機會。趙新許久未見，渠已瘦得不成形狀，見我眼圈已紅，有如久別之親舊，一日獲逢者。我詢以近況？渠告我家中已爲送到兩次衣服，目前幸不覺冷。我立八九號柵門外，望見有多人以親切目光，對我而視，其中數人，乘監視兵與憲兵軍曹在天井爲餘人拍照，低呼王先生，詢我彼等何時可得出去？我諦視諸人，見個個髮長

面瘦，凶形醜狀較我尤甚，使我不辨爲誰？祇告以彼等三四星期內，必有獲釋之望。我料知渠等必是便衣隊保安隊，有曾與我同禁一室者，有知我爲老囚者，對我信仰殊深，我一語說出，頗有相當堅其信念之力。當我作此回答時，果見渠等皆露欣喜之色。

午後三時，聞我母在天井中講話，且高聲謂：「我的兒子病了，我特來給他送藥並一件皮袍子，請給他收下，」旋見「半截塔」提進一包裏，到六號門外喚我，當面打開布包，檢查內中物。包內僅舊羊皮袍子一件，「阿士北羅」一盒，「半截塔」檢查綦嚴，衣角袖管皆摸翻到，唯恐內藏信件等物，逾多時方啓門予我。我翻視皮袍子，見開襟之處，皆釘有細繩，可以連繫，蓋老母設想週到，使此一件皮袍子，一物二用，白晝穿著，夜則將開襟繫結，可權充被褥也。

旁晚忽聞「黑大個」啓五八號門持挺入內打人，木挺着背砰砰之聲，與被毆打人呼痛乞免聲相間，令人聞之甚感焦急煩惱。馬似屬驚弓之鳥，一聞此聲，卽毛骨悚然，面色慘白，愕顧不已。

晚七時，馬場忽提來橘子一籃，每人分給一個，我告衆人，恐又是我重要城市陷落，敵人慶祝，特出其犒食餘瀝，贈與我等，衆亦覺是，唯尋繹多時，難知我何地失守。



## 十二月二日 星期四

今早九時「小胖子」值勤，立六號柵門前與劉何談話，謂：「此地五號留置室，以六號留置人明白日語的最多，九號次之，五七號更次之。八號除會說倒馬桶、要水喝、要手紙外，別的不懂。九號押一俄人，中國話不懂，日本話亦不懂，『真正困難。』」又云：『彼等全班監視兵定規明後日他調，大約渠將歸關東軍原屬聯隊，然後開往上海，其餘諸人，有的開上海，有的開山西。』又云：渠姓長田，『小夥計』姓井上，『半截塔』姓黑田，乃是機關槍射手。繼充此地監視兵的，是由山西調回來者，屬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的現役兵。」

我聽「小胖子」所說，覺接充此地監視兵的乃是第二聯隊，恐「二百五」諸人回來，則監視最嚴，我等又須受罪。並恐家人不知此地情形，飯盒內帶來字條，爲後繼監視兵查覺，於我不利急寫一字條，告家人以後我無字條帶出，不許有字條藏進，我如缺少何物，則擺一樣品於飯盒內，家中即可買進。寫畢放空提盒中。十一時許「小夥計」值勤，我請其將送飯人喚進，該人此次進留置室已三次，胆量已大，見我時逕問我有何事？我告以我被憲兵隊照像了，最近或可出

去，轉知家人勿耽心，對我飲食最好留意爲妙。其人唯唯而去。

午間馬場送衆人囚食，所煮稀飯烏黑，且酸，沙土皆攙於內。近來馬場愈橫，所給囚食，多寡酸臭，一任其意，監視兵不能干涉，憲兵隊縱其如此，似不如此，不克盡虐遇能事。留置人既不敢爭，只好不計酸臭吞嚙，所以因以患病者多人，六號中謝、葛、關、黃等八九人皆病苦不堪，我則出存藥醫治之，得未轉重。天氣已冬，食既不飽，復多腐敗，夜間又寒，大家深憂最近期內，必續有不幸以死者，每談及此，均爲之嚟然。

午後四時「小胖子」值勤，告何渠願調赴上海，因渠習聞上海中國女人最好看，渠可到那裏盡情快活一番。我等聞之，較此種難堪，實勝似辱罵，咸默然無語。

晚間關子雲出外倒馬桶，歸時告衆人，九號馬桶已漏，且無提綆，須兩手抱持而出，致淋漓一身，見之欲嘔。外間凍冰，適聞九號中人，傾倒不慎，馬桶滾落地溝中，致內外皆是黃汁，監視兵不准沖刷，該人捏住鼻頭抱入室內，斯真霉頭也。

夜間風甚厲，室內極寒，靠近柵門睡倒的謝、葛、李恩慶等三人，凍得瑟縮作抖，我爲求馬分給毛氈一條，交三人同蓋，略以避寒。

夜九時二憲兵來，令七號留置人，均移入八九兩號。我等望見周謙、邵冠祥亦被遷往九號。七處由僕役洒掃乾淨，並施行消毒，不知備爲何用？

##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今早七時「半截塔」即督飭中國僕役整理外間什物，馬場亦幫同掃除屋頂塵灰，並將留置室總門大開，吹散裏邊霉氣，擾攘至十時許方畢。

午前十一時「小鬍子」全武裝到各號辭行，謂即歸還本部隊，此地勤務，今日交代。此兵服務於此多日，每當植勤，則偷懶躲往外廂，其不負責任，與油滑奸刁爲歷來監視兵冠，不圖「臨去秋波」有此一舉，殊覺可笑。

十二時新舊監視兵交代，「半截塔」「冰面」領導新兵挨號指示，且說明各號馬桶，早晚各倒一次，最多限度，一日爲倒三次，再多則不可。我等雖已聽得，暗中捉急，但無可如何。交代畢，新兵由十二時起植勤，第一名出勤的監視兵，方面長身，最顯明的特徵，上顎門齒脫掉一隻，想必戰鬥的創傷。

井上忽來，到各號尋視老囚，此兵五十日前在此服務，曾於交代時對各號留置人辭行，謂如不死於山西，必回來探望你們，今渠果安然歸來，而我等猶作囚於此，一睹其人，想其言語，不禁悲鬱。井上精神頹唐，大不如前，軍服頗多彈孔，對人亦無昔時和悅，一副悲苦面孔，若心中蘊有無限愁緒者。渠立六號柵門前，與何談話：云渠所屬部隊，已有半數死於山西，渠調回僅二日，派在此地勤務。何進而詢以他事，則搖首太息而去。晚間渠植勤，撥一火油箱坐於八號門傍，一語不發，低頭沉思，雖不言語，料其厭戰情緒，必已高熾，不過不敢吐露耳。

新來監視兵，均自山西戰場調回，每人軍服，均有焦黑彈孔，且有一兵左眼受傷未愈，以棉花遮蔽，一兵頸邊負傷，貼有藥布。大多數均神態怏怏，衷心充滿愁苦與悶損，非復若以往各次現役兵的頑張蠻強。我等爲辨識起見，仍各加以譯名，掉門齒的監視兵頭目，稱之爲班長。眼受傷的名爲「獨眼龍」，鼻小而能說幾句華語的名爲「小鼻子」。植勤未久即向我等發蠻的名「黑狗」，瘦小的名「瘦猴」，傷頸的名「哈叭狗」，連同井上共七名。此七名監視兵，以「小鼻子」最爲奸狡，偵伺最嚴，好以華語作命令式的告諭，我等因對其特別提防。

午後四時班長持簿入各號點名，并檢查各室窗戶，詢問有無病人，渠似頗負責。

六時許曹振華被提出洒掃留置室外廂，行近六號門前，詢我狀況，我乘間送給我留存的食物數種，渠稱謝不置。

新兵對留置人講話一事，絕對不許，若值「小鼻子」值勤，時時躡足至各柵門外偷聽，一爲發覺，卽大聲叱斥，并警告謂：「倘再發覺說話，卽拖出重打，」大家遇其值勤，只好打疊精神默坐。

## 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今早七時喚起，新兵對留置人起臥時間，似有一定，早七時喚起，晚九時命睡，大概係因井上曾一度出勤於此，一切由渠指示，故不若以前各班監視兵的漫無規定，一任己意而爲也。

馬桶非至八九時之交，不能傾倒，新兵對啓閉柵門倒馬桶一事，認最嚴重，每次以一兵守於柵門，一兵立於留置室總門，一兵則持槍跟隨倒馬桶人進出。因情形如此嚴重，故對馬桶之傾倒，果如「冰面」、「半截塔」之囑告，每日祇准倒出兩次，但事實每室至少禁二十餘人，吃此稀飯，排尿既多，馬桶如此之小，非倒四至五次不可，今日卽爲此事與監視兵請求，費許多話，方

於午後二時倒出一次。劈尿於是仍成爲問題。

午前十時許，忽一兵來，立於六號柵門外向內窺視，久而不去，嗣呼劉何，兩人聞呼趨視，方知是山澤——大鼻子——回來。渠與劉何致寒暄後，告二人渠係由山西戰場回來，不久仍將他調，今日特抽暇來此看看你們。二人問以戰情，渠搖頭不答。談三數分鐘離去。此兵情形，一如井上，面上籠罩陰鬱之色，亦若重有憂者，可見人同此心，世無不厭戰畏死人也。

午間馬場送飯來，對衆言：「你們都快走了，戰事快要完了。」衆聞之不解其意，我道：「恐敵將攻陷南京，認戰事終了，華北僞明朝化政權將出現，認我等無用釋放矣。」衆覺我推斷的爲是。馬增祺悄至我傍而坐，謂渠身體日弱，病狀日深，恐難支持。我仍勸慰，渠道：「我雖有時力往寬大處想，奈總覺體力日衰，不容時日，恐不待放我，已索我枯魚之肆。」渠言時淚潸然下，我雖極力開導，渠祇是彈淚不已。此君個人利害觀念過重，無法勸解之也。

午後三時許，見宋金義爲井上提出，在外間洒掃，行近六號柵門偷問「王先生走沒有？」我告以「還未」。渠悄語道：「我聽八號新進來的犯人說，我們都快放了，新來的那人是憲兵隊中國特務，因詐財壞事捕禁的，他聽日人講的，不會錯吧？」宋猶欲講話，因井上走來，急躲去。

晚七時五六名憲兵前來，在六八九室提出犯人三十餘名，周謙、林星、王振海、段福成、曹振華、邵冠祥等人均在內，此六人各被禁百三十至百四十日，受盡人間地獄之苦，今晚提出，度係釋放。果提出後迄夜未歸，大家因此一批人的釋放，證明馬場所言非虛，不覺均精神煥然。

夜九時監視兵督僕役打掃七號留置室，該室已無犯人，洒掃畢旋見憲兵送來一西裝高大漢子，燈光昏暗，不辨面目，但覺其人行路蹣跚，有異於華人耳。

周謙、曹振華等後我一日被捕，其爲憲兵隊認定之罪情，自不如我重大，羈押日期若斯之久，故我嘗思苟此數人未釋放，則似我情節較重而爲日人指捕前來的，自不能先縱我而後縱彼等也。今渠等既已放出，料最近期內，我或有被釋之望，陽歷年前後若不放我，至少我又須準備坐牢半年。夜間反復思味，較事實必將如斯。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今晨七時被喚坐起，時井上植勤，出立於天井，忽聞五號有人伏柵門喊指導官，即聞七號昨日關進的漢子應聲，操不完全華語，與五號中人問答，我等因知七號被禁的是日人。兩人正談話

時，爲井上所聞，急奔入，對七號日人似爲留體面，不作直接干涉，對五號喊叫的華人，大加叱訕，啓柵門入內，痛打數下，經該人哀呼乞免，井上始忿忿出。

早九時見邵冠祥爲監視兵提出，在留置室外間洒，過六號門前，低問「王先生走未」？我告以「尙未」。渠告我：「昨喚與周謙等提出，彼等即夜釋放，訊及渠時，因無保，並兼原籍江蘇宣興，日人謂現在放你，也無法回去，候調查一下再說。所以復又還押，此真倒霉。」邵言時泣下數行，我勸其暫放宽心，不久決可出去。我乘監視兵未在，偷遞與食物一包，邵忙掖藏離去。

午間馬場送稀飯來。較前爲稠，米亦略好，井上雖下班，仍隨來監視，馬場因井上曾一度服誇於此，知囚糧底細，及以往情形，渠似有顧忌，盛送頗謹慎，且較豐滿，此爲五十餘日來未有之現像也。

新來監視兵，不甚注意後會，亦無人顯開，我等乃免却晨起挨凍之慮。惟渠等對馬與我飲食的送來，極端注意，檢查之嚴，爲前此所無，雖一紙一繩亦不許帶進。若遇「小鼻子」值勤，飲食中倘有饅首，肉餅之類，特拍開查驗，弄得湯飯皆冷，方爲傳入。我深慮我家不慎，有何字條帶入，爲渠等發覺，則麻煩矣。



晚六時半我送飯人來，時爲「瘦猴」值班，渠初到不明規例，逕帶送飯人入內，送飯盒於六號柵門前，我見機會難得，遂急告來人數語，囑轉知我家飲食要加檢點，我無通知，不得有何僥倖夾入。旋馬增祺送飯人亦被引進，馬亦簡單囑告數語。此實爲我倆意外的機會。

夜九時臨睡倒馬桶，守柵門人爲「黑狗」，我等因一日祇准倒二次馬桶，事實殊有困難，由劉友惠向其申述，懇准多倒一次，甫行開口，即遭「黑狗」叱退，罵劉渾蛋搗亂，我等見劉因衆被辱，戚感不安。旋「黑狗」指定胡春水出外，爲七號被押的日人倒馬桶，七號馬桶鐵吊樑已掉，繫以短繩，桶重繩細，胡不敢提，乃雙手抱持而出，臭氣直吸入鼻，行時側臉以避，窘狀至爲可笑，大家皆爲之引俊，胡歸時亦忍笑不置。大家暗議，以後應設法躲避此項奴隸污穢的勞作。

##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今午前十時宮澤忽來，到六號柵門前，與劉何寒暄，此兵離留置所五十餘日，今日再見，渠面目黧黑，精神頗疲憊，劉何詢以山西之行如何？渠皺眉不欲多言，祇云：「日軍犧牲不少，黑

田——大老黑——前田——大腦袋——均已陣亡，木村——副班長——井上——二百五——均負重傷。其餘戰友同僚死者甚多。渠調回此地休息，唯每日勤務仍忙，不久將隨部隊開往石家莊。今日特抽暇來此看看大家。」談約數分鐘別去。

十一時「小鼻子」值勤，令各號留置犯起立，繞室散步，嗣渠又在柵門外作種種柔軟動作，命大家仿行，大家靜坐已久，突然起立，均覺頭重腳輕搖搖欲仆，仿作柔軟操時，室小人多，不能正確姿式，動作自不合式。「小鼻子」竟認諸人怠慢，不服從渠指導，大罵不已，並以皮靴踢門，砰砰作響，以示恫嚇，眾人此刻反覺如受軍訓，小心翼翼效行，歷十五鐘方畢，大家殆悉汗津津下，若釋重負，斯又意想不到的折磨矣。

我等作囚，祇願有一定規例，大家遵守，殊不願多所更張，時翻花樣。不圖被禁數月來，監視兵調換已四班，每班有每班之苛虐之法，總不使我等安貼一刻，靜待處辦。今日「小鼻子」之方法，雖近於虐，業輕於昔矣。

午間馬場送來囚食，每人白麵饅首三個，此爲以前所無，馬場且發且告眾人，憲兵隊已對留置人飲食改善，每日每人口糧錢，略予增加，今後你等可以吃得飽些。大家均覺日方如此反常待

遇，必係有故，唯其原因為何？均不能猜出也。午後二時，馬場又提來蘋果一筐，每人分給一個，同時稟告眾人；「南京已竟完了，中國打敗啦，快和平了，你們都快放走啦，」衆聞言十九認不久即獲自由。

南京的陷落，早在我料中，連日正注意此陷落時日問題，今日聞到消息，雖受刺戰但已不似聞得上海丟失時的劇烈。第想首都不守後，敵艦溯江上駛，蕪湖安慶我是否配備相當兵力？倘彼處猶有作戰能力，敵勢不至縱橫，長驅以抵武漢，則我尚可以武漢爲中心，籌備再度的抵抗。若安慶蕪湖陷落，九江岳陽亦不保，敵艦直薄華中三鎮，我雖欲抗禦，亦難爲力矣。思潮起伏，爲斯問題結想久久不能祛懷。

晚間劉友惠、何復述飯忽送到，兩份飲食共盛於一提盒，係劉家所備辦。劉吃時極狼虎，何因處於分食地位，頗受限制，每被劉窘，可見事無鉅細大小，以吃飯一點言之，亦足證作人的不易，與餬口的困難。

八號門前火爐修理好，哈叭狗添煤昇着，室內有此，稍較暖和。

夜間不能入睡爲抗戰前途憂慮，覺戰事日益緊張，國基日益陷危，武漢我若立脚不牢，敵乘

勝揭進，是則沿海各地盡遭敵方控制，我被逼處一隅，資源財力兩俱貧乏，敵復造成傀儡政權，打通津浦交通，清剿佔領區域內抗戰集團，是予我的影響重巨，不可言宣。思至此憂心如焚，輾轉難以入睡。

##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今早二時即醒，難再入睡，我又已三日未得安睡，南京陷落，我雖早已料定時間問題，但猶存萬一倖保心理，今竟果不幸而料中，消息傳入，固願竭力排除，使我不致受過分刺戟，怎奈任是如何不想，偏偏思潮總不脫離此一問題，斯真苦惱者也。

早八時憲兵到來多名，挨號捉人，祇六號提出者爲馬增祺、鄂玉成、李恩慶等九名，均北甯路局員工，其由五八九三號提出者，亦是北甯路人，總計三十六七名，所有各人物件，均令帶走，大家以爲釋放，均於馬鄂等離室時示慶賀意。嗣見憲兵在外間點名，點明人數無訛，出繩穿綁，三十餘人殆如繫蟹，逐一捆好，然後驅走，我等覺情形有異，或非釋放，「獨眼龍」適於此刻值勤，撥一火油桶坐於六號門外，我何復述學華語，何乘間詢鄂等何往，「獨眼龍」云是調換地

拘禁，並非釋放，再擬探問，則不肯答。大家空爲鄂等歡喜一番，嘆諸人仍未能脫厄運也。

班長查點各號人數，我等聞得五號餘九人，六號餘九人，七號一人，八號二十一人，九號十人。共爲五十人，各號人數減少，頓覺鬆動冷清，我等因人數減少，馬桶排洩量亦少，五十餘日衆人視爲唯一困難問題，今已不解而決。大家計算，即或今後日食三頓稀飯，馬桶日倒兩次，足可不必爲此哀懇監視兵矣。

午刻馬場送飯，告大家，今早提出諸人，改禁於憲兵總隊，憲兵總隊內新築有留置室，屋宇寬敞，窗戶亦多，吃的較好，唯祇能拘禁五十餘人，故祇可將北甯職員工撥往彼處禁押。此地留置人，最近都要釋放，不放的人，將來亦送往彼處拘禁。此處則改爲陸軍倉庫。馬場近數日態度忽好轉，並時告大家消息，不知何故？抑知大家將被釋放，故敢透漏消息歟？

邵——遜伯——關——

子雲等見馬增祺遺下罐頭食品甚多，竟欲攖留朋分，我竭力勸阻，告

以馬鄂家下送來不易，渠等換地羈押，憲兵隊是否仍准其家人送進物品，的屬問題，其遺留食品，應由我等點交與監視兵，轉送前去，我等不宜貪小便宜，偷留不送，衆無說。我乃將食品點明，送於外廂，少時班長值勤，向其說明，渠令馬場取去，轉送總隊交馬鄂。

邵於午後三時被提出，午後五時歸，面有喜色，據云：「今日日人略加訊問，云俟調查清楚後，即可放伊，並繕有聽取書，按有斗箕，審訊程序業已終了。」又云：同時被提訊的有邵冠祥，日人亦僅訊數語，令按斗箕完案，預料渠不久亦可放出。

邵云總司令部已不在春日街，徙在須磨街東端吉野街拐角，屋宇較前爲大，辦事日憲兵甚多。又云渠經過街頭，見搭有綵坊，上書「慶祝南京攻下，祝賀華北臨時政府成立」等橫額，想必首都確落敵手，僞政府業已成立。渠云：「街頭上行人極多，來往多是日人及軍隊，而軍用汽車往來尤繁，華人行於街衢者大都垂頭急趨，不敢仰視，可證市間一切，皆爲暴力納置其掌握下矣。」

劉友惠忽患感冒，發現甚急，恐係因鄂馬之走，認彼等已有被釋之望，渠猶無自由之兆，急火着涼所致，晚飯渠竟未吃。

夜間馬桶果無須耽心，入睡前監視兵照例許倒一次，迄翌早七時始滿，大家雖少感鬱尿，但不到二小時即倒出，故受苦殊少。

睡地重新安排，正面爲劉、何、黃、胡及我，右側面爲邵、關、葛，左側面爲厚學文。此一

號內有外送飲食三份，——劉何我——劉病不能吃，何亦患胃病吃甚少——我自來吃少剩多，故所餘飯菜，分與諸人，彼等除吃原有囚食外，益以我三人分給食物之補充，已可八分飽。遂皆呼幸運不置。

夜間人少不擠，地位鬆動，反覺寒冷，不若擠軋互相取暖，此實矛盾心情也。

##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今早八時許憲兵送來一年老工人，據云：「渠係一瓦工，今早六時甫起床擬出外工作，忽使衣日憲兵數名往渠所住弄堂內挨戶問誰識周××？同院住一張某，對以瓦工嘗爲周××作工，彼當認識，渠聞聲躲往廚下，日憲兵闖入室，尋渠不見，即拖其七旬許老父欲行，渠不忍老父被逮，挺身而出，即隨憲兵等行，當爲帶至周××住處，令將周騙出。渠覺如此辦，良心不忍，乃詭稱此地非周住所，改引彼等到周姊家捕捉，結果周得逃去。日人怪渠欺騙，故將渠捉禁押。」

瓦工言：「外面商戶已掛五色旗，本月十五日且曾遊行慶祝，並有提燈會，聞係慶祝華北政府成立，參加遊行之人，是日憲兵強拉各舖戶中人前往，不去的即捕捉禁押。」

劉友惠病益重，晝間倒臥，時發囁語，夜則不能交睫。渠腸胃病發。衆患脫肛症，每次大便，血下不止，衣袴盡污。渠雖自家下索來藥物，治療無效，渠因病苦，時發肝氣，對何復述斥責時加，何既與其同鄉，又復同事，竭力忍受之。

午前十一時許，細谷——即戴眼鏡長身的日憲兵軍曹，初次訊我者，經井上告我等，方知渠姓細谷——來提劉友惠，劉力疾而往，何誤會爲釋放，渠猶未自由，頗呈焦急色。午後一時許劉歸來，持有日本雜誌二冊，木梳一把，小鏡一面。鬚鬚薙淨，面已刮光。突改舊觀殊覺難看。據其謂：「今日提出，並非訊問，乃是渠妻女由井上——般汝耕妻弟——相伴，前來探視，經憲兵隊許可在細谷監視下得以談話數十分鐘。夫妻父女相見，均泣不成聲，得井上勸解始已。井上告渠不久可得自由，至多不出本月。妻亦告渠，般汝耕妻——日婦——月前去東京哀懇板垣，梅津等，得兩人之力，在軍部方面疏解完了，日方允由般及「冀東政府」出資二百萬，撫卹通州已死日韓僑及通州特務機關長細木繁等三百餘名，即算終了此段公案，般妻已返津，正籌款中，約近期內可措齊，屆時般與渠等可得自由矣。渠又聞妻言：「渠被捕後，北平家中什物，皆爲差役盜取一空，妻由北戴河趕回，已室如懸磬，現來天津住於友人處。」井上帶來保安刀，堅令渠薙鬚



修面，渠薙光之後，復由井上給予日本雜誌兩冊，得細谷許可，當與妻女作別而返。最難忍受的，妻女眼巴巴望渠被關回來，猶不知何日出去相見，臨別頻頻回顧，淚珠不由偷彈也。

劉帶回的雜誌兩冊，大家翻閱，每冊四五百頁，殆皆戰時紀事與文藝，充滿誇大與炫視紀事，閱之未能終篇，即冷汗下流，覺敵方宣傳技倆已造峯巔，有非我人想像得知者。

午後四時，五號留置室門開，憲兵監視該號犯人，分撥於六八九三號，撥於六號來的，有孫寶山，與胡春水同案的印刷所經理王金榮。前保安隊小隊長趙及一有間諜嫌疑的李共計四人。孫猶係今日相見，渠在春日街總隊部時與我隔壁相禁，先我被捕九日，以時日論，渠與我均爲此地之老囚。

李生疥，孫曾賄賂中國僕役赴渠家下取錢數元，爲李購得疥藥得少治愈。今日移禁我室，衆皆存有戒心，令其睡臥於近門處，俾示隔離。

孫照理早應被釋，乃其家人不明日憲兵隊情形，四出託人行賄，在初葺苗、細谷、上條諸人，本擬藉機敲詐一下。詎孫家人行賄不慎，風聲外露，日人均視孫爲肥肉，皆擬分管一瓣，彼此爭奪，致成衆視眈眈之勢，且無人敢辦理孫釋放的手續，孫遂致淹滯於此，久不得出。今晚孫與

衆談此時深爲喟嘆。——孫曾賄中國僕役傳信家人，得其家下回信，故知渠事演進的現勢——

五號室騰出，由馬場督僕役掃除，晚七時忽見憲共送來一俄人，穿着甚體面，闖入五號內，衆方知號五留置人統被撥出之故。

##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今日監視兵更換四名，井上、獨眼龍、哈叭狗、瘦猴調走，新來監視兵則爲豫備役兵，均年歲老大，戴眼鏡，蓄鬍鬚。迄晚始辨清渠等面貌，仍各賜假定代名詞以示分別，蓄小鬍者名爲「鬍子嘴」，戴眼鏡名爲「近視眼」，眼圈紅赤者，名爲「紅眼狼」，身體矮肥者名爲「軋油墩」。賜名後考察其性行，覺四人中，以「鬍子嘴」、「紅眼狼」最「陰損」，每當值勤，即立於五八兩號通道門前，左瞻右眎，耳目並用，凡我一言一動，均爲其所見新聞。而出入巡梭亦勤，稍以低聲談話，即遭叱罵干涉，此二兵有以往「馬面」、「半截塔」作風，我等咸特別留意。「近視眼」雖亦監視嚴，唯不若前二人之甚。僅一「軋油墩」比較少好，不似三人注意我等的過分也。

現在七名監視兵，有四名監視甚嚴，而「小鼻子」以略曉華語，值其當班，更一語不能談說

，防其聽得究問。祇是班長、黑狗、軋油墩三人植勤，略可鬆動，大家只有盼此三人當班，以彼此通意，

劉友惠病益重，面容瘦削極難看，渠已五六日不能進飲食，每日祇嚼些鹹菜，及吃一些水果。渠因自不能進食，竟商得班長許可，傳與家人一信，飯要煮稀，愈稀愈妙，饅首等類麵食及菜蔬亦不必帶，致連日送來飯食，除稀飯鹹蛋泡菜等物外，僅有點心數塊。何復述本猶健食，日祇喝稀飯數碗，餓的胃腸雷鳴，不敢有何不滿，我等覺劉所為未免反常，因渠病重善怒，均不願作何勸解。

我飯食較多，連日分給孫賣山何復述吃，此為難中的同情，不能談及友誼也。

趙談在五號時，有一保安隊，疥生遍體，流膿弗已，眉心髮頂皆是，同號中人被傳染者八九人。渠不但生疥，復因疥瘡穢污，虱子亦繁殖甚速，一襲襯褲掛虱子成千億萬，眉毛頭髮，無不叢生。渠穿一憲兵隊發給的皮外套，羊皮毛中，更為虱子繁殖大本營，每用手一拂拭，即簌簌落下千百餘個，使人對之，不敢睜視。後來大家強制其將皮外套送往外室，另為找一件其他犯人衣物換穿，室內虱子繁殖方少，頃此人撥往九號，想該號多一疥瘡及虱子的來源矣。

趙管與生寶堂君同禁於七號，生君因越獄事被提出時，預知一時未必得回，故將身邊所藏懷錶一隻，及毛線背心一件，西服一襲，毛氈一條交趙保存，並囑其如先渠被釋，可爲帶送其家下，現趙猶帶此一些物件於身邊。

五號禁閉的俄人，時向監視兵索沸水飲，並嘆室內寒冷，監視兵初尙敷衍，嗣則不睬，俄人於是吵嚷不休，每每沉寂空氣中，爲彼喊聲衝破，監視兵似不願西人悉其蠻野，對俄人吵嚷，只力忍而趨避之，不似對華人之豬狗不如，可見作囚於此，所受待遇亦與種族之文明，國度的強弱大有關係。

晚間關倒馬桶，未出室前，深慮被監視兵強迫勞作爲七號兼倒馬桶，故傾倒畢匆匆歸來，正擬鑽入室內，忽有監視兵喚出，先令爲五號倒桶，後又爲七號傾倒。我等見其抱捧七號無提樑馬桶外出，狀極偏僻，皆爲之忍俊。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今早八九號有數人提出迄午未歸，當是釋放，三日來此地新來犯人殊少，舊有犯人多數被提

出審訊，未結案及簽押的，皆提出略加訊詰，然後令簽押按斗箕。向例按斗箕後，審訊即告終了，只待禁閉期滿釋放。以連日情形推測，歲序將終，憲兵隊整理未了各案，應開釋的犯人即釋放，不開釋的或將徙往他處禁押。我想我個人如於下週內不放出，則猶須準備三月至半年之被禁矣。

午飯劉家中偷帶進一字條，藏於菜內，何與劉偷閱，旋見何面有喜色，眾詢之不肯言。劉亦諱莫如深。黃奇峯坐近於何，偷覽字條中語，陰告我：字條爲劉妻所寫，告劉三日內決可自由，殷汝耕等亦於是日在平同時釋放。

班長午刻值勤，我向其商借鉛筆紙張，寫一字條，上開書名兩種一爲「王陽明全集」，一爲「殿板四書」。我請班長爲持赴憲兵總隊要求，准許我家下送來，俾靜中閱讀。渠允許，散值時即送去，晚間歸來告我，憲兵隊考慮一宵，明日答覆。我索書具兩種心理，一爲準備續住半年，鎮日無聊，不得講話睡覺，倘得閱書許可，則先以此二部書爲嚆矢，漸可討得其他書籍送進的許可。此二部書日人喜讀，今日要求送進，憲兵隊不至疑惑有他，料可獲得准許。一爲試探我最近能否被釋。蓋憲兵隊對拘禁犯人，准許閱書之例猶少，我的要求若圓滿達成，是憲兵隊對我情形

必已不似前此的嚴重，近時已有釋放之意，在未釋放前，示我以小惠，表示其寬大。今日雖未辦到，第以情勢覘之，或有獲許之望。

班長晚間點名，五七兩號各禁一人，六號十四人，八號二十三人，九號十一人，合共五十人。

今晚馬場分送囚食，仍爲饅首三個，日來每晚或每早均發饅首，午間稀飯，已較前好多。

##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早起甚寒，陽光由後窗透入甚黯淡，班長值勤，立於八九號室前時間爲多，我等乃得偷偷談話，孫寶山與我皆爲老囚，每撫拾五個月前聞見及身受之事，爲諸人道，儼然遺老之話軼事焉。孫與我每談及往事，歷歷如在目前，關於蘇月亭之死，王振海之受刑，工人李的掉下顎，白面何的被羣毆，則恍如昨日之事，光陰如此之速，過去的擲於虛牝，未來的猶須忍耐，略一回想，不願卒談矣。

旁午班長來告我，憲兵隊已許可閱請求的兩種書，但對於我與家下如何聯絡？怎樣索取？認

有經過監視兵審慎處辦必要。我乃告班長祇須准我寫寥寥數字，開列書名，放於食盒內，俟我送飯人來取，渠必轉知我家，即可送到。班長覺如此去辦，尚無不可，因付我紙筆，由我開清書名，交渠放食盒內。

今日八九兩號留置犯被提出愈勤，憲兵來往傳呼殊忙，即五號的俄人，七號的日指導官，亦皆一度被提訊。

今日爲聖誕節，及雲南起義紀念。尤爲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脫險安然歸返首都的週年祝日。默想去年今日午後五時，蔣委員長出險消息傳播全國後，闔宇騰歡，萬衆稱慶，今年今日抗戰殆轉入嚴重階段，首都陷落，失地數省，全民仰戴的最高領袖，戎書旁午，宵旰憂勤，既無暇徧懷其往跡與創痛，而民衆慶祝領袖脫險週年之况味，亦迥非同於舊年，撫今視昔，得勿撫然。

五號俄人處此聖誕節，作囚於此，其感慨情緒，較我等尤甚，時引吭悲歌，聲調淒涼，聞之愈爲不快。監視兵雖不許可，但恫嚇殊不能制止此斯拉夫人的淒愴激節也。

晚六時半送飯人至，兩部書隨同送來，班長接取去檢查，少時來問我，今日向家下索書的字條，有否暗示通信之意？我對以無。又問你的書內曾夾帶何物否？我忽想起，半年前我曾調查華

北駐屯軍兵員數字甚詳，原稿密藏於四書論語內，今日我家人送書，並未自行翻檢取出，任其夾帶而入，倘此稿爲憲兵隊所知，不管坐實我與中央有何情報聯絡關係。我既想起，但仍故示不知，告渠書自家下送來，半年多未經我翻閱，內中夾藏何種物件，我難以知。渠凝思許久，持書轉往外廂，旋將書遞進，並告我道，「算了罷，我不給你報上去，你書裏有的那些東西，我已經給你消毀了。」我聞之心頓安。

馬場爲劉友惠傳遞飯盒，作隱語示意道：「這一個飯盒，明天不會再送來了，」劉聞之不明其意，衆爲之解釋，渠始歡悅。

同室諸人，均分持一冊書讀，大家既有書可看，自然無時間講話，監視兵走來，看我等情形，宛似書生在書房，無待彼等時來梭巡，因亦不似前此監視的嚴。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早八時許，蒔苗來，到六號提劉友惠、何復述，囑兩人收拾所有物帶走。劉雖病重，因知釋放，心境歡喜，疾病半減，故仍能自起挾帶衣物而出，蒔苗立於柵門內窺，瞥見我坐室隅，忽作



驚鶩笑，我不如其何意，急俛首若未見。

何自八月十六日與我同禁一室，約百二十餘日，劉自九月二十四日自總部調撥六號，與我同處百餘日，彼此行徑不同，宗旨互異，祇以同屬中國黃帝子孫，患難之中，渠輩或不無返環還真之念，所以勉共相助。兩人日語日文嫻熟，劉友惠曾充東北大學理工學院教授，並土木工程司，智慧性能均有獨特之長，祇是操守不嚴，持節非正，爲滿足個人利慾，甘心爲奸，實一可惜之材也。何復述或係生計所迫，並因出路較易，不擇途徑，依附殷劉等而謀自身問題的解決，此與劉甘心爲奸微有不同，我初與其相遇，頗能勸其悔改，自劉來後，我說漸不能入，故斷定此人今日自由，行爲仍必如昔，華北漢奸集團中恐依然有此一小漢奸供驅策也。

平心而言，此兩人在六號羈押，我等利賴其日語嫻熟，有許多便利，今日釋出，衆如失却左右手矣。

黃、關、孫等評論，謂劉患病後性格大變，何每日吃些受氣飲食，挨些昧心飢餓，無乃冤枉，以劉皮氣之壞而言，恐其雖自由，腸胃潰瘍病未必治好，或不久於人世！

午刻憲兵送來年二十許一學生，該人姓曹原天津市師範學生，被捕來約旬餘日，初禁於五號

，嗣禁八號，今早被提出訊問，歸來忽改雖送六號羈押。被捕原因，係被目爲共黨。捕來的當日，剝脫衣服，捆置「好漢牀」上，凍置半日，後灌冷水數大壺。並用皮鞭木棒向臀部兩臂兩膝痛打，渠曾受刑不過暈死達一時之久，日人特召去軍醫爲注射強心劑始甦，是日未訊終了送回。今日特再提訊，究詰天津現有共黨若干人？首領爲誰？學校中以何校共黨爲多？渠既非共黨，焉知此項祕密，噤不能答，日人又以木棒連擊數十下，終因其供述始終一詞，覺非虛僞乃送回。

曹言：「僞華北政府已成立，王克敏湯爾和諸人主持僞政權，一切聽命於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寺內及特務機關長喜多，與僞滿無殊。天津市長已屬漢奸高凌霄，渠等正籌備如何擴大僞政權，吸收各地漢奸同類。」又云：「現在外間報紙無一份可看，真實消息難悉，舊日正義報紙新聞記者均星散，渠曾識一某報記者程××，因生計所迫，已在租界地推小車賣茶湯矣。」衆聞之皆無語。

翻閱陽明全集，覺「知行合一」學說，雖創之三百餘年前，今日似嫌不合時宜，但方今推行新生活運動，明禮義，知廉恥，等信條，溯其意義，何莫不先自「知行」作起。從而知先儒學說非盡迂腐，祇以後學不能昌明，斷章取義，不事推攷，謬加訾議，遂致不能垂訓於世，運用無間。

也。

明武宗大藤峽苗獠之亂，南昌寧藩宸濠之亂，朝議不決，庭臣爭訟，王文成公獨能外不避艱辛勞怨，內不辭嫉妒掣肘，卒能應機速赴，調度得宜，救平大亂於指顧間，奠安明社，扶翼中興，厥功之偉，當不讓亮立。雖今昔時代之不同，戰亂之異殊，要之用兵之道，不外乎統帥對部卒以赤誠，部卒矢將帥以忠勇，將帥肯能用命，士卒方願馳驅，否則上下猜忌，彼此搆貳，即或敵非堅甲利兵，我亦必披靡却走矣。讀竟數節，不禁有感。

午後三時小鼻子值勤，呼我「王君」，此爲十數日來小鼻子對我的稱呼，不知渠何以獨對我敬重？我應聲後，小鼻子四外顧視，見無人來，突以香煙一枝授我，我拒吸，小鼻子一番好意，見我不領受，頗不悅。嗣詢我在申報——意渠或係檢閱留置犯人名簿得知我職業——担任何職？我告駐天津記者，渠問所發電報通信，登載第幾面？——第幾版——我告以第一面。渠忽變色驚「問道：「那麼你是專作抗日宣傳的了？」我道：「不錯。」小鼻子見我直認不諱，忽又易爲和易顏色道：「中日兩國應相互提攜，以日本爲東亞盟主，實行大亞細亞主義，維持東亞和平。」我道：「維持東亞和平，中日相互提攜，原則上中國政府與人民均願接受，唯實現方式須待研究。」

至以日本爲盟主，實行大亞細亞主義，這兩點根本與前邊所說中日提攜，維持東亞和平意義衝突，因爲要如前邊的主義去辦，後半所說的即不能並行。如後邊所說的去辦，前邊所指的意旨，就會湮沒。」小鼻子愕視許久方道：「你的思想過於頑梗，你是抗日的份子，照理不能放你的。」

我道：「我坐監牢半年了，由始至今，沒想你們放我。」小鼻子尋思半晌又道：「你認識魯迅、郭沫若嗎？」我道：「我不認識。」小鼻子道：「魯迅的作品很好，我最歡喜讀，可惜他死了，郭沫若在日本講學，我嘗聽得，聽說他最近也回你們中國了。」我道：「你既崇拜此二人，你可曾注意這兩人的思想怎樣？」小鼻子道：「這難說，我不願意說。」少頃小鼻子又道：「我盼望王君能早出去，對你們貴國人時常解釋一下，日本這次作戰，是爲的東亞未來的和平，根除共產主義，不要誤會此意，頑強抵抗。」我道：「這些話想你們軍事佔領華北後，早已自己在那裏宣傳過了，無須我替你們說，請你也不必希望於我，我這裏還要準備坐牢半年呢。」小鼻子談話時言語傳述不及，則以鉛筆書字代意，我亦然。迄其勤務時間終了方去。

今晚室內猶有十二人，計爲孫寶山、關子雲、葛少雲、黃奇峯、王金榮、胡春水、厚學文、邵遜伯、保安縣趙、瓦匠、學生曹、問諜李及我。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今日晴，早六時三刻坐起，大家無事，仍各手持一卷閱覽。八時許班長值勤，以筆書字問我讀書有何感想？我對以有書可看，已忘却身在留置室中，每日家中送飯來吃，祇要繼續不斷，住在此地一二年有何關係？班長笑道：「恐怕你雖願意長住於此，憲兵隊未必許可，劉何已走，你也快走了。」我道：「這一點還未想到。」渠尙擬續談，適五號留置的俄人喚水，渠遂打斷話頭轉往應對。

九時三刻，二便衣憲兵來，在八號提人，旋至六號喚我，我猶認係家中送來物件，正擬接取。突見監視兵啓開柵門，令我出去。便衣憲兵並問我有何物件？可卽此取出，放置外廂，我將衣物捲出，堆於六號留置室門外，尙有小部什物，則留爲衆用。此間犯人靴鞋，早爲監視兵及僕役等偷光，五號共羈押五十餘人，除五七兩號一日人一俄人猶有鞋子外，多一隻皆無，我乃跣足隨憲兵至門外，鑽入一汽車內，——憲兵隊與留置所的聯絡，向以汽車，蓋恐徒步押解犯人，有何意外——經香取街須磨街屈折而行，約歷五分鐘方抵憲兵總隊。先令我入一室暫候，時趙新已先

被提至，見室內無人，低詢我今日提來，是否爲的釋放？我對以大約如此。少時又見提到七人，其中有三人，疥瘡未愈，眉睫手臂間膿泡累累，使人不忍卒觀。渠等不知何以識我，均呼我「王先生」，向我問訊。另有二人似極熟識，我詢其姓名，方知一爲鐵廠的石掌櫃，一爲保安隊秦小隊長，均曾與我禁閉一室數日者，祇以兩人瘦損，無復人形，致我不能辨識矣。

十時整將我提入一室，薛苗高坐堂皇，對我注視多時不語，嗣取過一油印已成的甘結狀，令我閱看，文意大致是「具甘結人口口口前因反滿抗日行爲被貴隊捕來懲處，茲經恩准釋放，今後決不再上有上項行爲，願在中日提攜經濟開發新政權下爲一安全良民，恐口無憑，特立甘結爲證，年月日」。此與民二十一年我在哈爾濱被捕釋放時所見狀結相同，故閱後不言。薛苗突問我「你看明白了？」「你可以按斗箕罷」，我遂按一指印而出，仍回原室候等。趙新、石掌櫃等，則於此時陸續被提出，亦各令完成前項手續。

十一時第二次將我提去，室內除薛苗外，猶有多人，我入室後均對我凝視，一日人作同情音調道：「王先生，你的頭髮都白了，鬚鬚也長了，」我不答。薛苗復取出甘結道：「你看明白了，你要仔細的看看。」我道：「統共幾十個字的東西，怎能看不明白？」薛苗道：「你能照這上

面所寫的去辦麼？」我道：「我還沒有出去，怎曉得我不能那樣辦？」蒔苗道：「我看你口是心非，你決不能這麼去作」。我道：「你要如此判斷，我不能辯，也不願辯。」蒔苗道：「你可以找幾位有聲望的人，或是有信用的商號給你担保，憲兵隊就可信你無他，安心放你。」我道：「我找不到，我是一名新聞記者，我在職業上，認識人雖多，但不能以此等事相煩。而況時局如此，我即便能找到担保人，也不願如此的辦。」蒔苗正色道：「你爲什麼不願這麼辦？莫非你不願出去麼？不願自由嗎？」我道：「我從被你們捕來那天，就願意出去，願意自由，但你們不肯放我，我是沒有辦法。」蒔苗道：「現在放你了，你可照我所說的辦啊！」我道：「若令我覓保，放我出去，我是無保可覓，請你們不必放我罷。」蒔苗道：「那你是<sub>3</sub>不願意出去了？」我道：「我已說過，願意放我就放我，不願意放我，仍回留置所住去。我決不使我朋友親戚在此時局爲我担而就心思。現在華北政權在你們手中，我覓保出去，你們何時看我不對，疑我有不利於你們保行爲，則仍將我捕來。那時不只我被捕，連累爲我担保的親友也遭囚繫前來，我豈非對親友不起。外間是個大監獄，裏邊是個小監獄，我住在外邊和住在這裏，並沒什麼區別。現在承你們准許我家下每日送飲食兩次，且許我讀書，這與出去有何異致？」蒔苗與室內許多日人聞我言，均大笑

，認我所說近理。當令我退出。約歷半小時，又將我提去，——此爲第三次！——仍由蒔苗問我：「你究竟願意出走不？」我道：「我適間說過，我由來憲兵隊那天起，無時不想出去，祇是你們不放我，我又能怎樣？」蒔苗柔聲道：「你出走，把你交付公安局，你找保試試，如能找得，豈不甚好。」我道：「請你們不必如此辦，我是找不到保，與其白費辛苦，還莫若趁早勿辦。」蒔苗聞言注視我多時，旋令人喚進一華人，我由渠等談話中，得知該人爲偽公安局督察長李某。蒔苗且談且取紙筆，書我姓名職業年歲住址於上。在我姓名上圈而復圈，告李須注意此人日後行動，今日將他交付你們帶去，以後責任須得你們負，倘你們辦不了時節，隨時報告憲兵隊。蒔苗言時態度極莊重，並時睨我，我竊笑日人此種幼稚恫嚇手段，未免無聊。兩人談至段落，蒔苗又問我：「你聽到沒有？」我道：「聽是聽到，不過將我交付公安局，令我找保，還是那句話，我怎樣去，怎樣回來。」室內坐有其他日人，見我拒絕覓保，似對蒔苗有所建議，諸人耳語多時，蒔苗喚來一憲兵令其帶我回香取街留置室取我衣物前來，以便隨僞公安局來人去。我仍被監視乘汽車而回，到六號柵門外將衣物網捲挾於車上，臨出時回顧六號中犯人，眼巴巴望我，似具無限戀戀與悲抑。



再到憲兵總隊，已爲十二時一刻，薛苗再將我提入，——此爲第四次——，發還我錢物——懷表一隻，錢夾一隻，鈔洋四十三元八角，日記本一冊，我被捕來時，爲抄出扣留——並告我你到公安局後如找不到保，那再說罷，你如果不願出去，也可另想辦法給你住處。嗣問我：「你家住在那裏？是否還在特二區舊地方？」我道：「我被捕時，家住特二區，但這是半年前的事，中經變亂，我家人生死如何？是否遷居，我不知道。」問至此復令我出。

十二時三刻趙新，石掌櫃，等共九人，均已完了一切釋放手續。憲兵令諸人站於外廂，薛苗跑往樓上，旋伴一日人而下，該人揆係分隊長之類，當衆講話，如似訓誥，由繙譯與衆聽，謂：「新政權已成立，你們因案被憲兵隊捕來，照理應重辦，現憲兵隊存心寬大，今日釋放，你們出去要趕快早找一職業，不要反日爲要。」九人於這種方式內即由偽公安局警察監視放出。此際只我一人猶未釋放。

我跣足立久，殊覺脚寒，並因倉皇被提出，著衣甚少，遂取出皮袍加體。時偽公安局督察長李亦在我室候驅使，勸我勿過倔強，早日出去爲妙，倘無鋪保，能有一二負責士紳說話，渠可代向公安局長懇求，轉商日方，亦能自由。我不答。

十二時五十分第五次提我，我正昂然入室，示我不屈之狀，足甫逾闕，忽見我母我妻已在，母、妻見我頂髮虬結兩鬢斑白，囚形垢面，鬚髯如蝟，認我半年以來，必已吃盡苦頭，忍悲不住，竟至縱聲大哭，我急以袖障面，背身而立，不敢正視。蒔苗等日人，因我母妻之痛哭，不無激發人道些微的同情，注視多時，默然無語。少頃問我「你家已搬往英租界，你知道不一？言時以一紙條示我，我道：「我被禁半年，家中情形，豈能知曉？」蒔苗道：「你出去後，將作什麼事？」我道：「這層我還未考慮，我想上海陷落，申報已倒，我既失去特派員資格，戰局又如此之廣大，我的職業當然成問題。」蒔苗道：「你知道你這次爲什麼被捕嗎？」我道：「不曉得。」蒔苗道：「你迷糊糊，你押了半年，怎會不曉得呢？」我道：「因爲你們祇是拘禁我，不問我，結果愈押我，我愈糊塗。」蒔苗聞至此又令我出去。我立於門外佇候。聽得蒔苗對我母恫嚇道：「你的兒子頑強抗日反滿，在申報擴大宣傳，激起中國人全面的抗日情緒，並給中央通消息，論罪早應槍斃，祇因你這六十多歲老人一再前來哀求，憲兵隊長覺得你過於可憐，所以本着人道同情，給你兒子留這條命，你還明白沒有？」續聞蒔苗道：「今天准你兒子出去，放可是放他了，你得負責，勸他改過，不要再反滿抗日，對日軍作何不利行動，倘再爲憲兵隊查覺，那時捕來，二

句言語沒有，立即槍斃，你能勸他嗎？」薛苗言時，似以掌抵案，聲響頗巨，我隔戶聞之，覺六旬許老人爲我受此驚險恫嚇，未免痛心。

午後一時許，第六次將我提出，同時並喚進僞公安局督察長李，告其注意我以後行動，當予以字條，上開我家住處，李見我住英租界，乃謂公安局權限難以達到。薛苗謂：「租界以內責任，由憲兵隊負，租界以外須由你們負，倘他——指我——少有不利於日本行動，即火速報告。」李諾諾連聲而去。薛苗又注視我多時，蓋仍是不放心縱我，逾數分鐘方示果決之意，囑我母領我回去。

我妻助我挾持衣物，出門覺得人力車三部，俛首鑽入，囑車夫速行，我登車時，薛苗與三數日人猶復出立門外查我動靜，我知其意殆仍視縱我爲一極嚴重而無把握問題也。

車出日租界轉入法租界，心方落實，舉目四矚，覺景物依稀，似昔非昔，每見路間行人經過，則自慚形穢，垂目不敢平視。被禁迄今共爲一百六十三日，僥天之倖，竟得重觀天日，俯首長空，感喟無已。人力車夫知我係日憲兵隊縱釋者，對我謂：「先生你受屈了罷！看你鬍子這般長，恐怕受委屈的時候很久罷？不要洩氣，中國不會亡的，你不是已竟出來了，還是幹，我雖是拉

車的，我的心就沒死，你的知識比我高，更不要傷感灰心。」我不圖此語竟出於一車夫口，不禁肅然起敬，壯志復生矣。

午後一時卅五分抵家，亂離之後，我家人幸得無恙，唯移居英租界某里二小室，凡百凌亂，觸目傷心，兒女輩睹其父歸來，見我囚首喪面，鬚髮鬻鬻，不敢牽裾偃傍。

母親告我：「今日午前十一時半，日憲兵隊派人前來，令伊速去，老人不知何事，趨往後始知是日人釋汝。」我以母親所言推測，知今日的釋放，因我不肯覓保，日人無法轉圜，特將我母親找去，對我母示惠，並藉收監管我日後不再爲反抗行動，用心已譎矣。

朋友得我生還之信，粉到我家探視，見面時，觀我狼狽可憐之狀，莫不大哭。我反大笑，笑此番日人竟令我全首領而歸，正若涸轍之魚，得水躍淵，我不抗日，我不反日，除非日自西昇也。

（以上廿七年六月廿八日寫畢時在漢口）

## 贅語

我被捕後，承海內外同文同業聲援，並各地記者公會，報館公會電請各當局交涉營救，使我十二分感激。我得自由後，處於監視之中，不敢多寄信件，致啓日人之疑。抵漢皋以來，又憾抗戰期間，各同文同業、公會、報館、轉徙者既多，陷於戰區內交通不便者復不少，事實上亦無法一一奉函，茲特附陳於此，略申謝意。

我被捕之時，大戰猶未爆發，國內輿論沸騰，各方羣起營救，我在烘托之下，遂未被刑，其中另一原因，則由於我拚死強硬應對之故，其後則因捕來之人過多，日人忙於新案之審理調查，日無暇晷，對我只可禁押不放，而無重提刑訊之心，我始終乃得髮膚未傷，安然出險。

禁押半年，最初三月睡濕地、吃飯團，受些監視兵酷辣折磨，身體與精神所受罪苦，非可言狀。事後寫此日記，時過境遷，感觸既失真切，事實悉憑追憶，自不及當時所受者十之一。故有

許多情況。許多刺戟，難以敘述逼肖。實則一言以蔽之，肉體所受之痛苦，尚可描寫萬一，精神所受的刺戟，非墨楮可宣也。

此一小冊子，落筆之初，即蹈呆板機械之弊，本不應按照日記體裁去寫，且純恃追憶之力，難免有前後顛倒，內容重複之處，而以白描文字撰寫，更不合乎時宜，令人閱之沉悶，昏昏入睡矣。祇是在天津開始寫時，信筆所之，未想及此，復恐用語體寫來，將不免繁冗拖長。所以後半部一仍其舊，仍以報紙文字撰寫，前後在求一律，不計其他。事實平淡，無何特殊之日，缺而不記，因之中多間隔，日期不靠。

寫稿中間，曾得友人忠告，謂閱我原稿情節，頗具英雄色彩，雖我果有如彼的事實，亦宜竭力減少述叙，免人讀之生疑，不信我真個倔強豪爽，勸人助人如斯。我深覺友言爲是，故後半部紀述，已減少我個人之言動。香取街留置室前後被禁華人何止四五百人，與我同號禁閉，陸續釋放，亦不下百餘人，凡與我同禁一室，從無死者，其故固不敢自詡由我開導勸解之力，第至少不致日斂雙眉，愁苦自尋。苟無愁苦，雖受些折磨，猶可抵抗，靜待生門之開放也。

我每助思家脫厄之念，則自警惕，責罵我不應生苟免求活之心，最初三月，猶時恃此以克制

堅忍。以後三月，家下既送來飲食，復設法可通消息，竟安之若素。釋放與否，未嘗縈懷。上海陷落，我一方覺生還機會不可逝縱，一方欲藉以試探日人尙欲關我多久。故指示家人以如何理由，如何方式，向憲兵隊請求。至十二月廿五日無釋放之訊，我已準備起碼再住三月，馴至半年。詎我指示家人計劃，竟得打動日人，同時南京陷落，日人覺戰事即可結束，申報既已停刊，華北政權，握於渠等之手，認釋放一我，有何不了。所以准我家母懇乞，將我縱放。唯釋放之日，見我態度未改，復慮我終必口是心非宣傳抗日，因躊躇躑躅，一再命我覓保，我拒絕此種辦法，渠等乃找去我母，擬令我母覓保領我出去。後因我母及妻見我痛哭，渠等人道觀念波動，始肯鬆握縱我。假使上海南京未陷敵手，申報未停，第二階段抗戰緊接起來，我母不作哀請，恐我迄今仍在牢中。

最使人痛疚者，是我被禁半年，逃來漢皋，竟有少數人對我懷疑，認我之生還，頗有研究處，彼等斷我自由，不係承認日方若干條件，爲日方担任何種祕密工作而來，否則亦必花用若干費用，易得性命，然後走脫抵此，似此不負責任風涼話，我殊無法以辯，惟祝彼等安走後方，口號抗戰，長得維持其穩當主義，勿似我之愚鈍，吃一苦頭，而反招來不諒批評也。

我被捕另外原因，則由於結怨天津市長張自忠，秘書長馬彥祥等一派之故，結怨之由，係因申報通信科主編，亂登外稿，內有攻訐張等一派紀事，我雖屢函該主編，請其注意，免我代人負責，招致怨尤，工作不便，但意見不爲該主編容納。蘆溝橋事件發生，我嘗利用京津長途電話向申報南京分館報告消息，希其轉達滬館，事爲馬彥祥等所悉，認我與中央取得聯絡，揭發渠等隱私，作不利之告愬，七月十八日宋哲元與香月會見於天津日軍偕行社後，日憲兵總隊長藤井在座，提出越境捕人要求，宋則同意，當晚憲兵隊派菅川大尉，分訪馬彥祥，李文田——前天津市警察局長——，首先提出捕我，馬李同意，我遂於津地方當局送俘獻牲態度下，被日方逮捕。事後津市同業羣起營救，曾數訪馬彥祥李文田要求對日交涉，馬李初時表示我月受中央五千元秘密費，在華北爲特殊活動，此番被捕，雖死無足惜之概。其後因見國內輿論譁然，并覺渠等責無旁貸，始允交涉。顧繫鈴由於渠等，解鈴彼等已無力矣。

我母曾有數十日，不知我下落，差幸同押之犯人佟興周於九月初被釋，輾轉爲我家下傳一信息，但我母仍認我生存有疑問，在此時天津戰亂方停，謠詠叢生，道路相傳，我已於某日被槍斃，致我母對佟傳去消息。未予深信，迄十月末爲我送飯，經監視兵許可，獲得一晤，方老懷少慰。



。我母得新天津報汽車司機姚元太傳述消息，知我在內飲食極苦，特不避艱險，前後赴憲兵隊六七次之多，遭日人之辱詈叱詔，推阻拖掖悉不顧，一次失敗，二次赴之，再接再厲，不餒不怯，方得邀准。卽衣物之送進，亦莫不經過如許辱詈與困難。其後就我指示理由，具文呈請釋放，憲兵隊初時拒收，我母哀懇半日，方爲收下，故我之生出地獄，當戴我母彌天之恩也。

在押中每日精神所受，較無期徒刑尤爲痛苦，任何人不曉何時獲得自由，任何人亦不曉命運如何歸結，所謂死生之機捩，悉操於人，我等殆似俎上肉，聽憑仇敵割剗，卽釋放之前一分鐘，猶不知也。在此種監閉狀況下，設無堅忍寬豁工夫，鮮不愁思成疾，卽幸而釋出，恐亦必精神呆板，種下病根矣。劉友惠釋出後僅十七日，卽疾革死於天津，劉髻公僅押七十餘日，迄我離津時，殆入彌留狀態。我雖自恃克制寬解之力，與偷練八段錦之功，得以安然出險，但我頭目暈眩，與精神短欠，腰背酸痛，兩腿沉重等病，業已做成，恐繼今以後，難以痊癒。我初得自由時，曾有四十餘日，兩腿浮腫，步履艱澀，與人接談，逾時少久，卽神經錯亂，言語顛倒，今雖略好，唯窮措似我，既無從容醫療之時間與經濟，亦只有任其或愈或蔓而已。

以我兩次被捕經驗而言，大抵日憲兵隊對付華人辦法，多係採用一種高壓手段，強制變化其

思想。凡被捕者，施用酷刑處治，使其宛轉哀號不生不死，然後再投之待遇極苛之留置所內，過相當時間，查其性格氣質皆已略變，方肯釋放，此被釋者，雖倖而保全性命，但體質精神，以受刺戟，概不健全，縱令付與以前工作，亦恐難以擔當。同時藉其人之口，傳播憲兵隊嚴酷手段，俾至少其人親友聞之，畏蕙懼怯。已有抗日圖謀者，談虎變色，趕即中止，無有反抗計劃者，愈行謹愿，服貼而為順民。此所以為其捕去，猶有生還之人也。

天津益世報經理生賣堂君，自去年十月十六日由香取街提出，其後未得消息，假使不幸，當係生君體力不能支持，胃病轉重，因而物化。否則必屬仍在海光寺拘禁，以戰事關係，不為釋放。以我觀測倘生君無去年十月十六日越獄圖逃之舉，最遲當與我同時被釋。今則消息淹滯，猶不悉此可憐的報人，其命運將若何也，吁！

（以上廿七年六月卅日寫於漢口）